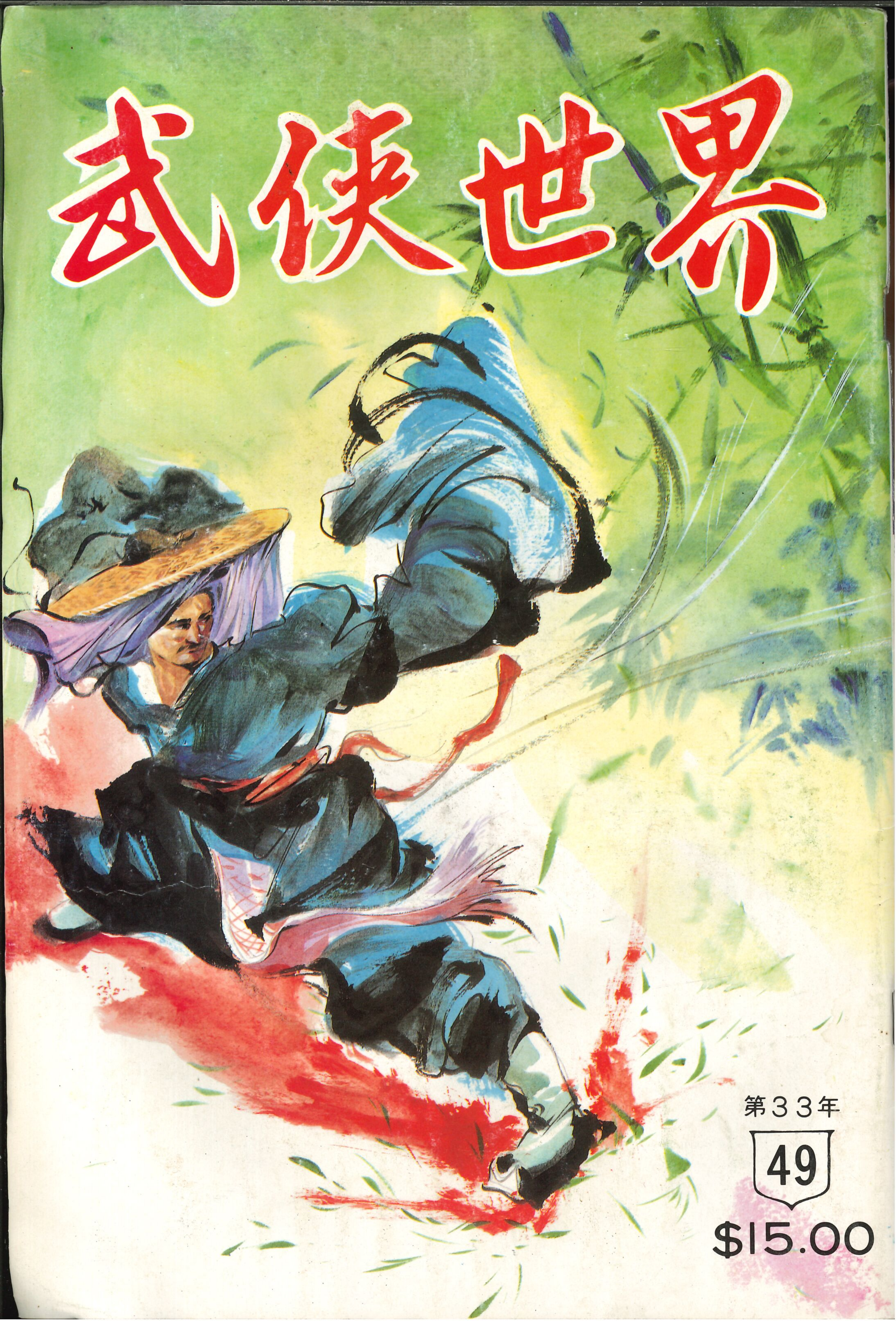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第33年
49
$15.00

編者話

南宮宇先生新作「飛瀑恩仇」在今期和大家見面。文中描述宇文俊中了「蝕骨銷魂掌」，命在旦夕，向虎崖樓柯老爺求解毒丹葯被拒，大小姐夢蝶同情他，背着父親而助宇文俊偷入葯庫，竊取天蠶絲蛹治癒宇文俊之掌毒，並以身相許，宇文俊傷癒，趁夢蝶不覺，偷去天蠶絲蛹及武功秘笈逃去，並欲置夢蝶於死地……宇文俊以永寧鄉爲基地，借毒掌四處殘害善良，並借獻祭河神名義，大肆搜括民脂民膏，最後終因作惡多端而遭報復。本故事情節曲折離奇，動人心弦，更道出了江湖中你虞我詐，爭權奪利的各種醜陋面貌，不可不讀！

* * *

金戈先生所著短篇故事「落魂蕭」在今期刊出，題材新穎，引人入勝，不容錯過！

* * *

下期的巨型小說將刊登雲劍飛先生所著「民初追捕故事集」之「惡有惡報」，另有金戈先生所著「遊龍劫」、麥長庚先生所著「千里追兇」等，多篇新作即將呈現你眼前，請拭目以待！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五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 5466799
承印者：環球出版所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383.00
一年港幣 $766.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423.00
一年港幣 $84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500.00
一年港幣 $100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五四六六七九九

武俠世界

第33年
第49期
(總號1701)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十五元
H. K. $ 1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南宮宇・文　可飛・圖

飛瀑恩仇

獻祭河神

靜靜的河水，默默的流着。

一個背着輕便包袱，作書生打扮的年輕人，正沿着這河岸，好像沒有目的的漫步着。

這書生手持一柄黝黑的扇子，雖然天氣並不熱，但他似是習慣的搖着。

他的扇看來並不是普通的扇，竹架黝黑之外，足有一尺長，扇面是黑色的輕紗，似有若無。

看他步履輕盈，似乎比一般書生健壯得多。

不遠之處，有一個小渡頭。

一葉小舟，自對岸而來，慢慢的泊岸，然後是一個莊稼漢模樣的人，背着兩個大革袋上岸。

這簡單的河水、小舟、莊稼漢便形成了一幅絕妙的圖畫，那書生自言自語地道：「是人在畫中，抑或是畫在人中？」

少女得救

那莊稼漢正朝着書生而來，書生望着那人的臉，奇怪道：「這位莊稼大哥，這河可有名稱？」

莊稼漢似乎聽不到書生的問話，滿臉愁苦，仍是默默而走。

書生再問道：「這位大哥，這河可有名字？」

莊稼漢如夢初醒似的道：「你問我？」

書生笑道：「河畔只有你我二人，我不是問你，應是問誰？」

「問甚麼？」

「這河的名稱！」

「這是永寧河！」

「永寧河——永遠安寧，河如其名，好名稱！」

莊稼漢突然雙眉一揚，有點怒意道：「如果你不是書生，我早已給你吃老拳！」

書生道：「為甚麼？在下並沒有……」

「唉，這也怪不得你！」

「當然怪我不得，其實你也沒有甚麼好怪，這鄉村寧靜，這河水寧靜，一切都這麼寧靜，正是永寧！」

那莊稼漢怒目而視，且不顧而去。

書生追上，大惑不解的問道：「在下開罪你老兄甚麼？」

莊稼漢道：「明天你便知道。」

「明天我便知道？知道甚麼？」

那莊稼漢已快步離開，書生本想再追問，但見這漢子一臉怒氣，也一臉愁苦，不宜多問。

書生只有繼續他的沿岸漫步。

不久，河畔一塊大石之上，坐着一個漁翁，這人年紀不小，滿頭白髮，一支發黃的漁竿，在夕陽之下，也是一幅難得一見的好圖畫。

書生走近，卻發現這漁翁也是一臉愁苦，呆呆的看着河水。

書生一時之間，實在不敢上前打擾。

不過，他心下好奇，便搖着那扇子，上前道：「老伯，有收獲嗎？」

漁翁似是聽而不聞。

書生再問：「一定是滿載而歸？」

那漁翁如在夢中驚醒，道：「相公可是問我？」

書生道：「這河上只有你我二人！」

漁翁歎了一口氣，道：「失覺，失覺！」

「看你滿臉愁苦，心事重重？」

漁翁只以一聲嘆息回答。

「天下那有解決不了的事，何必愁苦？」

漁翁聽了，道：「你是外來人，當然不知道！」

「那你可以告訴在下！」

漁翁仍是不答，又多送上一聲歎息。

書生道：「這河可叫永寧河？」

「正是，河的兩岸也是永寧鄉！」

「永遠安寧，好極！」

漁翁雙眉一揚，並把手中的釣竿收起，有點悲苦地站了起來。

書生實在不明白自己說錯了甚麼話。

漁翁竟想不顧而去。

書生追問：「在下若是得罪閣下，也請告之原因！」

「明天你便知道！」

又是相同的答案，書生追問：「知道甚麼？」

那漁翁仍是以一聲嘆息回應，然後快步離去。

書生呆呆的站着，看着寧靜的河水，滿臉狐疑，當他再回頭看去，漁翁身影已渺。

「明天，明天究竟有甚麼事發生？」

＊　＊　＊

當夕陽落盡，書生才在河邊不遠之處找到一間破廟，廟內蛛網塵封，似是久無人到。

不過，廟內卻傳出陣陣肉香。

書生一直不覺得肚餓，直到這陣肉香傳來，他才感到腹如雷鳴。

他循着香味入內，只見這本是大雄寶殿的破廟，當中却生了一個火爐，火上有樹枝作架，架上穿着四隻小動物，正在火上轉動。

香氣當然是從這些半焦的動物身上發出。

火爐上是一個大破頂，正好讓火烟逸出。

爐旁坐着一個長髮披肩的漢子，一支鐵棒伴着他身旁，看他身上的衣袍，像個僧人，也像個跑江湖的漢子。

書生生性平和，也不怕陌生人，便道：「在下打擾閣下？」

長髮漢子抬起頭來，看了書生一眼，道：「甚麼在下閣下，萍水相逢，你可請便，隨便坐下！」

書生欣然坐在爐旁，望着那轉動的肉，直吞口水。

長髮漢子小心看着烤肉，似是一個大厨，非常懂得拿捏火候似的。

半晌，他突然叫道：「好了！」

他拿起那架子，四隻動物在樹枝之上，他先嗅了一下，又遞給書生一嗅。

長髮漢子當然是臉露陶醉之色，書生嗅後，叫道：「肉香，肉香這才是眞正的肉香！」

「老兄閣下，是個眞懂貨色的人！」長髮漢子把其中一隻抽了下來，遞給書生。

書生接過，有點不好意思地道：「多謝！」

「還未吃過，多謝甚麼！」

書生實在是非常飢餓，一口咬下，只覺香味更濃，肉味如醇酒，只覺滿口純香。

「好味！實在好味。」書生由衷讚道。

「那便多吃一隻！」

書生也不客氣，吃完了一隻，又再拿另外一隻。

長髮漢子也吃完了一隻，道：「有甚麼欠缺？」

「有！」書生居然豪不客氣。

「甚麼？」

「酒！」

「對，是的，有餚無酒，是天下最煞風景的事！」他從腰間拿出一個胡蘆，遞了給書生。

書生推辭道：「你先！」

「是不是朋友？」長髮漢子問。

書生道：「當然是！」

「那你先喝！」

「如此盛意拳拳，我先喝爲敬！」

書生喝了一口，那辛辣的酒味，幾乎令他吐了出來。

長髮漢子道：「千萬勿吐！」

書生不敢吐出，只把那口酒含在嘴裏，不一會，只覺酒味已沒有那麼辛辣，反而是配合了肉味，令口腔極其舒服暢快，不期然漸漸吞下。

長髮漢子也是先含了一口烈酒，像漱口似的，然後吞了下去，又再各喝一口。

然後他又遞給書生。

書生道：「我還未飽！」

「這樣才夠朋友，你多吃一隻！」

書生再多拿了一隻。

長髮漢子把樹枝上的肉，再在火上燒了一下，道：「肉要熱一點，才更好味！」

書生接過，道：「老兄飲食眞講究！」

長髮漢子也大啖一口肉，「這個當然，折殺甚麼都好，千萬別折殺嘴巴與肚皮！」

書生吃完了另外一隻，又喝了一口酒，這次，口腔已適應了酒的味道，不覺辛辣，只覺味道還極爲配合，使人十分暢快。

「未請教閣下高姓大名！」

「老兄，看你斯文打扮，滿口閣下，這也怪不得，你是個書生，我俗家姓尙，單名一個武字！」

「尙兄……甚麼？你俗家……」

「對，我是個和尙！」

書生道：「我以爲自己聽錯了。」

「沒有，你沒有聽錯，我也沒有說錯，我是個和尙，法號墨香！」

「墨香和尙？」

「不，如果尊敬我的話，便叫墨香禪師……」

書生合什道：「墨香禪師！」

「不尊敬我的……不尊敬我的甚麼也可以，我尙武一向不拘小節，只是持這鐵棒，行走半世江湖……」

「你是……你是……」

書生雖然行走江湖日子不多，但見多識廣，早知江湖上有一個名人，手持鐵棒行走江湖的人，外號是「鐵棒行者」。

「你是鐵棒行者？」

他看着書生斯文模樣，道：「在下正是！」

「行者也是和尙，也是修道之人。」

「我修心不修口！」鐵棒行者頓了一頓道：「書生，你又有甚麼大號？」

「在下不敢，我小姓余，名玉書。」

「余玉書——好個名字，我有墨香，你有玉書，那是我們天生有緣，再喝一杯！」

他遞了那胡蘆給余玉書。

余玉書再喝一口，然後拿出了扇子，搖了幾下。

「你這扇子倒也特別！」

余玉書遞了過去。

鐵棒行者接了，道：「原來是一把鐵扇，鐵扇公主是你何人？」

「鐵扇公主……」

「不用你說，你是江湖上人叫『鐵扇書生』的余玉書，余大俠！」

「墨香禪師，請勿見笑！」

兩人相視，大笑一番。

過了一會，余玉書忍不住的問道：「鐵棒兄，你剛才燒的是甚麼傢伙？」

「好吃嗎？」

「當然好吃！」

「好吃便可以！」

「那是甚麼？」

「你不用知道！」

余玉書見他不講，心底下越是好奇，追問道：「我眞的想知道！」

墨香和尙道：「你眞的想知道……」他頓了一頓，正想說的時候，忽然，牆角之處有黑物在動似的。

余玉書道：「那是一隻老鼠……」

在破廟中看見老鼠並不是甚麼奇怪的事情，只是那老鼠，不知是年紀老，還是吃得太胖，走起路來，臃腫遲鈍，十分難看。

余玉書想抓起一塊樹枝，往老鼠身上擲。

墨香和尙道：「不要！」

「爲甚麼？」

「也許明天我們還要牠！」

「爲甚麼？」

「讓牠多活幾個時辰，即吃即殺，比較新鮮可口！」

余玉書起初還不以爲意，但回心一想……

「你說甚麼……」余玉書不能再說下去，因爲他覺得腸胃翻動，實在忍不住，撲向廟門之外，在一處溝渠拚命嘔吐起來。

墨香禪師道：「我早已說過你不用知道！很多事情，眞相大白之後，並不一定美好的！」

余玉書抓着牆角，五臟六腑都幾乎嘔了出來。

他嘔得滿臉淚水，回到廟內。

墨香和尙道：「原來你是那麼害怕……不過，老實告訴你，我們今天吃的，並非牠們。」

「不是這些黑毛老鼠？」

「不是，也許算是牠們的家族，是我來這裏之前，經過那些稻田，捉到的田鼠。」

「是田鼠？不是那麼可怕的傢伙。」

吃田鼠在農村地方並不是甚麼一回事，田鼠清潔肥美，日常偸吃農田穀物爲生，很多時候，農家捉了田鼠，把牠們臘乾，算是野味奇珍。

「是的，我們吃的是田鼠。」

「爲甚麼不早告訴我？」

「我一直也沒有說過是那可怕的老鼠，只是你自以爲是而已。」

余玉書被他一嚇，嘔得七葷八素，想不到這是個惡作劇，余玉書瞪着眼望着他。

墨香和尙陪笑道：「玉書老弟，這件事情教訓我們，並非每一件事都要弄出眞相來，很多時候弄出眞相之後，也未必太好，還有一點，切勿自作聰明！」

余玉書被他作弄一番之後，還要聽他教訓，心中實在有點氣憤。

墨香和尙看着他，道：「老弟，你不是這麼小氣的人？」

余玉書尷尬一笑。

墨香道：「我爲人糊塗，也歡迎你任何時候，來個以牙還牙！」

「好極。」他頓了一頓，道：「和尙，我們不談這些……你是路經此地？」

「不，我有目的而來。」

「找人？」

「你呢？」墨香和尙反問。

「我是沿路欣賞風景，也欣賞這靜靜的河水，漫不經意的來到這地方，對，這地方叫永寧？」

墨香和尙點點了頭，嘆了口氣，道：「這地方叫永寧，可是，這幾十年以來，總是不安不寧！」

「不，我沿着河水，非常安寧。」

「明天便是大大不同。」

「有甚麼不同？」

「你又想知道眞相？」墨香和尙笑道。

余玉書道：「我只想知道爲甚麼會大大不同！」

「這永寧縣只是一個小縣，但土地肥沃，每年所產的穀物，都是非常豐厚，不過，十年之前，情形有所改變，每年都有一次水災！」

「水災？這永寧河泛濫？」

「是的，水勢一來，差不多淹蓋了整個縣大部份農田，河水一過，甚麼收成也沒有！」

「爲甚麼會這樣？」

「我也想知道原因。」

余玉書道：「其實你也是個想知道眞相的人！」

墨香點點了頭。

「有時，知道了眞相並不太好！」玉書先以口頭上一招以牙還牙。

墨香道：「我想，這次無意與你相遇，你也是個好奇的人，相信也是我的一個好幫手。」

「沒有問題！」

墨香道：「明天，這永寧河上，便有一個祭典。」

「甚麼祭典？是河神娶婦的好事？」

「是的，你怎知道？」墨香和尙實有點詫異。

「我是個聰明人，你說了一些，我自然以我的頭腦推論，所謂不中亦不遠。」

墨香有點不憤道：「並不是河神娶婦，而是玉女獻祭，明天，他們將預備一艘小艇，艇上綴滿百花，艇中坐着一個十八歲少女，她會被放艇順流而下。」

「往那裏去？」

「這永寧河前面的永寧湖一個源頭支流，但河水到湖之前，是一個大瀑布！」

「換句話說，小艇會墜下大瀑布？」

「是的，翻下千尺瀑布，玉女的魂魄，便獻祭了河神，那麼，一年之內，這河水會安寧！」

「一年一祭？」

「是的，在過去這五年之中，應該有五次獻祭，但在第六年內，本應是第六次，却有人反對，沒有獻祭，結果是……」

「河水泛濫，死人無數。」

墨香點了頭，深沉地嘆息。

玉書倒也明白三分，道：「那個反對的人便是你！」

「是的，我救了一命，却害了三千人的性命，其實我甚麼也救不了，那玉女也在泛濫中死亡！」

「你內疚？」

「不……是……我實在內疚，而且，我也被趕出這永寧河，以後不准回來。」

「那你又回來？」

「我不相信眞有河神那回事，我被趕出永寧縣後，也出家當了和尚！」

「原來你遁跡空門，有此原因。」

「我根本不宜作個守在寺裏的和尚，因此，我披頭散髮，雲遊四海，人家便叫我鐵棒行者。」

「這次你回來，有甚麼新發現？」

「沒有，但我只有一個信念，這河水泛濫，絕不是偶然……」

「有人從中作怪？」

墨香點了頭。

「你有證據？」

墨香搖搖了頭，道：「我此行便是想找證據。」

「有計劃嗎？」

墨香仍是搖搖了頭。

玉書道：「甚麼也沒有，我能幫你甚麼？」

「我只等待你說這一句。」

「一句甚麼？」

「我想你答應幫忙，你說了，我算你幫我了！」

「怎樣幫你？」

墨香和尚道：「其實，我也不是完全沒有計劃，第一步是救那玉女！」

「你是說，當祭艇載着玉女，順流而下，你便去搶了玉女來！」

「對，這個獻祭，由那些人主辦，其中一部份，便是那些從中作怪者。」

玉書道：「你這個推論正確。」

頓了一頓，道：「然後呢？」

「我不知道，順利的話，可以從玉女口中，知道其中與她接觸的人，會漏些甚麼口風，我是個不習慣長遠計劃的人，以後是見機行事。」

「原來你我性格竟有相同之處。」

兩人合力清除了廟內一些污穢雜物，都各自找一處可以睡的地方。

* * *

一宿無話。

當余玉書醒過來，天還沒有大亮，却發現墨香和尚並不在廟內。

他叫了幾聲，仍然沒有回應。

只見桌上有兩個如石般硬的饅頭，余玉書見了，本來不想吃，但昨晚一番嘔吐，而今又是腹如雷鳴。

他用水送下了其中一個饅頭。

忽然，有步聲傳來，玉書走出一看，只見一個白衣人，向着廟來。

余玉書害怕是甚麼陌生人，閃在一邊細看。

那白衣人走近，叫道：「老弟，還未醒來？」

那聲音是墨香和尚，可是那人的外表實在與他大大不同，昨日見他，是披頭散髮，但今日見他，頭髮已束好，一身白衣，倒像個大俠。

「是你，墨香禪師？」玉書道。

「不是我是誰？」墨香道，他遞了一套淡青色長袍給余玉書，道：「快換過！」

余玉書道：「救人也要化粧？」

「不，我們先往縣內去觀看獻祭典禮的情形，然後，我已準備了一隻艇，在半途截劫。」

「好主意。」

「不過，我不想在看獻祭之時，我們的裝束，會惹起他們的注目。」

余玉書換過了衣服。淡青色的長袍，使他人如其名，極有書卷之味。

「好，我們去看獻祭。」

兩人出了破廟，直往縣城中心而去。

永寧河水把縣城一分爲二，在城中心處，已見搭了一個橫跨兩岸的大竹棚。

棚上是五顏六色的旗幟飄揚。越是接近這個大竹棚，越是人多，人們拖男帶女，似是趁墟，非常熱鬧。

兩人在人羣中走動，其實也是相當觸目，不過，他們發覺，其間也有一些是武林人士。

墨香道：「你看，其實人羣之中，有很多是懂武功的人，他們擠在其中，似有目的！」

「不知是否像我們一樣有所圖。」

「我看並不是，而是保安！」

玉書點了點頭，二人又再走近大竹棚。

棚架之下，有一隻綴滿了百花小艇，泊在祭台之下，祭台之上，擺滿了三牲祭品，香燭鼎盛。

兩邊和尚道士，各佔一長桌，各自誦經。

玉書道：「他們果眞是隆重其事！」

「當然，你看這並不是獻祭那麼簡單，這些竹棚、花艇、祭禮用品，樣樣需要錢！」

「啊，是一個一年賺一次大錢的機會！以你所知，錢從何來？」

「當然是來自居民捐獻！」

「他們比縣城收入還要好。」

突然，一陣號角之聲，本是嘈吵不堪的棚下，頓時肅靜下來。

有一個堂倌模樣的人，出來宣讀程序，又再由一些鄉親父老，燒香拜祭。

墨香道：「他們弄這些祭典，沒有甚麼好看，我只想看看那位姑娘……玉女下艇之後，我們便往河水下游之處去，你道如何？」

「一切遵從禪……」

墨香瞪了一眼。

玉書道：「一切遵從大哥吩咐！」

不一會，拜祭完畢，有堂倌宣佈：「下跪。」

整個棚架下的兩邊河岸，所有人都跪了下來，墨香與玉書，當然也不能例外。

一條長繩，吊着一個竹簍，並非一般竹簍，上面也是綴滿了鮮花，而竹簍之內，坐了一位姑娘。

玉書道：「就是這位玉女？」

墨香點點頭，道：「這姑娘有些面善……」

其實他們離竹簍相當遠，並不能清楚看到姑娘的相貌，只覺她長髮披肩，臉上薄施胭脂，是一位相當漂亮的姑娘。

竹簍慢慢降下，一直到了花艇之內。

那位玉女從竹簍走下花艇，坐在花艇之內，就像在花叢之中。

棚上的僧人與道士，又再誦經。

墨香和尚道：「走！」

他拉了玉書入了一條長街，原來他早已買了兩匹馬，馬是繫在馬店之外。

兩人上馬，直奔永寧河下游而去。

* * *

沿河兩岸，滿佈路人。

離開祭壇越遠，在岸上觀看的人也越來越少，可是，河水洶湧的程度，却是越來越厲害。

漸漸，永寧河已名不副實，經過一個石灘之後，河水更湧起一些白頭小浪。

墨香道：「再下去便是一個瀑布！」

「瀑布？」

「是的，假如那百花小艇來到這裏，仍然承受得住這些暗湧，那便一直向前，結果是翻下大瀑布！」

「那便是艇毀人亡！」

墨香點頭道：「是的，我們若是救人，也便是要在這裏有所行動。」

「先看看形勢。」

墨香向高一點山坡而去，山坡之上，有一個小小的樹林，墨香下馬，躍上了一棵樹上。

余玉書也隨着他。

兩人伏在樹上，往下望去，只見不遠之處，河水翻騰，形成一堆白雪似的。

墨香道：「那白雪似的地方，便是大瀑布的開始……」忽然，墨香指着前面。

「有人？」

「是的，瀑布兩邊也有人，他們是各自躲着。」

玉書道：「他們在那些石塊之間，大家都看不見對方，但我們這裏是居高臨下……他們是甚麼人？」

墨香沉吟了一會，道：「雙方也有十來個人，看來他們是有所爲而爲……應是同路人！」

「同路人？也是救那位姑娘？」

「大有可能。」

玉書道：「既然如此，我們可以袖手旁觀，不用多管閒事。」

「不，如果是簡簡單單的救人，也不用這麼多人，我們也只是兩人！」

「我們要看形勢而行動！」

兩人仍伏在樹上，看了一會。

他們回首河上，只見上面飄出一陣煙霧。

墨香道：「上面放爆竹，我看小艇快要下來！」

玉書道：「我們在這裏也救不了人！」

「我們再騎馬下河畔！」

玉書道：「這兩幫人看來是各懷鬼胎，我看我們應先下手爲强！」

墨香道：「好極！」

兩人下了山坡，又再策騎，往更下游一點去。

這河畔下游地方，又與上面不同，只見到處是奇形怪狀的石頭，那些石頭，經日晒雨淋的侵蝕，形成尖峭，因此那些人也不敢來。

兩人在石塊之上飛竄而過，直到河邊。

這地方的河水更爲湍急。

他們找了一處既隱蔽，又易下水的地方。

不一會，他們似聽到步聲。

玉書閃身出外看了一下，道：「他們也移近這邊。」

墨香道：「是的，對面那批人也是如此。」

而河上已有一點黑影，以高速下來。

墨香道：「花艇來了！」

玉書道：「我們先下手。」

兩人看看那黑影，越來越大。

果然，那艘綴滿了花的小艇，順着急速的河水，如疾矢離了弦般，向下游滑去。

轉眼之間，花艇已是甚爲清晰。

墨香與玉書二人提氣急縱，飛身往河上，兩人輕功了得，同時落在小艇之上。

那小艇本來已被河水冲得有些顛簸，但兩人落下，暫時穩住了去勢。

花艇上的姑娘本已陷入半昏迷中，但見二人有如天降福星，開始是嚇了一跳。

玉書道：「姑娘我們是來救你！」

墨香也道：「你不要動！」

兩人各自穩身於艇首艇尾，用千斤墜的方法先把艇身穩定下來。

玉書道：「我們駛艇靠岸！」

「好極！」

兩人本想先改變花艇的方向，然後斜斜的靠岸，可是，他們實在小看了河水的力量。

兩人用力，花艇先改變了一些，但不一會又被河水力量冲往河的當中。

忽然，在艇首的玉書，感到一陣勁風，他一低頭，只覺是一叢暗器自頭頂飛過。

在艇尾的墨香，也有同樣的遭遇，他也低頭避過。

可是，這一分心與閃避，小艇便失去平衡，在急湍的河水中轉圈。

而在河岸撒出來的暗器，並沒有停下來，兩人既要躲避暗器，也要穩定艇身，非常狼狽。

兩岸已有人現身。

並聽見有人叫道：「撒繩！」

兩邊都有繩纜拋出來，企圖要縛住小艇。

艇上的姑娘雖在旋轉不定的艇內，但她已安心下來，道：「左邊是我的親人。」

「親人？」

「是的，抓住他們的繩索！」姑娘道。

玉書先抓住一條拋來的繩索。

墨香也抓住另一條。

那知道他們各所抓的，並不相同，一條是右岸拋來，另一條却是左岸拋來。

兩岸的人，各自一扯，立時令本已穩定的艇身又再旋轉起來。

姑娘道：「放開右邊。」

玉書並不十分清楚自己是否在左還是在右邊，墨香也是如此，因爲艇身還是在旋轉。

余玉書再看，只見姑娘用手指着右岸，他決定解開自己的繩索，誰知墨香也有同樣的想法，兩人同時放開了手。

小艇迅速向前飄竄而去。

兩人本是有東西抓着，而今一旦失去，重心也失，在這起伏不定的艇身，任你有遁天鑽地本領，也無法穩住身體。

「噗通，噗通！」兩聲，兩人落在水裏。

而小艇更遠離他們。

幸好岸上又有繩索拋向小艇，暫時把小艇慢住了去勢，而有一些繩索拋在水中，二人手急眼快，各抓了一條，借力使力，飛身又再上了小艇。

這一上一下之間，小艇又向下游去了幾十丈。

河道竟然狹窄了，兩邊都有人影出現，他們都手持鋼刀，衝往河上。

河岸處有很多大石，有人利用大石，縱身飛上小艇，一時之間，兩岸的人在半空飛來飛去似的。

有些在河中大石相遇，便刀來劍往的打起來。

有些跌在河裏。

有些索性游向小艇，企圖阻止小艇向下游飄去。

墨香與玉書在艇上也不好受，因爲他們既要穩住艇身，又要躲避暗器。

兩人各自揮動武器，一時之間，倒也有驚無險。

余玉書揮動鐵扇，他總算不負「鐵扇書生」這個外號，把暗器一一撥落。

而墨香的一支鐵棒也使得潑水不入，暗器叮叮噹噹落入水中。

河道越來越窄。

姑娘叫道：「多謝兩位好漢相救，我看我命中註定要墮入此瀑布之中，你們也不要……」

兩人回首，只見河道又變爲寬闊，不過，前面不遠之處，有一大灘飛起的白色泡沫，河道急速下垂。

大瀑布，前面便是河道盡頭的大瀑布。

他們在上面，看不到落下去是甚麼地方，不過，從水聲與河面上似煙非煙，似霧非霧的虛無飄緲情景來猜，下面一定非常深邃。

而那時兩岸的人也沒有追來。

姑娘急道：「你們跳下河中，還有機會上岸。」

玉書道：「你呢？」

「我註定要死，獻給河神！」

墨香道：「你也與我們一起躍下！」

「不！」姑娘叫道：「我跳下去，反而累及你們二人！」

玉書也叫道：「不，姑娘妳何必作這不必要的犧牲！」

小艇越來越接近河道盡頭，水聲嘩啦嘩啦，他們再說甚麼，也無從聽見。

再一轉瞬之間，小艇眞的到了

瀑布。

這時，二人想跳，也無地方可以跳下。

兩岸處也有人影閃現，又是一撥一撥的暗器射來，這時候，他們已再無選擇的餘地。

他們各扳着小艇，隨着小艇向大瀑布下墮而去。

水聲，姑娘隱約叫聲，混成一片。

水花飛濺，煙霧瀰漫，他們只覺墮入了一個無底深淵下面。

* * *

余玉書感到一陣刺痛。

他睜大了眼睛，但覺模糊一片，他掙扎了一下，只覺全身疼痛。

「痛？」他想着，心下狂喜，因爲痛便顯示着自己並沒有死去。

有甚麼事情會比發覺自己沒有死去，還更高興？他雙手亂抓，撥開了眼前的東西。

可是，他撥來撥去也不能撥開，只是覺得這些東西像一些藤蔓，非常雜亂的糾纏着自己。

他終於撥開了藤蔓。

突然，黑暗之中，有兩道綠色的光柱射來，並且似有一陣一陣的熱氣。

他吸了一口氣，却覺得那氣味相當難聞。

這時，他已漸漸習慣了黑暗，而那兩道隱隱約約的綠光也幫助了他不少，忽然，他發覺眼前並非甚麼燈光，而是一雙眼睛。

那些氣味便是從一個大鼻孔裏噴出來的！

他忍不住，「嘩」的一聲叫了起來。

那兩道綠光迅速後退，而旁邊便有一些日光似的光線射了進來。

余玉書這時才看得清楚。

他忍不住又再大聲的呼叫，原來那兩道綠光竟是來自一隻大猩猩的眼睛。

那大猩猩也被他的叫聲嚇得退後。

因爲剛才那大猩猩是伏在外面，整個大臉龐看着藤網內的余玉書，因此他只能看見綠色的眼睛，嗅到難聞的氣味，而今猩猩退開，他才看到自己身處的境地。

原來他是墮進了一個巨大的藤網內，外面傳來水聲潺潺，他是從大瀑布上面墮下，爲甚麼會到了這地方？

墨香和尚呢？那被獻祭的姑娘呢？

這時，那大猩猩似有所動作。牠彎下腰來，似是從地上拾起一些東西。

余玉書看着。

忽然，他又再忍不住的狂叫起來，因爲大猩猩雙手抱起的，竟就是那位被獻祭的姑娘！

姑娘在牠雙手之中，似是一個娃娃。

大猩猩向天吼叫了一下，然後把血盤大口向着姑娘，余玉書心中一凜，一搜身上，那柄鐵扇仍在。

他拿出鐵扇，橫削直揮了幾下。

那些前面的藤蔓，應聲而斷。

余玉書向前一躍，跳出了藤網，他人一着地，便以力借力，運勁向着猩猩飛撲而去。

可是，他雙足一着地，却是無法使力，因爲那地方泥土軟如棉花，他整個人不由自主的向下陷！

原來這地方的泥土，長年濕潤，變成泥漿，余玉書已陷入了泥沼之中。

這時，大猩猩是背着余玉書。

他既然不能撲向牠，救回那姑娘，他只好把手中的鐵扇，擲向猩猩。

那大猩猩用手撲撲背後，轉身過來，雙手仍然抱着那位姑娘，幸好牠還沒有咬下去。

余玉書大叫，他想說話，不過，猩猩當然不懂人言，他改口狂叫，發出模仿猩猩的叫聲。

大猩猩望着他，好像十分好奇。

余玉書又再大叫，不過，這次大叫，並非用來嚇猩猩，而是叫：「救命，救命！」

因爲他的身體正下陷着，而自己在泥沼，不，不是泥沼，像是浮沙的東西內，他越是掙扎，越是向下陷。

「救命，救命！」

姑娘並沒有醒來。

猩猩把姑娘放在一塊平石之上，牠走向余玉書，蹲了下來。

余玉書舉起雙手，示意牠抽起自己。

可是，猩猩似並不明白，只是看着他下陷的可憐模樣，余玉書的雙肩已陷入了泥沼之內。

余玉書實在想不到自己會死於浮沙之中，他盡了最後的努力，狂叫幾聲，希望那位姑娘會突然醒來，可是，姑娘不知是死了，還是昏了，一直沒有反應。

而他高舉雙手，浮沙已經到了他的下頷。

他自忖必死。

忽然，那猩猩遞出了一隻手臂，橫亘在余玉書的頭上，余玉書也不理會甚麼，雙手一扳，整個人也從浮沙之中滑了出來。

猩猩仍然橫亘着手臂，站了起來。

余玉書一時之間，不敢躍下，因爲他不知道附近是否浮沙，不過，那猩猩已移開去了，他迅速放手，跳了下來，看着猩猩。

是猩猩救了他的性命，不過，

他實在不知道如何去表示謝意。

猩猩也望着他。

余玉書笑了一下，猩猩看了，也張大了血盤大口。

余玉書再笑。

猩猩又張開血盤大口，雙手搥胸。

余玉書不知牠在表示甚麼，不過，他也學着猩猩的模樣，雙手也搥胸。

猩猩看了，似乎是十分高興，他不再看余玉書，轉身去姑娘處。

余玉書心下一急，難道這猩猩不喜歡吃男人肉，而要吃女人肉？牠剛剛救了自己，沒有理由去襲擊牠，可是……

猩猩突然又回轉了身，牠拾起了那柄鐵扇，遞給余玉書，然後又轉向姑娘。

武器也交回自己，那猩猩對自己已全無敵意，余玉書眼看着牠要侵襲姑娘，却是無法動手。

他既心急又猶豫。

猩猩已蹲下，雙手指向姑娘。

余玉書迅速竄前。

只見猩猩是抱起了姑娘，並沒有傷害她的意思，余玉書這才鬆了口氣。

這時，姑娘似被猩猩的體溫暖醒了。

她一睜開眼睛，便狂叫起來，又拚命掙扎。

余玉書已知猩猩並無害人之意，便叫道：「姑娘，姑娘！」

姑娘聽到了人聲，心中較為鎮定。

余玉書道：「姑娘，不用害怕，猩猩不會害妳！」

姑娘向下望來，見了，叫道：「快叫牠放我下來！」

「姑娘，妳少安毋躁，若是我能叫牠放妳下來，我早已叫了！」

「那我怎麼辦？」

「我看還是順其自然！」

姑娘聽了，無可奈何安靜了下來。

猩猩也不再理會，一步一步的踏向山谷之內。

余玉書這時才有機會，好好的看看附近周圍的環境，這地方相當濕滑，花草却也十分茂密，外面仍傳來一陣陣如萬馬奔騰的水聲。

依他的揣測，這地方應該是在大瀑布的後面，至於瀑布後面怎會有一個山谷，怎會有猩猩，他實在是想不透，忽然，他想起了墨香和尚。

余玉書忍不住的叫道：「墨香，墨香！」

沒有應聲。

那猩猩本是一步一步的向前，聽了他突然的叫聲，也轉身過來，向余玉書吼叫了兩聲。

余玉書又再叫道：「和尚，和尚！」

仍然沒有回音。

那猩猩又再吼叫了幾聲，然後蹲身下來，一手便把余玉書抓住。

余玉書雖是身手靈活，但猩猩手掌巨大，一抓便把他抓住，然後把他放在姑娘身旁。

兩人同坐在大猩猩胸前的手臂，也不敢再動。

「姑娘，妳沒有甚麼？」

「沒有，你呢？」

「我也沒有甚麼！這猩猩看來並不是有惡意。」

「剛才在河上，你有同伴？」

「是的，他是與我一齊來救妳的！」

「他呢？」

「我也不知道，我剛才大叫，也是叫他。」

「他是個和尚？」

「是的。」

兩人默然，而大猩猩却一步一步前去，到處是高大的樹木，濕氣氤氳，却又不大像全沒有人跡，因爲猩猩所過之處，下面都似乎有些人工小徑。

姑娘又問道：「爲甚麼要救我？」

「我不知道……我只是路經此地……妳們每一年，都會有一位姑娘，像妳如此獻祭？」

「是的，她們都是一去沒回頭。」

「既是如此，爲甚麼妳却願意？」

「我不是願意，而是經過我們兩個鄉村父老的決定。」

「他們憑甚麼決定？」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每年的六月，有女兒的家，便像大禍臨頭似的，一經指定成爲祭品，便一定要死，沒有其他選擇！」

「你可以走？」

「想也不可以，因爲經他們點名之後，便像囚徒般鎖在一間屋子裏，食住不錯，但是一天一天在等死，那種心情實在不好受！」

「妳可以反抗！」

「反抗？那簡直是夢想！而且我也不能反抗！」

「爲甚麼？」

「我的家人在他們手上，我犧牲了，他們未來的生活應該會是好過一點！」

余玉書看那姑娘一眼，想不到這鄉下姑娘，也有這種爲家人犧牲的高貴情操。

「他們給你家人一些錢？」

姑娘點了點頭。

她似乎想起了家人，眼眶變紅，隱隱有淚光。

「姑娘貴姓？」

「我姓平，小名寶硯，恩公呢……」

「我叫余玉書，我是個到處漂泊的江湖漢，因爲我慣使一柄鐵扇，因此江湖朋友叫我『鐵扇書生』！」

「江湖，江湖究竟是甚麼地方？」

余玉書愕然，因爲他實在也未想過，江湖算是甚麼地方。

他想了半晌，道：「有江河湖泊的地方，便是江湖！」

平寶硯似懂非懂。

忽然，他們聽到一陣嚦嚦鶯聲，前面似有幾個姑娘在說話。

猩猩也聽到了聲音，似是十分興奮，竟然把兩人，一手一個，高高的舉了起來。

不一會，樹林雜草處豁然開朗，一大片空地上，站着六位姑娘。

她們見了猩猩，都歡呼起來。

猩猩把兩人在空中晃了又晃，似是十分高興。

而可憐的兩人，在牠的掌中，搖搖晃晃，寶硯姑娘幾乎又再被嚇昏！

忽然，一陣低沉的聲音，道：「放他們下來。」

猩猩一聽了這聲音，立即把二人納在懷內。

「放他們下來！」

猩猩似不大願意，却又不敢違命，只好慢慢的把他們放在地上。

余玉書與平寶硯驚魂甫定。

「爲甚麼是二人？」說話是一位老太婆，她是坐在一兜子內，這兜子却沒有人抬。

猩猩吼了幾聲。

老太婆道：「你也不知道？你見人便救回來？」

猩猩點頭。

那老太婆竟然是能聽猩猩之言。

兩人慢慢的起來，其餘六位姑娘，慢慢圍攏過來。

老太婆揚手，那猩猩慢慢的退後，轉瞬之間，便已消失在另一邊叢林處。

寶硯姑娘十分機靈，她首先跪下，道：「多謝婆婆相救。」

「不用客氣……這位相公……」

平寶硯也一手拉了他下跪，道：「這位余相公，也是一片仁心俠義，他在上面便要救我……」

余玉書拱手道：「婆婆救命之恩，沒齒難忘。」

「其實我是無心救你……不過，你既然來到，也便既來之，則安之！」

忽然，那站在旁邊的一位姑娘，叫道：「寶硯，你認識我嗎？」

平寶硯望着她，有些似曾相識之感，但一時之間，却說不出她們何時見過。

寶硯道：「你是……」

「我是平金花！」

「金花姐姐。」

平金花點點了頭，高興地道：「六年之前，我曾到過你家，和你玩，那時你才十歲左右！」

「記得，我記起了，妳是平九叔的女兒！」

另一位姑娘道：「那麼我呢？」

老太婆道：「你們也不用寶硯姑娘猜了，你們各自介紹自己吧！」

平金花道：「我是你同村的人，她們倆也是……」

「我叫平淑慧！」

「我叫平美嫻！」

「我們三個是來自卜家村，我叫卜加芝。」

「我叫卜來生！」

「我叫卜珍珠！」

寶硯道：「你們……你們都是過去六年以來，被獻祭的姑娘！」

六人同聲道：「正是。」

「爲甚麼你們……」

平金花道：「我們與你今天的遭遇相同，我們都被獻祭河神，都是被師太救了！」

「師太？」

老太婆道：「我是含恨師太！」

「含恨師太？」余玉書失聲道。

「你聽過我？」

余玉書道：「我剛出道時便聽到師太大名，聽說那時你自北至南，半年之內，直搗了六十個賊寨！」

含恨師太微笑。

余玉書續道：「之後，你却突然消聲匿跡！」

「是的，我便是躲在這水簾洞之下，做一個猴王。」

衆人都笑了起來。

平寶硯道：「你當她們是猴子？」

衆人七嘴八舌否認。

含恨師太道：「我也只是一個小猴王，那隻大猩猩才是大猴王！」

余玉書道：「師太，你怎會來這處……」

「你看我雙腿……」

她揭開了用薄被蓋着的雙腿，外表看來，雙腿沒有甚麼，但看她臉色，不用解釋，也知道她雙腿癱瘓。

「爲甚麼會這樣……」

含恨師太道：「你們一定有很多事情要問我，不過，你們經過了一番勞累，應該好好休息一下，吃些東西，我們還有很多時間相聚。」

平金花道：「對，你們請跟我來。」她走了一兩步，轉身問：「師傅，我們這裏全是女孩子，他是個男……」

含恨師太道：「是的，我也忘記了，你帶他到另一邊山洞去，近

着那大猩猩！」

平金花向余玉書道：「那委屈了你。」

余玉書道：「那也沒有甚麼，我沒有死去，有個棲身之所，也滿足了。」

他隨着平金花前去。

忽然，他想起了墨香和尚，便轉身向含恨師太道：「我本來有一友人，一齊救寶硯姑娘，可惜，在冲下瀑布之時，我不知他有沒有跌了下來……」

含恨師太道：「我會再派猩猩到附近找尋一下！」

余玉書謝過師太，隨着平金花來到了另一邊石洞，這地方並不如那邊那麼潔淨，看來這山洞收拾過之後，並沒有人居住過。

平金花見他臉上表情，道：「公子，你不要嫌棄這地方，雖然沒有人住過，但物品是一應俱全！」

余玉書入內，果見物品齊全，有床有椅。

床是一張大石板床，光滑異常。

洞中還有一支竹子，從外邊透入，有水流出。

平金花道：「公子你好好休息，我們弄好了飯，便會請你出來。」

余玉書道：「多謝姑娘。」

平金花微笑而去。

這時天氣仍然相當炎熱，不過，到這山洞內，却覺得陰風陣陣，全無暑氣。

他躺在那石板床上，更覺得涼快，舒暢無比，不知不覺的墮入夢鄉。

* * *

「恩公，恩公！」

余玉書從夢中醒了過來，只見寶硯姑娘站在他的石板床前，他急忙起來。

寶硯道：「恩公，請起來吃飯。」

余玉書道：「姑娘，請勿再叫我恩公！」

「那麼我叫你玉書哥哥。」寶硯俏皮地道。

「好極！」

寶硯道：「快出去了，她們都在等我們！」

余玉書隨着寶硯來到那邊山洞，但山洞之內，並沒有一人，他正在奇怪。

寶硯道：「另一邊還有不同的天地！」

余玉書隨着她前去，只見前面一幅山石之上，寫了四個大字：洞天福地。

過了這天然石門，竟是另一個大山洞，不過，這山洞經過細心修飾，已變成了一個佛堂似的。

當中是一個觀音石雕，前面有香架，正焚着一些非常幽香的黑色線香。

而含恨師太正在香案之前打坐着。

兩旁站着她六個弟子。

含恨師太道：「有道是入鄉隨俗，余公子，在用膳之前，也請你來一拜觀音！」

余玉書道：「好極！」他合什鞠躬。

含恨師太閉目默誦，口中唸唸有詞。

一會，四個弟子各扶她的兜子一邊，同出了這個佛堂，余玉書與寶硯，也隨她們離開。

她們從佛堂往兩邊去，那是另一個廳堂，內有一張長桌。

含恨師太坐在長桌一端，道：「余公子，請坐另一端，你是我們的客人。」

余玉書道：「師太不用客氣。」

衆人已分別把菜拿上，並捧上白色糊狀的東西。

含恨師太道：「這裏沒有米，只有一些野生蕃薯，我們便是用這些東西，渡過了漫長日子！」

她嘆息了一聲。

余玉書不敢多問，與衆人齊吃。

那些野生蕃薯，倒也十分可口，清甜潤滑，似乎比白米還要好吃。

余玉書道：「好吃！」

含恨師太道：「你肚餓而且從未吃過，所以才說好吃，我希望你多吃幾餐後，不會嫌棄！」

平金花道：「寶硯，你吃得慣嗎？」

寶硯道：「很好吃！」

平金花道：「你試試我們這些菜餚！」

桌上所有菜餚，都是齋菜，余玉書夾了一些，送入口中，但覺這些不知名的素菜非常好吃。

他不覺多夾了幾次。

寶硯也跟他一模一樣。

兩人不約而同的道：「好吃。」

含恨師太道：「你要多謝你六個姐姐，她們在這水簾洞內，找尋到這些可吃的野葉，並且用心烹調，才有這種難得一吃的美味！」

衆人都吃得非常開心。

不一會，用膳完畢，不用余玉書費心，衆姐妹已合作把桌收拾妥當。

平金花有意無意走近余玉書，低聲地道：「余公子，我們師傅最不喜歡人問起她雙腿之事，你與她閒談，也要避忌避忌，免她不快。」

余玉書點了點頭。

當她們收拾完畢，仍圍在桌邊，飲用香茶。

含恨師太道：「也虧幾位姐妹合作，她們居然在這裏弄得到這些香茶！」

余玉書啜了一口，果然是香味四溢，齒頰留香。

他們閒聊了一會。

余玉書見那六個姐妹並沒有開口，她們似乎平日與師傅，並沒有太多事情一起談論。

漸漸，余玉書也覺有點乏味，忽然，他想起平金花的話，千萬不要提起含恨師太雙腿之事，不過，他反而有這一個想法，只要提起她雙腿，那一定有一個故事，一個動人的故事，也許這故事，可以了解含恨師太在這地方隱居的前因後果。

余玉書道：「師太，我有一個問題，不知可否向你詢問？」他看了平金花一眼。

平金花也向他瞟了一眼，意思是叫他勿亂問。

「請問師太，妳雙腿如何會癱瘓？」

這話一出，衆人都愕然，因為每人都知道，這是洞中一個禁忌。

平金花更是怒目而視。

在這洞中，寶硯也不知有些禁忌，她其實也十分好奇，為甚麼一個尼姑，竟會救了她的同鄉姐妹，而隱居在這大瀑布之下。

因為一直沒有人提起，她也不敢多問。

但這時余玉書一提起，她也忍不住的加多一句，道：「是有人害你嗎？」

寶硯的語音是充滿了天眞，但語調却是關懷的。

平金花以為師傅這次一定大發雷霆。

可是，含恨師太並沒有，她環視衆人一週，並且重重地嘆了一口氣。

半晌才道：「其實，這事我早應告訴你們，余公子，這事不只你不知道，她們也不知道，我不告訴她們，是因為時機還沒有成熟。」

她又再頓了一頓，一聲嘆息，使在座的每一個人，心頭都蒙上了她的哀愁。

痴情女子　自盡潭中

鄭州以北卅里，有一個小鎮名虎崖，這幾年間，人口也相當興旺。

這個小鎮地勢非常特別，小鎮的周圍，是相當廣闊的農田，但當中却是一個獨山。

相傳這獨山之上，住有老虎，因此沒有人敢在上面建屋居住，也因此，這個小鎮才有「虎崖」這個名稱。

一年，一個武師帶着家人，竟在虎崖之上，建了一間相當別緻的樓房居住，本來，虎崖居民並不歡喜，但武師為人疏財仗義，每年拿錢出來為虎崖居民辦事，漸漸，人們都非常尊敬柯老爺。

柯老爺便是虎崖樓的主人，他初來之時，仍是武師打扮，看來可能是一個鏢頭，不過，自他安居虎崖之後，他已改作員外打扮。

鎮中有事，若派人上山向柯老爺求助，大部份，也可以說是全部，他都會笑着臉下山。

一日，有一輛馬車來到虎崖鎮。

這馬車經過一番風塵僕僕的旅程，已顯得有點破爛，不過，從篷車結構來看，這本是一輛相當華美的馬車，可惜，而今再沒有昔日的光輝。

一來到虎崖鎮，人們已投以奇異的目光。

那車夫向一個路人問路，便逕自把馬車駛往虎崖樓，看來他們千里而來，竟是有事來求柯老爺。

這幾年，很多人都來求柯老爺，鄉民也見怪不怪。

那輛車子是上午往虎崖樓，下午便從虎崖樓下來，那個馬夫也沒有甚麼表示，也沒有停在鎮內，絕塵而去。

鄉民也沒有把這事放在心上。

但其間却發生了一件大事。

當日，馬車來到了虎崖樓前，幾個僕人上前迎接，另外有人通知了柯老爺。

馬伕從篷車之內扶了一個人出來。

此人身材魁梧，不過却是受了傷，外表看來，他並沒有損傷，可是，他要馬伕攙扶，自然是受了內傷。

柯老爺親自出來。

他一見了這個人，臉色陡變。

那受傷的人見了柯老爺，似乎是有點尷尬的，勉強展露笑容，道：「柯老大，我只求你給我一顆丹葯！」

柯老爺道：「宇文俊，我們早已……」

宇文俊道：「柯老大，你甚麼也不用提，我此來只是要求一顆丹葯！」

「丹葯？」

「是的，我中了『蝕骨銷魂掌』……」

柯老爺臉色也變，道：「我早警告過你……」

「你不用再說其他，你也知道中了這蝕骨銷魂掌會在七七四十九日之內只剩下一堆白骨……我只要求你給我丹葯……」

「我沒有那種丹葯！」柯老爺斬釘截鐵的道。

「柯老大，你不用騙我，

我……我知道你雖沒有練這毒的掌法，但你是有留下丹葯的！」

「沒有！」

「我不相信！」宇文俊挺着身子，推開了馬伕，自己往大門去。

衆僕人也上前，護着柯老爺。

柯老爺道：「你們讓開，宇文俊，不要說我沒有這些丹葯，就算我有，也不會給你這種好色之徒。」

宇文俊來到柯老爺面前，道：「老大，這事與好色之事並無關連！」

「那你如何中這掌？」

「我只是偶而見到一件不平之事，挺身而出……」

柯老爺聽了，大笑起來。

宇文俊愕住。

柯老爺道：「宇文俊，你不用再在我跟前說這些漂亮的話，我不會再信你這一套！」

「其實，那也並不是甚麼不平之事，我只是好管閒事，便毅然出手……」

「普通人怎會有這惡毒之掌？」

「我不知道，只見那人一掌打出，我只覺魂散魄離似的，倒了下去，當我醒來，我才發覺我中了一掌，起初我正以爲是一般陰毒的掌法，那知我日漸手脚痲痹，骨骼鬆疏，才知是中了這銷魂蝕骨掌！」

柯老爺道：「事情豈會這麼簡單？」

「是的，事實上是那麼簡單！」

「對不起，宇文俊，我幫不到你了！」

衆僕人見柯老爺如此決絕，也覺得非常愕然，因爲他向來是一個有求必應的人，自從搬上了這虎崖樓之後，根本沒有拒絕過任何來求他的人。

宇文俊上前。

衆人以爲他要襲擊柯老爺。

那知道，他先是「噗通」一聲，跪了下來。

他苦着臉道：「老大，你念甚麼也好，總要給我一些丹葯，否則我死無全屍！」

柯老爺實在也想不到，宇文俊竟會如此。

這人一向自負，既自負武功出衆，也自負人材過人，那會跪倒在人前之理。

這次他居然跪在柯老爺的眼前。

柯老爺也覺得愕然，不過，他仍是十分堅決地道：「我根本沒有這丹葯！」

宇文俊又再懇求一番。

柯老爺依然沒有表示改變，他拿了一疊銀票，道：「你還有二十多天壽命，好好享受一下去吧！」

他把銀票放下，轉身便走。

宇文俊本是跪在地上，一撲上前，雙手抓着柯老爺的脚，竟然嚎啕大哭起來。

一個男子伏在地上大哭，已是使人不忍目睹。

而宇文俊是一個身材魁梧，面貌俊秀的男子，竟伏在地上，抓着別人雙脚，那情形實在是使人慘不忍睹！

這一番擾攘，便驚動了柯老爺的家人。

柯老爺並沒有妻子，只有兩個女兒，而且是一雙孿生的女兒。

這雙女兒不只面貌相似，而且心靈相通。

她們雖在不同的地方，只要有事發生，便不約而同的會一起出現。

這時，她倆也來到門前。

柯老爺本想不理會宇文俊而入內，一轉身見到兩個女兒，便道：「這裏沒有你們的事！」

兩個女兒愕然，因爲她們的父親，雖是威嚴，卻從來也不向她們疾言厲色。

如今却是無端要她們進去。

大女兒柯夢蝶道：「爹，發生了甚麼事？」

小女兒柯化蝶道：「爹，你從來也沒有拒絕過別人的要求，爲甚麼……」

宇文俊立時接口道：「是的，兩位小姐，請你爲我向令尊求情……我只要丹葯！」

夢蝶道：「爹，爲甚麼他……贈醫施葯豈不是你的本性？」

柯老爺道：「妳們不要管！」

化蝶道：「救人一命……」

「回去！」柯老大怒聲道。

這大聲一喝，兩位千金小姐也不敢再多言，迅速進了內堂。

夢蝶道：「難道這人十惡不赦？」

化蝶道：「我從沒有見過爹爹如此！」

兩人並沒有立即離開，躲在門後，看父親如何處置這個來求丹葯的人。

只見柯老爺道：「千萬別讓這人進內，快打發他走，並且遠離虎崖嶺！」

僕人唯唯諾諾，實在不明白，柯老爺爲甚麼對這漢子，拒人千里。

柯老爺說完便走進樓內。

宇文俊仍然伏地哭泣，實在令人不忍心。

僕人道：「公子，我看老爺心意已決，你還是下山，找尋另一個可以幫忙你的人吧！」

宇文俊揩乾淚水，站了起來，一步一步離開，忽然，他轉身問道：「剛才那兩位是柯老爺的千金？」

僕人道：「是的，你不用再多問，還是快走，免得我們難做！」

宇文俊聳聳了肩，無可奈何的離開虎岩樓。

車夫仍在外面等着。

宇文俊在車夫耳旁低聲說了一番話，然後自己上了車廂之內。

僕人看着馬車下山，直至不見了他們的踪影才回來。

那天黃昏，夢蝶與化蝶一起與父親共進晚餐，但父親一句話也沒有說。

兩姐妹雖然多番引他說話，他也不想多說，臨離開飯桌之前，他道：「化蝶、夢蝶，無論以後甚麼時候，一遇到這個宇文俊，便要遠遠避開！」

兩姐妹不約而同問：「爲甚麼？」

「你們不用問，只是依我言而行！」柯老爺厲聲，兩姐妹實在不敢再問。

兩姐妹心裏實在很多疑問，但也不敢再開口。

化蝶道：「姐姐，你聽過宇文俊此人？」

「從來沒有。」

「既是父親不喜歡他，也不用多提。」化蝶頓了一頓，道：「假若你再見到他，你會如何？」

「天知道！」夢蝶道。

夢蝶與化蝶同居一小樓上，樓上兩個房間，各佔其一。

她們各自回房。

這兩姐妹，文武兼備，閨閣之內，既有寶劍，亦有針線，更有一疊一疊的線裝書。

夢蝶回到房內，只覺有點煩躁不安。

她拿了女紅來綉，却是心不在焉，幾次針刺手指，她改看書本，仍是看得不耐煩。

忽然，她聽到陽台處傳來一些聲响。

她提了劍，走向陽台。

一切都十分平靜，月華正東升，一片天朗氣清，她站了一會，轉身入內。

當她一轉身便見到一個人影閃過。

她迅速竄入，房間之內，赫然坐了一人。

那人正是今日大哭、伏地不起的宇文俊。

當然，而今並不是那個模樣。

只見他丰神俊朗，一派英明神武。

「你是誰？」夢蝶提劍問道。

「在下是宇文俊，向小姐問安！」他的態度溫文爾雅，聲音更溫婉動人。

「你不是走了？」

「我是被你父親趕走，不過，我並沒有走！」

「你武功實在不錯，竟然可以趁我不覺便竄進來！」

「小姐手下留情，我來只是……」

「我父親幫不到你，我也是無能爲力！」

宇文俊歎了一口氣，道：「小姐，你何必一早便關了後門？」

「你這是甚麼意思？」

宇文俊道：「我沒有其他意思，只是說小姐何必拒人於千里之外。」

「我實在沒有能力……」

「假若有呢？」

一時之間，夢蝶不知如何作答。

宇文俊立即把握機會，道：「妳有，我可以肯定妳有，那妳一定要幫我這一個忙！」

「我有甚麼能力？」

「我先在此謝過，並且保證將來，小姐之大恩大德，我一定爲牛爲馬來報！」

「你不用花言巧語……」

「我並非舌粲蓮花之人！」他又深沉地嘆了一口氣，道：「小姐，難道你忍心見到一個人，在二十天之後，先由肌肉腐爛，然後遍及全身，然後手脚折斷，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慘況……」

「不，不要再說！」

宇文俊道：「我早知小姐你不會這麼忍心！」

「不！你立刻離開！」

「小姐，你不是這麼絕情的人，妳叫我走，便是叫我去死一樣！」

「那是你自己的事！」

「如果是我自己的事，倒可以自己承擔，但事實上，我做了一次好人，却中了一次『蝕骨銷魂掌』！」

「蝕骨銷魂掌？這掌法據說早已失傳！」

「不，很多世外高人，練的武功，實在不可思議！」他頓了一頓，竟然打開長袍，露出胸膛。

宇文俊的胸前竟是一個黃褐色的掌印！

掌印已開始模糊，黃褐色似在肌膚之內散開。

夢蝶看到，先是驚愕躍開，繼而尖叫一聲。

宇文俊道：「小姐，如果你想我立刻死，你不用尖叫，一劍殺了我吧！」

夢蝶止住了叫聲。

這時，外面傳來一陣敲門的聲音。

「姐姐，甚麼事？」那是化蝶的聲音。

夢蝶道：「沒有甚麼……」

化蝶推門道：「姐姐，你眞的沒事？」

夢蝶連忙示意宇文俊找個隱蔽的地方，宇文俊機靈，閃身進了窗

帘之後。

夢蝶道：「沒有事！」

「我明明聽見尖叫聲的！」

「沒有，」她回首已不見宇文俊，知他已躲起來，便上前開門。

化蝶入內，看了四週一遍。

夢蝶道：「我早說過沒事，妳疑心甚麼？」

化蝶道：「姐姐，我只是擔心妳！」

「沒事，妳快去休息！」

化蝶離開了房門，仍轉身道：「姐姐，假若有甚麼事，妳一定要大聲叫我來！」

「好極！」夢蝶關上房門。

夢蝶等了一會，才輕聲道：「宇文俊，你躲在那裏？」

沒有回應。

夢蝶等了一會，又道：「宇文俊，你可以出來了！」

仍然沒有回聲，夢蝶在房內四看。

良久，才有聲音從窗外傳來，道：「我在這裏！」

夢蝶推開了窗，只見宇文俊倒掛在小樓飛簷之上。

夢蝶道：「快進來，否則……」

宇文俊道：「我不進來，免至連累了你！」

這時，夢蝶反而急了起來，道：「快進來，不要說讓我爹爹知道有大麻煩，就讓我妹妹知道也是難以解釋的，快……快……」

宇文俊好整以暇，道：「小姐，妳答應助我？」

「你進來再說！」

宇文俊從飛簷處縱身入內。

夢蝶道：「你中了那掌之後會怎樣？」

「四十九天之後，我會肌肉腐爛，骨骼變脆折斷，不成人形！」

「那我可以幫你甚麼？」

宇文俊聽了這話，大喜過望，道：「我知天下間只有那種藥，才可以救我！」

「甚麼藥？」

「天蠶絲蛹！」

「沒有聽過，那是甚麼藥？」

「你父親是有一個藥庫？」

「聽說過，也到過一次，不過，那時候我年紀很小，沒有甚麼印象！」

「那麼你帶我往藥庫！」

「不能，那是虎崖樓的禁地！」

「禁地也要去，否則我只有二十天左右的日子，到了二十日後，我將是血肉模糊，慘不忍睹！」

「不能……」夢蝶道。

「如妳不肯帶我去，那麼，我便死在這裏！」

夢蝶皺眉，一時之間，實在不知如何是好。

宇文俊望着夢蝶，這美麗的女孩子，天眞的臉容蒙上了一些煩惱，看來似是更爲動人。

夢蝶想了良久，才道：「這麼深夜我也不能帶你去！」

「只要你答應，甚麼時候也成！」

夢蝶記得他父親今天曾與她對話，話中似乎是十分不喜歡宇文俊，原因是他德行並不好。

可是，這時自己與這宇文俊相處這一刻，倒也不覺得他有甚麼不對，這人雖然有點花言巧語，但爲了挽救自己的生命，自然會鼓其如簧之舌。

而他外表是溫文爾雅，談吐亦佳。

無論從那一個角度看來，他並不是一個壞人，況且他這次受傷，其實也是路見不平。

夢蝶自小生長在父親庇蔭的環境之下，自然是不識人心險惡，很多事情往往只看外表。

不過，她也有她自己的一套想法。

她想出一個冒險試他一試。

「那你走吧！」

宇文俊眉頭一皺，道：「好吧，我便睡在你窗外的飛簷上，渡過了一宵再說！」

「你不怕冷？這幾天外面已結霜！」

「不怕，我可以撿回性命，還怕甚麼？」

「那你出去！」

宇文俊果然飛身出了窗外，那處飛簷，建造得十分精美，也勉强可以躲過一宵。

夢蝶看着他一臉眞誠，忽然，一陣風吹來，寒意襲人，她也打了一個寒噤，她關上了窗。

夢蝶心中想：「假若這人可以抵受一夜寒風，誠意可嘉，我帶他往父親藥庫，雖是有違禁令，但也是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

她又再想了一會，自言自語道：「假若讓他在外過一夜，冷死了他，帶他往甚麼地方也沒有用！」

她心中十五十六，讓他進來，豈不是可以多考驗他一下，看他是否一個正人君子？

如果讓他進來，他圖謀不軌……豈不是一個更大藉口不幫他？

夢蝶相信自己有足夠的能力對付這人，就算有甚麼問題，她只要大叫，化蝶會立即趕來，父親也會來！

於是，她一咬嘴唇，決心冒險。

夢蝶推開了窗，又一陣寒風吹入，她道：「宇文俊，你還是進來吧！」

「進來？不，我實在不想打擾小姐！」

「你進來吧，否則冷死了，我

帶你往藥庫也沒用！」

宇文俊推了幾次，終於勉强入內，便坐在牆角之處休息，那晚天氣異常陰寒，夢蝶還給了他一張毛毡禦寒。

夢蝶那天晚上，並沒有入睡。

她是害怕宇文俊有不軌的企圖，可是，宇文俊一直瑟縮在牆角，有時發出一些聲音，聲音充滿痛苦。

夢蝶幾次想起來看，但仍然忍耐着。

看來宇文俊中了那種「蝕骨銷魂掌」，在晚間一切靜止之時，是十分痛苦的。

但到了日間，他又似乎沒有甚麼事。

經過這一晚，宇文俊並沒有做任何不軌的動作，只是掙扎過了一夜，夢蝶心目中也認爲他就算不是一個好人，但也是一個可以相助的人。

日間，虎崖樓是一片寂靜。

夢蝶不敢帶他往藥庫，一直等到天黑，她拿了一些食物，讓他在牆角吃了之後，兩人才動身前往藥庫。

藥庫在虎崖樓的後面。

因爲這地方是禁地，因此連夢蝶也沒有來過。他們小心經過了一些守衛，來到山後，那虎崖似一個荒墳，一個隆起的墳頭，前面有一塊碑石。

石碑之上並沒有刻上甚麼，只是光滑一片。

週圍也沒有進口。

兩人看了一會，實在摸不着頭腦。

夢蝶試推那石碑，那石頭像有根似的，動也不動，宇文俊加上一把勁之後，那墳頭却立時冒煙。

兩人都害怕起來，因爲這地方冒煙，一定是通知其他守虎崖樓的人。

可是，那墳頭噴煙之處，却開了一些。

宇文俊已不再理會甚麼，閃身內進。

夢蝶站在外面，不知如何是好。

宇文俊從裏面叫道：「夢蝶姑娘，快進來，否則，那煙霧噴畢，便進不來了！」

夢蝶一時之間，不知該如何進退。

留在外面，正表示自己帶了外人進來，若父親見到一定會大發雷霆，進去也不是。

但結果她仍是閃身入了那墳頭之內。

當她剛入內，噴煙已靜下來，那缺口亦已迅速關上。

兩人的面前是一條通道。

通道兩旁，都有長明燈照亮，却不見有塵埃蛛網，相信柯老爺是常常來此。

兩人走過了通道，是一列房間，陣陣藥味傳來。

夢蝶道：「你要那一種藥？」

「天蠶絲蛹！」

夢蝶茫然。

宇文俊道：「妳替我守着門口，我自己找！」

「你千萬不要弄亂我爹爹的東西！」

「這個當然！」

夢蝶出了通道口，宇文俊進了其中一個房間，那房間內擺放了無數的藥瓶藥罐，牆壁之上，還排滿了很多人體經脈圖。

另外一邊是一個大書架，一叠一叠的線裝書。

宇文俊翻了一些，忽然，他注視到一大叠書的下面，竟壓着一個箱子似的。

他把書拉開，下面果眞是一只箱子，那並不是一只普通箱子，而是一只透明的玻璃箱子。

當中有一隻巨大的蠶蛹。

宇文俊見到了，竟然忍不住的笑起來，叫道：「夢蝶姑娘，夢蝶姑娘，你快來看……」

夢蝶進內，看着玻璃箱內那隻巨大蠶蛹，道：「這不是普通的蠶蛹？」

「當然不是，是天蠶蛹！」

「是你要找的藥？」

宇文俊道：「是的！」

夢蝶道：「那我們立即離開！」

「不能！」

「爲甚麼？」

「因爲我要在這裏服用！」

「不，我們要盡快離開，否則，讓爹爹知道，我……」

宇文俊忽然哭喪着臉道：「姑娘，我知我的要求已是非常過份！」

「甚麼事？」

「令尊選擇了這個地方作爲藥庫，自然有他的理由，而這個天蠶絲蛹放在一個玻璃盒子之內，也自然有其因，我不能帶這盒子出外，因爲一出外面，這蠶蛹立即變成粉末，甚至消失！」

「那你怎樣服用？」

「我會把這蠶蛹分作兩份，一份外敷，一份內服！不過，整個療程是要三天！」

「三天？」

「是的，在這三天之內，尤其是最後一天，我不能受到他人騷擾，否則是前功盡廢！」

夢蝶道：「我們要留在這地方三天？」

「是的，而且你要保護我！」

夢蝶臉有難色。

宇文俊道：「如果你不願意，那也沒有關係……好，我們立即離

開，無論如何，我還是非常感謝你！」

「離開？你不服葯？」

「一拿出去就會浪費了，這千年難得一見的天蠶絲蛹，倒不如就讓它好好存在令尊的葯庫之內！」

「不過，你還有二十天左右便要死！」

宇文俊苦笑，臉上現出蒼白而苦澀的神色，似是自言自語道：

「閻王若要人三更死，決不留人到五更！」

夢蝶怔住，良久，她咬了一下嘴唇，道：「好吧，我便留下陪你三天！」

宇文俊聽了，大喜過望，道：

「夢蝶姑娘，我實在不知如何多謝你！」

「不用！」

「是的，大恩不言謝……」

「那你開始？」

「不，我還要告訴你一些事情，治療我身上的蝕骨銷魂掌，第一天是內服，我會把半份天蠶絲蛹，用掌力迫成粉末內服，然後要運功使葯末滲入體內五臟六腑，這個運功期間，是不能被人騷擾，而天蠶絲蛹葯末入了我內臟，我會非常痛苦，直至我大吐特吐爲止！」

「好極，我盡力護你！」

「第二天，那時我身體已是極度衰弱，相信只要有一個人，用手指戳我一下，我也會死，不過，妳不用怕，妳只要把剩餘下的天蠶絲蛹粉末塗在我胸前掌印，那麼，我便會漸漸好過來！」

「好，我盡力而爲！」

「不過，無論第一天或第二天，我會有一段時期，痛苦不堪，大叫大嚷，或者有更强烈的反應，你也要硬着心腸，不要理我！」

夢蝶點點了頭。

「第三天，我會再度打坐療傷，如果過得這一關，我將會重出生天！」

「但願如此！」

宇文俊深情的望着夢蝶，他並沒有說話，不過，夢蝶的心却像觸到電殛似的。

她低下頭。

宇文俊却仍然沒動。

半晌，夢蝶實在忍不住，問道：「爲甚麼你還不開始？」

「三天，三天這麼長的時間內，令尊一定發覺你失了踪影，而這葯庫也有人來過，他自然不會放過我！」

「我會死守，然後向他解釋！」

「我怕的只是你們父女情深！」

「不會，我這個人做事，極有原則，別小看我是女流之輩。」

「當然不會，我只是擔心！」

「快開始運功服葯吧！」

夢蝶索性走出這房間，往大門處走去。

她在大門之處，研究了半天，發覺了這大門的秘竅，外面是憑一些簡單的齒輪互扣，她拉斷了其中一些，門便不可從外面利用那石碑開啟。

忽然，她又聽見裏面傳來一些聲音，她往裏面走，只聞聲音從緊閉的門傳出。

她走近那"，呻吟的聲音，震人心弦。

她聽了一會，實在忍受不住，叫道：「宇文俊，你是否很辛苦，我可以幫你嗎？」

沒有回音，但呻吟之聲，依然持續。

她又再敲門。

半晌，宇文俊道：「妳快走開，否則誤我大事！」

「好……不過……」

「快走！」聲音雖然嚴厲，但很是微弱，又道：「妳想幫我，就把妳自己的耳朵塞着吧！」

夢蝶聽了，心裏不是味兒，但回心一想，他的話未嘗沒理，自己幫助不了他，反而亂了他的心神，那實在是累事，她果眞把一條手帕撕了下來，塞着耳朵。

她在葯庫其他地方走了一遭，發現了一些乾糧，相信是她父親平日來這地方研究葯物之時所用。

她要在這地方渡過三天，宇文俊可能不用吃東西，但自己無論如何也要吃一些。

除了乾糧之外，她又發現了一些白米，還有一個煮葯用的小火爐，她索性煮了一些白飯。

有些事做，時光較爲容易打發。

她自己吃過一些飯後，再往葯庫之內巡了一次，這次她發現了一個天窗，可以看到外面的天空。

他們走進葯庫之時，是下午時分，而今已是月掛半空，夜幕已垂。

她把塞着耳朵的東西拔了出來，葯庫之內，寂然一片，那緊閉的房門，甚麼聲音也沒有。

看來宇文俊已渡過了他的第一個療程。

夢蝶不敢敲門，免得打擾他的運功療傷。

她找了一些被褥，睡在房門之前，午夜她被呻吟之聲驚醒，不過她按捺住，蒙頭而睡。

當她醒來，門竟是打開，她小心推開了門，只見宇文俊在房間之中打坐。

她輕步走進內。

宇文俊臉容疲倦，睜開了眼睛，向着夢蝶笑。

夢蝶想說話，但欲言又止。

宇文俊道：「多謝姑娘！」

「多謝我甚麼？」夢蝶聽見他能

說話，安心得多。

「我已渡過了第一個難關！」他把胸前敞開，只見那個黃褐色的掌印已化解開去，不再模糊一片。

「似乎是有了些進展！」夢蝶爲他拉下衣裳。

宇文俊微笑，以感激的眼光望着夢蝶。

夢蝶低下頭，內心感到一陣暖意。

宇文俊道：「今晚是我第二療程，也是最艱難痛苦的一關，如果我受擾，我將是萬劫不復！」

「甚麼萬劫不復？」

「如果我在這個療程，被人擾亂，我大有可能終身癱瘓！」

「那麼嚴重？」

「是的，我一切都靠你了。」

「不用擔心……其實你在擔心甚麼？」

「夢蝶姑娘，你已整整失踪了一天，而在你失踪之前，我曾出現，你爹爹是聰明人，那會聯想不到？」

夢蝶道：「他知道他也沒有辦法！」

「不是這樣說，第一，這葯庫是他所設計，他自然懂得如何進來；第二，他進來之後，很容易便制服了你，那時，他只要用一隻手指頭，也可以置我於死地！」

「不會的。」

「爲甚麼不會？」

「你的傷現在是對症下葯，我對付我爹，也要對症下葯！」

宇文俊似明非明地道：「如何？」

「第一，我破壞一些開門的機括，那麼，任憑他有甚麼本領，也不能進來；第二，就算他進來，我會與他週旋到底，不讓他騷擾你。」

宇文俊聽了，臉露歡欣，但隨即又憂愁起來。

夢蝶問：「又有甚麼問題？」

「沒有甚麼……」

「如果有你不妨說出來。」

宇文俊昂着頭，道：「我不知如何感激你！」

夢蝶沒有作聲，半晌才道：

「你需要吃一些東西嗎？」

「不用了，我想，我要立刻開始第二個療程。」

夢蝶道：「一切小心！」

她離開了房間，宇文俊也把房間緊閉。

爲了減輕心頭壓力，夢蝶又再用一些手帕布碎塞着耳朵，然後她又再小心看看地庫大門的機關。

昨日是匆匆的把其中一些齒輪拉了下來，而今爲了愼重起見，她又再小心看了一遍，發現有幾條粗大的蔴繩，是整個開門機括的重要地方，她弄斷了幾條，只剩下一條，因爲若果完全弄斷，則連他們也不能離開！

那些蔴繩十分粗韌，夢蝶雖有劍，仍要弄了半天，才割斷了幾條。

當她滿頭大汗之際，外面傳來了一些人聲。

她心頭一凜。

因爲在這地庫之內，也聽見了聲音，則表示外面的聲音已經很大！

她立即再往大門處，只見機括有些動，但因爲其中重要的繩索斷了，所以不能開門。

夢蝶才暫時放下心頭大石。

忽然，她又想起昨夜可以看到天上明月的地方，她到了那窗口地方，才發現裏面裝有一些鏡子，可以看到外面，但外面却看不到裏面。

旁邊有幾個大字，寫着：觀星台。

看來是她爹爹用來觀星的地方，也是一處可以監視外面的秘密地方。

夢蝶推動了一些鏡，不一會，果然看見外面一大羣人，正用盡辦法來開門。

其中似乎是有她爹爹在內。

不過，看來他們已全無辦法。

忽然，她的妹妹化蝶也出現其中，她似乎在游說父親暫時把開門之事停了下來。

這個妹妹，一向不用說話也知自己心意，可是這時，她是否知道自己心裏想的是甚麼？

一時之間，她心如鹿撞。

不一會，人羣已散開，她心頭大石始放下。

可是，不及一個時辰，人聲又響起來。

外面人聲嘈雜，葯庫之內，宇文俊的痛苦呻吟之聲，也令夢蝶心碎。

她幾次走近宇文俊的房間，幾次想撞門而入，看看有甚麼可以助他，可是，最後，她仍然遏止着自己的衝動，因爲她明白，自己的關心，可能會給宇文俊帶來禍根。

她掩着耳朵，走往觀星台處。

這時，外面已入黑，來攻葯庫的人，都點起了火把，照得外面一片通紅。

忽然，柯老爺出現在觀星台之前。

柯老爺道：「夢蝶，我知你看得到我的，趁宇文俊還未痊癒，你快快出來，免得受他欺騙！」

夢蝶並沒有說話，心中只是指責父親，爲甚麼只是舉手之勞，也不讓自己救這人？

柯老爺又道：「宇文俊此人，一向是名聲極壞，他中了這『蝕骨銷魂掌』，肯定是幹了極壞之事，

你何必爲這個壞人而犧牲自己？」

夢蝶心中嘀咕，爲甚麼父親是這麼頑固，一口咬定宇文俊是個壞人？

接着傳來柯老爺一連串半是責罵，半是勸勉的話，夢蝶當然聽不入耳。

柯老爺等了一會，仍然沒有聽到夢蝶的反應，非常憤怒地道：「夢蝶，妳再不出來，妳便要與宇文俊同葬！」

化蝶奔出，向柯老爺道：「爹爹，你何必如此詛咒姐姐，她只是一時之間，想不清楚，着了宇文俊的魔！」

着魔？夢蝶從來沒有想過。

她只覺得宇文俊這麼年輕而中了毒掌，她的心中只有一個目的，救回他的性命，那怎會是着魔？

柯老爺又再站在觀星台前，叫道：「夢蝶，我再給你一個時辰，假若妳仍執迷不悟，我將用火攻你們！」

火攻？這爹爹也算是狠心。

夢蝶聽了，心中反而不懼。

她走向宇文俊房間處，側耳細聽，再沒有那種可怕的呻吟聲出現，微微傳出的，是他的鼻鼾聲音，看來宇文俊又多過了一關！

不過，假若父親用火攻，豈不是前功盡廢？

夢蝶細想，這藥庫大部份建在地下，而且絕少用木材所建，沒有道理可以燃燒。

可是，這藥庫是父親親手所建，他是最明白這藥庫的結構，他說要用火攻，當然一定有他的辦法。

夢蝶心想：「這地方雖是在地下，但空氣十分流暢，當然是經過十分特別的設計……」

她在藥庫之內走了一遭，開始的時候，她並沒有甚麼發現，後來看見那些壁上的長明燈，只覺燈上火焰微動，才發現了燈旁有一格一格的氣孔，這些都是讓外面空氣傳入的孔道。

假若從外面塞住這些氣孔，或者以煙從這些氣孔攻入，在藥庫之內必然被悶死。

父親說用火攻，可不可能是用煙攻？

爲了防患於未然，夢蝶決定先用濕布塞着那些氣孔，這樣，一旦遇上煙攻，也可以擔待一時。

當她忙碌地用布濕水，塞在那些氣孔之上時，又聽到外來的聲音。

夢蝶往觀星台走處。

只見外面已是火光熊熊，柯老爺領着一班家人，正以柴草圍着藥庫。

柯老爺叫道：「夢蝶！這是最後的機會，你不出來，休怪妳爹爹無情！」

化蝶也叫道：「姐姐，妳何必爲這樣一個人捨命，這實在不值得！」

柯老爺道：「妳聽了他甚麼甜言蜜語，上了他甚麼當？爲甚麼還不走出來？」

夢蝶聽了，心下有些憤怒，心想：「我夢蝶是一個怎樣的人？會隨便上人的當？你太小看你的女兒！」

一種年輕人的叛逆心理，也像野火般在夢蝶的心裏燃燒起來。

她的父親越是用惡毒的言詞，她越是下定決心，不肯出來。

她與父親對抗，除了一部份是爲救宇文俊的命（其實她自己也不知爲了甚麼。）之外，另一部份也是這莫名其妙的叛逆心。

她索性離開了觀星台，走回宇文俊的房間。

她看見宇文俊的房間開了少許，並有一陣惡臭傳出來，她急忙往前去。

來到房間前，只聽見宇文俊微弱的聲音，道：「夢蝶小姐，妳快離開這裏！」

「爲甚麼？」

「我雖然過了這第二關，但仍沒有把握過最後一關，妳還是回到妳父親處！」

「成功在望，我不會離去！」夢蝶斬釘截鐵地道。

宇文俊便沒有聲息。

夢蝶正想推門而進，宇文俊却叫道：「你千萬勿進來，你看見我這情狀，你會嘔吐三天三夜！」

「不會……」

她推門，只覺一陣臭氣撲面而來，那種中人欲嘔的氣味，實在使她止步。

只見地面上，床上，全是黑色的穢物。

宇文俊是赤裸的躺在床上。

夢蝶仍然走進去，問道：「你的傷勢怎麼了？」

宇文俊指着胸前，道：「你看！」

夢蝶上前一看，只見他胸前的掌印，已再沒有，剩下的只是一大幅瘀血似的東西。

「這些瘀血……」

宇文俊道：「我內服過『天蠶絲蛹』，也外敷過，基本上已把瘀血排出體外！」

「那你沒事了？」夢蝶喜道。

「是的，不過還要看明天再服的散瘀還功後的情況，如果不成，我還是會變成一個廢人！」

夢蝶道：「不會的，兩個最大難關已過，怎會還有問題，明天你一定痊癒！」

忽然，夢蝶嗅到了一些煙味。

宇文俊道：「爲甚麼有煙味？」

「我不知道……可能是……」

含恨師太向衆人叙述一段往事。

她關上門，但房內惡臭難聞，夢蝶一向嬌生慣養，從來不曾做過家務，但而今她却捲起了衣袖，迅速的把房內廢物清除。

夢蝶也不明白自己，如果是從前，她早已離開，但爲了這個宇文俊，她不知那裏來了這麼大的忍耐力！

當她弄完之後，只見宇文俊已安詳地睡了，她爲他蓋上了被。

當她再開房門之時，外面一陣濃煙湧入！

原來當她在房間收拾之時，已有濃煙不斷的湧入來，幸好這房間非常密，煙也不能入，但稍一開門，煙便湧入，夢蝶一眼望出去，只見煙霧瀰漫。

她連忙把門關上。

宇文俊也被煙味弄醒，叫道：「怎麼了？」

夢蝶安慰道：「沒有甚麼，你還是好好休息，有甚麼事發生，我也可以應付！」

宇文俊道：「夢蝶姑娘，我眞不知如何謝妳！」

「也沒有甚麼！」她是輕描淡寫的說道。

但事實上，她是知道自己與宇文俊已同處在危險的關頭，只要煙一攻入，將是無路可逃。

夢蝶先用水濕布，把房間四邊圍了，使煙不能湧入。

「你做甚麼？」

夢蝶本來不想告訴宇文俊，免他心內不安，不過，她回心一想，這對他未必公平。

夢蝶道：「宇文俊，爲甚麼我爹爹不肯救你？」

「我不知……」

「因爲你實在是個十惡不赦的人！」

「我……」他嘆了一口氣，道：「我以前是！」

「你承認了？」

「是的，我壞事做盡……那都是以前的事！」

「爲甚麼你要做壞事？」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很多時候，人要生存便要不擇手段，妳是千金小姐，不會明白我們這些江湖飄泊的人的苦處，而且……」

「而且甚麼？」

「而且我的生命沒有目標，我做壞人惡人與做好人，全無分別，因此……不過，我自從中了這毒掌之後，本來是死路一條，但妳救了我……我覺得……」

「覺得甚麼？」

「我只覺得……生命不再是模糊一片，只要我有機會生存下去，我一定要重新做人！」

「你說的是眞的？」

「當然是眞的，我一定不會辜負你！」宇文俊聲音雖是微弱，但

情意却是動人。

夢蝶聽了，心弦震盪着。

宇文俊忽又接口道：「夢蝶，假如我過不了明天這一關，你還是回到妳爹爹身旁！」

「不！我一定助你渡過難關！」

「夢蝶，生死有命，有很多時候，我們都不能違拗天意，我就算明天要死，有妳這紅顏知己，我也死得瞑目！」

「不！你不會死，如果你死，我也會陪你在一起！」

夢蝶不知為甚麼會這樣說，她只覺得如今世上，似乎只有宇文俊一個親人。

宇文俊緊緊的把夢蝶的手握着，直到他沉沉大睡，他臉上隱隱的笑意，使夢蝶心存無限興奮。

情為何物，實非筆墨所能形容。

煙一直沒有湧入，不過，到了快天亮之時，情形似已有所改變。

煙竟然開始從濕布中隱隱透出，連酣睡的宇文俊也被那味道弄醒。

他先是咳嗽了幾下，然後道：「夢蝶姑娘，你覺得怎麼？」

夢蝶支吾以對。

宇文俊道：「夢蝶姑娘，你先走吧！」

「為甚麼？」

「你不用欺騙我了，他們……他用火攻！」

「是的，不過我不會走！」

「為甚麼？」

「因為我決心要救你，我沒有理由在這個時候……最危險的時候離開你！」

「你沒有必要救我……」

夢蝶一時之間，是無言以對，是的，她沒有理由要陪他一起死去，可是，她却有如此衝動，為甚麼會這樣，其實連她自己也不知道！

宇文俊嘆了一口氣。

夢蝶道：「你不喜歡我在這裏？」

「不，我只是想，為甚麼天要我死，却臨死之前給我這一個紅顏知己？」

「你不會死的！」

「但望如此。」他頓了一頓，道：「夢蝶，這是我第三天留在這裏？」

「是第三天開始。」

「那麼，我基本上傷勢已是沒有問題，但還有最後的一關，我本需要一天，如果你可助我，或者可以快些。」

「有辦法，為甚麼還不早說？」

「因為是一個不情之請的！」

「快說，救命還有甚麼不情之請？」

宇文俊還是支吾，最後還是有些靦覥地道：「妳學過內功？」

夢蝶點了點頭。

「學的是那一門？」

「我不知道，我只是由父親傳授，自小他便叫我依他口訣而練。」

「妳快打坐，練給我看！」

夢蝶打坐，閉上眼睛。

宇文俊道：「隨心入定，滿目光華，心如明鏡……」

夢蝶輕聲和着。

宇文俊道：「你練的是基本的內功，可以了，妳自己運功，讓我看你到甚麼境界！」

夢蝶潛心閉目。

不一會，夢蝶的頭上開始冒煙，但只是絲絲縷縷，一看便知道並不成甚麼大氣候。

宇文俊又嘆了口氣，道：「看來我今日也要命盡於此，我們也要緣盡於此！」

夢蝶道：「我的內功助不了你？」

「我看是很勉强！」

「勉强？那也可以！」

「不！我害怕誤己誤人！」

「不！文俊，我會盡力……就算死，我也……」說到這裏，夢蝶竟是泣不成聲。

宇文俊看着夢蝶梨花帶雨的樣子，心下也十分感動，道：「既是如此，我們也要試一試！」

夢蝶抹乾了眼淚。

宇文俊道：「你用內力輸入我體內，使我血氣運行，帶動天蠶絲蛹的葯效，遊遍全身，看來我可以提前幾個時辰，免了殺身之禍！」

夢蝶道：「好極，能早幾個時辰，我看你保存性命的機會更大！」

兩人開始相對運功，他們雙掌接着，夢蝶全心全意把身上功力傳送。

這次，夢蝶運功，有如神助，功力先助宇文俊推動全身經脈，宇文俊身上雖有葯效，奈何自己並沒有能力，而今有了帶動，他自己也可以運功。

過了一個時辰，他覺得自己已不再是如前般衰弱。

宇文俊睜開了眼睛。

只見夢蝶頭上冒煙，衣衫盡濕，好像一隻落湯鷄似的，她心無二用，只是閉目傳送功力。

宇文俊看見她如此為自己，也看見她美麗的容顏，心下不覺心猿意馬。

夢蝶立時發覺，道：「宇文俊，潛心運功，心無二用！」

宇文俊被她一叫，收拾了心情。

再一個時辰，宇文俊已覺自己大有進境。

本來以夢蝶的功力，應該沒有這麼大的功勁，不過，她的誠心助

人，使她功力大增。

宇文俊道：「夢蝶，我們暫時可以休息！」

夢蝶道：「好極！」

二人收掌，慢慢引力歸心，安靜下來。

兩人鬆弛下來，却聽見外面似有人聲。

宇文俊驚道：「他們攻了下來？」

夢蝶一面揩汗，一面往門外去，當她拉開塞着門縫的濕布，她已發覺不對，因為一拉開濕布，煙便湧入，看來這過去一個時辰，她父親火攻之勢已更上一層樓。

宇文俊也看見煙從地下門縫處湧入，道：「看來不及半個時辰，我們也會被煙窒息！」

夢蝶轉身道：「你身體怎麼了？」

「已好得多！」

「如果我們不再運功，你也沒有問題？」

宇文俊雙手伸展，道：「看來暫時沒有大問題！」

「那我們想辦法走！」

「走？你知道走出這葯庫的機關？」

「不，我只是這麼想，這葯庫既然做得這麼秘密，我父親是有防患未然！」

「怎防患未然？」

「他很多時候入葯庫，他也會想到有一天有人來攻他，甚至禁錮他在葯庫之內……」

「對，他是設計這葯庫之人，當然不會那麼愚蠢，閉困自己在其內！」宇文俊歡喜地道。

於是，兩人開始在這室中，四面搜索。

室內盡是儲藏葯物的大櫃，他們全力移開，却沒有發覺任何秘密通道。

而煙也越來越大。

如果他們不能找到出路的話，他們一定會被煙所窒息。

他們把室內所有東西移開，又敲遍每一角落，看看有沒有地方較為薄弱，但仍是一無所獲。

宇文俊忽然猛烈地咳嗽，夢蝶本想安慰他一下，可是，煙嗆得實在厲害，她自己也無法忍耐，也開始不停地咳嗽，而且眼淚也忍不住流出來。

宇文俊道：「我不能再忍受下去，我們出去……」

「出去是死路一條！」

「在這裏也是死路一條……」他又再咳。

夢蝶也實在想不到，她父親為了要迫害一個求醫的人，竟會用如此慘酷的手段。

一時之間，她實在毫無主意。

宇文俊撲向門口。

忽然，夢蝶耳畔似乎聽到了一些聲音。

「……姐姐……」

聲音來自遠處。忽然，她醒悟到這是她妹妹的聲音，聲音開始是斷斷續續。

這是她妹妹化蝶的「千里傳音入密」。

夢蝶立刻靜了下來，集中精神。

「……可看到那座葯磨……把葯磨旋轉兩次……那大葯櫃下層便會開啟……那是可以走出葯庫的唯一通道……」

這時宇文俊正想開門。

夢蝶一手拉着他，道：「不要開，跟我來！」

宇文俊望着她。

夢蝶往大葯櫃旁邊，果然發現了一個葯磨，因為這葯磨一直在暗處，他們都沒有發現。

「助我旋開這石磨！」

宇文俊依言，兩人合力，開始石磨很緊，但兩人用力，旋了一圈之後，便很容易再多轉一圈。

立時，大葯櫃的下層，開了一個門口。

夢蝶道：「快往裏面鑽！」

宇文俊有些猶豫，夢蝶一手拉了他，自己先往裏面鑽，然後當她滑了兩步之後，整個人已不由自主的往下滑下去，她抓着宇文俊，兩人一直往下滑去。

當他們滑下之時，四周完全黑暗，甚麼也見不到，唯一覺得舒服一點的是再沒有刺激眼鼻的燻煙。

忽然，他們滑下之勢更急。

兩人緊緊的擁抱着。

夢蝶心裏雖然害怕，可是，此刻與宇文俊相擁在一起，却希望這一刻變成永恒。

好夢從來最易醒。

忽然，她感到有點濡濕，接着是「卜通、卜通」兩聲，兩人已跌進一個水潭之內。

水潭並不深，只到他們肩膀處，本來入了水中，應該是非常冷，但這潭水却是不同，溫暖異常，兩人在水中也不願上來。

宇文俊忽然夢囈似的道：「我們在那裏？」

夢蝶道：「我也不知道！」

兩人慢慢的站起來，這時他們已習慣了黑暗，依稀的見到這地方是一個山洞，四周有一些石床石椅似的。

忽然，宇文俊道：「我覺得很冷！」

夢蝶也覺得寒冷，但仍可以抵受得住，不過，宇文俊却是雙手發抖。

夢蝶道：「你先坐在潭水之內，讓我上去看看！」

當宇文俊坐在潭水之內，非常

舒適，全無寒意。

夢蝶上了水，在周圍摸索了一會，居然發現一張石几之上，有一支蠟燭，旁邊有火摺子。

她燃亮了蠟燭，只見這個大石洞之內，與上面的葯庫一樣，有書籍葯物在內。

宇文俊道：「這是甚麼地方？」

「我不知道！」

「妳父親沒有告訴妳？」

「沒有，上面的葯庫已是禁地，何況這秘密的地方？」

夢蝶看看四周，發現在水潭旁邊，有一塊光滑的石塊，上面寫着一些字：

「坤池葯窟，洞天福地」。

側邊有一些小楷字：「此乃吾修練之處，潭水長年溫熱，能使人增內力，却病除魔。」

夢蝶道：「宇文俊，這潭水是可以助你盡快療傷的，你不用起來！」

「你怎知道？」

「這石上有文字記載的！」

「快看看還有甚麼？」

夢蝶向四週環視一下，發現這地方，原來是他父親閉關之所，據說他近年來得異人指點，內力大增，也是在這「坤池葯窟」中修練而成。

轉出另外一個山洞，裏面竟有白米菜乾臘肉。

夢蝶趕忙入內，道：「我們可以在這裏休息幾天！」

宇文俊並沒有答話，只見他坐在潭水之中，頂上冒煙，臉色竟變得相當紅潤。

她不敢再打擾他，到裏面弄了一些飯菜，又用臘肉的骨頭，整了一鍋美妙的湯。

她一面做一面也害怕爹爹也會下來，但她一直注意着，上面半點聲响也沒有。

可能是她爹爹不想別人知道這地方，而今明知他們逃了下來，也不慌不忙。

不過，他總會有一天下來。

夢蝶也不想那麼多，她只希望宇文俊快快恢復體力，可以遠離這地方。

當她的飯菜弄好，香氣四溢，宇文俊大聲地叫道：「這是甚麼美好的東西，快拿來，快拿來！」

他的聲音洪亮，中氣充足。

夢蝶在一個石櫃之內，找到了一件道袍似的衣服，抛了給宇文俊換。

那天晚上，他們吃了一頓普通的飯菜，但在他們的感覺中，比起甚麼山珍海錯，珍饈百味還要美味得多。

之後的兩天，柯老爺也沒有攻下來。

而宇文俊的身體却是復元得極快，他的掌毒在葯庫之時已除，這暖潭水又助他恢復內力，他實在想也沒有想到自己竟然可以痊癒。

洞內不見天日，但憑着燒耗的蠟燭可以估計，他們在洞中逗留已過七天。

宇文俊已回復了健康，兩人在洞中生活，比天上神仙還要微妙。

第八天，宇文俊道：「我們要離開，否則總有一天，你爹爹要下來的！」

夢蝶道：「爹爹下來便好了！」

「爲甚麼？」

「他可以爲我們作主成親！」

「甚麼？」宇文俊似乎是十分驚異地道：「你以爲他會嗎？」

「爲甚麼不會？」

「不會，他一見我，便會一掌劈死我！」

「不會的！」

「不，我偷入他的葯庫，吃去了他的天蠶絲蛹，我看他一輩子也不會原諒我！」

「爲甚麼？你成爲他的女婿之後……」

「不，我也不能成爲他的女婿！」

「爲甚麼？」

宇文俊並沒有說出甚麼理由，不過，這時候，她已有一種不祥的預感，不過，她並沒有出聲，只希望這陣感覺只是虛假的、多疑的。

那晚，夢蝶發了一場惡夢，她驚醒過來，身畔却沒有了宇文俊。

她連忙起來，這時，她聽到一陣「隆隆」的聲音。

只見四處十分混亂，葯物、書籍散作一團。

夢蝶叫道：「文俊！文俊！」

洞內只有空洞的回音，她又多叫了兩聲。

夢蝶立即走往廚房處，這幾天以來，她早已發覺在灶底附近一處，是可以逃離這個山洞的，但她一直沒有打開這個小門，她並不想離開這地方，她只願一生一世留在這地洞之內。

想不到宇文俊也早發現這出口，不過，他也一直沒有告訴過夢蝶。

她把那秘密小門推開。

果然有些鞋印，宇文俊已是從這地洞離開。夢蝶回首，只見一些極爲珍貴葯材已失，還有幾本武功的書籍，也全不在。

她不敢相信這是事實。

可是，當她找遍了整個山洞之時，仍不見文俊，她仍然安慰自己，他只是去找出路，並不會離開她。

宇文俊不會是這樣的人！

她呆呆的在洞內等了兩個時辰，仍然不見宇文俊回來。

她無法再忍耐，她決定走往那

灶下的出口。

從那出口下去，是一連串的石階，石階之後，是一個天然的石洞門。

可是門口之處，已滿佈了石塊，石塊把整個門塞着，夢蝶試圖推開，但覺這些石塊是剛才移動過。

她想起她剛剛被驚醒之時，聽見一陣「隆隆」的聲音，那是石塊下墜的聲音。

夢蝶在石門內，發現了一些字，上面寫着：「若要封鎖這石洞，抽起槓杆便可！」

那插槓杆的地方已沒有槓杆。

天呀！宇文俊不單是離開了這個石洞，而且還要封閉這個石洞。

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宇文俊不單要離開夢蝶，而且要讓她永留石洞之內，換句話說，他要讓夢蝶死在山洞之內！

夢蝶實在不相信這是事實，但事實確是如此。

她的淚一直在流，直到淚乾。

她然後折回石洞之中，左思右想，她實在再沒有臉去見父親。

她決定自殺。

在這山洞之內，她有過一段難忘的日子，她不想自己的死而弄污這地方。

她決定先更衣沐浴一番，才自斷經脈而死。

當她走近那溫暖的潭水的時候，潭水反映出一個滿頭白髮的影子。

她嚇了一跳。

她連忙把自己的頭髮拉了下來，只見本是烏黑的秀髮，已盡變雪白。

她自覺心力交瘁，一夜白頭，竟不是子虛烏有之事！她自己跌下了潭水，竟然溺斃了！

隱居絕地　勤練功夫

衆人聽了含恨師太的故事，心下那一番惆悵，實在難以忘懷！

卜來生首先追問道：「師傅，故事還沒有完？」

平金花道：「我只希望夢蝶姑娘不要死！」

卜加芝道：「我只想找那宇文俊，吃其肉，寢其皮！」

其他的人也七嘴八舌地表示自己的意見。

提起宇文俊，她們更是咬牙切齒。

余玉書忽然想起一個問題，道：「師太，你當時並不在場，你爲甚麼知道得這麼清楚？」

含恨師太道：「是的，其中有些是我推想出來，有些是我與夢蝶姐用千里傳音入密時說出來，更有一些是在後來，我們進入葯庫，往那秘窟之時……」

說到這裏，含恨師太似乎有點激動。

余玉書道：「師太，對不起，我不知說話有甚麼得罪你的地方？」

含恨師太道：「沒有……甚麼也沒有……我只是……只是……」

衆人都屏息靜氣。

含恨師太道：「那實在是一個難忘的景象……當我們進了那地窟之後，父親用盡了辦法，才能打開門，門一開後，便有一隻蝴蝶撲向我臉……我當時覺得十分奇怪，爲甚麼這一個地窟之內，竟有蝴蝶……」

每一個在場的人都感到奇怪，但並沒有人敢問。

含恨師太續道：「我與父親，一直進內，只見那個溫潭之內，浮着一個白髮的女人……那當然是夢蝶，我想她是死得非常不甘心，那隻蝴蝶，相信便是夢蝶姐的化身，她撲向我懷，是要我爲她報仇……她一番柔情蜜意，換來如此收場，實在令人嘆息！」

衆人茫然，滿臉唏噓。

余玉書道：「師太，自那時起，你已下定決心，要爲姐姐報仇？」

「是的，我已暗暗下定決心，可惜，父親阻止我，他認爲我的武功不及宇文俊，而且他在地窟之內，偷了一些書籍，一些葯物，假若他能忍一時之氣，將來武功會更上一層樓。

「後來，我父親病了，除了爲姐姐的逝世傷心之外，還因爲葯庫被破壞，而深深不憤，以至一病不起！」

卜加芝道：「他可以去找宇文俊？」

「他想過，不過，當他辦理姐姐的身後事之後，他便開始病倒，不久，也便死了！」

余玉書道：「當時妳入江湖找宇文俊？」

「是的，我單槍匹馬上路，但人海茫茫，那裏可以找到這個狡猾異常的宇文俊？當我一想起夢蝶姐伏屍溫水潭中，以及那撲面的蝴蝶，我便……不能自己！」

她頓了一頓，回憶地道：「有一次，我在深山之中，忍不住心頭苦悶，在一個小樹林之內舞劍起來……當我收劍，那時已是深秋，黃葉颯颯而下，那是我的劍氣所致，也是秋天葉下！忽然，一個女尼在我面前出現！」

「誰？」卜來生問道：「是你師傅？」

含恨師太笑道：「來生，你果眞人如其名！」

「不，我想師傅出家，定有一番曲折離奇故事！」

「也不算是甚麼曲折離奇，那女尼對我說，說我劍氣充滿了恨意，但恨意却不會增加我劍法的厲害程度，我覺得她的話未嘗無理，便向她請教劍法的厲害程度！她只是指點我幾招，並且叫我把恨意怒意放下。

「我懇求她收我爲徒，可是，她一直沒有答應，我們有時聚在一起，只是在湊巧的機緣，我們會面，她又教我幾招，在這三年江湖流浪之中，我的劍法已大進，後來，我在一次偶然之中，誓要她收我爲徒，並且在她面前自我削髮爲尼……她受我感動，賜我法號含恨……」

原來含恨師太皈依也有一段經歷。

余玉書道：「報仇之事又如何？」

「對，我的師傅也爲了此事，給我玄機的指點，受她感化之後，我含恨之心稍減，武功却有進境，因此我明白報仇之事，並非如此重要，不過，後來又有了改變……」

衆人又緊張起來。

含恨道：「我在這大瀑布上，遇到了宇文俊！」

「甚麼？妳殺他？」

「但不成功，那次瀑布上一戰，我是險死還生，宇文俊一別幾年，武功已是大進！

「他雖是老了一點，但我仍然清楚的記得他的模樣，開始的時候，他並不認識我，但當我使出我父親獨創的『雙蝶靈犀』之時，他知道我與夢蝶有關……

「我告訴了他，我是化蝶，他非常害怕，想越過瀑布逃避我，可惜他忘記了我的輕功也是不弱，我們在瀑布上大戰三天，我不能勝他，他也不能離開我的糾纏！」

「結果呢？」

「他使狡計！」

衆人更爲緊張。

含恨師太道：「他一劍使出，空門大露，我便趁着大好良機，一劍刺出，這一劍是全身而出，但是他使的一個狡計，我因爲全無保留，因此墮入瀑布之內，我心想這萬馬奔騰的瀑布，定然使我粉身碎骨。」

「你結果找到了這地方？」余玉書問。

「是的。」

「怎樣找到她們？」余玉書問。

「事情又有了新變化！」

衆人都渴望知道內情。

含恨師太道：「我跌在這瀑布的下面，我相信與你和寶硯姑娘的經驗差不多。」

寶硯道：「猩猩？」

「是的！」

平金花道：「我們不叫他猩猩，他是我們的軒轅王子，他對我們……」

外面山洞這時傳來一陣猩猩嗥叫。

平美嫻道：「我們一說他，他便到了。」

卜珍珠道：「我跟你一起去。」

「好極！」

兩人出了山洞之外，不一會，軒轅王子及兩位姑娘，捧了一大堆水果進來。

那些水果並非日常所見，大多是一些棗子、毛桃，還有一些不知名的野生果實。

軒轅王子見了衆人，發出一些古怪的聲響，並做了一些動作，引得衆人哈哈大笑。

這猩猩已通人性，並且與衆人相處極爲愉快。

含恨師太道：「軒轅王子救了我，並且抱我來這山洞，開始我是極爲害怕，但後來我知道，牠是一隻好心腸的猩猩。」

軒轅王子見衆人都吃了水果，牠走近寶硯姑娘處，伸手摸她秀髮，寶硯起初很害怕。

含恨師太道：「軒轅王子，你不要嚇怕她！」

軒轅王子果然明白，咧開嘴巴，好像在笑，然後，牠又走到余玉書處，輕輕拍他背部，顯得非常友善。

余玉書也摸摸牠的手臂，軒轅王子更顯得親熱。

含恨師太道：「軒轅王子，你先出去，我們還有很多事情要說的！」

軒轅王子站了起來，向後退出山洞。

含恨師太道：「那次我從瀑布之上摔了下來，如果不是軒轅王子，我實在是九死一生，當我復元之後，我幾次回到永寧鄉，却是無法找到宇文俊。」

「他離開了永寧鄉？」

「我打聽了很久，才知道他並沒有，不過，他現在已完全不同，錦衣美食，不再在江湖打滾。」

余玉書道：「爲什麼？」

含恨師太道：「江湖險惡，你這麼多年以來，四處闖蕩，爲的是什麼？」

余玉書道：「我目的簡單，只是秉承江湖人的一貫想法，路見不平，拔刀相助而已！」

「你秉承江湖人的優良傳統，目的簡單，理想崇高，但宇文俊之輩，却並非如此想！」

「他想怎樣？」

「他是想憑他自己的武功，在江湖上闖得一點名堂——無論是好是壞也好，然後，憑着名聲也好，武功也好，目的是飛黃騰達。」

「錢？」

「是的，他最終的目的是爲錢，你也許不明白，有了錢之後，雄霸一方，與做皇帝是差不多。」

衆人都笑了起來。

「他在這小小的永寧鄉內，怎能飛黃騰達？」

「你猜想一下？」

寶硯姑娘道：「祭神？」

含恨師太道：「妳眞聰明！」

「不是我聰明，而是我是受害者，不只我是受害者，我的鄰居鄉里，那一個不是受害者？」

余玉書有點明白。

「這個辦法，却並不是宇文俊想出來，是他身邊一個所謂師爺的人想出來。」

寶硯道：「是那個像老鼠的師爺？」

「是的，是耗禾！」

「耗師爺？」

「是的，是他想出了祭河神這個辦法，每年要選一個少女出來，寶硯……甚至你們……」

含恨師太所指的是她六個徒弟。

衆人你一口，我一詞。

「他在村內選出少女，但在未選出之前，總會與一些客戶人家商討一下！」

「肯出錢的便不用出人！」

「有時也不一定。」平珍珠道：「我父親曾經得罪過耗師爺，便連出錢也不可，一定要我祭神送死！」

「其他每家每戶，每年祭河神之前，也要捐錢，宇文俊所搜括的金銀財寶，比縣老爺還厲害。」

余玉書道：「他而今只要金錢了，人生目的便是那麼簡單？」

含恨師太道：「有了金錢，雖然是在這個小地方，什麼驕奢淫逸的事情也可做了！」

余玉書道：「既是再找不着宇文俊，妳報仇的心改了？不再含恨？」

「不……」她有點憤怒，但隨即收斂了怒火，半晌道：「我在這洞天福地之內，心神也清朗起來，我對復仇的看法，已有點改變！」

「特別計劃？」

「不是，沒有什麼特別計劃，我只是感覺到，我不用處心積慮，自自然然會有人助我，或者是替我剷除這世間惡魔。」

「結果呢？」

「時辰未到，不過，事情的確有了轉機。」

「什麼轉機？」

「他們開始實行祭神的騙術，每年，他們都要犧牲一位姑娘，我與軒轅王子便在這裏開始救人……一救便是七年，那知道今年是多救了一個男子！」含恨師太說到這裏，自己也不禁笑了起來。

余玉書與寶硯姑娘聽到這裏，也明白了含恨師太躲在這裏的原因。

余玉書與寶硯忽然同時開聲道：「我……」

他們也同時住了口。

余玉書道：「姑娘妳先說！」

寶硯道：「不要說宇文俊是師傅的大仇人，他也是所有永寧鄉百姓的公敵，我們沒有理由坐在這裏，看他肆虐橫行！」

卜珍珠道：「當然不可以！」

卜加芝道：「師傅早已傳授我們一套『七夕鵲橋絲索陣』，我們一定可以用絲索綑了宇文俊，繩之於法！」

寶硯道：「那好極了，你們還不去！」

平金花道：「我們師傅所授的七夕鵲橋絲索陣，是要七個人的。」

寶硯道：「妳們是六個人……」

衆女齊聲道：「妳……」

寶硯道：「我，不，我是個手軟脚軟的姑娘，那及姐姐……」

平金花道：「我們墮下來的時候，那一個不是軟手軟脚的？」

含恨師太道：「寶硯，如果妳加入了七夕鵲橋絲索陣，便可替我完成兩個心願，第一，整個陣勢可以完整；第二，當然是你們報仇，也即是我的報仇。」

她說完之後，嘆了口氣。

寶硯問道：「師傅爲什麼嘆息？」

「因爲我仍然擺脫不了一個仇字。」

寶硯道：「師傅已不是再爲個人私仇，而是爲了千千萬萬永寧鄉的人，我也誓要剷除宇文俊此人！」

「是的，你說得是！」

平金花插口道：「師傅，我們明天便開始教授寶硯姑娘各類基本的功夫，然後……」

含恨師太道：「好極，寶硯，練功夫是要循序漸進，也許妳的師姐可以把她們所學經驗傳授給妳，不過，妳仍是要一步一步學習下去。」

寶硯姑娘點頭，其餘六位姑娘簇擁着她走出去。

余玉書道：「師太，寶硯姑娘要完成妳的陣法，也要一段時期，我想在這段日子之內，出外探查一下，一來可以知道宇文俊的動向，二來我也要找回一個萍水相逢的好友，他本來是與我一起救寶硯的。」

「他是誰？」

「是江湖上人稱鐵棒行者墨香禪師！」

「爲什麼他沒有墮下來？」

「這點我也不清楚，當時在瀑

布之上，各有各行事，也顧不了對方。」

「那你上去，找回你的朋友，也探聽一下宇文俊的事，來一個裏應外合。」

余玉書道：「這裏可以出去？」

「當然可以！」

「怎樣走法？」

含恨師太故作神秘地道：「你明早找軒轅王子，牠自然會教你。」

一隻大猩猩也會教自己？余玉書有點疑惑。

* * *

余玉書一早起來，別了含恨師太，却找不到寶硯姑娘與六位姑娘，相信她們已開始練習配陣的功夫。

軒轅王子早已在那水簾洞外等他。

這大猩猩不但通人性，而且十分機靈，一看見余玉書狐疑的臉孔，便用手指指向上，似乎是在發問：你想上去嗎？

余玉書點了點頭。

軒轅王子環視了四周，似乎在表示：這地方這麼好，爲什麼要走？

余玉書道：「我要找回我的朋友。」

軒轅王子當然不明白他在說什麼，不過，牠似乎也明白他上去是有原因。

余玉書自言自語道：「我告訴牠，牠也不知我在說什麼。」

軒轅王子再沒有什麼表情，回身一步一步向前走，余玉書隨後跟着。

不久，他們來到一處水勢較弱的地方，軒轅王子往上指了幾下。

余玉書抬頭一望，只見一處大斜坡，上面生滿了青苔，不過，在水氣瀰漫之間，似乎可以見到一些從上面射來的光線。

「怎麼上去？」

這斜坡極爲濕滑，除了青苔之外，幾十尺之上，開始有些小樹從石壁伸出。

軒轅王子指向上，但見余玉書不動，牠便向上一躍，只見牠身手靈活，三兩下功夫，已上了十尺，然後騰身而上，抓住一棵小樹。

那些小樹外表瘦弱，但根深蒂固，竟然可以承受着軒轅王子身體的重量。

然後牠跳了下來。

余玉書也學着牠的模樣，先沿着斜坡而上，不過，那些青苔把他摔了幾次，幸好他輕功不弱，以力借力，終於躍了上去，並抓着小樹。

軒轅王子發出了一聲長嘯，似乎向他告別。

余玉書不再往下望，借着小樹彈力，加上自己騰身向上的衝力，一直往上。

這是一個極高的斜坡，斜度非常陡，如果從外面看來，一定以爲這是一個深不見底的深淵。

余玉書一直往上騰身、抓樹。

忽然，他聽到了一些聲音，是一陣呻吟的聲音。

這聲音在此時聽來，實在是使人毛骨悚然，他幾乎抓不住那小樹樹幹。

開始，他以爲是自己心寒，產生一些幻覺。

但當他再停下來仔細傾聽，呻吟聲的確是來自那邊山壁上一棵相當濃密的小樹上。

余玉書決定往那叢小樹過去。

他一躍，在半空之中翻騰了幾下，人已接近小樹，不過，他的估計錯誤，一抓之下，那樹幹竟然脫手，他再抓，盲目的向上一抓，他竟然抓到了一些冰冷的東西。

那一定不是樹葉，不是樹幹，而是一隻人腿。

是一隻人腿。

那人腿又冷又硬，上面還蓋有破爛的衣物。

不過，無論如何，他也拚命抓住，有了可以着力的東西，余玉書奮力向上再翻騰。

他終於上到那小樹之上。

他手上抓着的果然是人腿，那人半身掩在樹葉之內，還可以看到披散下來的頭髮。

余玉書站穩了以後，道：「多謝相救！」

那人並沒有回應，只是發出了一些呻吟聲音。

余玉書撥開樹葉，赫然發現那人竟是墨香和尚，他忍不住叫道：「和尚！」

墨香和尚撥開了樹葉，道：「爲什麼在這裏也有人認識我？」

「是我！」

墨香見是余玉書，喜道：「我有救了！」

「爲什麼你會在這裏？」

墨香道：「當然不是乘涼！」他顯得有氣無力。

「有受傷嗎？」

「有！」

「那裏？」

「肚子！」

余玉書看着他，他的肚子並沒有什麼，腰間還插着他的鐵棒。

墨香道：「我困在這樹上，足有兩天一夜，幾乎餓死了！」

余玉書這時才明白他所謂肚子受傷的意思，他四週一看，却見離開這樹不遠之處，另一棵樹上，掛着兩個紅紅的果實，他覺得奇怪，問道：「那邊有兩個果子！」

「不要說了，那兩個果子折磨得我夠了！」

余玉書實在不明白。

墨香道：「我抓住這樹幹，不能用一隻手，只要我放開一隻手，我便墮下去。」

余玉書仍不明白。

墨香放了一隻手，他整個人便向下滑，幾乎把沒有防備的余玉書也拖了下去，幸好他手脚靈活。

余玉書奮身上樹，這次他坐在另一枝樹幹之上，然後他協助墨香，讓他坐得較穩。

然後，他一手抽了墨香的鐵棒，把兩個果子撩了過來，給了墨香。

墨香狠狠的把果子咬了一口，道：「我兩天一夜，看着這兩個果子乾瞪眼，肚子極餓却不能吃，你知那種痛苦味道？」

余玉書無言。

待墨香吃完之後，他長長的舒了一口氣。

「怎麼你會在這裏半天吊？」

「說來話長……你記得我們一齊撲向小艇，然後有人從兩岸殺出，因爲人太多，而且要在急流中左搖右擺，我實在顧不了許多……」

余玉書道：「我也顧不了！」

「結果我與他們戰了一會，便被迫後退，最後便墮了下來。」

「你是墮在這樹上，擱了兩天一夜，我却比你幸運得多，我是一直跌了下去，跌在一隻大猩猩的懷中。」

「什麼？是隻大猩猩？你還有命？」

余玉書搖了搖頭，道：「這地方不好談話，我們先上去，有力嗎？」

「我想有你協助，沒有問題。」

兩人合力，一直翻騰而上。

到了上面，他們又聽見了震耳欲聾的水聲，原來他們是從瀑布的另一邊一個山崖上來。

兩人不敢貿然出外。

果然，當他們躡步行近瀑布，便見到一些人影，不遠之處，似有個營幕。

「這班人害怕我們還有命，在這地方守候！」

看來那些守營的人已十分鬆懈。

余玉書道：「我們先看形勢，再決定如何？」

墨香點了點頭，不過，他仍是十分飢餓，對余玉書道：「先找些東西吃！」

余玉書點頭。

兩人走出了隱蔽之處，特意轉了一個彎，往那營地而去，並沒有人巡邏，他們輕易接近了那營帳。

營帳內傳來一陣食物的香氣。

墨香似乎失了常性，不理什麼，闖入營內，幸好那營內並沒有人，枱上有些熱騰騰的食物。

墨香一手抓了隻鷄，往口裏送。

當他吃了一口，便聽見有人叫道：「有刺客！」

登時，整個營地也沸騰起來，原來把守這瀑布附近並不少人，只不過他們都偷懶躲了起來，但一有人呼叫，所有人都起來。

兩人暗暗叫苦。

不過，墨香依然多吃了兩口鷄，才奮力舉起鐵棒，與那些人拚命。

余玉書拿出鐵扇，左一招「羽扇芭蕉」，樣似軟弱無力，但一經碰到的人，都被震開三丈。

右一招「扇風點火」，右面的人，只覺熱風撲面，不敢接近其身。

余玉書趁此機會，殺出一條通路，叫道：「走！」

墨香也明白，在這形勢之下，再被這些人纏着，一定很難脫身，於是也跟着余玉書往前走，不過，他臨離開之前，抓了一隻鷄入懷中。

兩人且戰且走，頻頻使出殺招，漸漸，沒有人再追近，兩人找了一個隱蔽的山洞。

墨香遞了另一隻鷄給余玉書。

兩人喘定了氣，一邊吃鷄，一邊談兩人各自失踪之後的事，墨香也明白了永寧鄉這件獻祭大瀑布河神後面的故事，更知道了瀑布之下有異人含恨師太。

墨香吃了半飽，道：「看來我們再不能任那宇文俊搜括民脂民膏，並且橫行無忌。」

「這個當然，不過，要瓦解他在這一帶的勢力，實在並不容易，你看，他們一發現陌生人，便絕不放過，假若我們武功差些，剛才也不易脫身！」

「看來他們已發現我們，可能知道我們是救寶硯姑娘的人，他們更不會放過我們。」

余玉書點頭，道：「他們將全力搜索我們。」

「這是一個大好機會。」

「什麼機會？」

「當他們全力搜索我們，他們的大本營也許會……」

余玉書道：「出其不意，攻其無備！」

「是的，今晚我們便往那山崖上宇文俊的大本營看看，看看他是否三頭六臂。」

「好極！」

「我看雖然他們會有些鬆懈，不過以我們兩人之力，也不容易對付他們，我們還是先準備一下，好好吃飽後再動身。」

兩人在山上捕了一隻山豬，吃飽之後才動身。

那是初更時份。

整個永寧鄉都靜寂非常，獨是

在山坡之上一座五層樓仍是燈火輝煌。

那當然是宇文俊的大本營。

這座建築物與永寧鄉實在非常不合襯，永寧鄉以及附近十來個鄉鎮，相隔不遠，雖然不是窮鄉僻壤，但總沒有宇文俊這大本營那麼華麗。

怪不得宇文俊把這五層建築物叫作「廣寒宮」，與平民百姓的屋宇比較起來，的確有廣寒宮的感覺。

出乎意料之外，這廣寒宮並沒有很多守衛。

前面是有左右兩個關卡，雖是半夜，裏面坐鎮着一個精神奕奕的守衛。

其餘的地方再沒有守衛，也沒有人在附近巡邏。

宇文俊有足夠的信心，沒有人會有膽量近他這廣寒宮，武功高强的人，可以自稱藝高人膽大，不用怕什麼宵小鼠輩，但有錢的人，也可以錢壯人膽。

余玉書向墨香和向打了個手勢，他們分開兩邊，但都是朝廣寒宮後面而上。

他倆一直朝着隱蔽地方前進。

這座廣寒宮，設計非常獨特，外面並不見燈籠，但整座建築卻是燈火通明，光好像從裏面發出來，這樣的設計，可以避免外人入侵，也不用害怕遭人破壞。

兩人已分別從左右轉入廣寒宮後面。

這邊是較爲暗淡。

後面是一排的荆棘圍欄，下面四層，都是隱隱透光，但最頂的一層却有明亮燈光透出。

余玉書向上指了一下，然後騰身。

墨香會意，也跟着奮力而上。

兩人輕功不相伯仲，轉瞬之間已上了屋頂。

透光小樓前，有一個捲角飛簷，兩人飛身上了上面，倒掛在飛簷上，向窗內望。

那是一個相當寬敞的小樓。

中間是一盞落地燈，上有玻璃罩。

燈下有兩人坐着，雖然天氣並不太寒冷，但他們各擁輕裘，坐在太師椅之內。

他們手中都持有翠綠的杯子，看來是把酒談天。

那圓臉的道：「今年收穫仍算不錯！」

另一個是個方臉高額，語氣謙恭地道：「托東家的洪福，雖有阻滯，仍算是有驚無險！」

「這幾年來，我一直有這個預感，祭神之日，定會有人插手，想不到過去幾年沒有，反而今年會出現，幸好我們沒有鬆懈戒備。」

「東家遠見，有道是養兵千日，用在一朝，今次祭神雖有兩個來歷不明的人，也給我們打下瀑布去……東家，那兩個人，可有什麼眉目？」

飛簷上的兩人互望了一眼，那麼湊巧，這兩人竟是談論着自己，於是，他們更側耳聆聽。

「沒有……根據他們的武功，似乎是在江湖上也有一些名氣，不過，這些小子，血氣方剛……」

「對，他們只逞一時之勇，而且他們已在瀑布之下，就算他們再有三頭六臂，對我們也沒有威脅，只是……」

「只是什麼？」

「心所謂危，不敢不告！」

「但說無妨！」

「我看這幾年來，咱們這個祭河神的玩意，似乎已引起了江湖人的注意，今年來的雖只是兩個黃毛小子，但明年來的將會……」

「我也曾有這個顧慮，不過，祭神慶典，已成了永寧鄉附近一個不可改變的節目，也是我們巨大財富之來源，當然是不能改。」

「當然不能改，不過，也不能讓事件傳出江湖，惹來更多閒雜人等，那些所謂好打不平的小子，反而容易打發，假若是一些有意覬覦東家的財富，那時並不容易應付，而且……」

「方先生，你我多年相交，雖然你一直尊我爲東家，其實我們像兄弟一般……」

姓方的道：「多謝宇大哥多年關照，爲了保持我們這幾年的根基，我們要再多加防範。」

「再加人手？」

「加普通人手，並沒有用，因爲下一次來的，我恐怕不是黃毛小子。」

「是的！」

「我們多請幾個高手。」

「多請高手的主意雖好，但養這些人不易，而且他們可以助我們，也可以困我們。」

看來這個人便是宇文俊，這幾年來，他家肥屋潤，不再是當年闖蕩江湖那副模樣，已是面圓圓像個富家員外。

宇文俊眉頭一皺，站了起來，在小樓之內，走了幾步，似在思索。

「宇兄，其實我早已思索過，並且有了一個計劃，這計劃是盡量增多收入，減少支出。」

「說來聽聽。」

方先生道：「我們再將這個祭河神大典擴大來做，每年祭神之前，發出英雄帖！」

「英雄帖？」

「是的，招待一班江湖英雄人物一兩天膳宿，對我們來說，並不是太大開支。」

「這並沒有什麼問題，有何作用？」

「請高手是長年累月，但請一羣江湖英雄，只是三兩天的事情，但我們整個祭典便有人保護助陣。」

「好極！」宇文俊也是一個非常機靈的人，方先生只說出計劃的一部份，他已大概明白。

窗外兩人，也都明白八九。

這個方先生的確是一個非常有腦筋的人，他懂得利用人爲東家賺錢，怪不得他如此被看重。

「用什麼名目？」宇文俊問。

「廣寒宮祭河神護法盛典英雄宴！」

「好大個題目，你認爲有人來嗎？」

「當然有！」

「那些名門正派……」

「英雄並不一定要名門正派，那些邪門左道，更合我們護法祭神之用。」

宇文俊哈哈笑道：「是的，誰是英雄，天下人難以定論，關雲長是英雄，曹操何嘗不是！」

方先生道：「既是如此，明年的祭神便擴大來做，永寧鄉附近，只要這河水流經之地，便要參加祭神，而且我們有大名目，每戶所收，當然更多。」

「戶口多了，找人也易，今年只挑了五十房，每戶五千兩……明年可以一百戶，每戶一萬兩，也不嫌多。」

「當然不嫌多，這附近富戶極多，只要他們有女兒，搾他一萬幾千兩，根本不是什麼問題。」

兩人哈哈大笑起來。

窗外兩人對望一眼，這方先生頭腦精明，計劃是周密而狠毒，實在是一個難以應付之人。

宇文俊道：「一切都拜托方先生……好了，我們談公事至此，也要好好享受一下。」

「好極！」

兩人站了起來，走出小樓門的門外。

他們邊走邊說，並不知道說些什麼，不過，他們的笑聲仍傳出來，看來是非常開心。

兩人再縱身上了飛簷。

「那人是宇文俊了！」

「是的，那個姓方的，據說是個文武雙全的人，看他獻這一計，實是名不虛傳。」

「如果讓他這個計劃實現，附近百姓，便是永遠沉淪苦海。」

「那麼，我們快過去看，看他們作什麼樂，也許還有更多奸謀毒計。」

「小心！」

兩人沿着飛簷，向廣寒宮的另一邊去。

他們施展游牆功，配合兩人輕功，神不知鬼不覺的到了另一邊。

那邊在厚重窗簾之下，仍透出燈光，如同白晝。

兩人閃身在一個窗旁，因爲這房間在樓之中間，因此無法借助飛簷隱身。

不過，透過窗簷，可見裏面是一個大房間，佈置與小樓是大大不同。

那邊是個樸實的小樓，這邊却是金碧輝煌。

四周有一些打扮非常漂亮的女人，看來她們都只是一些婢僕之輩。

這時，宇文俊與方先生已進內。

那些侍婢立時列隊兩旁歡迎。

兩人一前一後進內，那種氣派，跟皇帝老子上朝差不多，欠的只是婢僕並沒有下跪。

怪不得宇文俊是如此眷戀這永寧鄉，有道是山高皇帝遠，他在此處，與皇帝老子，實在不遑多讓。

剛才，宇文俊與方先生兩人在小樓談論公事的時候，是相當嚴肅，但來到這裏，宇文俊首先換了個面孔。

他哈哈大笑地道：「好了，好了，今晚的盛會開始了，方先生，你也不要太拘謹。」

方先生也輕鬆地道：「咱們好好渡這良宵。」

宇文俊走近那個水池，用手掬了一些水，往嘴裏送，道：「好酒，好酒！」

這個看來是水池，却原來是個酒池！

方先生也跟宇文俊一般，掬酒入口。

宇文俊道：「來，來，妳們也一起來，跟我們一起先醉一醉。」

那些婢女，簇擁上前，圍在兩人身畔。

另外一些僮僕，分別在酒池之旁，擺上早已預備的各式各樣食物。

大盤小盤，應有盡有。

兩人邊吃邊喝，偶爾發出嘻哈大笑。

窗外兩人看到小樓內的情形，實在以爲是在夢中，幸好一陣寒風吹來，使他們打了一個寒噤。

宇文俊忽又道：「有酒有餚，怎能沒有歌舞？」

「是的，是的，東翁興緻眞好！」

一些婢女，便在酒池之旁舞蹈起來，另一些僮僕，便奏起絲竹音樂。

一時之間，淫聲浪舞，充斥整個小樓。

相信天上廣寒宮殿，也無此處

熱鬧。

那些舞蹈的婢女，越跳越是放蕩，宇文俊有時拉了一兩個入懷中，但她們却又掙扎起來。

方先生見宇文俊如此，也有樣學樣。

他們越玩越高興，漸漸，舞已不成舞，宇文俊居然站了起來，追逐婢女。

這時，你追我逐，有人被推進了酒池，也有人被拉跌坐在那些食物之內。

余玉書看得心頭火起。

墨香禪師更是怒至喉嚨發响。

余玉書道：「這宇文俊騙了百姓之錢，害了人家女兒性命，竟然是這麼荒淫無道，這人……」

墨香和尚已忍不住，吼了一聲。

宇文俊忽然高舉雙手，一切都靜了下來，原來他雖然在歌舞徵逐之中，依然十分警覺。

宇文俊道：「你們退下。」

那些婢僕紛紛退下。

宇文俊道：「兩位既然來到，何不進來，共謀一醉？」他一邊說，一邊向方先生打了一個眼色。

方先生已會意。

兩人在窗外，想不到宇文俊會如此說，一時之間，實在是進退維谷。

宇文俊突然竄身上那窗口。

余玉書與墨香知道，這時不走，定難脫身，兩人連忙一個翻身，上了屋頂。

宇文俊雙手推窗，也飛身上了屋頂。

方先生雖然武功並沒有宇文俊那麼厲害，但穿窗、翻身上屋頂，也有瞄頭。

余玉書與墨香已躍過另一邊。

宇文俊一見兩個黑影，他也施展輕功，兩個翻騰，已在兩人面前。

墨香再忍耐不住，他已抽出鐵棒，一連八招，攻向宇文俊。

宇文俊居然不慌不忙，赤手空拳，一連躲開了八招，只見他「嘿」的一聲，雙袖捲向鐵棒。

那雙袖原本是柔軟異常，但一捲着墨香鐵棒，竟然是鏗然有聲，並且向上一揚，他的鐵棒已不由自主脫手，向天空飛去。

宇文俊哈哈大笑。

余玉書也抽出鐵扇，他知道這個時刻，不應死纏爛打，應該是以快打慢，好讓自己脫身。

他並沒有打開扇子。

他以判官筆的打法，一連五招，每一招都是刺向宇文俊的身上大穴。

宇文俊知道厲害，身體倏忽轉動，在余玉書的扇子招式之間走動，居然避開五招。

「好功夫！」他居然開口讚余玉書。

余玉書心頭有氣，又再使出他的鐵扇絕招，這次是扇子一開一合，一忽兒刺穴，一忽兒如大刀刀鋒捺下，使宇文俊無法接近其身。

而方先生也攻向墨香。

墨香已抓回鐵棒，正與方先生打得難分難解。

這時，廣寒宮旁邊的小屋平房，已開始亮燈。

這表示其他人已發覺廣寒宮上的打鬥。

宇文俊這時依然以雙袖對抗余玉書的扇子，不過，幾次扇子的開合，已割爛了他的袖子。

不過，宇文俊並不想讓他溜開，只要多一兩個人來，余玉書將無法離去。

余玉書知道形勢對他不利。

他先呼嘯了一聲，墨香會意，他脫身比較容易，雙掌推開，使方先生跟蹌退後。

然後，他轉身一棒砸下，宇文俊雖無後眼，但聞風聲，迅速閃身躍開。

余玉書趁此良機，向下躍去。

這廣寒宮有六層樓，兩人一先一後，利用飛簷，一直往下竄去。

可是，落到地面，已是人聲鼎沸。

宇文俊在上叫道：「拿活的！」

一時之間，幾十人湧上。

余玉書叫道：「各有各逃！」

他們分別向不同方向逃去。

「放暗器！」

話仍在空間迴响，余玉書已覺後面處處有聲，他連忙張開扇子舞動起來，把那些暗器撥了下來。

墨香那邊，情況也相差無幾，他用鐵棒護住了全身，撥下暗器無數。

兩人邊打邊走，又走回同一路上。

那些人已追不及。

宇文俊仍在屋頂之上，看余玉書越走越遠，心下十分憤怒，叫道：「箭！」

有人迅速遞上了箭。

「颼」的一聲，一箭飛向余玉書。

余玉書早已感到勁風從後而來，把扇一張，横身一閃，那箭便射穿了他的鐵扇，同時，他只覺手掌發熱，虎口疼痛，好厲害的一箭。

接着另一箭又到。

這次，墨香已洞悉先機，鐵棒一撥，箭已改變方向，直插入泥土之內。

兩人知道，宇文俊箭法如此厲害，再躭擱半刻，便再也逃不了。

他們施展了輕功，拚命前奔。

不知走了多少時候，似沒有人追來，他們才折回他們躲藏的山

洞。

兩人各自檢查一下，幸而並沒有損傷。

墨香和尚怒道：「想不到宇文俊是一個如此驕奢淫逸的人，酒池肉林，徵歌逐色，虧他想得出來。」

「有什麼想不出來，除了他自己，還多了一個腦袋。」

「那方先生？」

「是的，方先生武功並不出衆，但他可以成爲宇文俊身邊大紅人，自然有他的一套。」

「憑他腦袋？」

「是的，你聽他在小樓之內，獻那妙計，既可爲宇文俊多搜括金錢，也可做成壯大聲勢，他利用武林人士，正邪也會入彀。」

墨香低首不語。

余玉書道：「和尚，你似乎看完了宇文俊的淫邪事情之後，特別憤怒。」

「是的，我是個和尚，我吃肉飲酒，放浪不羈，但我生平最恨淫邪，因此……」

想不到墨香和尚竟是一個眞正嫉惡如仇的人。

余玉書道：「既是如此，我們一定要剷除這批淫邪之輩！」

「這個當然，不過，我害怕……」

「你也會害怕？」

「我有兩點害怕，第一，宇文俊本身武功厲害，那他手下定有其他高手；第二，有方先生這種人，穿插其間，更是難以應付。」

余玉書沉思一會，才道：「這兩個未必是難題，第一，你忘了含恨師太，她的武功自然可以對付宇文俊；第二，方先生有腦袋，我們也有。」

「不及姓方的又如何？」

「他只有一個，我們有兩個，還有寶硯，我看她聰慧過人，腦筋一定厲害！」

「那麼我們定有穩勝把握。」

「當然，邪不能勝正，古有明訓！」

* * *

翌日一早，他們便想去瀑布下，報告他們兩天的遭遇，可是，宇文俊實在厲害，他不想放過任何的人，每一地方都派人監視，甚至瀑布處，平日人跡稀少，他竟也派人密切注視這一帶。

他們不敢冒險，躲在山上兩天，又在夜間出動，才回到了瀑布之下。

大猩猩軒轅王子一直在谷底處候着，這畜牲極有靈性，看見余玉書回來，非常高興。

但看見了墨香，却有些異樣，不過，當他們稔熟之後，牠也十分喜歡與墨香玩，特別是那支鐵棒，軒轅王子似乎十分喜歡似的。

也許那是牠的遠祖孫悟空的武器，牠自然喜愛。

余玉書帶了墨香和尚去見含恨師太，又見過被含恨師太所救的六位姑娘。

寶硯姑娘知道墨香和尚曾經有份兒在瀑布上救她，因此特別感激他。

不過，她臉上也有一個特別表情。

墨香也最先發覺，忍不住問道：「寶硯姑娘，爲什麼妳一直望着我……難道我臉上有些什麼難看的地方。」

寶硯道：「不，大師……」

「妳有什麼問題不妨說出來。」

寶硯道：「玉書哥哥一直也有提起你，他說你是一位出家人，我心想你一定是沒有頭髮……那知你……」

墨香道：「啊，原來你問我這一把長髮，我是和尚，但並不一定要剃頭的，正如好人，並不一定要在臉上寫着好人兩個大字。」

寶硯沒有再說話，但臉上仍有狐疑之色。

墨香道：「正如師太一樣，她也是白髮如雪，人世間，入道者與修道者其實是一樣，並不一定要什麼標誌，和尚與尼姑是光頭的，那只是一種形式，並不是永遠只有一種形式。」

寶硯人生經驗極少，但經過墨香和尚的解釋，似乎明白了很多。

含恨師太道：「兩位，以你們察看廣寒宮的經過，對付宇文俊，實在不易。」

余玉書點點頭，道：「我看那班人，武功厲害，我們這裡只有十個人，實在無法比較。」

墨香道：「我是個不懂使計謀的人，看見那個方先生，我便頭痛。」

余玉書道：「特別是他計劃明年的祭河神大會，廣發英雄帖之事，我想更是難以對付。」

衆人聽了明年祭河神之事，紛紛追問，特別是那七位姑娘，事關切身，以前身歷其害，因此特別緊張。

余玉書簡單的說了一遍。

衆人聽了方先生這個利用武林人士的計謀，都不禁詛咒方先生。

含恨師太一直保持緘默。

余玉書道：「師太，妳意下如何？」

含恨師太道：「經過這次你們破壞過他祭河神的計劃，也被你們夜探過他的廣寒宮，宇文俊一定會特別提高警惕，對我們來說，未嘗不是好事。」

墨香實在不明白，問道：「好事？」

「是的，在這一段日子，其實我們也沒有力量去挑戰宇文俊，因爲我們『七夕鵲橋絲索陣』還沒有練好，尤其是寶硯姑娘的武功！」

平金花道：「是的，師傅，我看寶硯武功底子弱，我們盡量訓練她，也要六個月，才稍有成。」

含恨師太道：「因此，我們在這六個月內，不能作任何行動，宇文俊方面的人，警惕了六個月，仍然沒有發覺有什麼特別行動，他們的警惕自然會放鬆。」

余玉書也道：「那時，他們又會集中精神在下一年的祭河神大會，而廣邀武林人士之舉，更使他們分心！」

含恨師太道：「對，我們決意在下一次祭河神的盛大場面上出擊，那時既可打他一個措手不及，也可以在其他武林人士面前，揭露宇文俊的醜陋面目。」

她頓了一頓，道：「我七個徒兒在這一年之內，將會集中精神在『七夕鵲橋絲索陣』之內，不知道你們兩位，可耐得住這一年虛渡日子嗎？」

余玉書道：「日夕聽師太教益，那有何虛渡？」

「我擔心是墨香禪師！」

「不會，我剛才下瀑布之時，遇見軒轅王子，牠似乎與我特別有緣，牠把我鐵棒把玩多時，似是非常有興趣，我看用這一年時間，與軒轅王子切磋一下，我的鐵棒功夫，肯定會大有進境。」

含恨師太道：「既是如此，我們便忍耐一年。」

余玉書道：「對於宇文俊與方先生的一行一動，我會在適當時機出外，暗中窺察，這樣知己知彼，以保下一次的行動，可以把宇文俊收拾，免他再遺害人間。」

＊　＊　＊

從這日開始，洞中各人有各人的忙碌。

七位姑娘在師太的指點之下，「七夕鵲橋絲索陣」日夕勤練之下，漸有進境。

特別是寶硯姑娘，她自己武功根底弱，特別勤力練習，她不時向余玉書及墨香請教，功夫是大有進境，可惜的是，內力方面，無法一步登天，不過，她拳脚上的功夫，已可以配合絲索陣。

墨香和尚也不寂寞，他與軒轅王子，外表看似嬉戲，但墨香和尚却從中領略到很多使棒的訣竅，加上墨香和尚天生是個跳躍能手，他在軒轅王子身上，也學到不少輕功的功夫。

這些功夫都非武功秘笈或書籍上所載。

想不到墨香和尚在這一段時間之內，領略出從來沒有過的武功，使他日後在「猴拳」與「猴棒」上成一代宗師，在武功史上放一異彩，奠下基礎。

余玉書間中與含恨師太清談，在人生及學問之上，也有不少進境。

他倆都是學武之人，說話之時，往往不知不覺間，談論及武功，有時不自覺的各自把武功使了出來，或者點到即止的引證，兩人各有裨益。

轉眼是六個月過去了。

余玉書與墨香二人，決定走出瀑布，探索宇文俊的舉動。

果然，宇文俊的手下，開始對防守鬆懈，反而是上下一心的去準備祭河神大會。

特別是發英雄帖之事，開始在江湖上流傳。

江湖上的反應不一。

宇文俊以廣寒宮的名義發英雄帖，很多名門正派，特別是一些有悠久歷史的門派，早知宇文俊並非善男信女，會利用他們的名望，暗中做一些壞事。

加上這祭河神的玩意，至低限度，明眼人都知道是騙財之事，因此，名門正派大都不理睬，漠不關心。

可是，有一些左道邪門之徒，却認爲是一個大好時機，結識一下這個廣寒宮主人，並希望憑着這個宴會，看看有什麼機緣可以乘機崛起。

他們探聽完消息之後，又回到瀑布洞下。

衆人聽了，都覺得江湖人心越來越詭詐，到了祭河神那天，實在不知道會有什麼事發生。

＊　＊　＊

轉眼又過了三個月。

離開祭河神的日子還有三個月。

余玉書與墨香和尚化了裝來到永寧鄉，只見不單是永寧鄉百姓愁眉苦臉，連附近二十多個小縣小村的人，也是愁眉百結。

因爲今年的祭河神大會，是擴大來做，以前的附近鄉村，只象徵式收取一些香油錢，但今年却是大大不同，無論是徵收金錢，以至選出祭神的姑娘，大小鄉鎮，俱無例外，人們都是既驚懼又憤怒。

這種驚懼與憤怒，富戶大爲激烈。

方先生下了一個命令，富戶女兒是祭河神首選，要免此役，當然是奉上銀兩。

這一年的收入，肯定是以往所不及。

有了錢自然是好辦事，迎接那些武林英雄的準備工作也做得如火如荼。

宇文俊特別再修飾廣寒宮一部

份，本來已是美侖美奐的地方，如今更勝九重天上的廣寒宮。

余玉書與墨香仍然是化了裝，在貫穿南北的鄭州官道上走了一遭，那是南北來往商旅必經之道，因此傳言極多，他們也因而打聽到一些江湖傳聞。

最令他們驚異的傳聞是江湖上四大魔頭居然是接了廣寒宮的英雄帖，並且答應了必然赴會。

那四個魔頭是長居於東海的「玉羅刹」厲君行；久未來中原長居於長白山上的「熊羆」熊仁；還有一對夫妻，長居於西藏新疆一帶的「陰冥伉儷」，男的外號叫「鬼夫」任超風，女的叫「鬼妻」梅絕艷。

這四個不凡的魔頭，居然有意南來中原，一睹廣寒宮的祭河盛典，實在是令江湖人士震驚。

因爲有這四大魔頭的允諾，宇文俊的名頭立時更盛，其他次一級的邪魔派別，也紛紛決定南來。

兩人聽了這些消息之後，迅速回到瀑布之下。

＊　＊　＊

含恨師太聽了這些消息之後，沉思良久，仍沒有出聲，衆人都不敢驚動她。

不久，含恨師太終於打破沉默道：「這次祭河神的盛典，似乎已開始變質。」

余玉書道：「我也有如此感覺。」

墨香道：「兩大魔頭加上一對陰冥夫妻，他們幾十年來，從無南下，今次竟然答應參加這一個祭典，實在不知道他們有何目的。」

含恨師太道：「以我直覺所得，他們是各懷鬼胎，不過，無論他們有什麼目的，對於我們來說，要瓦解宇文俊的這伙遺害百姓的力量，又添上一層陰影。」

余玉書向平金花問道：「你們的『七夕鵲橋絲索陣』練得如何？」

平金花道：「這多個月來進展不差……」

余玉書道：「寶硯姑娘如何？」

「有極大的進展。」

「內力如何？」

卜加芝道：「我們也是爲此而煩惱。」

寶硯滿臉歉意道：「都是我不好。」

含恨師太道：「寶硯，這並不關妳的事，這多個月來，妳已打通了部份要穴，進展已實在驚人，千萬不要以此自怨。」

寶硯仍想說話。

墨香道：「仍有一兩個月，我看不會礙事。」

寶硯知道，這些話是安慰她而已。

衆人又再討論了一些問題，而寶硯趁着衆人不在意之時，溜了出去。

她實在是非常自怨，也渴望有機會爲自己報仇，以報答師傅對她的救命之恩。

她一直往外行，離開了山洞。

她往水聲響處而去，漫無目的。

忽然，有一聲嘷叫，嚇得她仿從夢中驚醒，她巡着聲音往前面走。

赫然是大猩猩軒轅王子，牠正對着一大堆泥土，發出嘷叫，其實那並不是什麼嘷叫，而是一些凄涼的呼嘯。

寶硯與軒轅王子平日也相當要好，這時，見牠滿眶眼淚，便問道：「有誰欺負你？」

軒轅王子當然不會作答，只是低沉的應了一聲。

牠的眼淚掉下了泥土。

這堆泥土之上，有些矮矮的草叢，草叢之中居然有一些紅色小果實，另外還有一些小紅花。

寶硯採了一些小果實。

軒轅也捎了一些，並抛進口裏。

寶硯也吃了幾顆，覺得十分鮮甜好味，忍不住又多吃了一些。

她無意之間撥開了一些泥土。

忽然，軒轅王子見了，竟然發起怒來，寶硯從來沒有見過軒轅王子發那麼大的脾氣，迅速把泥土撥好，牠才安靜下來。

她與軒轅王子相對了一個下午，寶硯在自言自語，邊吃着紅色小果實。

當軒轅王子離開，寶硯好奇心，撥開泥土一看，却原來下面葬了另一隻大猩猩，不過，猩猩已是死了多年，只剩下一些骸骨，相信是牠以前伴侶。

想不到這軒轅王子竟是如此多情。

自從這次之後，寶硯對軒轅王子更是好感，每日都抽一些時間來這地方，陪伴牠並且吃些甜美果子。

過了一個月，人們都忙於籌備與宇文俊交鋒之事，她們七位姑娘排練「七夕鵲橋絲索陣」也多了，大家都盡心盡力，每晚都有點筋疲力盡之感。

獨是寶硯姑娘，她只覺得越練越有精神，越練越有力量，她整個人似有脫胎換骨之感，很多內息經脈要穴，似乎在不知不覺中打通了。

有一夜，她無法入睡，沿着洞外小路走，無端走進了一個山洞。

本來，在這瀑布之下有很多山洞，不足爲奇，她也慣常在這些山洞往來，而這些山洞，也可以貫通。她走了幾步，卻發現有些不對，因爲其中有些石級，似是爲人雕

盤而成，寶硯越走越覺有趣，於是沿着越來越明顯的階梯，往上走去。

她不知走了多久，但完全沒有倦意，而且氣也不喘。

忽然，她看到一個大窟窿，外面透入一些黃光，她好奇往洞口一看，赫然是一個又圓又大的月亮。

月亮，差不多一年沒有見過月色，寶硯感到非常興奮，便往洞外跑去。

美麗的月亮便像銀盤一般，懸掛在半空之中。

寶硯呆着，忽然，她覺得有點不對勁——她是從瀑布上跌下去，而今竟又可以看見月亮，換句話說，她是從地洞之下上來……這地方竟有階梯可上。

這時，一陣烏雲吹過，遮着了月亮，山頭之上，頓呈一片黑暗。

寶硯呆呆地，差不多一年以來的情景，又再一度呈現在她腦海之中。

不一會，月亮又再從烏雲中走了出來，寶硯放眼望去，山下燈火如星，那廣寒宮在遙遙相對的山頭之上，金碧輝煌……那邊豈不是自己的家？

老父失去了寶貝的女兒，匆匆又是一年，他會變成怎樣？家中兄弟姐妹，又會怎樣？

今年的祭河神大會又快開始，新的祭神姑娘又會是何模樣？一連串的問題在她腦海內迴盪着。

忽然，她又回到現實，在瀑布下差不多一年，六位姑娘所苦練的「七夕鵲橋絲索陣」已經有所成，可惜的是自己這一環最弱，雖然她們都安慰自己，說自己其實已經不錯，不過，她知道將來佈陣之時，大有可能是因爲自己，而給敵方有機可乘，而破壞了師傅整個復仇計劃。

寶硯越想，心頭越亂。

忽然，她一咬紅唇，決定先回自己的家，看看父親，然後，才……

下了決定，她步履輕盈的往山下去。

* * *

寶硯的失踪，使瀑布下所有人都震驚起來。

六位姑娘把整個地洞所有地方搜索了一遍，仍無所獲，最後再由含恨師太領導搜索，仍是不見踪跡。

軒轅王子一直指着上面，不過，她們並不會意，以爲軒轅王子也爲了寶硯姑娘的失踪而不安。

最後，余玉書與墨香和尚決定上永寧鄉，看看可有寶硯的踪影，雖然，他們都認爲寶硯姑娘回到永寧鄉的機會實在很小，但他們仍然決定去走一趟。

三天之後，他們回來，並沒有寶硯姑娘的絲毫消息。

衆人齊集在洞內，看含恨師太的決定。

含恨師太道：「寶硯失踪已是事實，無論她是生是死，我們現在焦急也沒用，有道是：有緣千里能相會，假若我們與她有緣，自然有聚首的一天。」

衆人默然。

含恨師太續道：「我們的計劃仍舊如常進行。」

平金花道：「我們的『七夕鵲橋絲索陣』沒有了寶硯，如何佈陣？」

含恨師太道：「在寶硯未出現之前，我們早已試過六人上陣，後來寶硯出現，我們陣勢比從前改進，不過，寶硯那一環，形勢最弱，今日既然沒有了她，我們再度使用六人上陣之法。」

卜加芝道：「師傅放心，我們再加緊練習，將勤補拙，我想也有一定作用。」

含恨師太道：「是的，佛曰：一切皆由緣法起，我們一切不用太執着，只要盡其力，無愧於心，事能成否，皆看天意。」

她又轉向余玉書與墨香，道：「你們這幾天上去找尋寶硯，可有另外什麼發現？」

余玉書道：「沒有什麼，兩大魔頭加上一對陰冥夫妻，已決定南來，江湖上頻傳他們出現的消息。」

「他們在途中可有些什麼事？」

墨香道：「沒有，看來他們目的在這祭河神之會，一定在盛會之前趕到。」

「其他江湖人士如何反應？」

「名門正派沒有一個出席。」

含恨師太道：「這反而便宜了他們。」

墨香問道：「爲什麼？」

「我們這次誓要瓦解他們的組織，那些名門正派的人不出席，看不見我們把他們的惡行昭告天下，那實在是可惜。」

含恨師太想了一刻，又問道：「玉書，你看我們這次，應用什麼行動出擊？」

余玉書道：「我看過廣寒宮的人員，已開始佈置祭河神的祭壇，那是一個非常巨大的祭壇，最重要的香案是在其中，香案雖然比往年大了些，不過，整個祭台實在是巨大得多。」

墨香道：「我看是用來容納更多保鏢，以至無人可以入內去救出祭神姑娘。」

余玉書道：「另外兩邊有高高在上的看台，是招待來觀禮的重要的江湖人物，接近祭台的一個，高高在上，而且上面似有廂座，兩大魔頭一對鬼夫妻，應該是坐在當

中。」

含恨師太道：「沿河又如何？」

余玉書道：「沿河比較去年，設有更多關卡，還有一點，廣寒宮的人，今年不單製造祭神的花艇，還多做了幾艘船，有大有小。」

墨香道：「他們經過了去年我們劫走祭神姑娘之後，已不再任由花艇漂流下瀑布，大概是會沿途護送。」

含恨師太道：「那我們救人，難度也倍增，不過，瀑布盡頭，水流湍急，如果觀禮的人也在船上，那怎能確保他們安全？」

「那便不得而知。」

「在祭台，沿河漂下之時，仍不可救人，那麼，什麼地方才可救人？」

兩人無言。

「一切都要看現場情況，才能決定。」

含恨師太道：「是的，一切都要看當時情形，不過，我們還是訂下一個計劃，因爲這次出擊，並不是你我三人，我們還要佈陣，臨場才發令，可能太遲。」

余玉書道：「是的，我想救人應是沿河便開始，那樣，我們一擊不成功的話，仍有時間，再近瀑布之時，再來一次，成功機會仍在。」

「是的，一般計劃是如此，不過，一切都是臨場，大家協力同心……也許這是最好的辦法。」

余玉書道：「還有一點，我們去年是乘小艇，在河流將盡之處等候，然後駕小艇衝向花艇，救出寶硯姑娘，但今年此法已行不通，因爲宇文俊已下令，獻祭之日，除了他的船隻之外，其他船艇都不准停在河畔，更不許在河上來往。」

含恨師太道：「我實在不明白，鄉民算是愚夫愚婦，但永寧鄉內也有讀書人，也有明理漢子，爲什麼他們可以忍受宇文俊的魚肉？」

余玉書道：「我在坊間走動之時，也聽過不少百姓吐發怨言，不過，沒有一個人敢起來反抗。」

「爲什麼？不敢反抗也罷，總有人出來，說一兩句公道的話。」

「有，今年有兩個人說過話，反對獻祭姑娘，但不出十日，兩人都浮屍河畔。」

「他們可以隻手遮天？」

「宇文俊仍有一定的氣勢，天也似乎站在他的一邊，去年寶硯姑娘被我們劫走，今年年中便有過一次大水災，浸了兩岸農田一月，禾稻因而少了一些，牲口也死了不少，人命更加賠了幾十條，宇文俊乘機大言不慚，說這是天譴，歸罪於永寧鄉並沒有誠心獻祭，因此，沒有人再敢出聲，他們都害怕，多加一言，天怒人怨！」

含恨師太道：「我實在不相信，宇文俊幹此傷天害理之事，會有天助！」

余玉書與墨香同道：「我也不相信！」

含恨師太道：「好極，我們同心協力，打他一個落花流水，不再讓他橫行下去。」

* * *

日子過得極快，轉眼已是接近祭河神的日子。

余玉書與墨香喬裝上到永寧鄉，只見今年祭河神的慶典做得更具規模。

祭壇、祭艇、觀禮台等等，都做得非常完美，河的兩岸，更特別增設瞭望台，宇文俊目的是使這一次祭河神盛典，萬無一失。

換句話說，對於他們，要攻破整個祭神大典，難度是大大提高。

在祭河神大典前三天，兩大魔頭與那雙鬼夫妻依言前來，宇文俊早已爲他們準備住所，並且作出了盛大歡迎。

含恨師太也親自督促了由平金花領導的「七夕鵲橋絲索陣」，雖然沒有了寶硯姑娘，六人上陣，陣勢不夠完美，但這也無可奈何。

提起寶硯姑娘，她們更有點黯然神傷。

含恨師太鼓勵她們，道：「無論寶硯是生是死，她人雖不在，精神却仍與我們同在，我們爲她，爲自己，也爲永寧鄉百姓，化悲憤爲力量。」

一切都預備妥當。

衆人早已束裝就道。

大仇得報　造福永寧

日子終於來臨。

衆人心情十分緊張，含恨師太與衆人說了一番話之後，便起程出發。

大猩猩吱吱的叫，牠似乎也想上去。

含恨師太對牠道：「軒轅，你不單要在這裏守着，萬一我們掉下來，你也可一一把我們接着。」

她一面說，一面做出手勢，軒轅王子似乎也明白。

這次因爲人多同時走出瀑布，含恨師太帶了衆人，穿過幾個山洞，竟可沿着粗糙的階級而上。

那是寶硯姑娘無意發現的通道。

她走過這一段階梯，有一些脚印留下，含恨師太一看便發覺，道：「寶硯可能是逃了出去。」

平金花道：「我們對她這麼好，爲什麼她要離我們而去？」

「也許她是想念家人，也許……」

沒有人明白寶硯的意願，不過

，知道她並沒有死去，衆人的心總算有點安慰。

當他們出了山洞，呼吸到山上的新鮮空氣，衆人都異常雀躍，因爲她們已多年沒有見過天日。

例如以平金花來說，她是含恨師太所救的第一個祭河神姑娘，轉眼已是七年，七年之內，她從未離開過瀑布，此時但見青山翠綠，天空碧藍，實在有說不出的愜意。

含恨師太道：「玉書已爲我們在山脚之處預備了幾間簡陋房屋，我們便把那地方當作大本營。」

余玉書道：「爲不讓宇文俊的爪牙發現我們的踪跡，我不敢張揚，因此地方並不太舒適！」

衆人道：「只要有個夜宿之所，甚麼也不要緊！」

他們下山，來到山脚小樹林內幾間小茅屋中，這幾間小茅屋本是一些獵戶所有，但這時他們已離永寧鄉往外處去，要到冬天才回來。

余玉書安頓了衆人之後，便與墨香兩人出去看看，明天便是祭河神的大日子，永寧鄉表面十分熱鬧，但骨子裏却有一些嚴峻的味道。

翌日一早，衆人束裝就道。

爲了掩人耳目，衆人都作鄉民打扮，連含恨師太也扮成了一個老農夫。

余玉書與墨香扮作兩個莊稼漢。

他們各就各位，埋伏在河岸兩邊。

這次的祭典，實在是永寧鄉幾十年來僅見，大清早，人潮已湧向祭壇。

據公佈，祭神的吉時是午前辰時。

當時辰一到，爆竹聲响，只見宇文俊穿着大紅袍，後面簇擁着的一班人，上了祭台。

他燃亮了三支巨型香燭，爆竹之聲又起。

然後是祭詞，由方先生在祭壇上宣讀。

接着儒釋道三家的法師，上祭台燃香祭天祭地祭河神，當法事作完，宇文俊領着衆人再上祭台，參拜天地。

宇文俊的身後，出現了兩個異常出衆的人。

第一個是個女人，身材嬌小玲瓏，但一舉手一投足，却是極有氣勢，而且女人雖是步入中年，但臉孔依然十分漂亮，她笑容滿臉，極易使人產生好感。

第二個却是一個天神般高大的男人，遠看去他特別突出，一頭厚黑髮，身材魁梧，實在像一隻熊人。

這時，余玉書、墨香和尚與含恨師太混在人叢之中。

余玉書道：「據我所知，那個漂亮女人，便是江湖上出名的『玉羅刹』厲君行，不要看她漂亮迷人，却是個殺人不眨眼的女魔頭。」

墨香道：「那個非常高大的男人，是『熊羆』熊仁，正是人如其名，一隻大山熊！」

含恨道：「在人羣的右邊，那穿黑衣的男人，與穿白衣的女人，一定是那雙『陰冥夫婦』？」

余玉書道：「是的，男的外號『鬼夫』任超風，女的『鬼妻』梅絕艷，兩人武功都是陰險毒辣，殺人不眨眼的惡魔！」

在他們後面，還有一些其他武林人士，不過，名頭當然沒有這四人那麼响噹噹。

爆竹之聲又再起。

方先生上了祭台，朗聲道：「祭船！」

祭壇之下，一艘小艇慢慢駛出。

那是一隻綴滿了鮮花的小艇，非常漂亮，接着旁邊各有三隻船，護送小艇而出。

一共是六隻大船在兩旁伴着小花艇而出。

居高臨下望去，構成一幅美麗的圖案。

六艘大船，伴着一艘小艇，速度非常配合。

余玉書忽道：「他們實在想得週到！」

墨香和尚道：「甚麼？」

「你看，六艘大船與小艇之間，都有繩索牽連着，他們實在想得週到了！」

「怎麼？」

「我看他們已考慮周密，包括劫艇在內，既有六艘大船以繩索連繫着，劫艇並沒有那麼容易了。」

含恨師太道：「無論怎樣，艇已出發，我們也不能再呆在此地！」

三人走出了人叢。

他們沿着河岸而下，這河流的上游，水勢並不湍急，加上有繩索連繫着，因此速度相當慢。

不過，這樣慢駛下去，也有他們的目的，因爲花艇可以接受兩岸百姓的歡呼，聲勢更壯。

三人已探準了通道，迅速來到了下游。

一路上，混雜在人叢之中，有很多是宇文俊的手下，他們監視着人羣，稍有懷疑的，便有人上前，或是盤問，或是用暴力扣押。

幸好他們三人並沒有遇到甚麼阻礙。

接近瀑布的地方，河水開始湍急。

而派來護艇的爪牙，也越來越多，一部份仍是混在人叢之中，另外在瀑布的上面，兩邊也有勁裝武士把守。

含恨師太道：「我去那邊，跟她們聯絡！」

余玉書道：「你發號施令，我們會配合行動！」

含恨隱沒有在人叢之中。

這時，兩岸歡聲雷動，表示小艇已出現在前面。

墨香和尚道：「不知他們弄甚麼玄虛，七艘船都有繩索牽連繫，難道七艘一齊衝下瀑布？」

「當然不是，你看，他們可以控制自如，到了瀑布處，他們便會放開繩索，讓那綴滿花朵的小艇，自己衝下瀑布！」

「虧他們想得到。」

余玉書道：「當他們一放小艇，我們便開始行動。」

墨香點點頭。

歡呼聲更响，因爲小艇更近。

當更接近瀑布的時候，七艘船都停了下來，在這十分湍急的河水，七艘船居然可以隨心所欲的停下——原來岸上也有人拉着繩索。

衆人都靜了下來。

不一會，歡呼之聲又再如雷般响起，原來一艘大船正從後面駛來。

船上綴滿了旗，這艘船十分大，前面的甲板，居然可以放了十張太師椅。

椅上坐滿了重要的人物。

當中是宇文俊與方先生，左面兩人，一個正是「玉羅刹」厲君行；另外一個是「熊羆熊仁」。

右面便是陰冥夫妻，兩人一黑一白，在這人潮湧湧的場合，仍是冷如冰霜。

原來宇文俊仍不放心，不但要自己看着小艇衝下瀑布，也要讓他的嘉賓看到整個的河神祭禮。

船越接近，歡呼聲也更响。

宇文俊站了出來，高舉雙手。

這時，連繫着小艇的繩索甩開了，那綴滿了花朵的小艇，如箭般衝向瀑布。

河岸兩旁，人聲鼎沸，夾雜着一些聲音，既像歡呼也像哀號。

一個美麗的姑娘，一艘綴滿花朵的小艇，便如此在衆人面前毀去。

忽然，兩岸各有三條人影一晃。

小艇忽然像被一些繩索抓住，硬生生的停在瀑布上。

有人驚叫，人羣散開。

那六個人正是六位姑娘，她們一身黑衣勁裝，手上似提着一些東西，但離遠的人看不到她們提着甚麼，但余玉書與墨香都知道，那是她們的繩索。

「七夕鵲橋絲索陣」的六條絲索，已把小艇拉着，並且迅速的被拉到右岸。

宇文俊船上的人，及在河岸兩旁的人，都衝向六位姑娘，而左邊的三位姑娘也憑着絲索與她們自己翻騰的力量，過了對岸。

「七夕鵲橋絲索陣」一出手，救了小艇，也讓衆人看到騰空過河的本領，這先聲奪人，眞使宇文俊的手下感到心寒。

小艇既然到了左岸，大船也迅速泊向左岸。

宇文俊飛身欲撲向小艇。

小艇那個綴滿花朵的船篷，突然打開了，並且標竄出一人，翻上半空。

這突如其來的改變，使宇文俊不敢直撲小艇，橫身作了一個風車大轉身，那個從小艇船篷衝上來的，便是祭神的姑娘，不過，她並不是普通的姑娘。

只見她在空中翻騰了幾下，姿勢實在美妙。

她落在六位姑娘當中。

那姑娘叫道：「是我！」

衆人還沒有看清楚那位姑娘的面目，却可以清楚地聽到她那甜潤的聲音。

那姑娘赫然是寶硯！

平金花道：「寶硯！」

「正是！就讓宇文俊嘗嘗『七夕鵲橋絲索陣』的厲害！」寶硯叫道。

衆姑娘一直十分掛念寶硯，而且心下對於「七夕鵲橋絲索陣」少了一人，一直是耿耿於懷，而今寶硯突然出現，而且翻騰躍動的能力似有更大的進步，霎時之間，她們對這陣法有更大的信心！

宇文俊已如大鵬般撲下。

七位姑娘絲索撒開，隨即又合，七條絲索，有如一個新織成的網，罩向宇文俊。

宇文俊雙掌遞出，發出如雷殛似的勁力。

可是，繩索並沒有被掌力震開，兩條絲索，上有一個金屬，似是鷄爪一般，抓向宇文俊。

宇文俊連環出掌。

可是，那些絲索實在太勁，不受掌力的影响，七隻鷄爪，再度抓向宇文俊。

宇文俊臨危不亂，他知道再以硬功來對付這些絲索，定不成功，他的全身衣袍，忽地鼓脹起來。

當鷄爪接近宇文俊的衣衫，都一一被彈開。

原來宇文俊已運足全身勁力，使衣衫鼓脹，形成一股保護全身的力量，鷄爪雖小，但竟然是在他衣衫之前，便垂直墜下。

宇文俊這一身內功，實在是當今少見。

這一瞬間的攻守，河的兩岸已起了重大的變化。

所有船艇都泊向左岸，圍觀的鄉民已四散，而那些勁裝的嘍囉，亦湧上岸。

宇文俊用內力把七位姑娘的絲索鷄爪震開，他趁着這大好時機，突然一個竄身，從這個「七夕鵲橋絲索陣」抽身而出。

他的手下却是一哄而上。

宇文俊回到自己的大船之上。

那兩大魔頭與一對陰冥夫妻，並沒有動過。

方先生却已不在，他是站在岸上一塊大石之上，指揮一切。

宇文俊見了衆人，拱手道：「這次祭河神大典，又再發生意外，實在抱歉。」

衆人並沒有甚麼話說。

宇文俊又道：「看來並沒有甚麼大問題！」

「熊羆」熊仁站了起來，皺着眉道：「我看並不是三言兩語可以打發這些人走！」

他身材高大，聲音洪亮，在座的人都聽得清楚，但仍然沒有人答他。

他續道：「這七位姑娘，年紀輕輕，居然把這個陣佈得井井有條，甚至……假若宇文俊兄不是內力深厚，恐怕在一時之間，難以脫身！」

宇文俊臉上一熱，接口道：「看來熊兄破這佈陣，極有把握！」

熊仁仰天笑了起來。

宇文俊心中發熱，道：「那便請你在衆人面前去表演一下你的熊抱功夫！」

熊仁笑道：「抱抱這七位小娃娃，也是樂事！」

那時，岸上是宇文俊的手下，一批一批的湧圍七位姑娘，可是也一批一批的被她們絲索陣所傷。

有些是被抛了出陣外，有些是被絲索交纏之間被勒斃，當中已有十多人倒下。

七位姑娘，經過這一番拚鬥，不但信心大增，而且有了足夠的練習，佈陣更爲嚴密。

那些嘍囉已開始有了戒心，不敢再一湧而上。

不過，方先生的指揮發令，仍有一部份人不敢抗拒，他們個別分批衝上，却是無法攻入。

含恨師太一直沒有出現。

余玉書與墨香也是躲藏在岩石之下。

熊羆突然高聲喝道：「退下！」

他的聲音也充滿了勁力，衆人耳根有點轟轟發响。

方先生作了一個手勢，喊出了一聲暗語，衆嘍囉紛紛退向八方。

七位姑娘先佈陣成一個核心。

她們互相照應，衆人都是眼觀四面，耳聽八方。

熊羆向上一竄，他的身形巨大，可是這一竄冲天，却顯得他的身體輕如飄烟。

他的輕功實在是到了爐火純青的境地。

他落在衆姑娘面前，衆嘍囉紛紛叫好。

衆姑娘嚴陣以待。

熊羆狂笑，笑聲充滿蔑視與淫穢，他道：「來吧！」

平金花道：「小心！」

她們並沒有出手，她們都知道，這人外表是龐然大物，但輕功了得，並不是那麼容易對付。

熊羆見她們不動，笑道：「怕了我嗎？」

語音未了，他居然衝向姑娘佈陣的核心。

衆姑娘散開，然後合攏，已把熊羆圍進了核心內。

熊羆實在是看不起這班小妹妹，他想盡快破了這陣。

他突然一個大轉身。

衆姑娘都退後，絲索配着鷄爪，如箭般射上。

可是，熊羆內力也是十分深厚，配上他轉身所產生的力量，絲索一時近不了他的身體。

他十指箕張，抓向每一位姑娘。

衆姑娘急退。

宇文俊武功厲害，也要憑內力震開鷄爪，而這熊羆，居然憑他雙掌與轉身，震開絲索，這人的武功，應比宇文俊更上一層樓。

這一個大轉身中，熊羆已發現了這個陣中，顯然是有一處較弱的地方。

這一個絲索陣便宛如一個大瓦缸，亂打亂撞，不會令它破碎，但只要在最弱的地方敲一下，這瓦缸便會應聲裂開粉碎。

外表呆鈍的熊羆，實在是一個心思細密的人。

他觀察力强，他可以在江湖之上與「玉羅刹」厲君行並立，絕非偶然。

熊羆轉身之後，立在絲索的中央。

七位姑娘又再攻上，不讓他有歇息的機會。

那知道，熊羆並不是想休息，而是窺準了機會，他一掌打出……

這一掌並不是直遞，而是廻環而出。

掌風勁力震開了六人，獨是寶硯姑娘並沒有被這股勁力震開。

衆人不期然的退了一步。

但寶硯並沒有，因而形成整個索陣已亂，熊羆的另一掌又出。

這一掌已包含了熊羆九分功力。

寶硯只覺勁風撲面，似乎無法穩站。

她並不心怯，整個人向空一拔，頓時飛上半天。

熊羆這一掌落空，不過，頓時整個地上泥土飛揚，近岸也湧起一條小柱。

在旁觀看的人都喝起采來。

采聲未已，只見熊羆的肩膊之上，坐了一人，那人正是寶硯。

寶硯雙手左右交叉，分別按着熊羆的太陽穴。

熊羆從來也沒有想到寶硯有如此厲害的輕功，他雖然一掌落空，但他極有信心，並沒有一個人可以攻他，可是，他萬萬也沒有想到，有人會從天而降。

寶硯這一拔空而上，落在熊羆的肩上，也並不是甚麼招式，可算是誤打誤撞。

落在敵人的肩膊上，其實是非常危險，因此，她沒有考慮，雙手交叉按在熊羆的太陽穴，並且是用盡了氣力按，她只知道一點，若按不住熊羆，她自己便會被熊羆按下，那時，連多喘一口氣也沒有可能。

熊羆怒吼一聲。

地面上六位姑娘，眼見寶硯落在他的肩膊上，非常心急，六條絲索立時飛射而出。

寶硯已把熊羆按得半昏暈狀態，他已再無反抗之力，六條絲索已纏在他的身上。

平金花發了一聲清嘯。

其餘五人會意，圍着熊羆疾走，走了兩圈，絲索把熊羆圍着捆着。

熊羆整個人已搖搖欲墜。

寶硯趁此艮機，飛身離開了熊羆的肩膊。

這時，仍然在旁觀看的余玉書，對墨香與含恨師太道：「這絲索陣實在了得。」

含恨師太道：「寶硯本是最弱一環，她突來的這神奇的一筆，一飛衝天，却把整個絲索陣脫胎換骨，煥然一新！」

墨香道：「這不是你陣中原有的變化？」

含恨接着道：「不，誰會想到寶硯會出現，出現了又怎會有如此輕功？」

熊羆已倒下。

寶硯仍在半空。

突然，一個身影却從另一邊，猶如疾矢離了弦般飛上半空，與寶硯在半空相遇。

寶硯全無防備，只覺眼前一黑。

拔身而起的，並非別人，而是與熊羆齊名的「玉羅刹」厲君行。

她一直站在宇文俊身旁觀察。

開始，她也以爲熊羆一定有能力對付這個小姑娘，在她眼中，這七個小姑娘，應該只是七隻小螞蟻，想不到却是七隻毒蟻。

當她看見寶硯坐上了熊羆的肩膊，她仍然沒有想到熊羆會敗下陣來。

不過，當熊羆倒下，她斷然不能坐視不理。

厲君行是在寶硯飛身離開熊羆的一刹那，她也立時飛身而上，半空之中，她一手已抓着寶硯的腰肢。

兩人迅速下地。

六位姑娘的絲索仍捆在熊羆的身上。

厲君行在熊羆身畔走了一圈。

沒有人知道她在做甚麼，但見一陣閃光。

六位姑娘本是緊緊的抽着絲索，在這閃光之後，六人竟像斷線風箏般飛開。

原來厲君行在熊羆身邊走了一圈，她手中有短刄，竟然把六條絲索割斷。

她的手法與步法之快，實在有如電光火石。

寶硯在半空被厲君行所擄，加上落地後被擄着走了一圈，一時之間，不辨方向。

不久，她清醒過來，看清了現場情形。

六位姑娘倒在地上，但迅速起來，她們手中只有斷了的絲索，不過，她們並沒有氣餒。

寶硯突然發難，她又想凌空抽身，不過，她再沒有上次的幸運。

厲君行早已防範一切。

寶硯無法擺脫厲君行，不過，這仍然給六位姑娘抽出另一條絲索的時間。

立時，六條絲索抽射出。

厲君行十分機警，她知道這陣勢厲害，而且自己並沒有親身體驗其中厲害之處，她憑着她獨有的輕功，在絲索與絲索之間游走。

六位姑娘的「七夕鵲橋絲索陣」本有獨特法門，並不能輕易閃避，無奈的是，寶硯在厲君行手上，當她發覺步伐有錯，自己身犯險境之時，她便以寶硯作爲擋箭牌。

六位姑娘當然是投鼠忌器。

本是致命的一擊，都被厲君行以寶硯擋開。

一連三次，六位姑娘所佈的「七夕鵲橋絲索陣」，本可把厲君行陷着，却被她以寶硯作爲擋箭牌而解了。

厲君行仰天狂嘯，突然，她把寶硯抛上了半空，寶硯一時之間，不知如何是好。

當她知道那是一個最後的脫身機會的時候，可惜已是太遲，她的雙手又被厲君行所抓着。

厲君行把她當作武器，向六人攻擊。

六位姑娘更不敢放出絲索。

厲君行再以旋風般轉身，把寶硯當作一條木棒，她又再得意的狂嘯。

一切都控制在她手裏。

寶硯被這一連串的甩開，實在不知道身處何方，只覺人影憧憧，雙手極痛。

她覺得雙手似乎不再屬於她，也由於這難忍受的痛楚，使她再清醒過來。

而這刻厲君行把她左揮右揮也較爲慢了下來。

寶硯就在這時刻發難，她把雙腿運勁，向着厲君行胸前兩大要穴踢去。

厲君行早已把寶硯當作一個死屍看待，那會想到她會還擊？

因此，這兩下踢腿，實在厲害。

厲君行痛入心脾，雙手不期然要放寶硯，不過，厲君行實在厲害，她是臨危不亂。

她要甩開寶硯，但並沒便宜她。

她仍然有足夠的力量，把寶硯借力使力的擲去扔給在船上的宇文俊。

宇文俊看得眞切。

余玉書與墨香和尚也看得眞切，他們連互望一眼也沒有，已然騰身。

兩個身影從人叢中射起。

宇文俊也同時不甘後人。

三人在半空相遇，宇文俊接了余玉書與墨香和尚的掌，三人迅速彈開。

三人本來都想搶接寶硯，但而今爲了防範空中的對掌，再沒有時間去看寶硯。

眼看寶硯就要落在水中。

含恨師太已翩然而至，她以塵拂點水，非常優美的姿態，單手抱起寶硯，並且回到岸上。

含恨師太的出現，那白衣白塵拂，並且露了這一手「水上飄」的功夫，使在場的人都覺震撼。

本是打鬥的，都停了下來。

含恨師太道：「我要的只是宇文俊一人！」

「我？」宇文俊上前。

含恨師太打量着宇文俊，道：「是的，正是你！」

宇文俊也打量含恨師太，道：「你是誰？」

「法號含恨。」

「含恨？含恨師太，我從來沒有聽過你的名字！」

「這當然不是我的俗家名字──你可記得『蝕骨銷魂掌』？」

宇文俊聽了，面色陡變，不過，他隨即從容地笑了起來，道：「這裏武林前輩極多，你們會聽過這種古怪的掌法嗎！」

含恨師太道：「對，這裏武林前輩極多，也是一個最好作證的機會，三十年前，有一個人，爲了偸盜『蝕骨銷魂掌』的掌法秘笈，冒死入了崆峒派的聖地玄虛地極，盜了掌法秘笈，却吃了兩掌『蝕骨銷魂掌』！」

宇文俊道：「不要說是看過或試過這種掌法，只是聽這掌法的名字，也知其厲害之處！」

含恨道：「這種並非正派的武功，當然是極爲厲害！」

「你說我中了兩掌？」

含恨道：「是的。」

宇文俊笑了起來，道：「中一掌已是不得了，再多一掌，如果是我，豈會仍在人間？」

含恨道：「你非常幸運，闖入了我家，先姐姐經不起你的懇求，竟然救了你！」

「竟有可以解脫了『蝕骨銷魂掌』毒的人？」

「當然可以，但是，你忘恩負義，使我姐姐含恨而自殺，更毀了我一家……」

「胡說！」

「如果你那一掌把我打死，你便沒有今天的麻煩！」

「胡說！」宇文俊似無言分辯。

含恨一撒拂塵，道：「各位武林同道，貧道不理你們是甚麼門派，是甚麼家數，在江湖上行走，總之是取之有道……」

宇文俊突然大笑起來。

那一直沒有甚麼表示的鬼夫妻，也冷笑起來，他們兩人的笑聲十分尖銳，因此十分刺耳。

宇文俊道：「兩位有何高見？」

「鬼夫」任超風道：「這是你與這位師太之事，我們管不了！」

「我只是問你，這位師太講這些大道理，適合我們這些武林人士嗎？」

「鬼妻」梅絕艷道：「當然是對！」

宇文俊一直以爲他倆會站在他這一邊。

「鬼妻」梅絕艷續道：「我們會取之有道，那是咱們之道……」

她先笑了起來。

宇文俊聽了，答道：「是的，所謂道，咱們有咱們之道……」

含恨道：「我不會與你再作口舌之爭，我來此目的有二，剛才我已說過我的家仇，而今我却要爲民除害！」

宇文俊道：「爲民除害！我在這永寧村經營幾年，把一條窮鄉僻壤，改變成爲富庶繁榮，把這本是年年泛濫的地方，改變成爲艮田萬頃，物民豐富的地方……」

含恨接口道：「你用迷信害人，搜括民脂民膏，雖然，這幾年永寧鄉再沒有嚴重水患，但你却害了多少人命，搜括了多少財富？」

宇文俊道：「我這些年來，爲永寧鄉出錢出力，有目共睹，不容你誣衊！」

含恨道：「七年來，你害了七

條人命！」

「你指是祭河神的玉女？」

「是的，你揀選了富家少女，敲搾大量金銀財物，然後又再找一個任你擺佈，不受你威迫利誘的小家碧玉，推下了瀑布，便算是爲民造福？」

宇文俊聽了，厲聲道：「你這道姑，含血噴人！」

含恨師太朗聲道：「我並不是無端指責你，你看這七位姑娘……」

七位姑娘，包括了寶硯，都在含恨師太身旁，各上前一步。

「她們便是這七年以來，被迫祭神，身殉瀑布的七位姑娘……」

一時之間，河岸的人發生了哄動。

因爲其中有些鄉民，或是宇文俊嘍囉當中，便是這七位姑娘的親人。

他們完全沒有想到，這七位英姿颯颯的女俠，便是他們的親人。

這些姑娘，當年被迫獻祭之時，只是十七八歲，一別經年，親人大多不再認得。

但經含恨師太提出，他們開始在竊竊私議，漸漸有人哭叫，喚女呼娘之聲，彼起此落。

也有鄉民，指責宇文俊所祭河神之名，榨取百姓金銀爲實。

宇文俊看見情形不對，朗聲叫道：「這些撤野的道姑女流，只是過去我在江湖上的私人恩怨，與永寧鄉人根本全無關係，你們立即離開兩岸！」

命令一下，宇文俊的手下嘍囉已開始趕人。

宇文俊又道：「所有人盡速回守廣寒宮！」

一時之間，所有宇文俊的手下，開始撤退。

河上只剩下一艘大船。

船上仍有方先生、「玉羅刹」厲君行、「熊羆」熊仁、「陰冥夫妻」任超風與梅絕艷。

還有一些武林人士，他們並非甚麼出名之輩，不過，他們都採隔岸觀火的態度。

宇文俊是個非常機警的人，這情形他怎會不察覺？

他傲然地走前一步，朗聲道：「各位，這道姑率領一班無賴來搗亂我們永寧鄉，故意揑造甚麼私人恩怨，目的在破壞咱們這幾十里繁華之地，也破壞我這十多年來在這隱居修行。我這次邀約武林同道，來此舉行英雄大會，只是作一見證……這道姑既是如此無賴，咱們便一齊上，把這些武林敗類，一齊殲滅！」

這一番話，明眼人都知道宇文俊是無中生有，目的却明顯只有一個，是召集所有人對付含恨師太與她的手下，余玉書與墨香和尚等。

方先生也上前一步，和聲道：「咱們武林人士，共殲匪類，是當仁不讓，義不容辭！」

宇文俊似是急不及待，飛身攻往含恨師太處。

兩人便立刻打起來。

「熊羆」熊仁與「玉羅刹」厲君行兩人，剛才在衆人之前，吃過「七夕鵲橋絲索陣」的虧，這一口氣怎樣也難咽下去，因此，他們不約而同便撲向七位姑娘。

余玉書與墨香並沒有動，他們都提高了戒備，只要任何一方面有問題，他們立時出手相助。

突然，兩人眼前一閃。

「陰冥夫妻」兩人，竟然落在他們跟前。

余玉書已抽出鐵扇，墨香和尚鐵棒在手。

兩夫婦外貌已是異於常人，當他們兩人互望一眼，似笑非笑的表情，更是怕人。

「鬼夫」任超風道：「可惜的是，兩人都練輕巧功夫，否則……」

「鬼妻」梅絕艷道：「那也未必，持鐵棒的未必是輕巧，不過，只要他們都有頭，有身體，那管他練的是甚麼功夫！」

兩人哈哈大笑。

余玉書與墨香和尚兩人，也相視一下，却不知他們這一番話是甚麼意思。

墨香和尚把鐵棒揮動了一下，洒了幾下棒花。

梅絕艷道：「好功夫。」

她居然一竄身，右手伸出，硬生生插入墨香和尚的棒花之內，發出「崩崩崩」的聲音。

這一手功夫實在厲害，不要看輕這「鬼妻」並不太健碩，她的手骨竟然可以與鐵棒相格。

墨香和尚知道這女人外家與內家功夫同樣厲害，終於使出渾身解數，與這「鬼妻」週旋。

余玉書的對手「鬼夫」武功却又大異。

他連出兩掌，並沒有甚麼巨大的威力，死死實實的掌力，實在不對勁。

余玉書輕易的躲開，並且以扇作判官筆，點向空門大露的任超風。

那知那是一個陷阱。

余玉書以鐵扇點任超風的胸前，一定要接近，這正是任超風的希望。

他趁余玉書一近，雙掌左右齊出。

本來掌是向前挺出，可是，任超風出掌怪異，他雙掌分別向左右而出。

左掌轉向余玉書的右脅，右掌轉向余玉書的左脅，雙掌左右包

抄。

任超風雙掌是與常人不同，異常巨大。

余玉書並不算是一個健碩的人，並不是虎背熊腰，因此，他的腰間幾乎被任超風雙掌所擊着。

而且這雙掌的力量實在驚人，他手中的鐵扇已無作用，眼看便要葬身在他雙掌之中。

人急智生，他向上一竄。

這一竄實在是他生平最强力的一竄，人上了半空，任超風雙掌一合，發出「啪」的一聲，相當驚人。

任超風也覺得大大意外，因此，他雙掌驟碰。

這時，余玉書已上到最高之處，他一個翻身，頭下脚上，如大鵬般撲下。

他的鐵扇有如大鵬的鐵喙，直插任超風的頭。

任超風迅速避開。

余玉書翩然落在地上，不過，他已發現了一點，任超風是非常害怕有人襲擊他的頭部。

余玉書爲了証實這個想法，他又再躍起，鐵扇如刺的刺出，又向任超風的頭部攻去，特別是太陽穴。

任超風雙掌使出，每一掌都蘊含極大的力量，務使余玉書鐵扇無法接近。

任超風使的掌越來越快，掌影翻飛，把余玉書完完全全的裹在他雙掌之內。

七位姑娘與「玉羅刹」厲君行、「熊羆」熊仁也是打得非常燦爛。

以這兩位武林高手，對付七位小姑娘，其實是游刃有餘，可是七位姑娘的「七夕鵲橋絲索陣」越打却是越來越有威力。

本來，她們預算空了寶硯的位子，把陣勢改了下來，作爲誘敵之用，而今寶硯出現了，她的輕身功夫似是非常了得，每每騰身誘敵，非常有效。

熊羆與厲君行兩人武功雖然是非常厲害，無奈他們兩人心裏有些顧忌，而且兩人武功並不配合，因此打起來，並沒有發揮應有的威力。

兩人圍在絲索陣之中，竟似是與七位姑娘打個平手，並沒得半點好處。

含恨師太一直盯住宇文俊，他一動，含恨師太便使出她的拂塵，攻向宇文俊的要害。

宇文俊早已嘗過含恨師太的武功，希望盡快擺脫她，可是，含恨師太的拂塵如蟻附羶，始終不離開他身體半步。

宇文俊一發狠，雙掌同時遞出。

含恨師太正是等待這一個大好時機，因爲他一發狠，心頭煩躁，便有空門出現，她立時一個閃身，拂塵一揚，那些拂塵絲線箕張，罩向宇文俊。

那些拂塵絲線仿似八爪魚的爪，抓向宇文俊的胸前，頓時，他的衣衫盡裂。

宇文俊大吃一驚，向後暴退，他實在始料不及，含恨師太有如此功力。

這時，方先生想竄進戰圈之內，助宇文俊一臂之力，可是，宇文俊在此時刻，一掌遞出……

這一掌又是出乎意料的厲害。

含恨師太不單感到掌力有震人心弦的力量，而且有一種難以言喩的力量，這力量令人有一種作嘔的感覺。

她也立時急速退後……

方先生本想加入戰圈，但他在遠處也感到宇文俊那可怕的力量，他突然脫口而出，叫道：「蝕骨銷魂掌」？

「蝕骨銷魂掌。」宇文俊道。

含恨師太已飄向遠處。

宇文俊追上，這時，含恨師太臉色凝重，而方先生却又同時追上。

宇文俊感到身邊勁風，回首一望，問道：「方先生，你想怎樣？」

「我想一嘗你的蝕骨銷魂掌！」

「甚麼？」

方先生並沒有回答，只見他手中一揚。

宇文俊不知他在弄甚麼玄虛，不過，他已發覺其中不對勁的地方，他閃身。

只見一叢黑色，似是毛茸茸的東西撲面而來。

是暗器，牛毛針似的暗器。

宇文俊以雙袖運勁，那叢黑色的牛毛針在他袖前落下，但另一叢又再來。

宇文俊怒道：「你瘋了？」

方先生並沒有回答，他只是又往宇文俊臉前一揚，這時，他已逼近宇文俊，他撒出的不再是黑色牛毛細針，而是閃光，一叢又一叢的閃光，刺眼的閃光。

宇文俊再無法以袖子運勁擋下那些暗器，他只能以攻爲守，他雙掌遞出。

這雙掌力量非常强勁。

方先生迅速退開，道：「這是眞正的蝕骨銷魂掌？」

「你試試便知！」

方先生當然沒有以身去試，他是急忙退身，轉到河邊，上了大船，吩咐舵手開船。

宇文俊實在不知道方先生是在弄些甚麼玄虛，不過，眼前衆人仍在劇戰。

他決定先破「七夕鵲橋絲索陣」，飛身而起，落在七位姑娘陣中。

厲君行與熊仁在陣中，雖然沒

有敗下來，但一時之間，也奈何那些姑娘不得，但有了宇文俊加入，他們有了助力，精神一振。

不過，這個「七夕鵲橋絲索陣」也多了一個人，那便是含恨師太。

她的拂塵好比一個大號令，她一舉手一投足，使整個陣又再加添了生氣與力量。

「先擒宇文俊！」含恨師太叫道。

七條絲索飛向宇文俊，宇文俊當然毫無懼色，他以雄渾的掌力，把絲索震開。

當七條絲索無力之時，熊仁與厲君行却趁此機會，翻身出了絲索陣之外！

宇文俊愕然，他也想翻身出陣外。

含恨師太拂塵一揮，阻止了他的去路，宇文俊退身再闖，七條絲索又無聲而至。

宇文俊只有再度專心對付這絲索陣。

忽然，他聽到了一陣呼嘯之聲，方先生已經吩咐了嘍囉，開始撤退。

熊羆與厲君行這時，亦已上了船。

本來，他們是宇文俊的上賓，對於方先生，應該只是初次的相識，不過，他們這時却似乎聽命於方先生似的。

宇文俊在絲索陣中，百忙中偷瞥一眼。

不只是厲君行與熊羆似與方先生有默契，連那雙陰冥夫妻似乎也有相同的行動。

他們各自虛晃了一招，然後同時飛身，上了那艘大船之上。

船立刻逆流而上。

宇文俊並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情，不過，一種不安的預感已瀰漫心胸。

他一分心，含恨師太的拂塵已到。

幸好，他一側身退閃，暫時避開，然後向橫暴退。

這時，他身邊有人影，他回首，只見寶硯正在他的身旁。

宇文俊突然人急智生。

他一手抓向寶硯。

在這個「七夕鵲橋絲索陣」中，寶硯一直是表現得最弱的一環，不過，她的輕功還算不錯，衆人用避重就輕的方法，使這個陣勢較爲完整。

宇文俊在陣中，如何不知這弱點？

寶硯急退，這一退，整個「七夕鵲橋絲索陣」也便出現了一個缺口。

宇文俊迅速從缺口中曳出，然後回身雙掌遞出，他的掌力厲害。

衆人散開。

突然，他又一個返身向前，身體像一支箭似的撲向寶硯，寶硯一時之間，不知如何是好。

宇文俊一抓，把措手不及的寶硯抓在手裏，他叫道：「勿動！」

寶硯驚叫。

衆人呆住，不敢再追上前。

宇文俊抓着寶硯，一直往後退，並且叫道：「你們再追來，我先殺她！」

含恨師太道：「宇文俊，這是你我之間的事，何必傷及無辜？」

宇文俊道：「這時你說這是你我之間的事，剛才又說是甚麼爲民除害……」

他左右望了一下，見那大船已離開了視線，他不想再多說，抓着寶硯，迅速離開。

墨香突然一個竄身，撲上前來。

宇文俊一掌打出，墨香立時「哎呀」一聲叫了起來，整個人被拋上半空。

宇文俊道：「再有人來，我先殺這姑娘。」

衆人不敢再動，目送宇文俊離開。

六位姑娘齊聲道：「我們一定來救你！」

余玉書上前扶起了墨香和尚。

他的長髮本是蓋着他的臉，他人似昏迷，余玉書撥開了他的頭髮，只見他臉頰之上，竟然有一個淡青的掌印。

余玉書道：「墨香，你怎麼了？」

墨香並沒回答。

含恨師太道：「蝕骨銷魂掌，原來他……」她並沒有再說下去。

余玉書道：「他中了蝕骨銷魂掌？怎能救他？」

含恨師太道：「只有找宇文俊！」

余玉書抱起了墨香，道：「我們先找個地方安置了墨香再說！」

含恨師太向六位姑娘道：「妳們先去看宇文俊的廣寒宮究竟發生了甚麼事，回來報告，我們才決定採用甚麼方法對付他們！」

六位姑娘領命而去。

余玉書抱着墨香，隨着含恨師太上了山上，找到一個洞穴，放下了墨香。

含恨師太在墨香的臉頰之上，用金針刺了，道：「這蝕骨銷魂掌會有蔓延全身之勢，用針刺使他血液減慢，那才有救他的機會。」

「這樣便可救他？」余玉書問道。

「不，一定要找到『天蠶絲蛹』！」

「天蠶絲蛹？在那裏找？」

「我相信宇文俊處一定有……當他從我家離開之時，他偷了那秘

笈和天蠶絲蛹……江湖上的人，一直埋怨我家，說我家用這樣陰毒的掌法害人，其實一直是宇文俊這傢伙。」

余玉書有點不明白含恨師太的意思，問道：「宇文俊不是只躲在這地方發財！」

「是的，這是他大本營，但事實上他暗中走出江湖，犯一些大案，在一些危急關頭，往往使出這陰毒的掌法……究竟他爲甚麼要這樣做，我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宇文俊這人實在古怪，爲甚麼有財有勢，仍要秘秘密密的在江湖殺人！」

「世上很多事情也是難以解釋！」

這時，墨香已漸甦醒，不過，當他回復知覺，便叫道：「我……我怎麼了！」

「你中了蝕骨銷魂掌！」

「甚麼……」他呻吟起來。

含恨師太道：「你休息一下，我們會想辦法救你！」她轉身向余玉書道：「你先到外面看，如果金花她們回來，便與她們同來商議。」

「墨香他……」

「我再用內功阻止他臉頰上掌毒蔓延……最麻煩的是，他中掌的地方是臉頰，十分近腦部，我怕……」她沒有說下去，但余玉書已明白墨香性命是有危險。

可是，余玉書又幫不上甚麼忙，他只有出了山洞之外，守着山洞，在等候六位姑娘回來。

轉眼已是黃昏，余玉書看見山下有人影晃動，便立刻下山，果然是六位姑娘從永寧鄉趕回來了。

余玉書帶了她們來到山洞。洞內，含恨師太在打座，而墨香睡在一旁，呼吸似是十分微弱。

平金花道：「師傅，你怎麼了？」

含恨師太睜開了眼睛，道：「還好，你們往永寧鄉，情形如何？」

平金花道：「廣寒宮內似乎是發生了叛變！」

「叛變？是甚麼人叛變？」

「我們看了多處地方，仍然無法弄得清楚……到處亂成一片！」

含恨師太道：「這正是一個大好時機！」

余玉書道：「寶硯怎樣？」

「我們也沒找到她的踪影！」

眾人看着躺在地上的墨香和尚，也不禁同聲問道：「墨香禪師怎樣了？」

含恨師太道：「他是中了『蝕骨銷魂掌』！」

余玉書道：「宇文俊似已練成這種掌法，他怎會練成這種掌法？」

含恨師太道：「我看他從我家偷走時，是帶走了那武功秘笈及天蠶絲蛹，這種陰毒武功，先父早已吩咐過我們，把它毀了，那知道那年發生了一連串的事，竟被宇文俊盜了出去，現今我明白了……」

眾人問道：「明白甚麼？」

含恨師太道：「宇文俊在我家中得了天蠶絲蛹，治好了掌毒之後，便一直躲在永寧鄉，遇到了那方先生之後，方先生獻出斂財之計，兩人便一直在這地方，狼狽爲奸，但是，我實在不明白，既然他們已然是有財有勢，爲甚麼仍會暗出江湖，用蝕骨銷魂掌害人？」

余玉書道：「我們不用再猜度，趁這大好良機，把宇文俊手中的天蠶絲蛹搶回來，救回墨香再說！」

眾人都同意。

於是，他們先把墨香安置好，然後商議了一會，便立即出發。

* * *

當他們到達永寧鄉的時候，天氣突然起了極大的變化，永寧鄉是在鄭州以南，一年難得有一次風雪，就是下雪，也是輕飄一陣，便再無踪影。

那知道，當天開始是撒鹽般的飄雪，但漸漸風力强勁，而且雪是越下越大，像一撮一撮撒下的鵝毛。

眾人並不害怕寒冷，因爲他們都來自北國。

他們很快便到了廣寒宮。

那座宏偉而獨立的建築，本是璀璨美麗異常，但而今已披了一層白衣。

那時，廣寒宮附近是死寂一片，只有屋頂，傳來一陣吆喝拚鬥的聲音。

余玉書曾夜探廣寒宮，因此，他對附近地形十分熟悉，一馬當先，領了眾人，沿着飛簷，上到宮頂。

廣寒宮頂層之上，燈火通明。出乎意料之外，宇文俊正與方先生作垂死之鬥，在旁觀看的人，只剩下兩大魔頭熊仁與厲君行，還有那雙陰冥夫妻，他們只是從容的在旁觀看。

方先生的武功原來不弱。

宇文俊再沒有以前的光采，只見他長髮披散，疲態畢露，與方先生之鬥，似是處於下風。

忽然，鬼夫向着窗外道：「既然已來，何不進來？」

余玉書率先進去，含恨師太隨後，眾姑娘亦隨着。

「鬼夫」任超風道：「你們與宇文俊有甚麼恩怨，只管等着，你們終有機會與他親自算賬！」

「鬼妻」梅絕艷也道：「而今任何人插手，恕我們不客氣。」

余玉書與含恨師太各站一旁，六位姑娘站在含恨師太的後面。

宇文俊見了含恨師太，本已疲態畢露的臉孔，更多添一層驚懼神色。

不過，一轉眼間，他似乎已有另一番圖謀。

突然，宇文俊連番暴退。

方先生的進攻更爲凌厲，並且以淒厲的聲音道：「宇文俊，你終於等到了這一天！」

宇文俊邊退邊道：「方先生，我一直待你如上賓，爲何在這時刻號令眾人背叛我？」

方先生道：「這六年以來，我處心積慮爲閣下想出如此搾財之計，目的也是這一天。」

宇文俊道：「我實在不明白！」

「你當然不明白……你可否記得，你初練成『蝕骨銷魂掌』之時，暗出江湖，找人試驗，當時你看中一個縣府的女兒，强姦了她之後，一連殺死那縣府一家五十八口？」

宇文俊臉色倏變，叫道：「你含血噴人。」

方先生左脚一個虛招，右脚踢出，踢中宇文俊的胸口，道：「這一脚是爲我妹妹的！」

他又再加上另一脚，道：「這一脚是爲先父！」

宇文俊一連中了兩脚，吐了一口鮮血。

方先生道：「我處心積慮的服侍你多年，目的也是爲今天報仇的。」

眼看方先生又再多加一脚，如果宇文俊再被踢中，似乎生存機會不高。

宇文俊心胸血氣翻湧，如何不知，他立時凝聚了氣力，雙掌突然遞出。

方先生以爲他再沒有反抗的能力，便是這一輕敵，却給予宇文俊一個大好良機。

方先生整個人被抛了起來。

宇文俊難得有這一個脫身機會，可是，他的估計又錯了。

方先生一中那雙掌，含恨師太已移身。

她六個弟子也是如影隨形，已圍了宇文俊。

含恨師太道：「方先生，你處心積慮爲宇文俊搾財，爲報你一家五十八口之仇，我也是處心積慮的躲在瀑布之下，爲報我姊姊之仇！你既然把他踢了幾脚，那也應該輪到我們了。」

宇文俊道：「師太，我與你們……」

含恨師太道：「宇文俊，你不用再多言多語，你騙了我姐姐，拿取了我父的武功秘笈，這一切都不容你抵賴！」

宇文俊道：「你是……你是她的妹妹……」

含恨師太道：「宇文俊，你把武功秘笈及天蠶絲蛹交出，仍有一條生路。」

宇文俊道：「我甚麼也沒有，你們來吧！」

含恨師太道：「你死了之後，我毀了廣寒宮，一樣可以找到你的秘笈和天蠶絲蛹！」

宇文俊不言，他的眼珠在轉，看來又再想出奸計來。

含恨師太已不再容他多思索一會，一聲號令，六位姑娘的絲索已出。

這是第二次含恨師太領導着六位姑娘，以「七夕鵲橋絲索」陣對付宇文俊。

宇文俊已是心疲力竭，差不多不及十個回合，他已陷入了絲索陣中。

六條絲索已罩着了他。

宇文俊狂叫，道：「誰人打敗這些道姑，我甘願把天蠶絲蛹獻出。」

這話一出，「熊羆」熊仁第一個加入戰圈。

接着是「玉羅刹」厲君行。

「陰冥夫妻」亦不甘後人。

這時宇文俊已退開，他看見眾人又再爲他賣命，他可以有足夠的時間喘氣。

含恨師太與六位姑娘施展着「七夕鵲橋絲索陣」，經過多次以來，已有眞正的臨敵經驗，六位姑娘的技法已是純熟，加上含恨師太的發號施令，對付這四大魔頭仍是綽綽有餘，余玉書一直沒有採取任何行動。

他監視着宇文俊。

宇文俊才是整件事的罪魁禍首，千萬不能讓他再有逃脫的機會。

當含恨師太和六位姑娘對付着四魔頭，酣戰正烈，宇文俊亦已暫時回復元氣。

他看着四周，似乎沒有人再留意他。

他突然一個翻身出了窗外。

含恨師太立時也翻身出了窗外，只見宇文俊飛身往東北角一處飛簷去。

當他站穩在飛簷之前，那圓柱突然開了一個門。

宇文俊立即閃入了那門之內，而那門亦隨即關了。

想不到宇文俊的廣寒宮外，仍有這樣的機關，余玉書再不考慮，飛身往那飛簷。

宇文俊可能因焦急，柱上的門並沒有關好。

余玉書推開那門，裏面隱隱約約有光，一條銅柱引伸向下，余玉書抱着銅柱滑下。

這銅柱極長，一直往下面，余玉書感覺到，不單是到了最底的一

層，而是更下一層。

當他着地，下面有燈光從壁中透出。

他小心看了一會，習慣了那光線之後，聽到些鐵門推動的聲音。然後，有刀劍碰擊的聲音。

「你想……」是女孩子的聲音。

余玉書心中一凜，那聲音好像是寶硯姑娘，他迅速的隨着聲音走去。

只見那邊一個大囚籠之內，寶硯與宇文俊竟在對打着！

寶硯本來並不是宇文俊的對手，不過，宇文俊已受了傷，而寶硯的跳躍功夫厲害，一時之間，宇文俊也無奈她何，只能在囚籠之內追逐。

余玉書竄上前去，使出鐵扇，攻向宇文俊。

宇文俊實在想不到有人會跟他來，一看見是余玉書，更怒道：「你這小子，三番四次壞我大事。」

他憤怒地使出幾掌。

余玉書避過，不過，他已感覺到，宇文俊的掌法已是無力，他放膽向他攻去。

宇文俊有點不知所措。

寶硯道：「玉書，我已搜出了他的『天蠶絲蛹』，快打死他，我們回去救墨香禪師。」

宇文俊聽了，叫道：「丫頭，你拿了我的甚麼？」

「那一個一個白色的天蠶絲蛹！是在這地窖內的，你看……」她從懷中抽出一個長錦盒。

宇文俊發狂似的，飛身向寶硯。

余玉書一掌推開了寶硯，另外右手一扇刺出，這一刺已用了九成功力。

宇文俊心中只有「天蠶絲蛹」，那有甚麼防備。

這一刺刺到了宇文俊的肋骨之內，他慘叫一聲，整個人飛身往後翻。

這翻身也同時把余玉書拉了過去。

於是兩人便在地上糾纏。

寶硯看見了，一躍上前，用一條鐵鍊抽下，宇文俊立時暈了過去。

余玉書起來，道：「寶硯，多謝你救了我。」

寶硯道：「你救過我，我也救了你這一次，大家再不相欠。」

余玉書道：「寶硯，你武功似乎大有進步。」

「沒有甚麼……不過，我自從在瀑布下面，無端發現了一條石階梯上去之後，一路上我吃了一些紅色的果實之後，我便身輕若燕！」

余玉書道：「我們快上去救師太她們！」

寶硯道：「慢着，我在這地窖之內，還找到了一本用手抄的武功……好像是甚麼銷魂掌。」

「蝕骨銷魂掌？」

宇文俊在昏暈之中，突然聽到了這本武功抄本，竟然被寶硯找到了，整個人清醒起來，撲向寶硯，寶硯異常警覺，閃身避去。

宇文俊撲了一個空，道：「你這丫頭……」

余玉書再趁此機會，又再多刺一扇，宇文俊中扇，已是奄奄一息。

余玉書道：「我們先上去。」

寶硯道：「你隨我來。」

他隨着寶硯，寶硯似乎十分熟悉這地窖，對於往上面的路徑也異常熟悉。

余玉書問道：「你怎知道這些秘道？」

前面突然有一排鐵枝，余玉書正想方法越過去，那知道寶硯只需側身便可過了鐵欄。

寶硯道：「我身體變輕之外，還有縮骨作用，甚麼東西也攔阻不了我。」

「那你早就可以離開。」

「是的，不過我爲了找出師太所要的東西，索性留在這裏找找，結果，這『天蠶絲蛹』以及這套『蝕骨銷魂掌』的武功心得，也是宇文俊的寶貝，都拿在我手上。」

「好，我們上去。」

寶硯很容易在另外一面把鐵柵開了。

兩人迅速上到最頂一層，這時，打鬥仍然劇烈。

余玉書叫道：「宇文俊在下面，想携『天蠶絲蛹』走了，你們還躭在這裏！」

余玉書知道，這些大魔頭之所以來赴宇文俊這個英雄宴，肯定是有目的，而宇文俊臨走之前，也要回到地窖內找回「天蠶絲蛹」，從這道理推測出，「天蠶絲蛹」應該是最具吸引力的東西。

他的推測並沒有錯。

四大魔頭聽了，都湧向地窖。

轉眼之間，衆人都走了，但方先生受傷極重，不能再走。

含恨師太走近，問道：「方先生，你究竟爲甚麼要來侍候宇文俊？」

方先生道：「其實我並不是來侍奉他，我也只是來找天蠶絲蛹。」

「用來作甚麼？」

方先生道：「宇文俊有很大的野心，他想發財，也想稱霸武林，金錢他在這幾年已有了，但蝕骨銷魂掌他却一直無眞正的練成，這掌法有一種神奇心法，練到一個時期，便要找眞人一試，而且並不是找些普通人試，一定要找一些武功高强的人……」

余玉書恍然而悟道：「這些魔頭，都是中過了宇文俊的蝕骨銷魂掌？」

「是的，包括我在內……」他揭起衣衫，胸前出現一個淡青的掌印。

「爲甚麼你一直不直接要求他給你解葯？」

「不，他不會，因爲他只有五隻，或者少過五隻，這天蠶絲蛹對宇文俊來說，比甚麼財富猶爲重要，因爲他相信，擁有天蠶絲蛹，配合他練的蝕骨銷魂掌，他定有一天稱霸武林！」

余玉書道：「原來如此！」他頓了一頓，道：「方先生，我想你這幾年，賺錢也夠多了……」

方先生慘笑道：「金錢何用？」

余玉書先與含恨師太低語了一會，余玉書道：「方先生，你寧願捨棄金錢，換回性命？」

「當然願意！」

余玉書道：「我們已找到天蠶絲蛹，送你一隻便可以……」

方先生本是有氣無力，但一聽到有天蠶絲蛹，整個人也精神煥發起來。

余玉書道：「我看那四大魔頭已下去，他們爲了找天蠶絲蛹，將快把這廣寒宮摧毀，也許宇文俊早已被他們打死也說不定，不過，他們翻遍廣寒宮也不會找到『天蠶絲蛹』！因爲我們已找到了。」

衆人聽了，都歡呼起來。

方先生也十分緊張。

余玉書道：「方先生你本也不是大奸大惡的人，我送你一隻天蠶絲蛹治好你的掌毒，交換條件是，從此之後，要把錢財全部獻給永寧鄉的人，你知道這地方的河神並不是發怒，而是水利不好，你把永寧鄉的錢財還予鄉民，用以治水患！」

「好極！」

含恨師太道：「以前我很着重報仇，但如今我看到宇文俊的下場，也知道天網恢恢，疏而不漏……這多年來，我爲報父姊之仇，終日不安……我而今已醒悟，我也改名不再含恨，從今以後我便改爲含杏師太……」

（全文完）

再生緣之一

比箭奪婚（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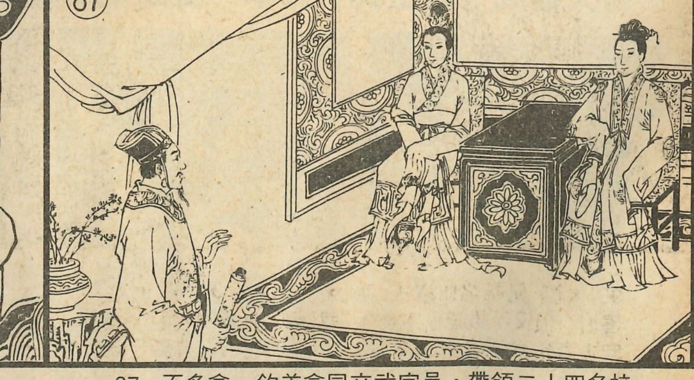
任明．編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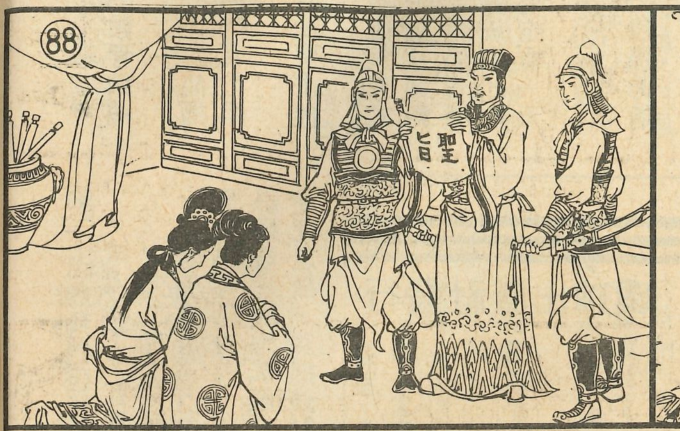
85　少華拜別母親，出後門走了。長華小姐送他到門口，少華千叮萬囑要阿姐當心老母身體，二人揮淚而別。



86　夫人又吩咐將庫房銀子全部拿出，分給男女傭人，讓他們各自逃命。



87　不多會，欽差會同文武官員，帶領二十四名校尉，三百名御林軍，三班衙役，外加五百名兵丁，總共有上千人馬，將元帥府團團圍住。欽差進到府內，見皇甫夫人和長華小姐正儀態從容地端坐在大廳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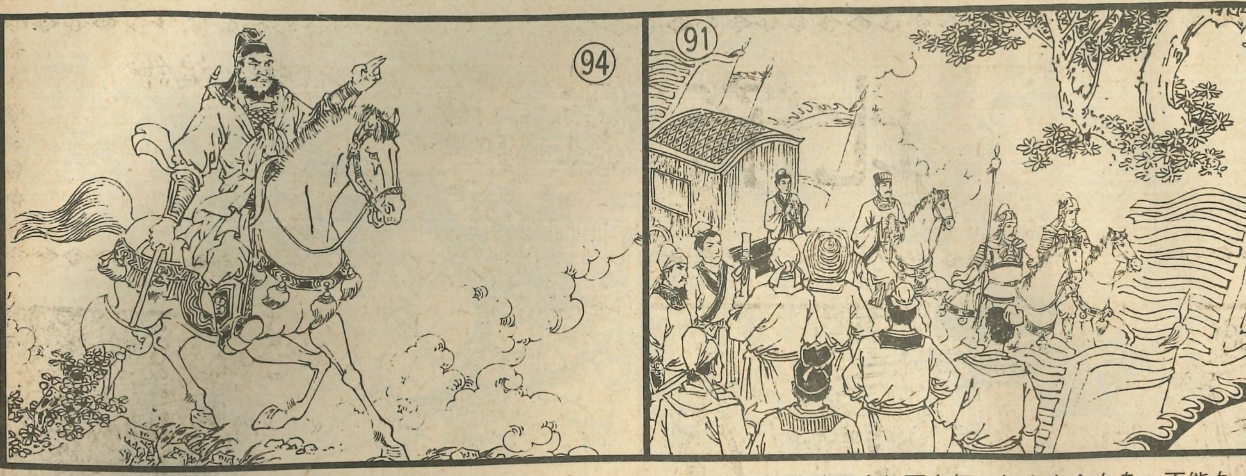
88　欽差摸不清底細，反而有點害怕，只好硬着頭皮居中站定，高喊道：「聖旨下！」母女二人跪下聽旨，欽差宣讀的聖旨，無非是說元帥貪生怕死，喪師辱國，罪大惡極，命將全家解京，以正國法。



89　夫人、小姐高呼冤枉！欽差吩咐將母女綁起來打入囚車。夫人說：「不必如此，我們不會跑的，給我們一部車子，我要同你一道進京，辨明冤案。否則，我們半途而死，你也不好銷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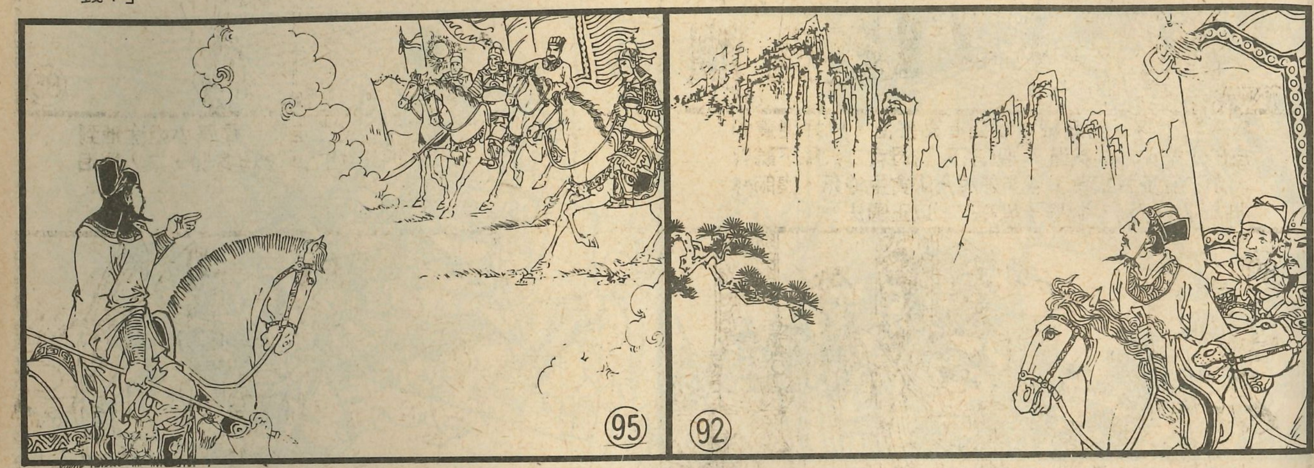


90　欽差一聽，倒也有理，立即吩咐備一輛馬車，讓母女二人上車，又命將帥府全部財產充公，還追問少華的下落。夫人回說兒子早在三月前就到邊關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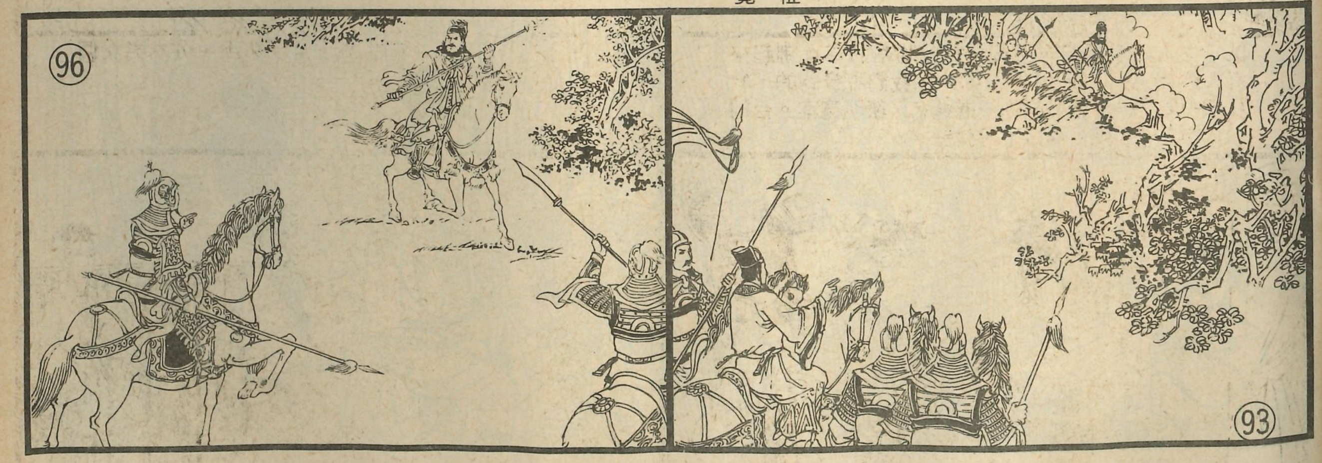
91　欽差聽了也無可奈何，加上皇命在身，不能久留，便下令押解人犯，立刻動身。這事早已轟動全城，街上人山人海，聽說元帥府被抄了家，大家憤憤不平。

94　此人姓張名森。欽差見他擋路，火冒三丈，大喊：「本欽差奉旨押解犯人，皇命在身，誰敢擋路，快給我滾開！」張森毫不理會：「不怕皇上不怕天，逍遙快活賽神仙，皇帝老兒打此過，也要留下買路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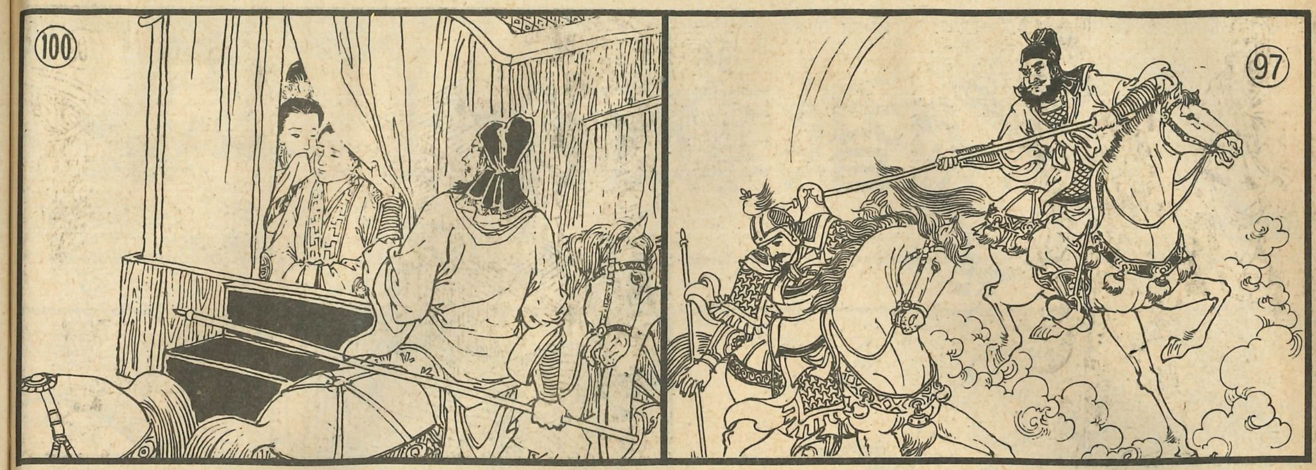
92　欽差帶了衆多官兵押解人犯，曉行夜宿，刻不容緩，急向京都進發。一日來到河南登封嵩山地界，只見羣山中有一座翠台山，山上旌幡獵獵，殺氣騰騰。人馬走近山腳樹林時，忽聞轟隆一聲炮响，欽差不覺一怔。

95　張森見後面押解犯人，十分惱怒，大聲斥責：「呸！贓官陷害忠良，更要拿出買路錢，不拿出來要你狗命！」欽差暗想：看來非硬打不行。立時命令二十四名校尉中本事最好的祝家兄弟，上前拿下張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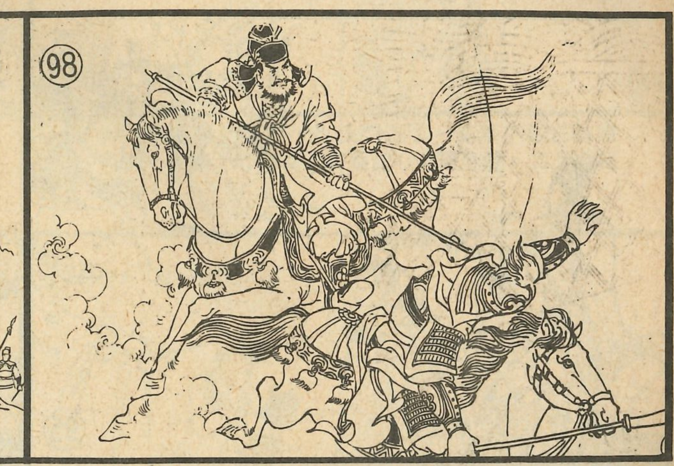
93　炮聲响處，林中衝出一伙強人，高喊：「留下買路錢！」欽差仗着人多，馬上擺開隊伍擺成陣勢。這時樹林裡又出來一個強人頭領：身材高大，濃眉大眼，頭帶鐵盔，身穿鐵甲，足蹬戰靴，胯下寶馬，好不威武。

96　祝家兄弟名叫祝天祝地，見張森氣勢壓人有些害怕，但又不敢違抗軍令，便賊頭賊腦地從左右兩邊向張森包抄過去，嘴裡還說着：「別惱火，有話好說。」



97　兩人逼近張森，那個祝天突然拿起槍就扎，而張森早有準備，擧斧一砍，祝天的白蠟杆槍已飛得不知去向，緊接着起斧一揮，祝天的腦袋滾落在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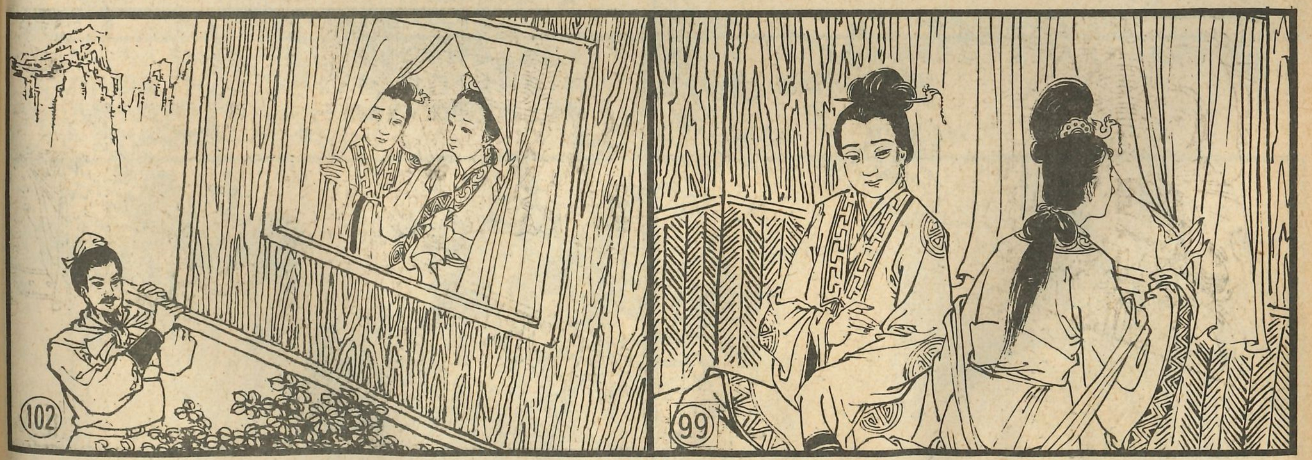
100 張森殺退官兵，催馬來到車前，掀帘一看，車上坐的是一位夫人，一位小姐。夫人一看張森這個黑臉大漢行爲粗魯，嚇得不知如何是好。



98　祝地一見，嚇得魂飛魄散，掉轉馬頭就跑。說時遲，那時快，張森馬到斧到，祝地也被砍倒落馬。欽差一看不好！撥轉馬頭落荒而逃，衆官兵也都各自逃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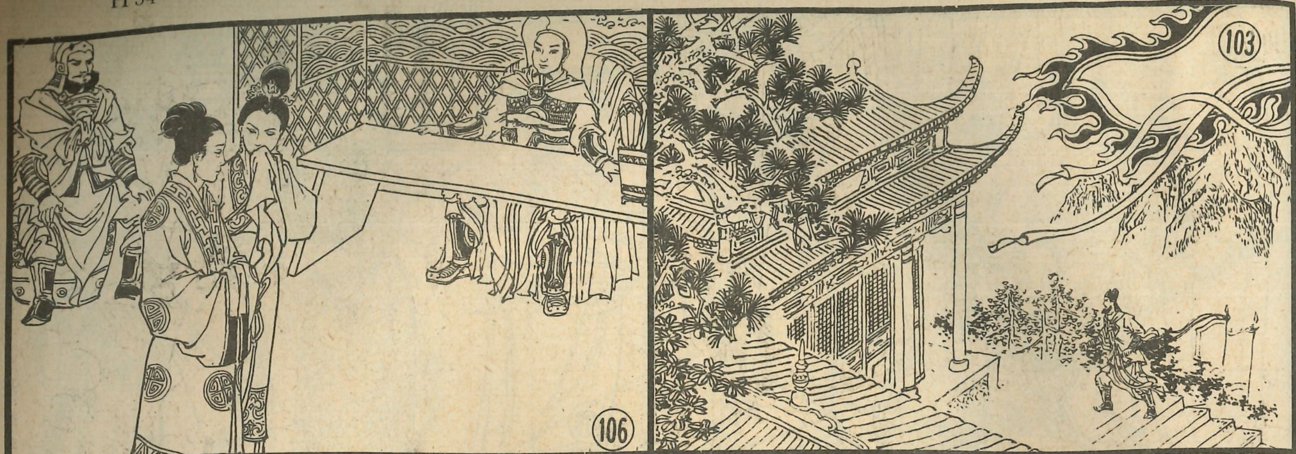


101 張森吩咐把馬車的輪子卸下，改成轎子抬上山去。衆人七手八脚，卸下車輪，抬着皇甫夫人母女二人上了山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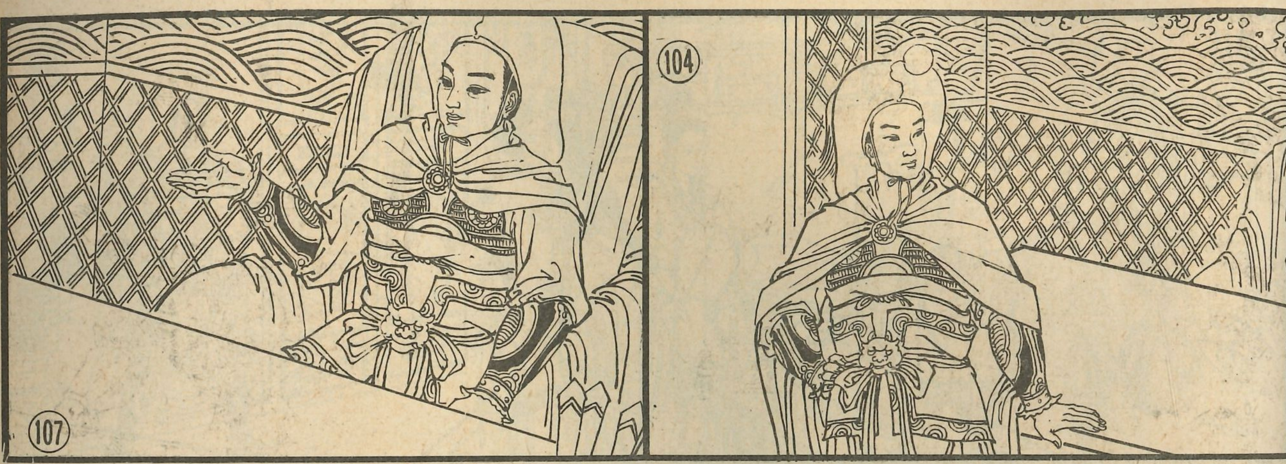
99　這時車裡的皇甫夫人和長華小姐，旣驚又喜。喜的是强人嚇跑了官兵；驚的是這伙强人打劫官兵，不知對她們娘倆又當如何？

102 母女二人坐在裡面，吉凶未卜，膽戰心驚，擧目外望，只見那山上古樹參天，怪石嶙峋。半山寨門高豎着杏黃大旗一面，上書「替天行道，除暴安良」八個大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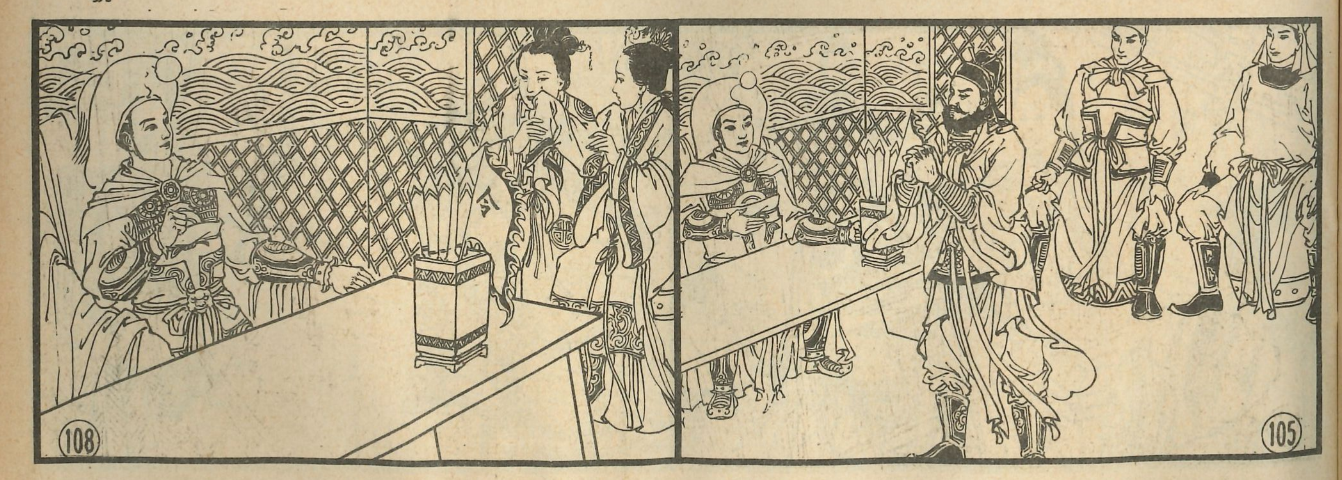
103 進了寨門，張森命將車轎放下，囑咐衆人小心看守，就徑直奔聚英殿而去。

106 夫人和小姐在小嘍兵的帶領下，來到聚英殿，大王一看，這母女二人雖然衣衫狼狽，但擧止端庄、穩重，却不知身犯何罪。



104 寨主公平大王，年少英俊，人品出衆，能文善武。他對手下的人嚴加管束，不許他們貽害百姓，因此在山上很有威望。這次張森見皇甫長華長得標緻，有心獻給大王做押寨夫人。

107　夫人進殿不敢抬頭，上前行了一個禮，大王說：「老夫人免禮。」夫人一聽愣住了：怎麼這位强盜大王聲音如此淸脆？再向上一看，又是一驚，原來這位大王臉色白皙，眼睛靈俏，櫻桃小口，眞是一副好相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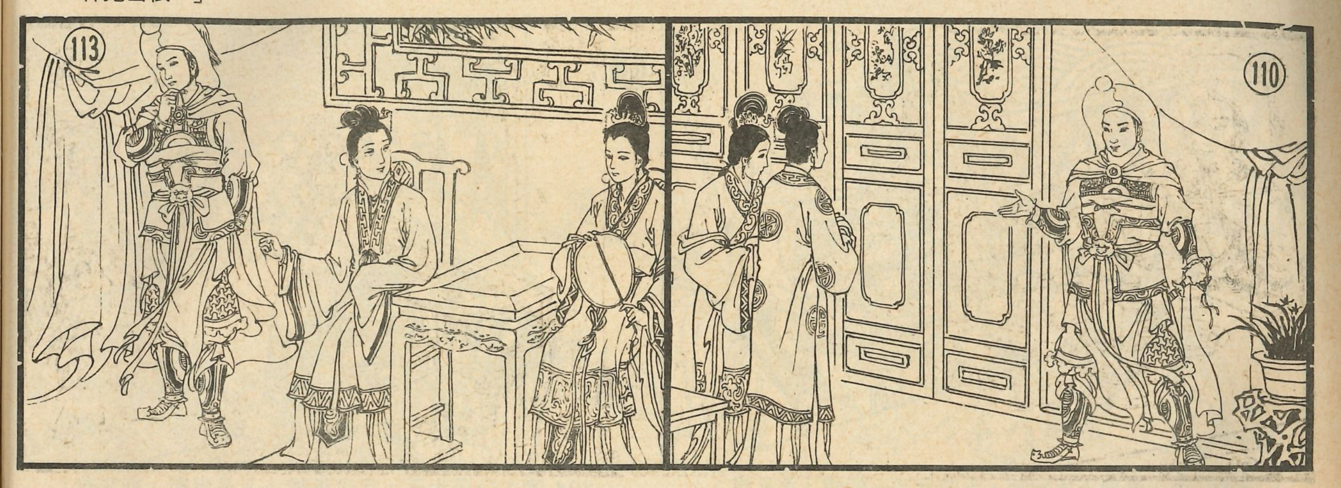
105 張森走進聚英殿，大王與頭領們正在議事。張森上前稟報了剛才發生的情況，大王聽後，叫人把夫人和小姐請來相見。

108 大王安慰說：「夫人休驚，你姓甚名誰？哪裡人氏？身犯何罪？請說明白！本大王自有道理。」夫人含泪奉告，並求大王放她們進京伸寃。大王忙道：「原來是元帥夫人，失禮了，現在進京有口難辯，枉送性命，實爲不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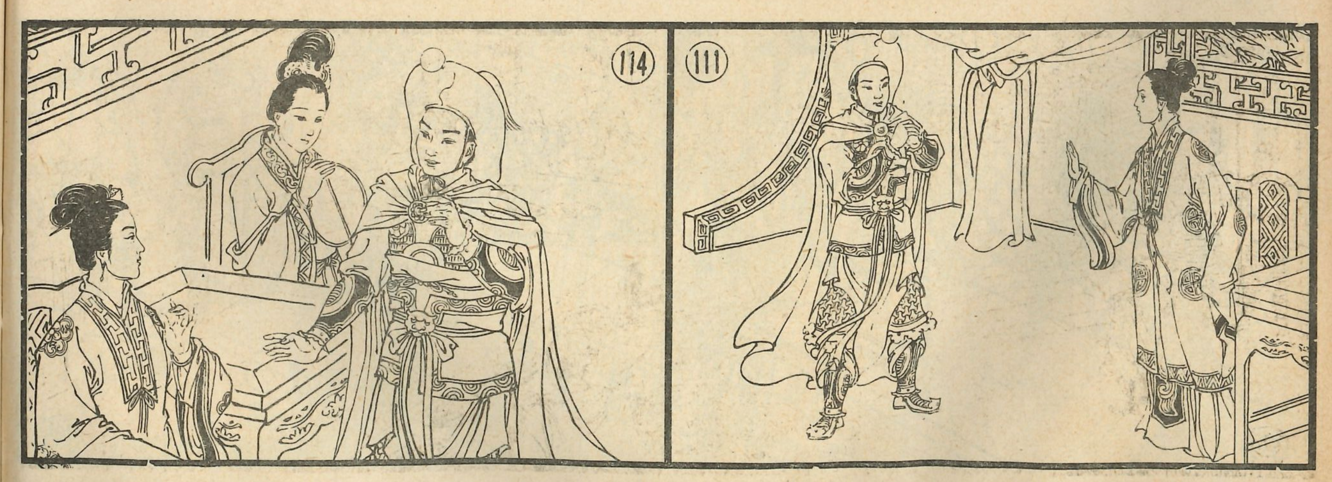
109 大王喚出一班丫環，侍候夫人、小姐來到後面沐浴更衣。夫人問丫環大王貴姓大名，丫環說叫公平大王。夫人又問公平大王姓甚麼，丫環說要問大王自己。夫人感到奇怪，丫環爲甚麼不肯說呢？

112 大王暗暗稱讚，搶步上前說：「老夫人休怒，聽奴家詳告。我名叫衞勇娥，爲父是先鋒官衞煥，在邊關身陷敵陣。皇上却下旨抄家，我殺退官兵，去邊關尋父，路過此地強人，便殺盜上山，招兵買馬，待機伸冤雪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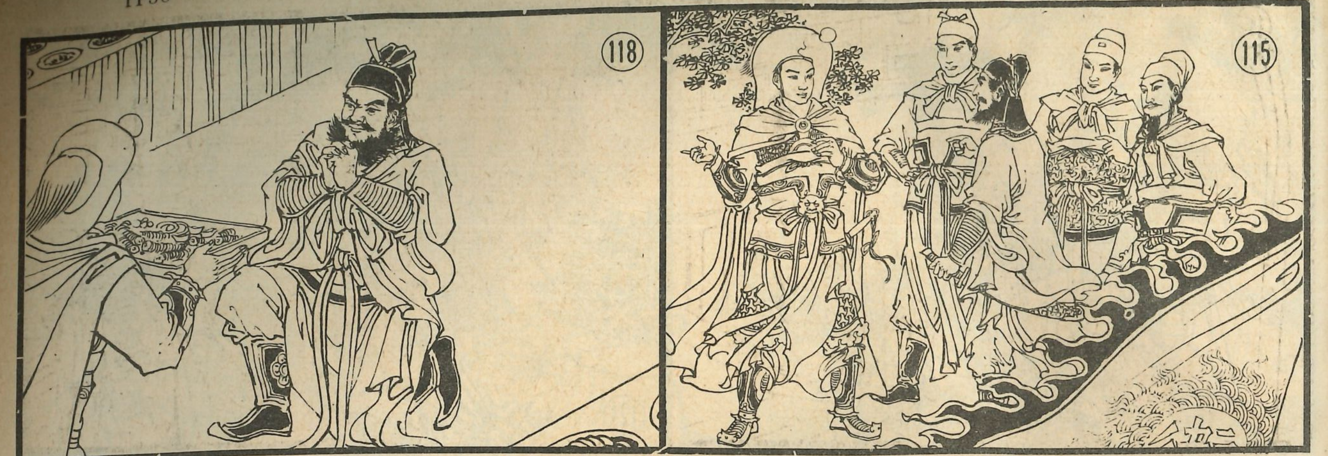
110 這時大王安排完軍務回到後堂，夫人、小姐起身相迎。夫人說：「蒙大王搭救，請問大王高姓大名，待我牢記，沒齒難忘。」大王有心實告，但又想還是先試試夫人的品格。

113 夫人聽大王說到「奴家」，方知他是女扮男裝，心裡非常敬佩。但想到人們都知她是男人，自己帶着女兒住在這裡，恐遭嫌疑，故仍想下山。



111 大王說：「夫人，衆頭領要我與你家小姐當晚成親，不知妳意下如何？」夫人一聽霍然起立，厲聲道：「大王出言無禮，成何體統，我們告辭了！」說罷欲帶長華立刻就走。

114 大王一聽連忙勸阻：「夫人已無家可歸，還是留在山上更爲穩妥。你恐遭嫌疑，有損小姐聲名，那我拜你爲寄母大人，遮人耳目，你意下如何？」夫人一聽，甚爲歡喜，當即表示同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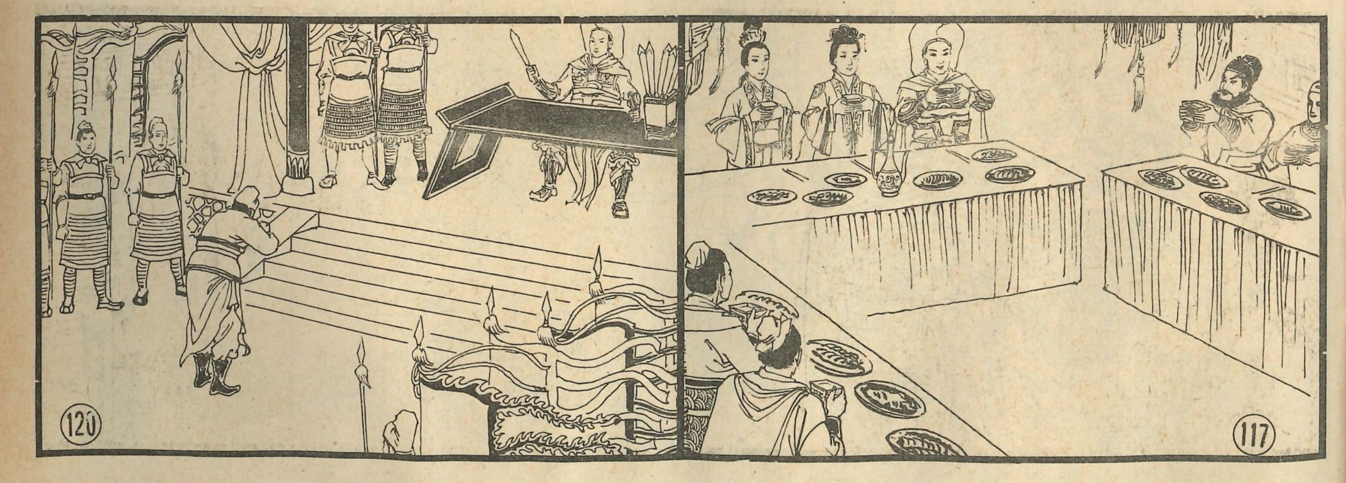
115 大王立即召集衆頭目，當衆宣佈：「剛才上山的二人是兵部元帥皇甫敬的夫人和小姐，元帥失落敵營，又被奸臣陷害。本大王決定拜老夫人爲寄母，助她渡過難關。本王即刻殿前行禮，請諸位觀禮。」

118 接着便大擺筵席，並論功行賞。特別是前山頭領張森及其部下，陣前搶救有功，另加重賞。大家開懷暢飲，歡宴通宵。



116 衆頭目本來以爲大王今晚成親，却見他尊敬忠良，不貪女色，十分佩服，紛紛表示：不是成親是認親，也是喜事，應將花燭之筵，改作認親之酒，歡慶一番。于是馬上動手，將殿堂裝飾成喜堂。

119 行過認親禮後，母女二人和大王回到後面，內室也擺下一桌豐盛佳餚，三人坐下飲酒談心。夫人談到兒子少華抄家時出走，不知現在何方，十分掛念。



117 聚英殿頓時張燈結彩，紅燭高燒，香烟繚繞，喜氣洋洋。一切安排妥當，請出夫人與小姐，大王雙膝跪下拜娘親，老夫人又叫長華向大王行禮，從此兄妹相稱。衆頭領也拜見老夫人和小姐，齊聲祝賀，熱鬧非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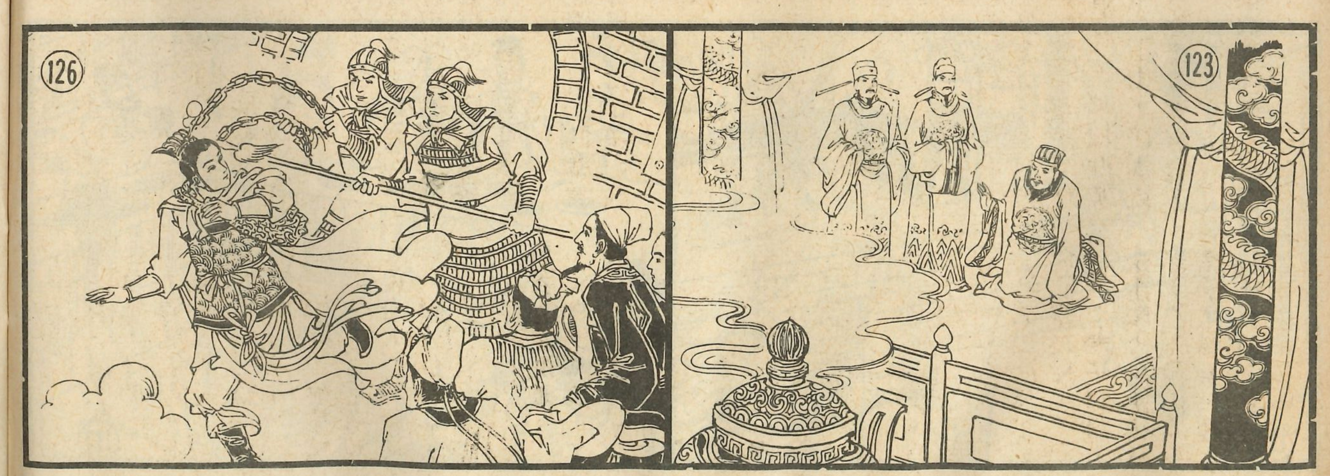
120 第二天，大王即傳令衆頭領：加強山寨防御，提防官兵征剿，同時又派人進京探聽欽差損兵折將，丟了犯人以後如何銷差；另派人到湖南長沙打聽少華的消息。



121 再說欽差錢國寶一口氣跑了十多里，看看後面已無人追趕，這才停下來，收容殘兵敗將，急如喪家之犬，抄小道星夜進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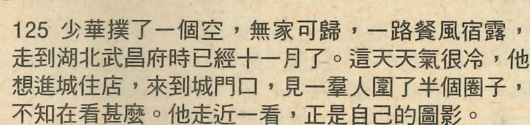


122 欽差回京，見駕請罪。皇帝大怒，將欽差革職充軍；又令河南當地官員派兵剿滅草寇，對於在逃的皇甫少華，則根據劉捷的主意，下旨命六部頒發印有少華畫像的通緝告示，張貼天下。



123 這時，到江南松江府華亭縣，抄先鋒衞煥家的這一路欽差也回到京城，他們謊報衞煥家中無人，根本未提衞勇娥殺退官兵衝出重圍之事，把事情掩飾了過去了。

124 再說少華拜別母親後，一路風霜來到湖南長沙一打聽，誰知熊大人觸怒權奸被罷官還鄉後已活活氣死；夫人朝泣暮哭，也相繼而亡；兒子熊友鶴，人稱「小孟苠」，守孝三年後把家財散給窮人，外出訪友去了。



125 少華撲了一個空，無家可歸，一路餐風宿露，走到湖北武昌府時已經十一月了。這天天氣很冷，他想進城住店，來到城門口，見一羣人圍了半個圈子，不知在看甚麼。他走近一看，正是自己的圖影。

126 少華慌忙轉身想走，被衙門派來的差人發現了，見他與圖影極相似，馬上喝道：「皇甫少華，慢走！」叫聲未盡，一根鐵鍊向少華頭上套去。欲知少華性命安危，請看下集《映雪代嫁》。



湖海恩仇錄／金戈・文
可飛・圖

落魂簫

驚聞落魂簫　龍虎同遇險

一座破廟，當然因爲無人照料，而弄得衰敗不堪。山徑却長着一叢叢的野草，如果由廟下山徑，轉個彎，有一條山溪冲積的小河。

今天，天氣不壞，一抹斜陽，照耀着這座破廟，即使是破廟，依然反射出一點金光。

奇怪，那裡來的蹄聲，聽來是懶洋洋的，敲擊着山石，馬從山徑一角轉出來，看得出是匹倒霉的馬，至少，牠沒投着個好東家，沒替牠梳毛打理，因此，看來有些垂頭喪氣。

但是，你若是個行家，你會看出來，這不是匹劣馬，這實在是萬中選一的好馬。

有馬必須有主人，奇怪的是，主人不露面，啊……如果眼光轉向廟內，不是有些烟火起嗎？順烟火而看，是了，一個身穿黑袍的少年客，不知在烤甚麼。

半晌，他有些不耐煩了，躺下來，曲肱而臥。陽光照射，令這本來瘦黃的面色，越發的黃，黃得有些怕人，看來，此君有病，否則，那會如此憔悴、懶散！

天，漸漸的在轉黑，正應了那句詩：「夕陽無限好，祇是近黃昏。」是的，夕陽一下山，四周就變得暗，暗，暗，然後是黑幕籠罩着一切。

有些焦味，總算將那黑衣人逼起了身，在火光餘燼中，揀出了一隻兔子，撕着吃，唉！看來眞是可憐，連吃東西也是懶洋洋的，眞懷疑他是否懶得不想做人吶！

風中傳來一聲馬嘶，黑衣客竟然如被刺激般，一躍起身……

半晌，蹄聲越來越近，又一聲馬嘶，想必是那匹倒霉的馬在叫，叫得令人很不順耳。

很快的，有人下馬，有人進廟門！

「是虎子吧！有甚麼好消息？」黑衣人在問着。

來的是個十五六歲的少年，一臉機靈相，可帶着幾分驚惶，「龍大爺，快走，有麻煩，有對頭人馬上趕到！」

「我那裡來的對頭，這分明是你闖了禍！」

「龍大爺，就算是我闖了禍，咱們走吧！好鞋不踹爛狗屎，你說是嗎？」

黑衣客算是給那虎子半勸半拉出了門，馬上一聲呼哨，那匹甩頭甩腦的倒霉馬奔來了，大概是吃夠了野草，飲足了溪水，倒不顯出如何飢餓之態。

小虎子將龍大爺推上了馬，於是兩騎人馬跑得比兔子還快，一刹那，沒入後山而去，走了一陣，小虎子在喘氣，他以爲逃脫了危境，唉！其實，他倆仍在這野馬嶺，就

是說，還沒有脫出對方的圍困，除非，你不闖禍。

小虎子到底闖的是甚麼禍？可憐，這那兒是闖禍，這是行俠仗義，一時不憤而出手傷人。

本來他是下野馬嶺去探聽消息，不想嶺下的野馬鎮，是個南來北往的要衝地帶。更奇怪的是，一個不大起眼的小鎮，竟然有着三家鏢局，這三家鏢局是專門承擔轉鏢事，由野馬鎮穿過子午鎮過秦嶺，又或者由秦嶺轉保至野馬鎮，為甚麼這麼做？這是秦嶺七十三嶺寨主，尊敬隱居於此的退任大鏢頭過天星的心意，而黑白兩道全甘心情願，本來嘛，江湖道上是講義氣的，這一些小意思，那有不順從之理？

本來，小虎子是去打聽人的，那會闖禍？壞就壞在他年輕不懂事，不，該說他太好管閑事，是因一個五十來歲的女人，與小虎子並不相識，她哭由她哭，問甚麼冬瓜茄子蘿蔔菜，不問尤可，一問，出了事。

那婦人當街哭，鎮上可沒半個人肯走近，而婦人，本來也祇是哭哭而已，不問她也走了。你問，她實在有一肚子的苦水，不論是老、是少、是男、是女，她都一訴為快，好，非但講給小虎子聽，還領着小虎子去看。

一間破頹房子，灶冷碗空，沒床沒櫈，祇有一張破蓆子，看得出是有水漬滲出，上面却蜷縮着一個白髮老婦，小虎子以為是個沒人照顧的老人家，他正想掏出銀子來救濟救濟，可是那婦人却說：「你看，你看，天下竟然有這種人，這位周大娘，她不是沒兒沒女，而且，兒女可是鎮上有名的財主……他們靠誰致富？還不是靠他們的娘，將好的全分給了子女，而今，她……祇落得這個模樣……」

「妳與她是親？」小虎子祇有十五六歲，難免挺天眞，他以為不沾親、不沾戚，她那裡會管這閑事？其實不對，這位馬大娘是個鄰居，自己也是個在窮中打滾的人，可是出於同情心，她是毫無條件的來幫這位周媽媽的忙。

周媽媽半身不遂，不少時，她來代周媽媽洗拆縫補，甚至於帶些吃食給她，苟延殘喘維持着。並且，馬大娘一而再的向周媽媽兒子求告，向女兒說苦，得到的答覆是：要妳多管甚麼閒事……

小虎子血氣方剛，他怎能容忍得住這樣的忤逆畜生！他想去見識見識這一對忤逆兒女，嘿嘿，你不去，他倒反而去了。

馬大娘不禁面色大變……當她看到有人在破屋門外叫喊時，她抖抖索索的走出破屋，哇，門前可站了不少人。

有一個生得蛇頭鼠目，兩撇鼠鬚左右分開，如此猥瑣的人，口氣可不小的道：「周大爺已再三關照妳，別再管閒事，妳偏要與大爺作對，好，現在，大爺說：一勞永逸，葬了他的娘，還有四個陪葬的……」

馬大娘嚇得面色轉青，為甚麼？她可聽得出來，四個陪葬的，自己家中不就有三個孩子麼？他們把自己一家人作墊屍底？這可有天道情理？再一看，不錯，十三歲的土根，十一歲的木根，連九歲的女兒也上了綁……

鼠鬚大爺已在命令，把那個老太婆扛出來……

「你們積些德，別難為馬大娘一家，我死，我甘願死……可別害鄰居、好人……」周大媽在邊哭邊叫着。

如果有些人性的，眞不忍聽下去，有不少人，是連看也不敢看，急步走開……

天下竟有這種畜生！試問，小虎子他能忍得這口氣嗎？他排衆而出，對鼠鬚大爺冷冷一笑道：「哼，閣下是此地官尹當差……」

「喂，你九成不是本地人。」鼠鬚大爺說道。

「不錯，外來的。」

「好，好，尹大爺就積個德，你小子，得記住六個字，飯多吃，事少管。否則，沒你的好處。本來，他們不至於早死，全是你成全了她。她講給你聽，破壞咱大爺的名譽，這就一勞永逸，以免越傳越不成話，明白了沒有？」

好啊！原來是自己害了他們，小虎子再也忍不住這口氣，一個大巴掌，直打得這位鼠鬚尹太爺，狠狠的跌了幾個觔斗，好，這就亂了窩。

在野馬鎮有誰敢打周天王的手下，這還得了。姓尹的雖然是祇帶來了八個人，八個那個不帶刀，不備兵刃，你出手，他們能就此算了嗎？

「殺，殺！殺了他滅口。」姓尹的在怪叫。八件兵刃齊向小虎子身上招呼了……

小虎子是大俠手下，他決不是個泛泛之輩，祇見他身法展開，出手快，而且快得有些詭異。既不是擒拿手法，也不是小八岔。嗨，捱打的就此給小虎子打成八個樣，動也不能動，並且，他還喜歡開玩笑，一邊四個，就像城隍廟中的八個小鬼。

別看小虎子年紀輕輕，他可心中有經絡。反正自己身上帶的是金子，此地又有車馬行，他明知打了人，但一時也不至於那麼快傳到那個甚麼周大爺耳中，現在，救人要緊，問清了馬大娘的娘家在橫山鎮，有金子也會引出幾個好心人來，兩輛大車，載了馬大娘一家人，還有半身不遂的周大娘走了。

小虎子給她們的金子，至少可維持一年生計，一年中，終歸有些別的生計作後繼，因此，他是放了心。

然後，小虎子，你亦該走了，該問訊就問訊，該回去的就應該回去……唉！咱們的虎爺是非闖大禍不可，竟然直闖天王府。

有些本事，年紀又輕，天賦又佳，那就是闖禍的本錢，他決不會考慮到，自己祇有一個人。一馬直奔天王府，鎮比城小，能有多大廻旋之地，也不必東打聽，西問訊，一闖就到。

周天王即使得話慢，總該聽到了，他在野馬鎮上是三霸之一，能容忍一個不知名不知來歷的小子下他的台嗎？現在，更且敢親自上門……周天王城府極深，為人陰沉猛鷙，聽說人到，他是早已設下毒計，迎接小虎子了。

周家大門外，立着個錦衣綉履的少年，面容瘦削，人言面無四兩肉，此人當之無愧，可是生就一雙暴眼，面色微帶青色，雙手攏在袖中，可看不出手形，小虎子見祇有一個人，他立加了幾分小心，尚幸他加了幾分小心，否則，性命可能留在此地。

「你是周天王！」小虎子憤憤的問着。

「在下周仲清。小英雄尊姓大名？」多有禮貌，根本不像個逆子惡霸嘛……

「我叫于仲虎。」

「于仲虎！」周仲清可在想，江湖上幾時有過這樣的小混蛋。搜腸刮肚都想不出有這一號人物，莫非是個假名？嗯，問一問師承，就可以逼其顯出原形！對，因此，他是微微一笑道：「請問令師那一位仙長？」

「我可沒有甚麼師父、仙長，我祇有一個大哥！」

喏，周天王也犯了個粗心大意之錯誤，以為一個大哥，那麼，也不見得有甚麼大不了，老實說，姓于的好手少之又少，邊疆有個姓于的，可是個老得將死的人了。其他，那來甚麼好手。既然如此，不將他抓住後，抽筋剝皮，儘情消遣，也有負我天王之稱。因此，他是「嘿嘿」一聲怪笑，或者，又是甚麼暗號吧。一張大網，宛如一片烏雲般，向小虎子兜頭蓋腦罩來。

上文說過，他一來天王府，一見周仲清，就怕有甚麼暗算機關，別看他人小，可是騎術極精，馬又是萬中選一的好馬。

這烏雲網落下不算慢，可惜，網軟隨風，而小虎子騎術好，一看空中有朵烏雲飄來，他不向前衝，僅是一夾馬腹，這匹馬竟然能倒退疾走，烏雲網可以顧全四方，但是，決想不到馬步如此之大，一個落空，小虎子的彎刀已出了手，但見一道金虹，如電如光，既快又捷，首先，將八個撒網的斷臂折肱，有幾個甚至胸開肩削，八個人，八個傷口，避得快，受傷較輕，稍慢就重，再是避遲點，就一命嗚呼。

周仲清幾時見過這種刀法？一發號令，而他雙手的鏈子軟槍，首先雙龍出海的向小虎子點到。而街頭巷尾，立即有人助戰出手。

最可怕的是，屋面上出現了一批弓箭手，個個强弓、硬箭，射法奇準的向小虎子的馬匹射來。

射人先射馬，這是武林道上不變之規則。現在，可好，羣鬥不算，再來這一套，小虎子即使刀法如龍，也難以照顧。眞所謂能戰則戰，不能戰則守，不能守則退，祇有一走了之。

周天王吃了人多勢衆的虧，如果，他以一對一，甚至以三對一，加上屋面的箭陣，小虎子非吃大虧不可。現在的小虎子，是仗刀快馬捷，好，讓其殺出重圍……

小虎子有疑問，天王也有疑問，因為，小虎子的刀法極佳，不容懷疑，但是，自己的天王神槍，有幾招明明可以在小虎子無暇照顧下，為其快槍所中，可是，小虎子突然像見了鬼似的，在一個不可轉折之處，轉了個彎，非但解除了槍招，而且刀槍相架，自己雙臂，隱隱若廢……

這是個心腹之患，因此，周天王一聲追，就聞一片馬蹄聲中，向小虎子追來。可惜，你們這批江湖客的騎術，那裡是他對手，只見他幾個動作，將那些人遠遠的拋在後邊了。若不是有馬蹄印可尋，簡直找不到小虎子的踪影。

小虎子見了他的恩兄，說完前情，細觀他的面色情形，祇見他是冷冷的一言不發，垂頭喪氣的，走，走，走。早已說過，不離開野馬嶺，你是永遠翻不出人多勢衆周天王的追踪。小虎子是萬分擔心，但是，事已至此，他也祇有跟了他，踱他的方步。

面前已來了一羣人，有燈籠火把，小虎子眼尖，看出周天王不在。分明他們是在四處搜捕，小虎子不禁對黑衣客說話了：「龍大爺，我說，好鞋不踩臭狗屎……」

「虎子，你已說過了兩遍了，但是，說說看，能打發他們走嗎？不見得吧，我實在已不想打，我也厭倦江湖事了，走吧……我不信他們非要找死不可……」

小虎子不說了。因為，他發現龍大爺又有些神志失常了。江湖道

上，有時是萬分的講道義，可有時候，簡直是無理可講的……

咦！為甚麼他們不來了？難道，他們眞的給龍大爺說中了，他們不想找死……那好，教訓了人，又殺傷了幾個，此事看來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無……

不對，小虎子耳尖，他聽出有車輛聲，他們在搞甚麼鬼？難道用火攻，這倒不可不防，車輛中裝火藥，這可防不勝防，此地山徑曲折……草木豐盛，一着火，就一發不可收拾，眞能給火活活的燒死，即使人不死，兩匹龍駒也是保不住啦……

「想不到還有一個助拳的。」是周天王的陰惻惻話聲！

正主兒來了，後文不能不熱鬧了。

也不對，人馬也紛紛讓開，啊！虎子幾乎大聲叫了出來……是兩輛大車推了過來，馬大娘倒吊在車廂邊，另一邊是她的兒子，另一輛是那個可憐的周老太，還有的是車伕……現在看清了，駕車的，是另有其人！

「讓你們看個新鮮的活把戲……我一聲令下，這七個立即長索垂地，一推車輛，不必半個時辰，他們全變成個不可辨認的屍身……哈哈哈……」

「龍大爺！」小虎子在急叫中，可是龍大爺仍冷冷一笑，道：「此人是誰？」突然的一句話，問誰啊！

「小子，你問人也得有個規……」矩字尚未出口，咦！怎麼一回事，這個開口訓斥的打手，莫明其妙的摔下了馬背。

「閣下是誰？」周天王有些發毛了，因為這個看來垂頭聾耳，倒霉鬼似的黑衣客，看來比小虎子更難鬥，因此，他是縮在人後，問了一聲。

「是我問你，掛在車廂的人是誰？」

「這個……此事與閣下無關！」

「哈哈哈！」一聲宛如龍吟的長笑，令在場的人個個有心驚膽戰之感，這還不稀奇，祇聽得馬蹄聲，眼前人影一掠而過，這一來，令那些打手、護院，全嚇了個魂飛魄散，為甚麼？祇見他們的東家周天王不知怎麼的，被那黑衣人挾在臂彎中，並且，還站在老地方，有些人，直疑此君有仙法。人之中，那有這種神速快捷的手法的人和馬呢？

「替我解下那些人！」黑衣客冷冷的說道。

那些打手也眞死心眼，到現在，沒有主人之命，他們可不敢自作主張，他們那想到，這一來，可令周天王吃了大苦頭。

根本看不出黑衣客他用甚麼手法，而周天王一聲悽厲呼叫已震動全場，然後是抖顫着的一個字，「放！」到了這個地步，誰還敢討價還價，很快便將倒掛的人放了下來。

其實，即使現在放了下來，可憐啊！這幾個人已痛得死去活來。人言倒懸苦，眞可說，苦不堪言，祇要看他們幾個人，半晌不能甦醒，就可知其痛苦之一斑。

黑衣客也不知從那裡取來絲條，更不知他七纏八繞的打了個甚麼結，然後，一聲冷笑道：「讓你也試試倒懸掛的滋味！」言隨身起，剛好有一棵大松樹，好了，將他掛在上面，這一來，周天王可是痛得比殺豬嚎叫得更悽慘。

「有誰敢上去解下他來？」黑衣客在問，可無人敢回答，「你能不能？」

「我……大俠，我當然不敢！」

「早就知道這小子是該得報應……」一個人開了頭，其他的一個接一個的訴說周天王的不是……不孝啦，陰狠啦，自命不凡啦，殘忍啦……總之沒有一樣是好的。

可憐，掛在樹上的周天王幾乎活活的給氣死了……

「住口！」黑衣客本來是冷然的面，立轉嚴肅：「想不到有如此無恥之徒，食人之飯，受人之祿，主人不好，平時不動不說，更且助紂為虐，勢頭一變，立即倒戈相向，我不想再見你們這般的畜牲，也不希望你們再見到我……」但見一黑影，宛如鬼魅般在衆人面前一轉，但聞一聲接一聲的慘叫，黑衣客又是穩坐在馬鞍上，但是，這些打手可苦了，祇見他們個個臉上有兩條血痕。

啊！黑衣客的一個旋轉，竟然將那些天王府打手，個個掃瞎了雙眼。

「至於你周天王，你不會餓死，三日後，我的絲結會自動解開，不過，你的一身功夫，可就毀了……」

「你是誰？」

「我何必講給你聽，你既無人性，又無人情，根本是個廢物。我犯得着為個廢物說出自己姓名？將來，你可能碰到個老江湖，見過我的無情結，他們自然會告知你我是誰。」黑衣客說到這裡，慢慢的走到大車前，下馬，用雙手按撫那些受苦人的穴道。

當他將那個可憐的母親周大媽按摩妥善之後，背後突來勁風，黑衣客是何等樣人，一個轉身，已將來襲之人掃開，但是，他作夢也想不到，當他一回轉身，以前作後，本來的後背是突襲，而現在，後背一變讓給那個老太婆。不好，背後

兩個重穴已被一股陰力扣住，「桀桀」一陣笑聲，分明是那個老太婆啊……黑衣客是心靈乖巧之人，曉得中了計。

＊　＊　＊

本來，這個機關是有不少破綻，唉，全因小虎子缺乏閱歷啊……

至於小虎子，他看到了目前的變境，他愕然了，他簡直想引刀自殺，現在，是他們佔了上風，黑衣客之重穴被扣，可以說，已無還招之力，但是，他想來想去，這兒，那會有寃家在？

「現在，龍先生，要我廢你的四肢呢，還是一對招子？我知道你是爽快人，快說。」

「要我招子可以，要我四肢也不難，尚幸，你們還有一個人在我手中……」

「誰？」

「周天王啊……」

「哈哈哈，我們可不理他殘廢或死！我們費盡心機，要的是你的寶貝，當然，我們可以自由自在取你的寶貝，不毀你，眞怕你來尋仇！放漂亮些講要那一樣？」

「我毀了你們那麼多人的眼睛，是報應，該毀我眼睛，不過，我得請問你們的姓名來歷，讓我也有個明白。」

「龍震宇，你難道忘了十三年前擊斃魏氏五雄之事？」

突然，黑衣人想起了這五個人，記得他們自稱一天王四金剛，怪不得還有人稱天王，不過不姓周……唉，這分明是改名換姓，至於馬大娘，根本也是他們的親戚。自己怎麼會七衝八撞的到此地來？而小虎子又會冒冒失失的中這鬼計，再一想，唉，自己本來了無生趣，死就死……至於自己的三經一尺是決不能胡亂傳人……想到這裡，他微微一笑，道：「現在，我大穴被扣，我無法可以自栽，妳們要毀我雙目也好，四肢也罷，只要大穴一鬆，我立即可以歸天，想我來教你們經尺的經文古解，對不起，那是永遠辦不到的事，現在，妳們可以下手吧！」

最年輕，也是第一個偷襲的少女道：「你想死，也沒有如此方便，告訴你，為了你，我們更向木長老借來枯木藤，鎖住你全身功筋穴眼……哈哈哈……」那少女是笑得萬分歡暢，不料在這時，一彎金虹向少女削到，少女自然而然的讓過來招。但是，此刀削她是假，直劈老太婆是眞。

刀是好刀，人又拚命，這一個猝然而來的橫變，將個老太婆弄得手忙脚亂。老太婆，她何止手忙脚亂，她連一口勁也不能鬆。她才一疏神，龍震宇的兩大重穴，立有內外力爆，哈哈一笑，龍震宇已經長身而起。

這一來，宛如猛虎脫柙，還能扣得住他？不過，小虎子却已被馬大娘挾住了。

馬大娘是鐵臂觀音，一為其雙臂困住，別說是掙，她眞能有挾死對方之神力。

「先將枯木藤扣住這小鬼，然後再對付龍震宇！」

馬大娘一聲吼叫，果然，大小姐是手法神速，小虎子之頭、手腕、脚踝，一連被扣上五個木藤圈。

這一來，是苦了小虎子，非但全身無力，並且，頭及四肢簡直如被五條毒蛇咬噬似的。

小虎子是中木藤圈的人，還不深切知道此圈的厲害，龍震宇却十分清楚。木藤圈是木長老的獨門之寶，陰毒無比，別說中上五圈，一個圈也可以令你非傷即殘，而且，越叫越壞，見效越快。

因此，龍震宇他便大聲吼叫：「虎子，是男子漢不要叫痛！」這是激將之法，可惜，小虎子已痛得暈過去了。

原來，木藤圈最怕將人痛暈，一暈木藤圈無外力之牽糾，就不能發揮它的陰毒之性，剛巧，小虎子身子骨格不太强，所以，他會一痛即暈倒。

現在，龍震宇是動了眞怒，碧靈玉龍尺出了手，此尺一出，說明了，他要開殺戒了……最近，他精神萎靡，有時連睡眠也不注意，吃也不按時，眞可以說是神昏顛倒，糊裡糊塗，目前，小虎子這一受傷，他恨極了這個圈套。所以，將江湖誅魔第一利器碧靈玉龍尺取出，一道碧白相交之精虹中，馬大娘首先被擊中，而那位大小姐更慘，她自以為聰敏，事事躲在人後出手暗算，那想到這玉龍尺別具妙用，在龍口之內，暗藏十三枚玄靈針，一扣一枚，又快又無影。

中者初時並無感覺，其實氣門已為此針所破，非但眞氣漸漸消失，時間一長，針循血脈，直攻心臟而亡。

龍震宇一針打中了大小姐，他却先開了口：「滋味如何？」

老實說，大小姐根本不知，但是其母却是老江湖，她老眼不花，祇見玄影一掠，打中女兒，知道不妙，現在老太婆明知是一敗塗地，她絕不能令一對子女再有什麼不測……天王即使會殘廢，不致於送命，如果女兒為玄靈針所傷，因傷而亡，那可太不值，討饒、服軟，她深知龍震宇為人吃軟不吃硬，好，先解了小虎子的木籐圈，然後，她淚流滿面的道：「龍大俠，你大可殺我解恨，此計，老身已設計了十幾年，也追踪你三年……」

原來如此，此老是故意引人同

情，小虎子那有不上當之理，常言道：「殺人不過頭點地！」馬大娘中了一尺，其命難保，至於大小姐，她氣門已破，再想練功，已無可能。

反正木藤圈已脫，小虎子不久可醒來，大不了休養幾日，讓他以後也可以多一些閱歷，其他……突然，他又有一陣愴然之感襲上心頭，苦笑了笑，用玉龍尺之龍尾，將枚玄靈針吸出，提着彎刀，抱起小虎子，他騎在自己的馬背上，牽住了小虎子那匹馬的韁繩，悠悠然、黯黯然走了，後面却傳來了不少的哭聲，他苦笑一聲，自言自語道：「我死了，又不知有誰來哭我？」

三日後，小虎子可開心了：「龍少爺，那個木長老，是什麼樣的鬼東西？」

「我沒見過他，可不能說他是神，抑或是個鬼！」

「我說他是個鬼，娘的，這鬼東西勒得我好痛！」

「是你自己討來的，與她何干？」

「我自己討來的？」

「少管閒事，少自作英雄，不就沒事了，不出事那會中了木籐圈呢？唉！」

「你少嘆氣成不成？什麼？我們眞的往那鬼地方去？」

「我早已說過，你不想去，大可以不去，我一個人去，反而輕鬆，逍遙！」

「肚子餓了，能不能找個地方吃些東西？」

「我是無可無不可……」

這裏正是陝西、甘肅交界之處，剛有個小店。別看小，打掃得清清爽爽、乾乾淨淨，還有一個奇處，當櫃坐着一個十八九歲的少女，生得又美又媚，開口說話，和藹可親……首先便將小虎子說得不好意思不進門。

早已說過，龍震宇是有些神昏顚倒，這兩天更甚，連頭髮也不梳，鬚也不剃，人，本是豐神俊逸的人，一變就變成個于思滿面的落拓客，小虎子將他拖了進去。他勉強的走了進去，那位美姑娘，他是一眼也未看。

也不知是什麼緣故，自從他倆進門後，巧了，客似雲來，一個又一個。但是，這位俏姑娘越來越忙，面對那些客人沒好臉色，可也眞怪，姑娘越是不理，那些人越是裝瘋潑酒，地方小，酒又潑來洒去。好，這下就潑到了小虎子那一桌。

龍震宇可根本不當一回事，小虎子可忍不住了，想發作，可被龍震宇制止住了。

越來越不像樣子，有幾個好像鏢頭、武師的人在調戲俏姑娘了。並且，將個姑娘給逼到了個壁角落，姑娘當然隨着武師們的笑聲而變色，裡面走出個老頭子，看來，是個當廚的，聽語氣，是姑娘的祖父。

「各位，各位，咱小孫女可憐，從小沒有父母，祇有我和她的奶奶……開此小店，圖個糊口而已。我們實在不是那些不正經的人……」

「我也不是個不正經的人啊！」哄笑聲中，有人說：「你們人手太少麼，也該招個孫女婿，幫幫手……如果有那麼個好彩數，明年，也能多個小曾孫，這不是你老的天大福氣？」

老人與孫女又氣又苦又說不出話，正在此時，一聲斷喝，嗯！是個新進門的客人，道：「快快給我散開了！」

這幾個保鏢的，是皐蘭飛馬大鏢局的鏢師，他們經過此地也不止一次，並且，見這位大姑娘更不是三次五次，這妞兒可就越長越漂亮，而思染指之心，與時俱增，今日，他們發作了！

但是，好看的女子，誰不愛，誰不想佔爲己有？你飛馬大鏢局有鏢師，皐蘭乾坤鏢局更有個大鏢頭呢！好，自古以來，男人爲女子而爭風呷醋，最起勁，也最拚命。

這新進來的大鏢頭喝聲：「散開了！」誰聽你的話？三言兩語，陰陽怪氣，這還有什麼好事的，打，先在店中打，地方太小，施展不開拳脚，到外面去打。

姑娘哭着逃進去了，外面一片廣地上，乾坤鏢局與飛馬鏢局打了半天，不分勝負，還想說幾句狠話，呀，不好了，鏢旗不見了。

大凡開鏢局的，別的全不怕，怕的是生死相拚，怕的是失鏢而追不回，還有，就是給人拔了鏢旗，別小看這小小一面鏢旗，其實，它可關係整間鏢局的聲譽。

現在，鏢旗不見了，那會不見的？不知道。

誰搶走了鏢，亦不知道，那更該死，爲什麼？因爲有個主，還有得追討，現在連是誰搶走鏢旗也不知，請問該怎麼辦？下邊的事不好辦啊！

乾坤鏢局大鏢頭，金刀銀鞭祁伯峯，到底是大鏢頭，富閱歷，一看情形，啊，小店內還有兩個人，一個黑衣客、一個小伙子，多半是會家子，他心中明白，越是這種人，越難打發，但是，事逼於此，不能不好聲好氣的，請教、求教，最後是請求他們交出鏢旗來。

黑衣客看來萬分厭煩他的打擾，祇給小伙子代回了幾句話：「不知道，也沒有看見什麼人取鏢旗……」

這算是什麼江湖朋友，這分明是半吊子，不行，一定得擠逼他出來了事，因爲，所謂「士急馬行田」，又道是「沒匹駱駝拉匹馬。」充充數……好，這一來他們之間說話了，可越說越不好聽，看來眞能打起架來。

黑衣客到了這個時候，他雙眼一瞪，好，本來，病懨懨，可以說毫無光彩可言，現在這一瞪眼，宛如小店內裝上了兩盞明燈，光華逼人。

人人起立，祁伯峯算是識貨，此人那會是劣貨。

「你們爭風，你們呷醋，你們侮辱人家好姑娘，我因有心事在身，這才給你們胡鬧亂哄，依我平日脾性，一個連一個的擲了出去算了！現在，我本想一走了事，容我眼不見爲淨，可是，你們却好意思來問我要鏢旗，慢說不是我拿，即使是我拿了，你們又有何本事拿回去？」

啊！怎麼，說了半天，你是嫌我們侮辱人家的姑娘，不是鏢旗的事，眞他娘的想罵出口，「她是你妹子，還是你老婆，你他媽的……」

祁伯峯極冷靜的問了一聲：

「是你拿的？」

「就算是我拿的，你又如何？」

「向你要啊！」

「有本事祇管來。」

祁伯峯他還不想鬧出大事來，因此，他的金刀銀鞭不出手，自以爲憑自己的混元手還不能擒奪你這病懨懨的小子下台？因此，身形一動，人已向黑衣客撲到。

別看祁伯峯身材高大，可是混元手却可以圍鬥，小轉小彎，小打小擊……小圍困，就這樣，將這個黑衣客圍住了。

並且，一出手就是一套，所謂一套是七十二手，由於出手快，七十二手如狂風驟雨般，向黑衣客連續擊打。

本來這混元手，快如雨打，閃避、躲避還得靠功夫，還手，勢必等他一套已完第二套未來之時，在中間着手，才是正理，不想，祁伯峯才打出三掌，不知怎麼一來，不對，那會手腕一麻，更不對，人，那會似騰雲駕霧……可憐，這麼大的一個人，就如一隻紙鳶般，向店中直飛出去，慢慢的，才跌在地下。又是一個奇怪，祁伯峯人雖高大魁梧，輕身功夫也不弱，被人截手擲出，他是想用輕功「迴風柳」，慢慢的下地，至少，還可找一些面子回來，哈！迴風柳祇用得半招，壞了，中間的眞氣好似被刀割一般，斷了。而他也祇好摔了個狠狠的，更可憐的是出手人陰損，在他面向下時割斷眞氣。你想，一個倒栽葱般摔下，這張臉與山石比鬥硬度，能成嗎？自以爲英挺不凡的大臉龐，跌了個五花八門了，他半痛半氣的暈了過去。

在場的那些鏢師、鏢頭們，祇有呆着的份兒，誰也不想面容開花，有的假裝扶起祁伯峯，有的假裝幫忙料理祁伯峯、問候祁伯峯，全忘了剛才是爲了個俏姑娘，鬧得不可開交……嘿，當時打，也全靠是分高低、比武藝，不是拚性命，否則，眞能不死傷幾個人吶。

黑衣客見事已了，他面色又變成懨煩煩、愁慼慼，眼睛似睜非睜，小店中立即無光采，小伙子祇有伴着發愁的份兒。

「你可吃飽了？」黑衣客在問。

「算飽了，可是你，龍大爺，空肚子飲了些酒，能成嗎？叫他們來碗麵。」

「你也太嚕嗦了……」

「不，一些不嚕嗦，一些不麻煩……」說話的是那個老人。在客人面前又搖手，又阻攔，老人後面是那個俏姑娘，低下了頭，好像不敢看人。其實，她那似星的眸子，不時在偷看那黑衣客。

「我們不是本地人，因此，我們的刀削麵，決不會輸給麵鬼姜，麵性眞的，我孫女做麵更有一套，麵發得好，有個咬勁，客人，你請坐，馬上，我們做一碗給你嚐嚐……」

「一碗麵夠了嗎？老蘇，我也要一碗呢！難得如娃兒做麵啊……是不是？」一邊說，有個老人走進了店。唉呀！這個吵呀，哄叫呀，外面也眞亂了套，爲什麼？這個老頭又瘦又小、又矮又乾，穿一身老黃色長袍，有些腿了色，不是丐幫中人，也是個落拓的文士。

但是，他臂彎中挾了不少旗——是鏢旗。

「還我！還我！」

有幾個比較精靈的，說道：「老人家，我們集個百來兩銀子給你……換，咱們算換……」

「那也好，反正，我老頭正缺一百兩銀子用。拿銀子來，換旗子去……」

果然，這交易頃刻即成，連那個暈過去的祁伯峯也醒了，立刻下令……不想那老頭子却在說：「越慢越好，最好，避過秦嶺廟兒沿。」

可是，這批人可能是嚇破了膽，也可能趕路心急，老頭的話，他們一句也沒聽到。反而是幾個趟子手聽清楚，但是，奇怪，趟子手走鏢行的前鋒，他們可知道路綫的遠近快慢，該在何處落脚，該在那兒歇宿，全都有個規矩，而廟兒沿就是一個落宿處，廟兒沿是條直路，容易去，而且，在這個地方，有身

份的人多，有錢財主更多，又是出秦嶺的要衝地，要避過廟兒沿，那就得越過沙嶺、馬脖子嶺，全是荒涼地，別說財主，那些人們全住在窰洞裡，那些大鏢頭能住嗎？那不是個笑話？

反正你說你的，我聽我的，走了再說。

老頭兒又是如何？他飛身上樹，看了半晌，搖了搖頭，下了樹，進入店中，不開口了，祇是對老蘇店東主說着半瘋話。

「今天，你看見我腰中有錢了吧，能把那烤鷄、燻鴨子、羊舌簽、風鹿脯拿出來了吧！」

「不賣，不賣。」

「這又爲甚麼？老蘇……」

「任何人想吃，我賣，唯獨你……」說到這裡，只見那個小伙子來到了矮老頭面前，恭恭敬敬的說道：「前輩，家主有請，請前輩光臨！」

「爲甚麼他自己不來，你來，看不起我這老頭子，我就不去……」一邊說，一邊翻着那雙眼。

「好，你擺架子？這可好，別說羊舌簽、風鹿脯，連麵也不讓你舐一條。」

「你敢，你敢，你個可惡的老蘇……」正說着，這不比引鬼的引魂幡更靈，黃袍老頭已跟了小伙子到了黑衣客龍震宇的面前。

其實，龍震宇面色鄭重，顯得他對黃袍老頭萬分恭敬，老頭子一見這種情形，他雖然這大把年紀，可是脾氣眞像個孩子似的，一見龍震宇對他尊敬時，他笑了，坐下。一看這桌上的菜，他又翻翻怪眼了，「甚麼？原來大名鼎鼎的玉面孟嘗，這麼小家子氣，吃這些東西，你不怕傳了出去，給人家笑話？」

黑衣客龍震宇是毫不在乎，「既然前輩賞面，我去請店主添菜，但凡食之道，但求飽腹可也，當然，也可吃些精品珍饈……店東……」

老蘇來了，他是滿面怒容：「客官，別上騙子當！」

「事實，我一日內連上三次當啦！」

此言一出，全店默然。「想不到我未出生之時，就已威名震皐蘭的兩位大俠，我幾乎當面錯過，如果不是這羊舌簽三字，那能引起我的思潮……」

這位小輩一條龍的龍震宇，竟然躬身下拜。老蘇又駡了一聲：「死饞兒！」一面又高叫老件上排門，表示今日歇業不開市了。

這位老婆子可依然不脫其豐韻，眉清目秀，除了稍有皺紋之外，眞是一點老態都沒有。

「老妖怪，妳怎麼不會老，莫非妳是夏姬托生的？」

這句話可惹惱了這位老太婆，也不見她如何出手，而且，龍震宇如此江湖名家，也看不出她如何出手，而且，龍震宇如此江湖名家，也看不出她，那會出手能轉彎，尚幸，黃袍老頭子之出手更驚人，也可能對老太婆之出手素有心得，因此，他的每一招、每一式，都恰好的迎個正着。快是快到萬分，一刹那之間，兩人已對了二十多招，還有一點令龍震宇佩服的是：兩人的脚步根本沒移動過半步。可是，地下分明已顯出了四隻脚印……

「爺爺，奶奶，別顧顯示功夫啦，麵都快糊了……」只見那俏姑娘已端出一個高托盤，盤中有三碗麵……黃袍客老頭一見麵，他可疏了神，「啪」的一聲，捱了個大嘴巴！

龍震宇不由大驚，他的眞正功夫游龍手展開，好快，並且，在對桌邊，轉到了那桌邊，人已極快的隔在中間，果然，他也連中二下，並且，他出盡辦法也無能避得過。

龍震宇不由心中大震，自已自稱爲游龍手，其實，自已該將這個招牌抛往茅坑中才是。

「奶奶，妳打錯了人啦，妳的火氣總是這麼大……」俏姑娘在埋怨她奶奶了。

而老太婆可說：「鬼叫他貧嘴說我是夏姬托生，我是淫婦，我是老騷婦，我眞想打他三個連環嘴巴，打得他從此後不再胡說八道，我那會想到他出現，而且又快又迅速……我是以進爲退，而他，不知爲甚麼，爲這枯老頭挨了兩下……」

「不是麵來了，我會捱妳打嗎？貧嘴是假，妳老公說我饞嘴，這倒不錯，好啦，打也打過了，該吃麵了吧，一冷了就變了麵糊啦！」一邊說，他可眞殷勤，一碗一碗的放好，連小伙子也有一碗，就是主人沒有。

龍震宇一聞這香味，他不禁心中一動，自己可說是吃盡山珍海味，但是，這樣一碗普普通通的麵，麵滑、湯清，而幾片血紅肉片，幾條山菜，已有如此引人食慾之功。不過，他們說主人不伴食，不對，龍震宇是個十分懂禮貌的人，他那能如此就吃，一定得請主人同坐。

「好吧，恭敬不如從命，祇是孫女兒，妳去準備些羊舌簽、風鹿脯、烤鷄、燻鴨……」

「我早已備妥了！」

「啊！啊呀！我的好如姑娘啊！妳眞是鹿老頭的知己也，唉！也祇有妳啊！我會甘心挨個嘴巴……」

「如果鹿公公以後對我奶奶尊敬些，我更會感謝你！」姑娘說話溫婉得體，令在座人個個暗暗喝聲好，姑娘進去了，很快的，一個大托盤中，又擺了六隻大碟，還有一個火鍋，有山荀、野菌，有山鷄、鴨、火腿，其中還有一盤熊掌，這是極花工夫的菜，那會這快做好？

龍震宇不禁留了些神。

龍震宇給姑娘讓進了頭座，難道她是有心的？這是早已準備好了的菜餚？事到如今，他也不理這麼多了，反正已吃了，而且，不論一餚，一蔬，甚或一碗麵，那一樣不是精美絕倫的，龍震宇從有記憶開始，他從沒有吃過比這更好的菜式。

小虎子是吃得最高興，越來越不顧禮儀，本來，他與龍震宇不是主僕的關係。現在，他苦了那麼多個月，除了看龍大爺的愁眉苦臉，甚或點點珠淚外，他可從來沒有今天這麼興緻勃勃，何況，那位如姑娘，是一匙又一匙的敬他，他那個高興啊，簡直用言語不可形容。

至於龍震宇，自有如姑娘的奶奶在招呼，因爲，她一個失手，連打了龍震宇兩下，心中過意不去，她滿面笑容，更說明鹿脯如何封法，山荀如何保存，熊掌之收漿該如何……其實，講這些烹調經有甚麼用？可憐的是，她除了這些，還能講些甚麼？

鹿老頭大概是說得上酒醉麵飽了，嗯！老朋友到底是老朋友，一接口，立即令氣氛大變，先說自己捱打，然後講出他們淳于家的獨門絕技，九曲十三彎，控鶴制虎功，更說明老太婆就是當年獨闖黑獄宮，一刀誅殺七閻王的英雄事蹟來。

龍震宇不由想起當年一位好友蘇伯佳來，功力勝過自己，本想向他請求授藝，增加游龍之功力，突然，他失了踪跡，後來有人傳說，他爲天河丈人收爲女婿……不知怎麼一來，天河老人坐化了，大震宮大亂，蘇伯佳不知去向……難道，蘇伯佳是蘇老頭的兒子？

「前輩是大連環蘇之半？」

「嗯！就怪我改錯了個名，之半，子半，唉！連一個兒子也保不住，他死了！」

龍震宇忽的酒盃一滑，人，就此直僵僵的倒在地下，是山石地啊，這一跤，跌得他後腦破，血淋漓……

蘇之半看出不對，當然，也更看出此龍有滿腹心事，現在，他將龍震宇救醒，而蘇如愚姑娘嚇了個面色青白，男女還有些授受不親，她明明有極好的療傷手法，她又心細，又體貼，可她不敢插手。

至於黃袍老人鹿不飛却按住了龍震宇之「寸關尺」脈，半晌才道：「抑積於心，神志頹沉，引致脈滑而浮，此謂之陰尅陽，一路來與人交手，好似中過人暗算，再加上風雨交侵，現在，痛結於心，唉……可惜如此好的人才，也難抵受了。可惜，可惜！」

「鹿老兒，別賣弄精通了，我問你，孩子有沒有大礙？」

「唉！我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來啊！」

「甚麼，自命神醫閻王懼的鹿不飛，難道眞的老了不成？不能飛，飛不動了？」

「老太婆，別用激將法，我，祇憑脈理，不講人理，我總得問個清楚，痛從何處來，心神爲何抑……不清楚人理、脈理，焉能對症下藥……唉！看來，如姑娘啊，可眞有妳的忙啦！」

如姑娘誠如其名如愚，扮傻詐愚，不過，她笑不出來了，本來，如姑娘一見龍震宇，她的笑臉沒停過，現在，她焦慮，她心煩，比任何人有過之而無不及，可惜，她說不出口，現在，先問小虎子——讓小虎子一說前情……

啊！甚麼？龍震宇是爲一個極難看的女子神魂顚倒，而那女子，是自覺不配，避之而去，聽說，她已出玉門關，進入沙漠地。

總以爲這樣，龍震宇可以死了這條心了。那想到龍震宇是個死心眼的人，不見了這位醜姑娘，起先幾日，宛如發了狂，甚麼事也不順眼，更不順心，然後，他走了，說得好聽，出外游俠，其實，他是忘不了那位醜姑娘。

在江湖上，有時候，他可以三日三夜不開口，愁容滿面，有時候，他可興奮萬分，又殺土豪，又誅劣紳；有時候，他住在上好的酒家中，莫明其妙的，在深夜時分，唱其男高音；也有些時候，就睡到那裡，不論野廟枯寺，不論茅屋村舍，你說他神經失常，他比清醒人更精明；你說他正常……小虎子搖搖頭，說不清，實在，他比不正常人還要不正常……

「那你爲甚麼跟住他？」如姑娘莫名其妙的插問了一句，不過，誰也聽得出，她是在斥責小虎子。

「因爲他救過我全家，自己幾乎死，還是在火窟中，將我的小妹子救了出來！」

「這樣好的人，你還好意思說他不正常，依我看，你才是眞正的不正常。」姑娘是氣極而道的。

可不能在這個時候你吵我爭，先得把他救醒再說。鹿不飛嘀咕了一聲：「這病難醫！」

淳于璉問：「爲什麼？」

「豈不聞心病還須心藥醫……」

淳于璉不禁點了點頭，可是，心中却有一陣茫然之感，本來，她可眞的將龍震宇當作未來的嬌客，老實說，現在，黑衣客即使于思滿

面，愁意蕭索，但是，他的神采，他的眼神，他的出手，都顯示作是江湖小輩中難得的人才……想不到他會有個醜八怪的心上人，而且死心一片，毫不動搖，這可令人感動，也實令人敬佩！

龍震宇是一時之激，心中痛極，他才痛暈過去，爲人救醒，又敷了金創藥，該無大事。可是，他一醒，竟然是慟哭起來。誰也聽得出，他這哭是眞正的傷心的哭，爲什麼？因爲蘇伯佳是他最佩服之人，以爲憑他的機智本領，總該脫出此危，不料死了！

現在的龍震宇又淸醒如常了，他看到了如姑娘，對！蘇伯佳既然是天河丈人之婿，那麼，如姑娘的母親呢？

「也死了，而且，憑蘇伯佳之力，故佈疑陣，放走了我那苦命的媳婦，可惜，她中的魔毒太深重了，雖然，當時憑我夫婦之力，還是可以救她活命，不過她一念殉夫，而今，祇留下這個孤女……」

聽得如此經過，龍震宇本是個至情至性之人，也可說是樂天派的人。他突然站起來，將酒壺團團的斟了一輪酒。

然後說道：「伯佳前輩，天何不公，地何不平，人何不等？君今去後，我其誰從，我飮此酒，君其鑒我……」說到這裡，一仰脖子，杯中酒乾了，他是奮力一擲，木排門已上了啊！他可也不理，說擲就擲，他這功力，摘葉也可傷人，這酒杯擲出，不知何去了。

蘇如愚姑娘從來未曾聽見過如斯深情動人之祭文，現在，龍震宇所說的每一個字，令她芳心一跳。再看龍震宇飮酒擲杯，是如此的激昂，也如此的眞誠，不由自主，她跪下來，算是領祭，然後，再親自奉酒！

說龍震宇淸醒，他實在淸醒，他奉伯佳如前輩，他那是眞愛飮酒？因此，他也跪下受酒：「蘇家妹子，令尊英雄，今當節烈，蘇氏一門英俠，但求天滅魔頭。」

「不，我要手刃仇人……」

「好，有志氣，若有用我之處，我決不辭。」

「可惜，君將遠赴關外，找你那心上人……」

「啊！」龍震宇不再言語了，他祇是對小虎子看了一眼，可是小虎子却來個背向他，不聞不問。

龍震宇頹然長嘆道：「妹子，我給妳三個月時間，助妳殺上大震宮……」說完話，他站起了身。

蘇之半、淳于璉這一對威震江湖的大英雄，這麼大年紀，也會讓龍震宇的慷慨激昂，引出了眼淚。

鹿不飛突然向龍震宇道：「你體伏病根，我眞怕你幫忙，幫忙會將自己一條命根也幫掉了！」

蘇姑娘正想斥責這個沒有老少尊卑不講禮節的前輩，不料，她聞得龍震宇豪放的笑道：「人生數十年，得一知己難，伯佳前輩對我錯愛有加，有些功夫，還是由他把手教出來的，爲他而死，死得其所。」

「但是，玉門關外，白龍堆中，還有你的知心人在啊，你忘了嗎？」

「大丈夫可以爲知己心上人憔悴，決不能爲知己心上人有誤道義之所爲。」此言一出，個個不由更加敬愛他。

但是，龍震宇啊，你這樣一來，可就害苦了一個人。

誰？蘇如愚姑娘，從此之後，她對你一片痴心，男的對女的痴心，尚有改變之可能，至於女的對男的，唉，要嘛不理不睬，如果她看中了你，付出了，那等於蠶絲般纏……纏不住你？她就會纏住了自己！

唉！情啊，有多少男女讓這個毫不起眼的一個字，鬧了個血淚交迸……

* * *

暫時不提他們這些人你敬我愛，得說那些大鏢頭了，鹿不飛曾要他們避過廟兒沿的，可是他們走慣了鏢，也可以說是享慣了福，廟兒沿有的是大酒家，還有，聽說最近來往鏢師說，有不少粉頭，挺有些意思，既然在小店裡吃了虧，好吧，就到此地來找補足也，因此，即使有兩個老趙子手，想避開廟兒沿，能行麼？這兩家大鏢局的廿九輛鏢車，浩浩蕩蕩的進入廟兒沿，找到了大客棧。

可怪，小二是垂頭喪氣，老闆是沒精打彩。不過，招呼還算好，開出來的酒菜，也眞不錯，酒是好酒，菜是好菜，叫粉頭，依然來，但是，看來，總是有些不對勁！

祁伯峯自命老江湖，他不得不叫來個小二，想問個淸楚明白，可惜，一問三不知。

祁伯峯看出不用強是逼不出什麼眞正話來的，好，用強再加上銀子，雙管齊下，總可問出些名堂了吧！

不想，店小二見了銀子，他笑了，笑得很怪，並且，還說了一聲：「試問，將死的人，要這個做什麼？」

喔！大槪小二患了不治之症，在等死，那也不能怪他，不過，不對啊，那些粉頭啊，掌櫃啊，他們又如何？好，問一個，是一個死，有個較好心的賬房先生說：「有你們吃的，有你們住的，要玩，盡量玩，時辰一到，大家歸去。」然後，又是挺怪的笑聲。

有幾個鏢師、鏢頭，簡直在罵他媽的，你罵你的，他們，誰也不理會你們。

最後，祁伯峯想通了，管他們的，明天咱們一走了之，天未亮，鏢行規矩，起得最早的是驢馬手，因爲，他們得服侍驢馬車，套上鞍架，然後拖出鏢車。第二批起身的是一般的普通鏢師，然後是大鏢頭。

等到大鏢頭上馬，趙子手手持鏢旗高聲叫「我武維揚！」這就是規矩。趙子手在前，鏢師在後隨，然後是鏢車，最後是押鏢的大鏢頭了……

今天，奇怪，該結賬，他們死不肯收。祇說一聲：「後會有期！」

什麼？後會有期能當銀子用？祁伯峯也保了多年的鏢，他可也想不到，也是想不出，這兒到底發生了些什麼事？總不能他們一下子全變成了君子？

可是，無論如何，該走啦，對！趙子手在前，大鏢頭在後，浩浩蕩蕩的，都走了……

廟兒沿，是沿山徑建立的城鎭，這就是說，祇有一個進口，也祇有一個出口。

飛馬鏢局、乾坤鏢局是合併在一起，向這個鎭出口處走去。到了出口，就出事，莫名奇妙，人不見，影不見，一個鏢師倒撞下馬，趙子手馬上下馬過來，也有人與他比較有交情好些的，想看看他是中暑，還是昨夜房事過度透支體力倒下。

一看之下，他們全嚇了一驚，祇見那鏢師面上帶笑，這笑，笑得有些詭異，面色黃得發光，「中毒！」其中有一個鏢師莫名其妙的叫了起來。

這一叫「中毒！」這羣車馬驢隊全亂了套，個個要來看個明白，誰知，你們不下馬還好，一下馬，祇聽羣馬嘶叫，發了瘋似的向四面奔去。並且，走得眞怪，一碰就轉彎，越到後來，那些馬簡直在團團轉，做馬戲也似的。

祁伯峯到此地步，還有看不出來的道理，馬也中了毒，請問：保鏢能沒事嗎？

蓬！蓬！……可憐，祇見一匹又一匹的馬在長嘶中倒下，倒下後，即是一等一的好趙子手、驢馬手，也別想把牠們拉得起來。

馬嘴中一股一股的白沫噴出來，然後是血，待到噴血，好了，也差不多了，馬該歸天了！

祁伯峯等人百思不得其解，難道是客棧老闆或者小二……甚或粉頭弄的手脚？正想回去拚命！半空傳來了一聲嘹亮的簫聲，奇怪，本來簫聲嘹亮，但是，唯有這簫聲，聽來有說不出的難受。

漸漸聽得昏昏欲睡……嗨嗨，不多久，果然，他們一個個都睡了，也不知睡了多少時候，這可看他們的功力了，功力深的，醒得快，如此類推，逐一醒來，眼前是一張熟悉的臉。

祁伯峯看見的是那個說「後會有期」的老闆，向他苦笑道：「果然後會有期了！」

「那會這樣的，那會這樣的？」

「有人命令我們，將你們抬回來的！啊！對了，除了鏢車……」

鏢車不見了，這等於失鏢，這可對鏢局、鏢主如何交代？祁伯峯急得額頭冒汗，但是，那位老闆却說：「祁大鏢頭，現在，你們已聽過落魂簫音，也不怕講了，你，命也保不住了，還顧全什麼鏢呀槍呀的，等着死吧！」

「什麼？等着死？」祁伯峯幾乎跳了起來的道。

那老闆可是十分沉着，邊笑着，說：「死沒有這麼快，大概，月圓之夜，他們會來！」

「誰會來？來幹什麼？」

「天魔，來殺人！」

「殺人？」

「不單是殺人，是活的，全殺。就如以前的屠城一樣，殺個鷄犬不留！」

「啊……」祁伯峯簡直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什麼？殺人？屠城？鷄犬不留？難怪他們不收銀兩，也難怪酒餚豐富，更難的他們什麼也不在乎，因爲死在眼前，還在乎什麼？難道不能反殺？

「唉！不瞞各位說，如果你們不進廟兒沿，他們決不會對付你們，可是，一進廟兒沿，好，算是命已交給了閻王爺了，反，怎麼樣去反？」

相互一對口供，誰也是這樣的口供，趙子手想起矮瘦黃袍老頭說的話：「叫你們越過秦嶺，他們偏他媽的要玩什麼粉頭，好，玩罷，現在玩到了閻王殿前去了。」

「老張，事到如今，埋怨也沒個屁用，好在咱們兵刃，暗器俱在，怕什麼，兵來將擋，水來土淹。」

那老闆却苦笑道：「唉，你們忘了落魂簫！」

一提起落魂簫，他們個個面面相覷。對！聽了簫聲就昏昏欲睡，打，打個屁……可眞是在等死嗎？不能，總得設法走出去。

可惜，你想還沒想完，祇聽見砰一聲響，又聞一聲長笑，他們走出去一看，祇見一具屍首在他們眼前晃動。

這具屍首竟然令在場人個個嚇得魂飛魄散，這可眞有些難解釋了吧，一具二具屍首，對走慣江湖，跑慣碼頭的鏢師來說，這可說是司

空見慣，有甚麼可怕，如今竟怕到如此程度？實在，這具屍首與別不同，面色呈現七彩，而首級與頸，祇連一層皮，使其不能脫離，而渾身……說是體無完膚，還嫌輕，根本沒寸肉存在，等於一身衣衫披在個人的骨骼上，因此，突然一見之下，能不嚇個半死？

其中有幾個與死者比較接近的，看清了，驚魂方定，開始哭了，開始罵了，罵兇手的親娘老子廿八代，但是，「嗤」的一聲笑，接着「嗤嗤」兩聲，笑聲初起，有幾個自命爲打暗器的能手的，又且聲音拉長，還能不出手？一時之間，飛刀、飛蝗、甩手箭、鐵菩提，撒了個滿天花雨，非但不能制住笑聲，或者打中暗中發笑的，反而引來更多、更盛的嗤笑聲，笑得直似在每個人身後附着一樣。

於是這麼一來，那些大鏢頭可住了手，而面色越變越可憐了！

實在是可憐，因爲，雖然不是眞正的交手，其實，已可分出勝負，自己幾個有本領的，心中有數，而且又死了一雙，對頭有幾個，不知，最可怕的嗤笑聲，宛如發自一人，也好像幾十個人，到底有多少？不知道，這分明是敵暗我明，依對付這個同道來看，自己這批人，隨時隨地都要死，而且，死得就似地下躺着的那麼慘。

本來耀武揚威，現在，個個垂頭喪氣，也難怪此地的人突然變得如此大方，變得如此坦然，死神已在頭上轉，可還爭些甚麼？爭着早向閻王爺報到而已。

好了，太平了，本來甚麼鬧酒呀，使氣呀，爭風呀，呷醋呀，現在變得看見那些粉頭也提不起勁，唉！走吧，走不出個廟兒沿，守吧，難道堂堂大鏢頭，也如其他居民一般等死？

嗨，天下事就有那麼怪，還有人來投宿，甚麼地方不好走，偏向這個地獄門走來？不過，自己又何嘗不是呢？想來此人……唉，還是女的，一看那容貌，平時眞能罵出口的，這一副尊容還隨街走……

其實此女身材不錯，並且，細看面容，長眉高挑，一對眼也挺有神，祇是滿面肉疙瘩，看來，容易引人作嘔。

看來此女身無長物，祇斜背一個錦囊，很文靜，挺有禮，進得門來，連聲有勞，有勞……早已說過，此時，此地，還有誰嫌痲煩來的？客棧又大又空，好吧，墊個滿滿給那些魔王殺人時，可以多少有些人性，放走那麼的一二個。

第二天，是十三，大家越來越緊張，連山神廟中的老道士、廟祝也出來叫苦，並問那批天魔，眞能不能走，難道就眞的要等死……

不料就在此時，半空傳來一聲極淒厲的語聲：「月圓之夜，開刀祭魔，月圓之夜，開刀祭魔。」

這叫聲是又尖又刺耳，不像是人的嗓音中發出來的，可是，老道士、廟祝、村中有身份、有家財的人，可就跑來了一大片，叩頭、許願，祇求不殺盡……祇求留下一脈香烟，其他的，他們甚麼也可不理。

「鷄犬不留，鷄犬不留！」

說罷，聲音寂然了，祇剩下一片號哭聲。

然後是說拚命的有，說藏匿的有……

第二天，眞的有志氣的，執起紅纓槍、大砍刀的，聚成了一羣，有些人眞的躲到不知甚麼地方去了……

亥初時分，半空又傳來了鬼號笑聲：「先把那些藏在洞中的提了出來……」語聲才畢，一陣洞簫聲自空而落，一闕尚未奏完，可憐四面八方，有的從地穴，有的從山溝，一個又一個的垂頭喪氣走了出來。

「桀桀」一陣厲笑中：「本來，今日先殺幾個作榜樣，但是，老夫尚有些事須辦，便宜你們多活一夜！」這語聲比鬼哭更可怖。今天，月色已開始成圓，一片清光，萬里無雲，實在是個極好的賞月之夜，而今，唯聞家家飲泣聲。

可憐的廟兒沿。

十四之子夜……可憐，月下的人們，在扳手指算時間……一到這個時辰，個個祇有等死的份，包括祁伯峯那批自命英雄者，有幾個更不成樣，還在哭呢！說句老實話，死，有誰不怕？並且，死神是限時刻的下了帖子，人們不是活在時間中，簡直是活在恐懼中。

半空又飄來一陣簫聲，嘗過味道的人，個個知道這是落魂簫……聽了以後，誰也祇能乖乖的等待睡……然後死！不料，突然從這間客棧房中，傳出來一片銅箏聲……

箏，有它清雅高尚聲音，可是，這箏聲別有一股冷冷的戰鼓聲，箏聲能奏出戰鼓聲，可謂奇哉怪也的事。不過，更奇怪的是簫音竟然被受擊而頓了一頓。

然後，又有一股極溫和的話聲傳來：「來的可是鐵蠻坳中的同道？妳我何必自傷和氣呢！」

一個女子聲音冷冷的，文靜的說道：「我知道你是大震宮叛徒，自命天陰神魔荀世久，吹簫者，天音神魔蒯靜，但是，我教門下素不犯人，也素不救人，一直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不過，你們老天魔欠我朋友一筆賬，二十年了吧，我不能不先代他們打個頭陣……龍哥哥，你還看甚麼？救人要緊！」

外面傳來一聲欣喜萬分的應聲！「眞的是琪妹！你又回中原了……」

「快救人！」

「是！」這一聲是，立即變得聲清音朗，並且，誰聽了這一個字，誰也會相信，這是一位具深厚功力的大俠，決不是垂頭喪氣，頹唐落拓的窮途末路人。

這位彈箏的却在連聲吩咐，要乾坤、飛馬兩鏢師護住此地左右，這批人本來怕的是落魂簫，現在，他們這一個致命簫聲已有人尅住，他們也不甘心束手就死，拚命，你不說，他們也會拚……

可是，七天魔帶來不少魔徒，守住在山谷兩頭，希望殺死漏網之魚。不料，眞有人來，月光之下，祇見一個年才十八、九歲的美貌少女，一個黃衣老頭，以爲是漏網之魚，而少女生得實在美，那七個魔徒首先起了淫心，要殺了老的，擄下女的，然後，覓個隱蔽之地，姦淫作樂，却不知道，他們上了大當。

黃袍老頭是老而彌辣，何況，這批人又是大震宮三代的子孫，平日仗師門之餘威，也不知作了多少劣行惡跡，老人家會放過他們？而今，他們再對女的心懷不軌，那更好，蘇如愚之母，臨死時交托給公婆的魔宮秘物利器，天星珠已打出來。

這打法看來笨拙得不得了，何況那些天星珠看來又毫不起眼，更且又大又鈍，七人中的天魔刀首先出了手，好，你不出手，天星珠本身也在旋轉之中，那經得魔宮毒刀之一擊，天星珠是一砸就一個大旋轉，人眼根本看不出有甚麼變化，七柄天魔刀却因此一來，出得快，轉更快，天魔刀竟然中在七魔之心中，七個天魔得意門徒，竟會迸跳，號叫，大魔徒姚健成比較見得事多，發覺不對，顫聲問道：「你是……你是……大震宮中的人……」

「不錯，我父是蘇伯佳，我母……」

也不必再說下去，姚健成知道對頭尅星到了，天魔四最是陰毒不過，那怕刀中正心臟，也不會讓你死個痛快，依然要你受盡剝皮削肉之苦，然後再死……更可惡的是，世間絕無一種解藥，可解此魔刀之毒……

蘇如愚收回了天星珠，七魔徒是死得不明不白，因爲，他們從來不知魔宮寶庫中，有這樣一件至寶，他們連甚麼名字也不知道。

黃袍老頭鹿不飛可怕了，他怪蘇如愚姑娘貪功：「就算留下一二個魔崽子給我，也可以啊，一個珠子一個，倒好，一下子去了七個。」

蘇姑娘眼蘊淚水，她說道：「鹿公公……我已等了十九年啦，我記得毀我父親的是天陰神魔荀世久，毀我親娘的是天音神魔蒯靜，以後，我甚麼魔崽子不殺，我作你的呼應，用你的天斧玉掌如何？」

「還得請我吃一頓九大簋，附送清燉翅一道！」

這個鹿不飛，簡直是個饞得出虫的老不正經，蘇姑娘那會不答應？他倆向前進，可是碰上第二陣的埋伏，這批埋伏，本領不及第一批，不過，人多而暗器也多。

人，有十二個，這分明是十二元辰陣，有龍形暗器，有虎牙暗器，有蛇形暗器……十二魔徒見暗器打得兩人渾身亂抖……以爲是兩個誤闖大陣的人，因此第二批暗器不肯打，一批已經成功，再打第二批，豈不是浪費？不料，這批魔徒，今夜奉命血洗廟兒沿，就該想到，任何人，決不至於摸黑到廟兒沿，因爲此地爲秦嶺餘脈所在，走一個秦嶺，已夠人辛苦，氣力不佳，能來廟兒沿？而且，又在最重要開刀之時，他倆分明是有爲而來，第一批七師兄爲何不發魔火警告？這分明已說明，前面已發生了不幸事，自己本領不及七個師兄，全仗暗器取勝，既然如此，能勝過他們？別說一次，十次八次也得放，那怕打得兩人成刺蝟，也得放，他們不放，該他們死了，爲甚麼？蘇姑娘有其母冒死帶出來的大震譜訣，差不多所有大震宮中十七件奇珍異寶，全有瞭解，見這十二元辰陣的暗器，她是又將天星珠取在手中。

天星珠是天河丈人成名時第一件至寶，能發能收，兼具攝取敵人暗器，是鎭宮之寶，老人從不顯露，因此，除了女兒之外，根本沒有人知道，丈人死，宮中變起倉猝，天音簫、天魔刀、鐵方尺、赤火球等等……連幾部魔經秘訣，全都失去。如果不是蘇伯佳本身之鐵夔龍功，受了魔宮這麼多的暗器，可依然佈下了十三道埋伏，與羣魔共亡，將無音雷引發，唉，到底蘇伯佳的功力全散，這一拉引綫，雷是發了，可讓七天魔只受傷而逃，不能來個同歸於盡，他的夫人是女中丈夫，哭埋了丈夫之後，趕到蘇之半家中，說明理由，蘇老立即用夔龍護心力，希望救回媳婦一命，不想美魔女凌雪雁，對蘇老夫婦拜了七拜，竟然用她早已藏在掌中的天魔金釵，刺胸殉情。

所以，現在，這十二元辰的暗器已爲蘇姑娘用天星珠收取，十二妖魔也眞該死，總得看個清楚明白才好，即使現身也不必十二個一起出來……聽說，他們是十二元辰啊，生尅相從，不能不守望相助，當

然，說得不好聽，他們根本是互相監視，這一來，苦矣！

鹿不飛是江湖有名五大高手之一，他的流星步法天下第一，再配合他的天斧玉掌法，除非他不相中你，一相中你，想從他手底下逃命，眞比登天還難，十二魔徒才一合圍，好了，一條黃影起，一聲慘叫，一個名叫有相子的魔徒被鹿老劈一個頂分兩片。

羣魔交鬨中，暗器再出，完，十二元辰，相生相尅，缺了一個有相子，牽動了全陣，本來，子去午轉强，不對，午强申宮變得弱，申金弱勢不能牽動亥宮水……午火一失馭，如再引動寅、戌兩宮，苦矣，火局一會合，如無水局相壓，豈不亂了大套？

現在，水局之主，有相子一死，亂局已成，照道理，十二元辰又不是不明所以，該走則走，那想到，魔宮人物個個兇狠而無情，想走的，被監視着，而不想走的，各憑魔宮傳授本領，與鹿不飛、蘇如愚會戰起來。

無相丑因有相子之死，他自然而然變成一行之首，他要求再結陣相待，不想遠處傳來師父之簫音，這是催他們回去助戰之表示，這可怪了，師父之神通，竟然會碰上了勁敵？這可不對勁，魔宮法令極嚴，奉傳即到，遲則有罪，好吧，放過了這兩個不知死活的傢伙再說，因此，無相丑道聲走，十一元辰鬨然而應，他們想走了。

可憐他們，不知撞了甚麼邪，明明祇有兩個人啊，那會將他們十一個人全都牽住了呢？

這就靠蘇如愚姑娘了，她可懂得魔宮技倆，別看她善於烹調，其實，從懂人事以來，她就磨着爺爺奶奶教魔經籍，她娘帶出來的大震宮魔經總綱，孩子又聰明，又得兩老疼惜，由七歲起，孩子是日夜練功，最艱難的功夫，她可以廢寢忘餐的去練，練得人脫了人樣，阻無法阻，勸無法勸，不是蘇老之好友，由關東歸來，送了他一粒人參雪蓮丹，孩子眞能將自己練毀了。

現在，她可大派用場了，有相子一缺，亥、丑兩宮全虛，西方一被牽引，對角東方寅、卯、辰三宮雖齊，現在，給鹿老之天斧玉掌又砍死了一個，然後，再尅南方，北方，十二元辰之每宮一主者毀了，這十二元辰陣也等於破了，還想奉召即至，簡直是妄想了。

蘇如愚姑娘之牽制引領，實在驚人，十二元辰如果不是在她的指點下，極難全破，如果給十二元辰再加七魔徒之奉召而至，即使可獲大勝，而決不能全數被消滅，更別說蘇姑娘能否手報親仇，殺了天陰及天音兩神魔，奪回大震宮了。

天陰、天音發覺形勢不對，為甚麼，落魂簫分明為玄靈箏所壓，非但不能令人中魔音而昏睡過去，一個不巧，看玄靈箏之弦位，分明有逼自己落魂簫破裂之虞，不吹，自己是魔之人，不受魔法之感應，玄靈箏會反擊自己。

聽來箏聲如此和諧，自己走的正是剛猛路子，一個不小心，一定會被箏音所傷。何況，還有一位俊眉朗目的少年，手中執的正是師父屢尋不獲，並說此物一出，大震宮中人，必需遠而避之的玉龍尺，自己七天魔合在一起，大師兄天陰子已連發十三枚龍鬚針，這是魔宮最陰毒的暗器，一等一的老前輩，無不聞名喪膽，可是，祇見碧虹玉影中，有一龍形影象，由尺中速出，而十三枚龍鬚針就此一晃無影了！

這是從來未有之事，除非射中對手，否則，那會如此？不能再故作大方，祇能來個以人多取勝。

奇怪，左右兩路所埋伏之卅六魔徒，那會一個不來？天陰子是何等精明之人，發覺形勢越來越不對，走……

這是他們反叛大震宮以來，從來未有之奇恥大辱。說句老實話，死在他們手下的，也不是一門一戶，而取富戶為主，接而殺之的洗屠一村一屯之事，更是從不失手。

今天，吃個大敗，好，走，君子報仇，十年未晚，何況，也不一定得用十年時間，摸清了底，明打不成，暗算那還不成嗎？正所謂：「祇有千年做賊，那有千年防賊。」何況，此一去，定可反客為主，敵明我暗，嘿嘿，再來打過，所以，天陰子是一聲暗號，想走了。

對不起，本來，七天魔與少年黑衣客的打，是探虛實，現在想走，還能客氣？可惜，你不客氣，人家又怎能對你們客氣？最最不應該的是，天陰子自己放的十三枚龍鬚針，他竟然會忘了個乾淨。

天玄子剛脫出圍陣，他的肩部突然一麻，自己人那會不知道自己的暗器，這是龍鬚針。一聲鬼叫：「大師兄，你那會亂發龍鬚針！」

此言一出，羣魔哄動，而黑衣客是一個「龍翻身」，好，又有二個中了針。

一個是天象子，一個是天玄子。天陰子知道不對，他的天魔掌用盡全力向龍震宇擊去，到現在，可看出龍震宇他的內傷不輕，照理，天陰子的天魔掌不愧為武林中的煞手，不過，龍震宇的潛龍煞，更是當今武林一絕，決不會讓天陰子天魔掌所傷，可惜，三年來，他睡沒好睡，食無定時，落雨飄雪，酷暑惡熱，他全受了。就算他功力不弱，管閑事，已令他受了些傷，不算厲害，也是傷啊，前幾日，又聽

說自己尊敬為師執的蘇伯佳死了，抑鬱在心，尚未發洩，而今夜可為這魔教中有名的惡毒掌法所中，假使他用玉龍尺相抵、相劈，決沒事，可是他心高氣傲，以掌還掌，天陰子為他雙掌彈出，而龍震宇突然感覺天旋地轉，一口鮮血噴出，再也支持不住了，仰天直跌，跌下屋簷……

一邊有人大叫，「龍大爺！」「龍大哥！」「龍賢侄！」最後叫的却又先出現的是那個彈箏少女，月光之下，越顯得她面容之醜怪。但是，她一揚手，五條紫光直追五人。

本來天陰子已打出一粒金剛丸，尚幸醜女出現得早，出手更快，紫光一撞金剛丸，只聽見猛烈一聲霹靂，少女却不顧雷火炙熱，因為她心目中祇有一個龍震宇。

人，全趕到了。

而龍震宇雙目緊閉，手中的玉龍尺依然抓緊不放，醜女一見，不由淚如雨下！

「琪大姊，妳到底都來了啦……」

醜女回頭一看，見是小虎子，她苦笑了笑，然後取出八面錦旗，對小虎子說：「每一旗相隔十步，成一環形，困住一女二男……」

小虎子驚叫道：「那女的是蘇姑娘！」

「我知道，那是助她手刃親仇呀！」

小虎子一聽此語，十分聽話，果然在山谷處，將這八面錦旗佈好。

十二元辰為鹿不飛所殺，兩人進入市區，蘇姑娘眼尖，已見龍震宇單人獨戰七大天魔，出手之瀟洒，而以一圍七，竟然將七個天魔圍了個無可奈何。當他一個翻身，傷了三魔，可是他與天陰子比掌，嘔血而下，不禁大驚，還想上前搶步救援，祇見二個魔頭長身想走，不，該阻住兩人，再見紫光紛飛，爺爺奶奶也出現了，不必再顧忌心上人，先除去這兩個魔頭再說。

「小姑娘，竟然敢阻我去路！」

「你是誰？」

「我乃天陰神魔！」

「啊，那個手執簫的，想必是天音神魔了！」蘇如愚大為高興，暗中禱告死去的父母，今日，她要用大震玄訣七十二魔招，對付這兩個殺父母的仇人了。

天陰、天音，不是呆鳥，現在，當他倆看見谷外有個小虎子在插旗，饒是他雙魔多見多聞，他們那裡曉得，這是鐵鑾坳有名的魔母所煉的玄魔天蠶陣。平常人被困在內，祇不過為天蠶絲所纏，而魔教中人入此陣，對不起，東、南、西、北有魔母所煉之魔霧襲人，東南、西南、東北、西北則有萬載金蠶絲纏人，一經為魔霧所中，魔功功力，大受削弱，再為天蠶絲所纏，那祇有等死可也，因為蘇如愚練的是魔訣，又加有蘇氏兩老之護花連環功相輔，所以不受感應，雙魔則被困絕境尚不知。

「小姑娘，妳是誰？」

「我，我是你倆的討命鬼！」

「啊！」天陰、天音幾乎吃了一大驚，到底是天陰心細，一看姑娘之面貌輪廓，不禁想起了教祖之女，玉面魔女……大叫一聲：「妳是教祖的外孫女！」

「你倆眼中還有教祖？」

「不，蘇姑娘，寃家宜解不宜結……如今，我們放妳一條生路，妳看如何？」

要死了，到了這個地步，他倆還自以為能放蘇姑娘一條生路吶！

「畜牲，看打！」蘇姑娘可不再與他倆胡說八道，一個翻天印，好，天陰、天音雙魔就知不妙，因為，他們搜遍整個大震宮，就是不見了這部大震宮總訣。

以前他們見過天河丈人施展過「翻天印訣」。憑一個「翻天印」自己這批魔門大弟子，被天河丈人一連摔出七個，並且個個受了不輕的傷。丈人更笑說：「如果翻天印出，下面一連八個訣印，別看你們現在功力不弱，可也永不能對付九訣印連環訣，小心了。」

總以為沒有的事，可是小姑娘使出了翻天印，並且，立即有一股倒翻旋風，來罩兩人，避、避不過，硬插，對不起，雙魔依然給這股旋風吹轉了幾轉，才算站住了脚，還能撐得下去？要麼，就跑；要麼，將大震宮的暗器，全部打出去，打出一條路來……

蘇如愚的翻天印一出，後面却傳來一個少女聲音：「用『海旋風』以避雙兇的暗器！」

奇怪，蘇如愚根本沒見過說話的是誰，她十分聽從的，翻天印下來，本來是靈官訣，現在，一變為「海旋風」，果然，雙兇的魔宮七暗器全出了手，有重有輕，有長有短，有粗有細更有點……不是少女提醒，蘇如愚眞可能吃些小虧……現在「海旋風」是破暗器的無上妙法，暗器被破，就該乘勝追擊。

少女却傳聲：「放他們走，看他們走得多遠！」語畢聲寂。

果然，雙魔向外奔走，可憐，才十丈左右，他倆是走在錦旗之空間，對不起，這錦旗祇要有風，就動，你一入其間，更好，魔霧現，一股股七色彩烟，如爆豆般的彈出，不對，兩人如被烈火所烤，那還得了，換一個方向，唉！雙魔啊！雙魔，不入陣，是你倆兇，一入陣，眞是可以說一聲，你倆是寸步難移，兇多吉少。現在，非但外火引

燃內火，更厲害的是爲天蠶絲一纏緊，苦矣。

雙魔從來想不到魔法中竟然會有這種以火引火，以魔煉魔的殺手毒招，而且，這八面六陽神魔旗，還有一個可怖之處，魔法越高越強，你受的反應越兇越苦，像天陰、天音雙魔，是目前大震宮主者，魔功能弱了？因此，這苦怎能便宜了他們……

「妹子，如果你想手刄親仇，現在，妳殺他倆，易如反掌，如果想看個報應，讓他倆在此號叫，妳我就便一談如何？」

蘇如愚眞聽少女的話，她急於想見少女，就此不理雙魔，因爲本身魔法爲天蠶絲所制後，以火引火，不到半個時辰，他倆就得被本身的眞火，燒成灰燼……

小虎子已去引路，並且，一路在拔旗，然後，剛想走時，半空一聲梟鳴，月光簡直給它遮住了一半。小虎子算避得快，更且蘇如愚姑娘之功力不弱，翻天印說來就來，可是一條紫光射到，就聽得「啊」的一聲慘叫，眞是來得快時去得快，大部份人是連個形狀也未看出，別說是面目五官了。

而龍震宇却長嘆了一口氣道：

「琪兒，如果我沒傷了，玉龍尺至少可令這老魔婆三年不出山……」

「你啊！還說吶！自己糟蹋自己，若不是元陽未損，這三年的挫損，怕早將你送進了陰曹地府了……」

「找不到妳，我活着也沒趣味……」

「我有甚麼好呀，唉，爲了你，我是看了又看，照了又照，你如玉樹臨風，而我實在是棵風吹雨打的臭樹，你神采非凡，我無聲無色。你……總之，龍哥哥你有千樣好，我無一樣是……」

「妳的心好，眞的，以其要我服侍一個貴小姐，倒不如和一個志同道合的一同走，走遍天涯，走盡海角……救更多的人，也殺更多的不仁者……」

「怕不餓死了你倆……」

「啊！琪兒，這是我提起過的師執至交蘇伯佳之女。」

「龍哥哥，她很好，眞的……她比我好……」

「妳又想走了……又要我東奔西跑，南尋北找？總有一天，我會嘔血而亡，妳試試看……」

「龍哥哥，我已再三說過，我師父宮規極嚴，她決不會答允的，與其長痛不如短痛，你我……」

「哈哈哈，」龍震宇站起身來了，「妳就是爲了師父？如果妳師父答允，那就沒事了？妳會答應了？好，我這就走。」

「你到那裡去？」奇怪，這位琪姑娘竟然會怕到面無血色，剛才，她對付七天魔，可以說是談笑用兵，可是，一聽到龍震宇有意去見她師父，她簡直是想哭了出來。

「家師……唉！還是不講的好！」

「我不信聽了還會死盡一家門的，即使死盡一家門，我鹿不飛祇有一個人，年紀活了一大把，死也死得過了，不過，好姑娘，先讓我吃個飽……」

這老頭子這一打岔，那些劫後餘生，全來向這位英雄之士叩謝救命之恩。此次鹿不飛知道消息，他也只是偶然在樹頂睡覺，聽到了天魔劣徒講出封閉廟兒沿，這才先叫鏢行中人別走這條路，現在可好了，這些鏢行中人誰也沒有馬，沒有車，看他們怎麼樣去交賬……

因爲鹿老頭子說要吃麼！他們先把老人迎入酒棧，大酒大肉，招待着他……

龍震宇爲琪兒——畢琪琪之靈藥所救，何況，心病還須心藥醫，一見畢琪琪，大病變小病，小病變沒病，現在，他第一個心願，是去見畢琪琪的師父！

事實上，畢琪琪何嘗不喜愛龍震宇？三年前爲救黃河水災，她受盡了那些鄉紳父女凌辱，她毫不在乎，有一個更可惡的何鄉紳說：

「他願出銀二千兩，不過，得看姑娘裸身……」

有些人在鬨，有些人在鬧，龍震宇剛巧經過此地，也清楚此事，祇見畢琪琪正開始脫她的衣裙，他不忍，阻住她，問她爲甚麼這樣做！她含淚的說：「災民太苦，有多少人賣兒賣女，有多少個大姑娘論斤秤兩，一千兩可救幾千個家……除了有失貞節，她無事不可爲……」

爲此，龍震宇解了圍，立即取出五千兩銀票……還打了一架，因爲，他們看不到大姑娘脫衣——但是，龍震宇親眼見她一戶一家的奔走，她得了時疫，她反而將丹藥去救災民……總而言之，他從來沒看見過這樣的俠女。因此，他突然的覺得畢琪琪是眞的美。

然後，他追上了她，可惜，災情一完，畢琪琪也失了踪。

他拚命的找，四處的找……最後，他找到了皐蘭，再預備出玉門關，向沙漠中去找。因爲，畢琪琪說過，她從白龍堆來。

現在，好了，在玉門關外，有四騎馬連轡而行，是龍震宇、小虎子、畢琪琪、蘇如愚，齊鬧出玉門關。本故事到此爲止，暫告一段落，欲知他們四人如何闖塞外，請留意「游龍劫」故事。

（完）

上文提要：以顧寒村爲首的四名清宮大內侍衛，身懷罕見的千年人參王回京，途中在紫荊關長城垜上一家新開張不久的清風酒店歇宿，酒店老板娘風韻十足，招來各路客旅紛至，抵埗者無不爲之垂涎欲滴。此時店中又來了江湖上幾幫人士，計有江南三怪儒劍荊布衣，雷音劍手燕飛三人；飛雲寨寨主杜沖伴隨方樹旋師兄妹二人；峨嵋高人等等，他們均爲覬覦罕見之千年人參王跟踪而來，殊不知一場激烈的拚鬥蘊藏在此寂靜的酒店……

新派俠情傳奇故事／鐵馬・文　可飛・圖

驚天一劍

驚天劍出鞘　奸人命歸陰

顧寒村話聲甫落，只見那墻角處走出一個人來，僅看身形，便已知道他絕不是畢寡婦了。

于菁低聲道：「方師兄，他是儒劍荊布衣啊！」

方樹旋笑道：「愚兄已猜到了，說不定那魔賈和浿子二怪，也在附……」

他話音未已，耳中突然聽得有人低聲道：「方老弟，你莫要背後傷人，老夫作生意時，雖然有些魔道，但在武功上，可是一點不魔！」

方樹旋聞言，淡淡一笑道：「孔老說得是，在下早就知道孔老爲人了……」

他這一大聲說話，自然暴露了藏身之所，顧寒村不禁目光向他們隱身暗處一掃。

不過，那儒劍荊布衣已然走到顧寒村身前丈許處，冷笑了一聲道：「顧寒村，荊某對於閣下，可是久仰得很，今天有幸在此相遇，少不得要討教一番了！」

寒光電閃，長劍頓告出鞘。

顧寒村一振掌中劍，淡淡一笑道：「顧某對於荊兄，也是欽慕得很……」

刷的一劍，當胸直刺了過來。

這一劍當眞是攻得大大出人意料，錯非是荊布衣，換了別人，準會被他這一劍逼得手忙脚亂了。

荊布衣雙眉一皺，怒道：「閣下畢竟不脫小人氣味，話未說完，就動手出招，難怪有着『魔翁』之稱了……」

說話之間，揮劍一撩，將顧寒村的長劍撞開尺許，右手却迅速搶攻了一指。

這一指，頓時把先機搶回，顧寒村被迫退了一步，荊布衣一式「閒雲出岫」，長劍電掠掃出，顧寒村一驚之下，已然暴退了七尺。

孔中方在旁大叫道：「荊兄，這老兒想溜……」

荊布衣哈哈一笑，劍光一旋，人如巨雁盤空，倒翻而起，直向顧寒村撲了過去。

孔中方沒有料錯，顧寒村此刻，果然已經躍出墻外，向山後的一片枯林奔去。

荊布衣緊緊的躡在他的身後，孔中方則跟在荊布衣身後追去。

杜冲濃眉一皺，大喝一聲道：「方老弟，咱們也跟去看看。」

方樹旋搖頭道：「且慢，這裡還有三人，杜兄，我們若是一走，他們就得其所哉了！」

突然，從角落傳來浿子燕飛淡淡一笑，道：「方兄，就燕某的看法，那千年參王決不在三人身上，否則，顧寒村有天大的膽子，也不敢置他們於不顧，獨自逃了去！」

方樹旋一怔道：「照燕大俠之

見，那千年參王是在顧寒村的身上了！」

燕飛道：「不敢確定，黃昏過後，他們出去過一次，說不定，他們已經轉手到甚麼人身上了！」

杜冲聽得皺眉道：「燕大俠，倘若眞個如你之言，咱們就是拿下他們，不也是白費了心思了？」

燕飛笑道：「杜寨主，不論那千年參王是否已經轉手，他們總是一條可靠的線索，如果你杜寨主也想取得那支人參王，除了在他們身上緊盯不放之外，還有甚麼其他的好方法可想呢？」

杜冲怔了一怔的道：「這倒不假……」

方樹旋這時已經大步向那黃堯天臥地之處走去。

燕飛淡淡的說道：「方兄，這三個人已無逃走之能，在下業已凌空點了他們的穴道，倒是那位百花樓主，咱們要留心她一二。」

方樹旋聞言，立即止步，笑道：「畢寡婦她早已爲杜寨主拿下了……」

他語音未了，突然聽得有人脆生生的嬌笑道：「杜冲啊！你好狠心腸……」

話音入耳，杜冲宛如見了鬼一般，嚇得直跳了起來，脫口道：「妳……怎麼來了？」

敢情，這說話的人，正是已被杜冲點了穴道的百花樓主畢文君。

月色之下，只見畢寡婦一手搭在小雲丫頭的肩上，姍姍而來。

勝弘大師這時已照料好了方玉蕊的傷勢，兩人正在替石行者運氣止血療傷，眼見畢寡婦露面，兩人的臉上都現出了厭惡之色，一言未發，抬起了石行者，便向屋內走去。

燕飛目光一轉，向畢寡婦笑道：「樓主，那千年參王到手了麼？」

畢寡婦嫣然一笑，道：「沒有啊，燕兄可有甚麼好消息見告？」

燕飛雙手一攤道：「大內高手，放倒了三人，逃走了那顧寒村，而千年參王連個影子也沒見。」

畢寡婦笑道：「荊兄和孔兄，莫非已經一齊追趕了下去麼？」

燕飛道：「正是，但在下認爲，追到了也不見得就能查出下落。」

畢寡婦笑道：「爲甚麼？」

燕飛嘆了一口氣道：「因爲那千年參王，必然不會藏在顧寒村身上的！」

畢寡婦沉吟了一下，竟是直向杜冲走了過來。

杜冲的豪氣，這一刹那間消逝得有如風裡雲烟，眼見畢寡婦走過來，他竟然一連退了三步之遠，笑道：「大嫂子，妳這一身罕見的功力，可叫杜某好生佩服……」

畢寡婦格格的一笑道：「是麼？那你就再嚐嚐老娘別的功夫如何……」

話聲未已，已揮掌拍去。

杜冲可不敢跟她動手，他們剛才也曾纏綿一番，因此，身形一晃，便自躍向牆外而遁。

畢寡婦一按小雲肩頭，身子也飄然而起，嬌叱道：「你想跑麼？可沒那麼容易……」

兩條人影，一先一後，刹那間消失在夜空之中。

小雲丫頭頓了頓足，也追了出去。

方樹旋忽地向燕飛一抱拳道：「杜冲不一定鬥得過畢寡婦，在下和師妹得去照應一下了……」

不待燕飛回答，雙雙拔身而起。

燕飛看着他們背影，伸了個懶腰，微微一笑道：「你們都走了，倒也落得清靜……」

身子一歪，竟是倚簷坐下，閉目養起神來了。

* * *

店後的樹林中，這時正熱鬧得很。

荊布衣和顧寒村打得難解難分。孔中方握一把鐵算盤子，在旁虎視眈眈的掠陣。

隔他們廿多丈的另一個叢林中，杜冲被那畢寡婦指點掌拍，逼得團團亂轉，怪的却是杜冲的那柄金刀，依然插在背後，未曾出鞘，顯然，他一直未曾還過手。

小雲則站在三丈之外，不時舉目向四下裡張望，似是怕那方樹旋等趕來相助杜冲。

其實，方樹旋已然到了她的身後，她竟然不知，直到方樹旋伸手點了她的肩井穴，她才失聲驚呼，但已爲時太晚了，半聲未已，已倒下去了。

畢寡婦聞得小雲驚叫，頓時身形一停，掉頭道：「可是方公子麼？」

方樹旋道：「不錯，樓主，杜大哥得罪之處，樓主如是祇想報復一頓，在下就請杜大哥受你揍他三拳出氣如何？」

畢寡婦聞言笑道：「眞的麼？看在方公子面子上，妾身應允了！」

方樹旋早就料到畢寡婦並非誠心要與杜冲拚命，是以會提出這條件來，不想畢寡婦居然一口答應，不由得大笑道：「杜大哥，這場風流債，你少不得要還了，兄弟相信，畢樓主的三拳，定傷不了你的。」

杜冲哈哈一笑，道：「兄弟，這一陣子，愚兄何止挨了三拳，不過，畢樓主要打，我自然甘心情願挨打了！」

雙手一背，挺胸而立，一副受打的模樣。

畢寡婦嫣然一笑，舉起粉拳，狠狠的直向杜冲胸前搗了過去。

別看她樣子十分兇狠，但杜冲覺得她那粉拳落下來之後，竟然有如輕絮一般，大概連一個蚊子也拍不死，像這等粉拳，休說三拳，就是三百拳頭，那也毫不在乎的了。

不過，他沒有想到的是，畢寡婦第三拳落到胸前之後，竟然連整個身子都貼到胸前來了。

杜冲心中一動，忍不住猿臂輕舒，將她摟個緊緊。

于菁祇看得臉上發熱，一拉方樹旋，便向顧寒村荊布衣激鬥的地方奔去。

廿丈路程，眨眼之間便到。

但是，林中寂寂，那裡還有荊布衣、孔中方和顧寒村的踪影。

方樹旋大吃一驚，失聲道：「人呢？」

于菁也臉上連連變色，低聲道：「師兄，這不是見了鬼？怎麼這一轉眼之間，連一個人影子也見不到了呢？」

方樹旋皺眉道：「這事果然奇怪得很，難道這刹那之間還有甚麼別的詭計麼？」

于菁雙目在這月夜樹林中轉了兩轉，只覺得樹影婆娑，鬼氣森森，不禁毛髮悚然，撲在方樹旋身邊，渾身發抖的道：「師兄，這裡好可怕……莫非……莫非眞的是有鬼了？」

方樹旋劍眉一揚，笑道：「菁兒，鬼神之說，純屬無稽，咱們去找找看……」

左手一拉于菁，直向後山奔去。

只因他這時已發現，在那後山之上，映着月光，似是有些人影在移動。

但是，當他們兩人趕到時，却又是一片空山寂寂，那裡有甚麼人影！

方樹旋這回可也呆了！

他決不信有鬼，但他剛才明明看到有人，走到近前可又不見了，未免太不合情理。

只是，此時此刻他却不敢說明，否則于菁更會嚇破了膽了！

于菁眼見方樹旋發呆，不由噗嗤一笑道：「師兄，你怎麼啦？幹嗎在發呆了？」

方樹旋啞然失笑道：「菁兒，我不是發呆，我是在聽，這兒好像是有人在呼吸呢！」

于菁一驚道：「是麼，我怎麼未聽到呢？」

方樹旋本是騙她的話，聞言不由得笑道：「妳心中疑神疑鬼，自然神智不寧，耳目失聰，聽不到那些低沉的呼吸了！」

于菁大眼眨了一眨，道：「眞的麼？我……」

她口中那我字方出，當眞在兩人身外不遠的一塊巨石之後，傳來一陣呻吟之聲。

于菁立即笑道：「師兄，我聽到了，果然有人……」

但方樹旋可被這聲呻吟弄得心中直發了毛！他還眞不會想到，自己瞎說的話，倒誤打誤撞的變成眞的了！

這時，于菁聽到了人的聲音，膽子也就大了起來，掙脫了方樹旋的掌握，直向那巨石之後奔了過去。

方樹旋自是不會容她一個人去涉險，因爲他根本不知道那石後藏的是甚麼人，是以，雙足一蹬，後發先至，搶在了于菁的前頭，探首向那石後望去。

一望之下，更使他迷糊了！

只見那巨石之後，躺的赫然是曾躺倒江南三怪房中的岳眉姑！

她此際衣衫不整，粉臂玉腿大半都裸露在外，連那中衣也已鬆脫，四仰八平的仰臥地上，眞是難看之極！

于菁伸過頭，看了一眼，突然嘩了一聲道：「這女人好不要臉……」

看樣子，轉身就要離去！

方樹旋低聲道：「菁兒，這可怪不得她了，如是我料的不差，這位岳姑娘八成已然遭受了女人一生中最大的不幸事了！」

于菁呆了一呆，道：「甚麼不幸啊？」

方樹旋苦笑了一笑道：「這個……且等妳救醒了她，一問就自然明白了！」

于菁雖然有些不願，但却並未說出，繞到那岳眉姑身邊，彎下身子小心的查看她究竟是受了甚麼傷害！

這一近看，于菁的臉也紅了。

敢情，她這才發現，岳眉姑果然是遭了女人一生中最大的不幸之事，因爲她中衣以下，却是未着寸縷，錯非那羅衫衣角掩住了緊要之處，那等光景映入方師兄眼中，眞是羞人得很……

于菁明白岳眉姑的遭遇，立即向方樹旋揮手道：「師兄，你沒有料錯，快快轉過身去，容我先幫她把衣衫整理好……」

方樹旋笑了笑……移開三步，走到巨石的另一邊。

約莫過了盞茶工夫，才聽得于菁笑道：「好了，方師兄，你過來吧！」

方樹旋移步過來，只見岳眉姑斜倚巨石，低頭流淚不止，見到了方樹旋走了過來連個招呼都不會打。

方樹旋淡淡的問道：「師妹，岳姑娘她……」

于菁知道方樹旋要問的是甚麼，不容他說出來，便道：「岳姑娘是中了丁萬山的詭計，被他和黃堯天、張毅三人弄來此處……小妹已告訴她，丁萬山等三人業已成擒，岳姑娘雖然極想手刃這三個混賬東西，可是她却渾身無力，寸步難行，師兄，你可知道她傷在那裡，爲對方甚麼獨門武功所傷呢？」

方樹旋聽得心中暗笑不已，明明這岳姑娘乃因別的原因使她寸步難行，于菁却認爲她可能是被對方獨門武功所傷，自己當然不便說出，只得裝模作樣的探了一探岳眉姑娘脈穴，笑道：「不妨事，岳姑娘只是驚怒過甚，調息一會兒就好了……」

他語音略頓，又道：「師妹，妳扶着她，先回店中去吧！」

于菁道：「那麼你呢？」

方樹旋道：「我去叫杜大哥和畢樓主，據我猜想，說不定那顧寒村又回轉店中去了呢。」

于菁關心的看了看他一眼，道：「師兄，你可要小心些啊……」扶起岳眉姑，緩步向店中走去。

方樹旋目送二女身影在林中消失，這才轉過身子，在地上細察了一番，突然發出一聲冷笑，直向杜冲存身之處射去。

來到林邊，小雲穴道未解，仍然躺在林邊暗處，方樹旋跨出去的脚，迫得收了回來，乾咳了一聲，道：「杜大哥，你們還在林中麼？」

林中沒有傳來杜冲的回答，只見人影一閃，那位浪子燕飛，竟是大踏步由林中走了出來，冷冷的一笑道：「溫柔鄉中，樂不思蜀。方兄弟，你不必找他們了。」

方樹旋道：「燕兄見到他們了？」

燕飛道：「見到他們雙雙摟抱而去，假如想要找到他們，最好是回到畢文君的房中，必可大飽眼福！」

方樹旋苦笑了一聲，道：「在下不敢，何況這等事看到眼中，也是大損陰德，只要他們不會神昏智迷，被人暗算，那就好了。」

燕飛笑道：「畢文君是何等人？想暗算她，只恐大大不易……」

方樹旋心想：那可不一定，杜冲就暗算過她了。不過他並未說出，而是抱拳笑道：「燕兄，荊大俠和孔大俠去了那裡，燕兄曾否查過？」

燕飛笑道：「查過了！」

方樹旋道：「他們去了那裡？顧寒村已否被擒？」

燕飛大笑道：「冷劍魔翁在武林之中不是泛泛之輩，如是那麼容易成擒，清廷又怎會放心要他出外辦事？」

燕飛語音一低，又道：「至於他們去了何處，在下一時還判斷不出來，但照常理猜想，應該還是回到了店中才是。」

方樹旋笑道：「燕兄說得是，在下也是這麼想……」

燕飛忽然沉吟了一下，正色道：「方老弟，那岳眉姑的過去一切，你知道麼？」

方樹旋怔了怔道：「這個……在下只知道她乃是畢文君的屬下，至於一向爲人如何，在下可是不甚瞭解了！」

燕飛嘆了一口氣，道：「此女用毒之精，在大江南北可謂首屈一指，而心地之工，智計之巧更是在武林中大大有名！」

方樹旋暗道：「他突然說出岳眉姑這些事爲甚麼？」心念轉動之間，只聽得燕飛又道：「老弟，你要于姑娘伴她回去店中，只怕有些不大妥當吧！」

方樹旋心中一驚，道：「燕兄之意，是說那岳眉姑在使詐麼？」

燕飛道：「十之八九她在打于姑娘的甚麼主意！」

方樹旋心中大爲不安，雙手抱拳向燕飛一揖道：「多謝指教，在下這就趕去……」

身形一轉，飛也似的向店中奔飛而去。

他在這裡剛自離去，只見燕飛身後，突然有人笑道：「燕大人，你這一手疑兵之計，可眞是用得極妙！」

人影兒一晃，赫然是那顧寒村！

燕飛臉色一沉，道：「顧兄，這一趟差事，你辦得眞夠砸鍋的了，將來回京之後，我眞不曉得要如何向皇上交代呢？」

顧寒村臉色大變，連忙作揖道：「燕大人，這可一切要仰仗你老了，皇上面前，只求大人一力擔待一二，老朽就可受用不盡了啊！」

敢情這位浪子燕飛，居然是朝廷中人，而且，聽顧寒村的口氣，燕飛的地位，在皇上面前足可一言九鼎。

燕飛冷笑一聲道：「顧兄，燕某能否擔待，此刻尚還言之過早，千年參王未進乾清門之前，你的責任可還不曾卸却啊！」

顧寒村道：「這個，老朽知道。」

燕飛仰天長長呼了一口氣，道：「但願岳眉姑的巧計得逞，否則，燕某……」

他忽然住口不語！

顧寒村暗暗心驚，低聲道：「燕大人，就老朽看，目前聚在清風酒店中的人，武功似是尚無一人

能夠與你老相提並論，只要大人出手，他們還不是個個慘死無疑……」

燕飛冷冷的看他一眼，沉聲道：「顧兄，你眞是把燕某抬得太高了！」

顧寒村陪笑道：「大人，老朽說的是實情，環顧當今武林，又有幾人能夠接下你老那十招雷音神劍？」

燕飛淡淡一笑道：「顧兄，雷音劍他們果然難以對付，但尅制雷音劍的一套劍法，顧兄可曾聽說過嗎？」

顧寒村一怔，道：「可是那驚天一劍？」

燕飛道：「不錯。」

顧寒村笑道：「驚天一劍，武林中至少有數十年未見有人使用，大人不必放在心上了。」

燕飛道：「顧兄，除了驚天一劍之外，還有人能夠勝過我的雷音神劍嗎？」

顧寒村呆了一呆，道：「誰？」

燕飛道：「靈河神叟的『須彌劍法』和碧血刀魔的『奪魂三刀』！」

顧寒村笑道：「原來是他們，其實，燕大人更不必躭心他們的傳人，那已有二十年未現江湖了！」

燕飛忽然冷冷笑道：「是麼？顧兄眞敢如此肯定？」

顧寒村道：「燕大人，你老似是顧慮得太多了啊！老朽聽說那『奪魂三刀』早已出家爲尼了，至於南荒一劍八成早已骨化塵土了！」

燕飛冷笑道：「不錯，你這等想法也有可能，只是不幸的是，燕某已然發現，清風酒店中就有人是這三家的後代！」

顧寒村臉色大變，道：「大人發現了麼？但不知道此人是誰？」

燕飛道：「方樹旋……」

* * *

方樹旋趕回店中，竟然又出現了怪事！

黃堯天等三名大內侍衞，按理是傷勢極重，決然無法逃走，但那天井中已沒有了這三人的影踪。

杜冲和畢寡婦也不在她的閨房之中！

整個清風酒店中，只有一個傻夥計大龍在爐下睡覺！

方樹旋不由得呆了！

于菁和岳眉姑呢？她們不是剛剛才回來麼？怎麼忽然又失了踪影？

他迅快的巡視一週，最後，迫得跑到爐下，把那個傻小子叫醒了。

大龍揉了揉眼睛，呆呆的望着方樹旋，楞楞的道：「大爺，有甚麼事情要小人做麼？」

方樹旋沉聲道：「夥計，老板娘呢？」

大龍搖了搖頭，反問道：「老板娘不在上房？」

方樹旋怒道：「如果在那上房，我還問你幹嗎？夥計，到底你們這店中有多少房子？爲何……」

他話音未已，突然舉手一掌拍出，暴聲喝道：「大膽，你是活得不耐煩了……」

那傻伙計大龍却呵呵一笑：「不見得，方公子，你那點道行，只怕還拾掇不了區區呢！」舉手一揮，竟將方樹旋的掌力化解了。

敢情這位大龍，並不是一個傻小子！

方樹旋淡淡一笑，道：「這倒是眞想不到了，尊駕居然是丐幫子弟，看你剛才這一掌，功力之高，應該在丐幫中的身份不低啊！」

大龍微微一笑，道：「閣下好眼力，丐幫之中，有個不成材的弟子，三年之前，險遭逐出門墻，眼下正以待罪之身，行道江湖……」

方樹旋忽然笑道：「降龍小神丐瞿化龍瞿兄麼？」

他沒有料錯，這位化名大龍的伙計，正是丐幫幫主的大弟子「降龍小神丐」瞿化龍了！

大龍笑道：「方兄好說，在下善功未曾積滿之前，誓不再用瞿化龍三字，尚盼方兄見諒！」

方樹旋既知道了他的身份，觀感上立即大有改變，當下抱拳道：「大龍兄，你……怎會委身作此賤役？莫非也是爲了那千年參王而來的麼？」

大龍笑道：「方兄，想那千年參王，乃是人間奇藥，自然是不能容它落入清廷手中！」

方樹旋笑道：「大龍兄，你……怎麼會與畢文君攪到一起了？」

大龍笑道：「兄弟知道了她有心要奪那千年參王，便應允助她，是以才會在此充作伙計！」

方樹旋道：「大龍兄，有一句話，請恕在下交淺言深，如是大龍助那畢文君奪取了那千年參王，貴幫主只怕不會高興吧？」

大龍笑道：「只要千年參王到手，兄弟自然不會容那畢文君拿回百花樓去啊！」

方樹旋啞然失笑道：「是了，大龍兄乃是打的助人成事，一舉兩得之計了！」

大龍道：「慚愧得很，方兄莫要見笑！」

方樹旋道：「大龍兄，眼下店中怎會忽然沒有人了呢？而且……你如此小睡，可是別有用意麼？」

大龍道：「他們會回來的，不瞞方兄說，這座小店，不止地上一層，畢文君爲了要得到那千年參王，可眞花費了不少心血，此刻，她必然藏身在地下的秘室之中了！」

方樹旋恍然道：「原來如此……」

但他立即想到，那于菁和岳眉姑呢？她們也進入地道之中去了麼？

一念及此，不由得笑道：「大龍兄，那岳眉姑知不知地下有秘室？」

大龍道：「大概不會知道……除了畢文君、兄弟以外，可能只有百衲道長知道！」

方樹旋沉吟一下道：「百衲道長若是知道，那岳眉姑八成也知道的！」

大龍怔了一怔道：「這個……却也有可能，方兄問這個作甚麼？」

方樹旋道：「在下同伴扶着那岳眉姑回來，此刻却是找不到人，依在下猜想，八成兒是轉入秘室中去了！」

大龍道：「方兄，咱們去看看……」

當先領着方樹旋，向後院走去。

方樹旋沒有想到暗室入口，竟在自己和杜冲所住的那間廂房之中。

正因有此發現，方樹旋立即明白了一件事，爲何畢文君被點了穴道留在房中，却會穴道解開了！八成那秘室中還另有別人！

大龍掀開房中一塊地板，順着一條斜斜地道下去丈許，果然有着燈光，只見一間大小約有三丈見方的室內，地上躺着二個衣衫不整的男女，赫然是畢文君和杜冲。

他們似是被人點了穴，是以相疊在一起，昏迷不醒。方樹旋皺了皺眉頭，上前將兩人分開，拍活了他們的穴道，大聲道：「杜兄，甚麼人暗算了你們？」

杜冲呆呆的道：「這個……愚兄沒有看到啊！」

敢情他們被暗算了還惘然不知。

但是，畢文君却道：「岳眉姑！」

杜冲一怔道：「妳……看到了麼？」

畢文君整好了衣衫，冷冷的道：「妾身躺在下面，自然看得清楚了……」

她話兒出口，這才發現不妥，霎時羞得低下頭去。

大龍却是呆了一呆道：「岳眉姑？她怎會暗算樓主呢，難道她生了叛心？」

方樹旋道：「爲了千年參王，她有甚麼手段施展不出來，她去了那裡？在下的師妹于菁可會與她一道而來？」

畢文君嘆了一口氣道：「你那師妹只怕已着了她的道兒了！」

方樹旋一怔道：「甚麼道兒？樓主快請告知在下。」

畢文君道：「岳眉姑久住川中，不但深悉川中唐門用毒之法，而且還會施展迷魂之術，使人在不知不覺之中，受了她的控制而不自覺！」

方樹旋道：「有這等事？看來我們是上了岳眉姑的當了，于師妹與她同行，必是兇多吉少，樓主可知道她們去了何處？」

畢文君道：「此處尚有一處暗道，可以通往後山，那岳眉姑必是由此出去了！」

方樹旋急道：「樓主，可否指明去路……」

大龍這時單身向左側一道門戶走去，口中接道：「方爺請隨小的來……」

方樹旋更不打話，舉步隨在大龍身後走去。

杜冲嘆了一口氣，道：「樓主，咱們也快快趕去看看，岳眉姑膽敢這麼做，恐怕還有別的陰謀……」

畢文君冷笑道：「杜兄，不瞞你說，那岳眉姑縱然能出得了地道，只怕也逃不出後門……」

杜冲怔了一怔道：「她怎會逃不出後門？難道樓主在那後山做了甚麼手脚？」

畢文君道：「當然了，像岳眉姑這等人，妾身豈能不防她一手？」

她語聲微微一頓，又道：「只是我未曾想到，她竟然未等參王到手，便已先背叛……」

杜冲關心的並不是岳眉姑爲何背叛，而是岳眉姑此刻究竟何在，因此，大聲道：「樓主，咱們快去把她找回來吧！」

一拉畢文君，便向那道門走去。

畢文君笑道：「喲，你急個甚麼？于菁……她比得上我麼？」

杜冲被她笑得一楞，頓足道：「文君，妳的嘴巴也眞夠損人，甚麼時候了，還說笑話來……」

右手用力，幾下連拉帶拖的，把畢文君半摟半抱拖進暗道之中。

＊　＊　＊

方樹旋和大龍步履快捷，眨眼間，便已穿出了那條暗道，出口之處，果如畢文君所說，就在後山的一處岩壁之下。

目光所及，眼前乃是一處小小的山谷，四面環山，形如一個巨碗，谷中芳草如茵，排列着約有四十餘株一人來高的牡丹，紅花綠葉，令人看得賞心悅目！

那岳眉姑此時竟然未曾遠離，拉着于菁，兩人正在那四十餘株花叢裡漫步散心！

這光景看得方樹旋一呆，脫口

大喝道：「師妹，妳還好嗎？」

但于菁對他這聲大喝，恍若未聞，依然和岳眉姑相携遊走不已！

方樹旋心中大吃一驚，失聲向大龍道：「大龍兄，在下師妹果然中了這妖女暗算，連我的聲音都聽不出來了。」

大龍聞言搖頭道：「不對啊！于姑娘聽不見，那岳眉姑總該聽得見呀，但她們這等神態，只怕這谷中的草坪，暗藏了甚麼花樣……」

大龍這一提起，方樹旋倒是看出來了，那岳眉姑和于菁敢情並非在那花叢林中漫步，而是神情木訥，眼光迷亂的在花叢中找着出路。

看出了其中疑點，方樹旋不禁略爲放心，但却有些不解道：「大龍兄，這些牡丹花，似乎是座陣圖，莫非也是畢樓主安排的？」

大龍似乎並不知道出口的山谷之中，有這等陣式，搖頭道：「這個……」

突然身後傳來了畢文君的嬌笑聲：「方公子，你猜對了，這座小小的牡丹陣，正是妾身爲防範別有用心的人而設的，便如岳眉姑縱然武功通天，用毒手段超人一等，一旦陷身此陣，她可就英雄無用武之地了！」

方樹旋聞言大喜，抱拳道：「樓主，在下師妹顯然已爲她所制，但不知樓主可否單獨放她出來？」

畢文君道：「有何不可？」

話音一落，只見她孤身前行，由位於東面的一株牡丹花側，橫走七步，繞過另外的三株牡丹，閃得幾閃，便已到了岳眉姑身後，舉手一拍，頓時將她的穴道制住，右手一探，由岳眉姑胸前衣衫之內，掏出了四個小小的瓷瓶，然後才拉着于菁的玉手，左轉右拐，迅快的走出了陣來。

方樹旋看得大爲欽佩，笑道：「樓主胸羅玄機，叫人佩服……」

畢文君却是看着呆立身邊的于菁，淡淡一笑道：「方公子，你這位師妹，大概被岳眉姑餵她吞下一顆唐家的迷神丸，才會這等神智不清的……」

說話之間，只見她在手中四個小瓷瓶之內，挑出一個，倒出一顆白色的藥丸，托開那雙目發直的于菁下顎，餵了下去，才接口道：「幸而這妖女把解葯帶在身上，否則，少不得還要費上一番手脚呢！」

方樹旋目注于菁，只見她把那丹丸吞下去之後，不消片刻時光，便自長長的呼了一口氣，雙目一陣的轉動，望着方樹旋道：「師兄啊！我……好似做了一場夢，那岳眉姑呢？她……沒有嚼舌自戕吧？」

方樹旋笑道：「她才不會呢！」當下略略把岳眉姑的害人手段說了一遍，只聽得于菁渾身直冒冷汗，暗暗咬牙不止。

但她可沒有忘記向畢文君道謝。

畢文君淡淡的笑道：「于姑娘，那岳眉姑已然落網，妳想報仇，不過舉手之勞，但眼下妾身還想用她下餌，釣出那幕後的主使人，這報仇之事，可要于姑娘稍稍等上一段時光了！」

于菁道：「樓主說得是，我自然是不會急在一時的了！」

杜冲一直冷眼旁觀，這時方接口道：「樓主，那清廷的幾名侍衞，現在何處？還有那小雲姑娘……」

畢文君笑道：「杜兄，小雲被制的穴道，剛才妾身與你同來之際，早已暗中替她拍開，她留在當地，正是爲了要查出那千年參王藏在甚麼地方，甚麼人身上，至於那幾個清廷鷹犬的下落，咱們祇消回到房中，自然有人告訴我等了！」

杜冲道：「聽樓主之言，那一切都是早有安排的了？」

畢文君笑道：「杜兄過獎了，爲了對付那些狗腿子，妾身自是步步爲營，如果說妾身這一切計劃之中有甚麼漏洞，那就是未曾料到杜兄會和方公子、于姑娘三位橫身闖入，使妾身幾乎人財兩失……」

杜冲聽得只好乾笑！

但方樹旋却已聽出了她弦外之音，當下忙道：「樓主，在下有一句話，不知當不當說？」

畢文君嬌柔的一笑道：「方公子，有甚麼話，你請說無妨！」

方樹旋道：「依樓主之猜想，那千年參王，會藏在甚麼人身上？」

畢文君道：「黃昏之前，自然是在那顧寒村等四人之中的某個人身上，但眼下嘛，可就不一定了！」

方樹旋皺眉道：「樓主，他們不是一共只有四個人麼？」

畢文君道：「不錯，初來時，自然是只有四人，而此刻嘛，那就難說了，從岳眉姑的突然生變看來，說不定咱們江湖道上的人物之中，就有了對方的奸細……」

她分析得絲絲入扣，令大家心服口服。

杜冲道：「文君，咱們怎樣去找出他們來呢？」

畢文君道：「何必找呢？咱們一旦出去，自然就會見到了他們……」

＊　＊　＊

畢文君沒有說錯，他們回到店中，剛走出暗室，就發現前店中燈火輝煌，到處人影綽綽。

客堂之中，坐下了十名彪形大漢。

這些人不知由何處而來，使得方樹旋驚訝的，則是黃堯天、丁萬山、張毅三人，也在店中。

而且，方樹旋還發現，除了這屋中的十名大漢而外，店中的四週場外，似乎還有不少埋伏！

顯然清廷的內侍，已然有了援手！

畢文君皺了皺眉，道：「方公子，他們的援手果然趕來了，咱勢必又要大費手腳啦！」

她語音未已，只見一位年紀約五十左右的老婦人，匆匆的由外面奔進房中，向畢文君道：「樓主，清宮援兵已到，方玉蕊、石行者、勝弘大師等三人，已被他們圍在店外空地之上……」

畢文君道：「沈大嫂，那江南三怪何在？」

沈大嫂道：「燕飛爲人懶散，只怕他對這千年參王興趣不大。」

這時，小雲也如飛奔進來，只見她神色慌張的向畢文君道：「樓主，那燕飛……他大有可疑之處！」

畢文君似是呆了一呆，深感意外的道：「燕飛有可疑之處，雲兒妳發現了什麼？」

小雲道：「婢子發現他跟那個姓顧的老兒在一起鬼鬼祟祟的說話，看樣子好似他們之間有什麼勾結。」

方樹旋對於浪子燕飛的印象極佳，聞言笑道：「姑娘，黑夜之中，妳莫非看錯了？就在下所見，那燕飛的爲人，似是十分正派的。」

小雲道：「方公子，婢子決未看錯，而且，那顧寒村對於燕飛，好似還十分恭敬的。」

方樹旋道：「這……怎麼會？」

畢文君忽然一笑道：「方公子，這可不是我們猜會不會的問題，反正我們也該出去看看，是眞是假，馬上就可以明白……不過，我們出去之前，你們先把這藥丸含在口中，以免中毒！」

話音一落，由懷中掏出一把丹丸，分給每人一粒，這才當先跨出房門。

他們來到了客堂，那些彪形大漢，一個個都橫眉怒目，手按兵刃，閃身而起。

黃堯天更是冷冷一笑道：「畢寡婦，妳終於露面了，我們已等了好久啦！」

畢文君嬌媚的格格一笑道：「是麼？黃大人有什麼事要找小婦人說呀？」

她這一笑，眞是風情萬種，艷驚四座，只把那些彪形大漢全部看得呆了！

這時，丁萬山忽然大喝道：

「畢寡婦，妳少來這一套，妳以爲咱們都是瞎子？堂堂的百花樓主，居然跑到這等地方開起酒舖來賣弄風情，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竟認爲咱們都被妳瞞過了麼？我老實告訴妳，清風酒店中的人，今天可一個也別想活着離開……」

畢文君嫣然笑道：「哎唷，丁大人，你這麼兇巴巴的幹嗎？奴家可沒有得罪你們各位呀……」

只見她蓮步輕移，柳腰款擺，香風陣陣的在客堂中走了一圈，這才一揮手中絲絹，嬌笑道：「倒也，倒也……」

只見那十名大漢和黃堯天等三人，一個個推金山，倒玉柱一般，在一陣哄哄雜雜聲中，倒了下去。

畢文君臉色一沉道：「咱們快些出去，只怕勝弘大師等人處境很危險了……」

杜冲一馬當先，人已飛了出去。

* * *

門外空地之上，月色之下，只見那石行者和方玉蕊已然橫屍地上！

勝弘大師滿身流血，正揮舞着那根禪杖和顧寒村以及兩名穿着白衣的中年文士鬥在一起。

看樣子，勝弘大師正在作着亡命之拚！

杜冲看了一眼，立即拔出長刀，飛步上前截下了一名白衣文士。

沈大嫂則揮動了一支長劍，截下另外一人。

廣場另外的一端，正站了三個褐衣武士，他們眼見屋內有人出來，立即各執兵器，走了過來。

畢文君向小雲道：「雲兒，攔住他們。」

小雲一探手，拔出了雙劍，迎了上去，但也只不過截住兩人。

大龍冷冷一笑，一騰身，直向另外三人衝去，口中喝道：「三位，咱們玩玩……」

他雖然赤手空拳，但掌風凌空一發，竟將三個武士同時擋住，人影翻飛的鬥在一起。

于菁笑了一笑，道：「師兄，我去助那大龍……」

方樹旋本想叫她不要去，因爲那三位內侍決非大龍之敵，然而，他並未說明，只是一笑道：「也好！」

于菁仗劍掠身而上，一揮劍便將那褐衣武士中的一人手臂刺穿。

這時，杜冲一刀砍下，已將那名白衣文士殺死。

沈大嫂則一劍斷了對方一臂。

顧寒村睹狀，臉色大變，正待出聲求援，只見人影翻飛，左側的山丘林木之中，奔來了七條人影！

當先的三人，赫然是江南三怪！

儒劍荊布衣一到場中，立即衝向顧寒村大喝道：「姓顧的，那千年參王在何處？」

孔中方則舉起鐵算盤，迎頭擊下，叫道：「老夫將你拿下，諒你也不敢不說……」

顧寒村目光一轉，望了燕飛一眼，沒有說話，但却晃身直向燕飛身畔飛去。

燕飛抬起手來，作出要動手之意，顧寒村吃了一驚，去勢一止，斜地狂竄出丈餘，但燕飛的手法何等之快，只聽得噗的一聲，顧寒村已重重的挨了一掌！

這可是顧寒村作夢也沒有想到的事，脫口叫道：「燕大人，你如此對待卑職……眞……是……你好狠的心腸……」

雖然他身子已然墮地，但却提起眞氣叫道：「畢文君，那燕飛乃是清宮一等內侍……」

話音未已，人已死了。

這等變化，畢文君等人倒是不曾吃驚，因爲他們已然聽到了小雲的話，而荊布衣和孔中方則幾乎驚呆了！

他們從不曾想到，多年好友，竟是清廷鷹犬，這一氣，幾乎把他們氣昏在當場中。

荊布衣搖了搖頭，長劍一指，喝道：「燕飛，顧寒村的話，是眞的麼？」

燕飛依然是懶洋洋的一笑道：「不錯，荊兄和孔兄若想榮華富貴，自可包在兄弟身上……」

孔中方道：「燕飛，你身後的那幾位朋友，想必是清宮侍衞？」

燕飛道：「不錯，兄弟騙了兩位，心中實是不安。」

荊布衣怒喝一聲道：「燕飛，算是老夫往日瞎了眼睛，錯把你這狗腿子當作兄弟，燕飛，今天你算是死定了！」

長劍一揮，衝了過去。

孔中方一擺鐵算盤，也攻了過去。

燕飛淡淡一笑，道：「兩位也眞正不識時務得很……」

但見寒光乍閃，他手心中多出了一柄長劍，抖得一抖，一式「日在中天」，橫向兩人掃了過去。

這一招發出，頓時看出他的功力，劍上隱現風雷之聲，只把荊、孔二人逼得連退了三步！

荊布衣一呆道：「雷音劍？」

燕飛道：「不錯，兩位知趣，最好不要送死！」

孔中方大笑道：「孔某雖死在雷音劍下，作了厲鬼，也要啖你之肉，剝你之皮……」

敢情這兩位江南道上的怪俠是眞正冒火了，各揮兵刃再度攻上！

不過，燕飛却向身後四人揮揮手，立即有兩人奔了出去，截下孔

、荊二人。

這時，畢文君向方樹旋道：「方公子，那燕飛的雷音劍十分惡毒，傳說武林中只有驚天一劍和奪魂三刀是他的剋星，看來今日之戰，咱們是凶多吉少了！」

方樹旋笑道：「不妨，待區區上去會會他便是。」

不待畢文君回答，舉步直向燕飛走去。

畢文君吃了一驚，叫道：「方公子……」

但方樹旋已到了燕飛身前，喝道：「燕飛，想不到你也是清宮的人，區區實在是爲你可惜了……」

燕飛冷笑道：「人各有志，方兄不用多說了。」

方樹旋沉聲道：「燕飛，咱們動手之前，有一件事可要先說清楚。」

燕飛道：「什麼事？」

方樹旋道：「那千年人參王現在何人身上？」

燕飛道：「這個麼，反正你已活不成了，告訴你也無妨，它早已由岳眉姑帶走了！」

方樹旋聽了，心內放寬，一揮劍，喝道：「很好，燕飛，你可以領死了！」

燕飛冷笑道：「雖然你可能是驚天一劍的傳人，但燕某却自信可置你於死地。」

右手一揚，長劍橫揮而出。這方樹旋施的乃是虛招，眼前燕飛揮劍相迎，忽地劍勢一發，一招「星河倒轉」，劍上洒出萬道銀光，一下子將燕飛渾身上下罩住。

燕飛臉色一變：「你是……是靈河神叟的後人麼？」

只見他拚聚全身眞力，一連施了七式雷音劍法，依然未能脫出方樹旋這招劍式眞力範圍，待得方樹旋劍光一斂，燕飛連哼都沒有哼得一聲，便自倒地而死！

渾身上下，竟然有着十七處劍孔。

畢文君既驚又喜，跳了起來，嬌笑道：「方公子，你可是眞人不露相啊！」

方樹旋笑道：「大嫂過獎了！」

畢文君皺眉道：「方公子，殺死了他，那千年參王下落呢？這不是查不出來嗎？」

方樹旋知道她未曾聽見自己和燕飛對答之言，當下笑道：「那千年參王現在在岳眉姑身上，且等收拾了他們，大嫂就可以去取了！」

畢文君道：「眞的嗎？」

方樹旋道：「自然是眞的，不過，在下有個不情之請，尚望大嫂同意。」

畢文君笑笑道：「但講無妨！」

方樹旋懇切的道：「那杜大哥對於這千年參王志在必得，而且乃是要去救人，大嫂取到之後，最好能分他一半！」

畢文君淡淡一笑，道：「兄弟，妾身連人都是他的，何況這身外之物……」

說到這裡，依然有些羞不自抑的低下頭去。

方樹旋笑了笑，仗劍一躍而去。

眨眼之間，清廷侍衛半個也不會留下一口氣來。

方樹旋抹去劍上的血跡，一拉于菁，向杜沖抱拳道：「杜大哥，小弟告辭了，此間之事，與那千年參王的下落，只消問你那位新夫人百花樓主，便可得分曉，小弟京城事罷，南下之日，自會到杭州拜訪大哥大嫂了……」

語音一落，又向大龍一禮，這才雙雙飄身而去。

荊布衣和孔中方含着淚，看了看那燕飛的屍體一眼，也隨在方樹旋身後而去！

清風酒店，月光如水，除了大龍的傻笑，一切都靜止了……

（完）

劍嘯江湖

新派武俠奇情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揭紅緞封面中伏　女魔頭吸毒失招

上文提要： 小高被蛇娘子擄走，她也看出總鏢頭方振遠對鏢貨另有不可告人的秘密，爲了瞭解眞相，先從小高身上着手，明知查不出甚麼，只不過藉他傳遞信息。蛇娘子不知從何處打聽到鏢貨秘密是「三清寶籙」，請小高協助代查。總鏢頭見小高回來，也想知道蛇娘子知道一些甚麼，亦利用小高傳信息，寫了一封信給小高帶去……

但小高必須要冒這個險，所以他仍然端坐不動。

只聽一聲輕輕的嘆息道：「小高，聽到我來的聲音沒有？」

小高從聲音中聽出來人正是蛇娘子，急急轉頭看去，果然不錯，蛇娘子就站在他身後，臉上滿是憐惜之色。

小高搖搖頭，道：「我沒有聽到妳來的聲音。」

「唉！如你這樣的武功，在江湖上行走，實在是太危險了！」蛇娘子道：「今晚我如要取你性命，你已魂歸西天了。」

小高暗道：「那倒未必！」口中卻說道：「一個鏢局裏趟子手的武功，自然是不會很高明了。姑娘和在下交往，實在是有失身份。」

他已感受到這個江湖上叫人頭痛的女魔王，似乎對他一片眞情，言行舉止之間，所流露出來的關懷，決非僞裝。

最難消受美人恩，何況是這麼一個蛇蠍般的美人。

蛇娘子微微笑道：「小高，一個人的武功，是可以練的。我看你的體質、稟賦都很優異，只要你有意上進，大姊姊一定全力幫你。等一會，我就傳你一種坐息之法……」

小高吃了一驚，截道：「不行，不行！我如學了你的武功，如何還能在九江鏢局留下來。」

蛇娘子微微一笑，低聲道：「傻弟弟，鏢局這個行業，最重視的就是實力。如果你武功高强，方振遠自會重金禮聘，怎會委屈你做個趟子手。你聽我的話絕對錯不了。」

小高忖道：「她要我記下方振遠的行動，卻絲毫不關心這件事。難道她眞的對我心存眷顧，有意幫我？」

他揚了揚手中的信封，道：「這是記下方總鏢頭的活動。」

蛇娘子格格一笑，道：「方振遠老奸巨猾，難道不會懷疑你嗎？」

小高道：「我只是一個趟子手，總鏢頭怎會把我放在眼裏？」

蛇娘子道：「現在不同了……」

小高道：「有甚麼不同？」

蛇娘子道：「因爲，你和我有了交往，我又全力支持你，方振遠自然會對你另眼相看了。」

小高心中大急，忖道：「糟了！關係越拉越近，眞的是麻煩了。」

他想推掉蛇娘子的好意，但未來得及開口，蛇娘子又搶先道：「我相信你沒有辦法避開方振遠的耳目，也許我們今晚之會，他早已派人在暗中監視了。」

話中有話，聽得小高一楞，道

：「我……」

「你是身不由主……」蛇娘子伸手取過小高的信函，眨眨眼睛，高聲道：「方振遠，可以出來了！」

暗影中一株大樹之後，緩步走出了勁裝配刀的方振遠，他笑道：「姑娘好靈的耳目！」

蛇娘子淡淡笑道：「他們呢？」

人影閃動，雁蕩四雄也由暗影中出來了，團團把望月亭包圍了起來。

蛇娘子笑道：「小高，看到沒有？這就是你心目中十分敬重的方總鏢頭，陰沉多智，手段毒辣，絕不在我之下。」

這幾句話連捧帶駡，聽得方振遠耳根發燒，他冷笑一聲，道：「蛇娘子，妳已步入牢籠，身陷重圍了。」

蛇娘子道：「方總鏢頭可是想嚐一嚐金線蛇的滋味？」

「可一不可再。」方振遠忽然拔刀在手道：「第一次金線蛇纏腕，是妳蛇娘子手法高明，如果第二次再上妳的當，那就是我方某人無能了。」

言罷，橫刀平胸，蓄勢以待。

蛇娘子臉色大變，似乎就要發作，但眼光掠過小高後，突然又泛起一抹笑容，道：「方振遠，別太高興，你有乾坤圈，我有金鐘罩，我蛇娘子既然早料到小高對你的忠誠，自然是早有準備。」

方振遠兩道凌厲的目光投注在小高的身上，道：「你敬佩本座，可是出於忠誠？」

小高沉聲道：「是！」

「好！你過來。」

小高舉步向外走去，蛇娘子出手如電，一把扣住了小高的左腕脈穴，道：「慢一點！」

以小高的身手，要避開這擊，並非難事，但他卻沒閃避。

耳際間響起了蛇娘子的聲音，道：「兄弟！對不住啦，這是作戲，我不會傷害你的。」

方振遠冷笑一聲，道：「蛇娘子，小高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趟子手，你如果想把他留作人質來威脅我，那可是看錯人了！」

蛇娘子道：「我不喜歡被人出賣，小高既然出賣了我，那就只好殺了他，以洩我心頭之恨。」

小高雙目一閉，忖道：「好啊，你們拿着我的性命作戲，好吧，但誰要是傷害到我，我勢必反擊。」

方振遠道：「殺一個趟子手，以你蛇娘子的身份，也不怕留人笑柄嗎？」

蛇娘子道：「說的也是。」

說完右手突然用力一推，小高身不由己地由望月亭飛了出去，直向方振遠撞去。

小高本想施展千斤墜，穩下身子，但想到此刻還不宜使得雙方了解他有一身不錯的武功，於是他只好任由自己飛撞過去。

方振遠伸出右手，硬把小高接住，道：「小高，傷着沒有？」

「多謝總鏢頭！沒有受傷。」

「好！站下面去。」

「是！」小高退後五步，站在一片樹影之下。

蛇娘子格格一笑，道：「蜈蚣，你們……」

但聞嘯聲破空，周蜈蚣隨着那嘯聲飛了過來，落在亭外，手中拿着一隻尺許長短的蜈蚣，道：「是不是要動手了？」

蛇娘子呆了一呆，道：「你……」

周蜈蚣哈哈一笑，道：「咱們本來不想現身，就一直隱在暗中幫忙，但又怕方振遠這個龜兒子還有別的埋伏。」

蛇娘子嘆口氣，道：「你們一現身，只怕方振遠就不肯和我動手了。」

周蜈蚣道：「這不要緊，他不肯動手，老子就逼他動手。」

說完身子一閃，直向方振遠撲了過去，右手握着蜈蚣當作兵刃，左手五指半屈半伸，奔向方振遠。

對於江湖上三大有名的毒人，方振遠也不敢大意，金刀幻起光輪護住身子，竟是完全採取守勢。

雁蕩四雄也同時向前幾步，把亭子圍得更緊，四人刀已在手，大有立刻搶攻之意。

方振遠本早有算計，準備以一招「子母斷魂」刀法，先誘殺了蛇娘子，再殺了小高滅口。

想不到情勢有變，而且方振遠也不敢使用那一招「子母斷魂」刀法。

此時他就算一刀能誘殺了蜈蚣，但刀上之秘也必然外洩，傳揚於江湖之上。

他這一招出必殺敵的刀法，就很難再具有殺人救命的威力了。

江湖上有許多人，死在方振遠這一招刀法之下，但卻從未有見過他那一刀，因爲見過的人都死了，方振遠從未留過活口。

衡量過利害得失之後，方振遠殺機頓消，但周蜈蚣的攻勢卻是越來越强，左手掌隨着金刀變化逼住刀勢。

而右手一隻尺許來長的蜈蚣，卻成了主攻之力。

方振遠幾度揮刀疾斬，希望先把那隻蜈蚣斬於刀下，但因周蜈蚣左手拳路變化難測，及時把金刀逼開。

那蜈蚣張牙舞爪，挾帶着一股腥風撲鼻，看上去十分可怕，方振遠的心理受到影響，反而漸趨下

風。

這時，蛇娘子突然高聲叫：

「住手！」

周蜈蚣倒是聽話得很，應聲而退，看着蛇娘子道：「格老子今晚正想表現表現，爲甚麼要中途停手？」

蛇娘子冷笑一聲，道：「別看你佔盡優勢，如果把他逼急了，我怕他金刀斷魂，一刀取了你的老命。」

周蜈蚣微微一怔，道：「他有一刀斷魂，但老夫的七星搜命，一樣也能制他於死地。」

小高心中忖道：「『七星搜命』是甚麼東西？是一種暗器？或是和他的蜈蚣有關……」

方振遠淡淡一笑，道：「蛇娘子心思縝密，方某人好生佩服！」

「彼此！彼此！」蛇娘子微笑道：「小妹並無和方兄爲敵之意，而是希望能夠彼此合作。」

「合作？」方振遠道：「好極了！方某人也正感到强敵環伺、力量單薄，姑娘願意合作，方某人將以半數酬勞奉贈。」

蛇娘子道：「半數酬勞是……」

「五萬兩銀子……」

「果然是一筆大數字，難怪方兄拚了老命，用盡心機也要把鏢貨保住。」

方振遠笑道：「如果妳蛇姑娘滿意這個價錢，咱們立刻就可以聯手拒敵。」

蛇娘子目光一掠小高，笑道：「小高，你知道我姓甚麼嗎？」

小高搖搖頭。

蛇娘子道：「我姓孟，孟子的孟，我出身書香世家，而且，也有一個很好聽的名字。」

小高沒有接口，方振遠卻道：「孟姑娘的大名是……」

「孟小月，聽起來是很嬌柔的名字，對吧？」

小高心中忖道：「一個終日與毒蛇爲伍的人，取再溫柔的名字，也一樣溫柔不起來的，有甚麼用？」

方振遠「嗯」了一聲，道：「不錯！好名字。」

蛇娘子笑道：「多謝讚美，現在，只要再談好一個條件，咱們就可以聯手結盟了。」

方振遠道：「孟姑娘請說，方某人能夠答應的，絕不推辭。」

蛇娘子道：「其實這條件很簡單，那就是咱們彼此之間，一定要坦誠相見，譬如說，方兄保的是甚麼鏢貨，先要告訴小妹。」

「當然！當然！如果彼此談妥了，在下一定會把鏢貨先讓姑娘過目。」

蛇娘子道：「成了！就這麼一言爲定。」

方振遠目光一掠周蜈蚣；道：「這個周兄呢？」

周蜈蚣輕咳了一聲，道：「我和蠍子一向都聽小毒蛇的，只要你們談妥了，小毒蛇一句話，咱們保証支持。」

「周兄如此看重小妹，孟小月好感動。」

周蜈蚣道：「不必客氣！只希望不要出賣了我和蠍子就成了。」

「豈敢！豈敢！周兄，請去知會蠍子一聲，咱們立刻遷入大明客棧。方總鏢頭如非處境艱困，是絕不會和咱們合作的。」

周蜈蚣冷冷地看了小高一眼，突然轉身而去。

方振遠吁了一口氣，道：「蠍子、蜈蚣這等人物竟然對孟姑娘言聽計從，單是這種統馭手段，就叫方某人望塵莫及了。」

蛇娘子道：「無慾則剛，他們心中有慾望，自然端不起來，只好聽我擺佈了。」

小高暗暗忖道：「說的也是，除了妳這養蛇的女人之外，天下還有甚麼女人敢和蠍子、蜈蚣這樣的毒人接近？」

事實上，蛇娘子除了與蛇爲伍之外，生得的確漂亮，而且具有一股奇異的魅力，不是太怕蛇的人，都很難逃過她的誘惑。

只見她無限嬌媚地道：「方兄，咱們去看看眞正的鏢貨吧！」

「好！要不要蠍子、蜈蚣一起去？」

「不用了！這些年來，他們一直在小妹的掌握之中，我相信，他們這一生一世都翻不出我的手掌心了。」

方振遠還刀入鞘，抱拳道：「既是如此，方某帶路。」他轉身向客棧走去。

蛇娘子突然伸出手去，輕輕在小高肩上拍一下，道：「小高，走！跟我去開開眼界。」

小高苦笑一下，道：「這個，只怕……」他看着方振遠欲言又止。

方振遠出人意料地大方，他笑道：「小高，既是孟姑娘請你，你就一起瞧瞧去吧！」

小高大感意外，方振遠平時根本就沒把他放在眼裏，今天怎會要他參與呢？他想不通，只好跟在蛇娘子的身後走去。

雁蕩四雄未隨同跟進，他們很快地逸入黑暗之中。

* * *

方振遠住在一座獨立跨院的上房中，他帶二人直入廳內，隨手拿起放在屋角的馬鞍，打開一條皮扣，取出一個半寸厚薄，半尺見方的小皮箱。

原來，那馬鞍之內竟有一個夾

層。

「藏得果然是隱蔽得很，連小妹也想不到存放在此。」

方振遠苦苦笑道：「在下是誠心合作，希望孟姑娘言而有信。」

「放心！我雖是女流之輩，但卻一諾千金，小妹保証會和方兄共享箱中之物。」

方振遠微微一怔，道：「孟姑娘，這是鏢貨，咱們要交給別人，不能吞下來。」

蛇娘子媚笑道：「那當然！咱們可以請個秀才來，把它抄下來，把原來的交給貨主就是了。」

方振遠奇道：「孟姑娘知道這箱子裏放的是甚麼？」

蛇娘子道：「到了這時候，方兄還準備和小妹打啞謎嗎？」

方振遠神情肅然地道：「孟姑娘，到現在爲止，方某確實不知這箱子裏究竟放的是甚麼東西。」

蛇娘子一怔，道：「難道這皮箱中存放之物，也是假的不成？」

「就是這個箱子了，價值十萬兩銀子，當然是極名貴之物，」方振遠吁口氣，道：「如非價值連成，又怎肯花十萬兩的保費？」

蛇娘子這等聰明人，此時也被方振遠搞迷糊了。她伸手拿起箱子，道：「打開看看不就知道了嗎？」

方振遠道：「這箱子的鑰匙在貨主手中。」

蛇娘子臉色一變，道：「這麼說，還是沒辦法看了？」

方振遠道：「如果孟姑娘一定要看，只好想辦法打開它了。」

蛇娘子道：「打開容易，只是毀了箱子上的金鎖，方兄要如何交代？」

方振遠道：「事難兩全，爲了取信孟姑娘，毀了箱上之鎖，也是無可奈何之事了。」

事實上，這番客氣話說不說都一樣，蛇娘子拿起小皮箱時，已暗運內力，揑破了金鎖，但箱子上的扣環仍扣住上面，箱子並未打開。

蛇娘子笑道：「既是如此，小妹毀鎖，方兄請開箱。」

她心思縝密，一點也不肯冒險。

方振遠很合作，他苦笑一下，打開環扣，掀起箱蓋。

蛇娘子探頭看去，只見箱中放着幾本整齊的册子，紅緞封面，遮住了封皮上的字跡。

她再也忍耐不住，伸手打開紅緞封面，頓覺一股異香撲鼻，覺得不對時，方振遠已金刀出鞘，架在她的脖子上。

這變故大出意料之外，小高在一旁看得呆住了。

方振遠腕上加力，鋒利的刀刃劃破了蛇娘子頸上的細皮白肉，左手卻探入懷中，摸出一個玉瓶，倒出一粒丸丹，吞入腹中，道：「妳聞到的是『七步消魂香』，片刻之後將筋骨酥軟，空有一身功力，也無法施展了。」

「你好陰險！」蛇娘子緩緩合上紅緞封面，放入箱中，道：「連我也被你瞞過了。」

方振遠笑道：「是妳逼得太緊了，在下這一招本來是想對付別人，沒想到卻用在妳身上了。」

蛇娘子道：「蠍子、蜈蚣會找上門來，他們會替我報仇。」

「這就要妳孟姑娘合作了。」

蛇娘子冷笑道：「你作夢！」

方振遠搖搖頭，道：「孟姑娘，妳也是久走江湖之人，不要逼我殺了妳。」他突然刀入鞘，道：「只要妳願意合作，在下有七步消魂香的解葯。」

蛇娘子暗中運氣，果然覺得全身酥軟，眞氣無法提聚。

她心中明白，眞的是中了江湖至毒七步消魂香了，不禁黯然一嘆，緩緩在一張太師椅上坐下。

方振遠冷笑道：「半個時辰之內不服用解葯，奇毒攻入內經，縱有靈丹妙葯，也無法使妳恢復功力了。」

他哈哈一笑，又道：「七步消魂香不會要命，只是把一個一身武功的人變成一個普通人罷了，這一生永不能再習武。」

蛇娘子道：「那不如殺了我的好。」

方振遠道：「反正時間還早，妳可以慢慢想。妳可以恢復功力，也可能成爲一個普通的人。」

蛇娘子眼裏滿含怨毒，看了方振遠一眼，未再多言。

方振遠目光轉到小高身上，淡淡一笑，道：「小高你聞到那股香味沒有？」

小高道：「我不知道。」

方振遠臉色一變，道：「聞到就聞到，沒有就是沒有，甚麼叫不知道？」

小高心生警覺，道：「好像聞到了一些。」

事實上，小高發覺蛇娘子情況不對之時，立刻閉住了呼吸，蛇娘子又很快地把封面蓋上，毒香外溢不多。

除了蛇娘子吸入一部份之外，餘毒早已隨風飄散了。

方振遠邪門地笑道：「那眞是很遺憾了！這種毒香可以使一個人的經脈變化，變得軟弱無力，不論再好的天賦，也無法再學武功，鏢行這口飯，恐怕你無法再吃下去了。」

小高道：「總鏢頭的意思是……讓我離開了？」

蛇娘子此時急道：「方振遠，他只是個趟子手，微不足道的人物

，你難道不能放他一馬？求求你，放了他！」

這番話眞情流露，小高聽得心中大爲感動。

方振遠不理會蛇娘子的哀求，望着小高冷冷地道：「本來可以給你一點銀子，讓你去做個小生意，過個平安的生活……」

「無功不受祿，銀子我不要，如果總鏢頭覺得小高在九江鏢局沒甚麼用了，我可以離開這裏。」

方振遠嘆息道：「這本來是件很平常的事，可惜，你知道得太多了……」

小高有點懂了，不禁心頭火起，但仍强行壓抑激動的心情，緩緩說道：「總鏢頭的意思是……」

方振遠道：「最好的保密方法，就是讓一個知道太多秘密的人永遠無法說出去。」

小高笑道：「總鏢頭的意思是要殺我滅口了？」

方振遠道：「小高，這是件很遺憾的事情，我實在想不出一個更好的辦法出來。不過，我不會殺你。」

小高道：「那是讓我自絕了？」

方振遠道：「這該是唯一兩全其美的辦法了，你可以好好大吃大喝一頓，然後，安安靜靜地死去。」

蛇娘子道：「小高，別上他的當！想不到開鏢局的人竟然比我們綠林道上的人還要心狠手辣。」

方振遠臉色冷肅，看着小高冷冷地道：「你怎麼決定？」

「千古艱難唯一死，我現在還不想死。」

「小高，這只怕由不得你了。」他右手一伸，五指如鈎抓了過去。

小高忽然一閃，避了開去。

方振遠認爲這一抓是十拿九穩，別說是小高，就算是一般江湖武師也很難避開。

但小高居然避開了，而且輕鬆靈動，不禁一怔，但立刻欺身而上，雙手連環而出，使的是三十六路大擒拿法。

但小高飄忽如風，竟在方振遠的指掌中閃來躲去，方振遠一套擒拿法快使盡了，竟連小高的一片衣角也沒抓到。

他猛然覺得不對，這才突然收手而退。

蛇娘子格格一笑道：「好兄弟，你騙得我好苦！大姊姊我眞是老眼昏花了，竟瞧不出兄弟是位高人。」

「我小高，一個微不足道的趟子手……」小高憤怒地望着方振遠道：「你竟要殺我滅口，究竟是爲甚麼？」

「唉！我倒是低估你了！不過，我要殺你滅口，心中並無遺憾。」

小高道：「你是說我本該殺？」

「以你這樣的高明身手，卻甘心屈就做一個趟子手，混入到鏢局中來，必是別有用心了。」

小高道：「我只希望見識一下你子母金刀的絕技和甩手箭法。」

「只是如此嗎？」

小高道：「不錯，我說的都是眞話，你信不信並不重要。」說着突然上前一步，抓起案上的小皮箱子，道：「你在江湖上聲名赫赫，卻想不到是個如此陰險狡詐的人！」

方振遠急道：「放下箱子，你要幹甚麼？」

小高道：「我要把這個箱子毀去，免得你再用它來害人。」

方振遠手握刀柄，道：「放下它！我饒你不死，否則休怪我刀下無情。」

小高冷笑道：「不是你饒我不死，而是我有着自保的能力。」

蛇娘子道：「小兄弟，別聽他的，看他急得那個樣子，這小皮箱只怕眞的藏有寶物了吧。」

但見寒光一閃，方振遠的金刀已劈了過來。

小高忽然舉起手中的小皮箱向刀上迎去。

方振遠在刀鋒接近皮箱之際，忽然右腕一沉，避開皮箱，直劈變成了橫掃。

小高冷笑一聲，皮箱交付右手，又向刀上迎去。

方振遠連劈了七刀。

但都被小高以手中皮箱封擋開去。

這時，不但方振遠感到小高是個難以對付的人，就是蛇娘子也看出小高是個深藏不露的人了。

她頓現生機，沉聲道：「小高，肯幫我一個忙嗎？」

「怎麼幫妳？」

「問他要解藥。」

小高略一沉吟，道：「好！我盡力試試。」

他揚揚手中皮箱，道：「方振遠，你仔細想想，我要帶著這皮箱離去，你有把握阻止我嗎？」

方振遠想到方才的幾刀，確實沒有把握，不禁冷哼一聲，道：「有什麼話，只管說吧！」

小高道：「拿解藥來，我用這個箱子和你交換。」

方振遠臉上陰晴不定，似是極爲用心地思量此事，他沉吟良久，才吁了一口氣，道：「小高，你是個很狡猾的人，我如何能相信你呢？」

這時室外傳來衣袂飄動之聲，整個大廳都已被人圍了起來。

蛇娘子嘆息一聲，道：「小兄弟，你上當了！」

小高目光轉動，發覺門口、窗外人影閃動，果然已被人重重包圍，對方振遠的陰險，他又多了一層認識。

他冷笑道：「總鏢頭的陰險，又得到一次証實，可惜智者千慮，卻有一失了。」

方振遠微微一怔，道：「本座想不通，哪裏有失了？」

小高厲聲道：「你這箱子裏的隱密，在整個鏢局中並無多人知道，如今你召集了他們，豈不是自洩隱密。」

方振遠心中一震，暗忖道：「果然是一大失算，如今雁蕩四雄、何坤、唐瑜等都在廳外圍守，如再爭論下去，只怕是倒翻箱底，盡洩秘密了。」

他快速的想了一下，衡量出箱子的隱密高過小高與蛇娘子的生死。

心中念轉，他淡淡一笑，道：「本座向以仁厚待人，你今後只要不再和本局爲敵，過去的事，我就不再追究了。」

「你在胡說些什麼？」小高大吼著。

方振遠道：「方某一向不願乘人之危，孟姑娘的解毒藥物也可以給你。」

小高道：「我……」

蛇娘子道：「兄弟，答應他！」

小高長嘆了口氣，道：「拿解藥來！」

方振遠道：「可以！不過有兩個簡單的條件，你要答應。」

小高冷冷地道：「第一個是要我少開口。」

「第二個是……」方振遠道：「那小皮箱交給我，那是別人託保的東西，方某不能失去。」

小高略一沉吟，道：「好吧！一切依你，但我要她在衆目睽睽之下當面服用解藥。」

「當然，當然！蛇娘子在江湖上雖非正派人物，但惡跡不多，方某既是應允贈藥，自然要藥到病除，俟孟姑娘傷勢好了之後，你再還皮箱。好在，以她精深的內功，很快就可以見效了。」

環環相扣，把小高約束得有怨難訴，本是立刻可以拆穿方振遠的虛僞面目，偏是又無法說出口來。

回頭看去，蛇娘子滿眼盡是乞憐之色，一個人畢竟只能死一次，這個江湖中的一代女魔，面臨生死關頭時，也如平常人般的害怕和脆弱。

小高吁了口氣，冷冷地對方振遠道：「拿解藥來！」

方振遠道：「江湖上一諾千金！」

「哼！我不會言而無信。」

方振遠不容許小高再說下去，已搶先接道：「那就好，那就好！」

他由懷中取出玉瓶，倒出一粒丹丸，道：「藥物名貴，存量不多，服下去要立刻運氣調息。」

小高也不願去想方振遠的言中之意，他一手接過解藥，投入了蛇娘子的口中。

對症之藥，奇效立生。蛇娘子服下之後，立即感到蔓延的毒性，受到了尅制，於是她急急運氣調息。

小高凝神細看，蛇娘子臉上神情的變化，只見她原本積聚在眉宇間的青氣，很快地消失不見了。

前後不過一盞熱茶的工夫，蛇娘子突然站起身來，道：「小高，你可以走了，由我斷後拒敵。」

小高急道：「不成，人無信不立。咱們答應過的事，如何能夠反悔？」

方振遠亦道：「孟姑娘，小高說得對，人無信不立，男子漢大丈夫豈能說了不算？」

蛇娘子冷笑道：「憑你方總鏢頭的陰險、狡詐，豈是配談信義之人！」

小高搖搖頭，道：「他可以，但我小高不能。」

蛇娘子急道：「兄弟，你……」

「我已經決定了，妳和方振遠的仇恨，可以找一個另外的時間結算，現在不成。」

蛇娘子嘆口氣，道：「你如此堅持，只好依你了。」

方振遠臉上神情變化不定，但卻極力隱忍沒有發作。

這個人，果然是能伸能屈的人。

小高看看手中皮箱，道：「這一個，對你方總鏢頭眞的十分重要嗎？」

方振遠道：「不錯！九江鏢局受委託的鏢貨，一定要想辦法交到貨主的手中，不惜施用各種方法，以保障鏢貨的安全。」

「哼！只怕你不是這個用心。」

方振遠道：「小高，我已交出解藥了。」

小高道：「我雖然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但卻不會失信，你大可放心！」

方振遠道：「看得出來！看得出來！放下皮箱，你們可以走了。」

小高回顧一眼，道：「你在外面佈下的人手……」

「放心，放心，我方某人一向說話算數，你儘管護送孟姑娘離開，他們不會出手攔阻的。」

小高緩緩放下皮箱，回頭對蛇娘子道：「咱們走吧！」

蛇娘子苦笑道：「方振遠，論陰險，我們三大毒人都要對你甘拜下風了。」

「孟姑娘，兵不厭詐，彼此敵對相處，自是難免會用些手段，妳傷勢剛好，還不宜妄動眞力。就算報仇心切，也要休息兩天才成。」

這幾句話說得頗有仁者之風。

小高冷笑道：「希望你這一次說的是眞話，你如再施詭計，那就別怪我也不守信用了。」

方振遠淡淡一笑，道：「兩位可以請了。」

接著突然提高聲音，道：「你們聽着，我已經答應讓小高護送孟姑娘離去，九江鏢局任何人不得出手攔阻。」

小高跟着蛇娘子離開大廳，果然暢行無阻。

離開大明客棧之後，小高突然停下腳步，道：「姑娘保重，在下告辭了！」

蛇娘子一呆，道：「你要去哪裏？」

小高道：「天下之大，何處不可安身立命？不必爲我擔心！」

「兄弟……」孟小月幽幽說道：「你不能離開。」

小高皺皺眉頭，道：「爲什麼？」

孟小月道：「我要報答你……」

「報答我？怎麼報答？」小高搖搖頭，道：「我看不用了。」

孟小月道：「不要走！我要和你好好談談。」

「談什麼呢？我只是江湖上一個無名小卒，知道的事情不多。」

「談談你個人，你身負上乘武功，卻深藏不露，投入九江鏢局豈會全無目的？」

小高道：「我只是想見識一下方振遠的子母金刀，沒想到他威名遠播，卻是個陰險的人物。」

孟小月理一下被夜風吹散的長髮，道：「是不是很失望？」

小高點點頭，道：「一劍千鋒董百藥、中州大俠雷方雨都是武林中大大有名的人物，但誰又會想到他們會出手劫鏢？」

孟小月笑笑道：「我呢？你對我也是一樣失望吧？」

小高道：「老實說，我對妳知道的不多，也沒抱着什麼希望，自然也談不上什麼失望了。」

孟小月道：「那就好。我們被江湖上稱作三大毒人，視爲邪魔外道，但比起那些外表道貌岸然，骨子裏男盜女娼的僞君子，是不是還多三分人味？」

小高點點頭。

孟小月道：「這麼說來，我還是一個可交的朋友了？」

「我……」小高忖道：「妳身上藏了一條絕毒金線蛇，縱然貌美如花，除了善役毒物的人之外，誰又敢和你交往？」

看見小高的尷尬神情，孟小月忽有所悟，她笑道：「兄弟，是不是有點怕我？」

小高苦笑道：「妳有什麼可怕，我只是……」

「討厭我身上帶了一條毒蛇？」

孟小月突然探手入懷，由袖內抓出金線蛇，道：「小金兒，爲了留下小高兄弟，只好委屈你了，去吧！」

右手一揮，竟把一條世上稀有的金線蛇，投入了夜空之中。

小高呆了一呆，道：「孟姑娘，這條金線蛇是妳的心愛之物，也是克敵的兵刃、暗器，妳怎能把牠丟棄？」

孟小月笑道：「只要能留下你小高兄弟，再珍貴的東西，大姊我也可以丟棄不顧。」

小高怔怔道：「這……我……」

「不用這個那個了，只要你答應留下就行了。」

小高道：「我流浪江湖有一個心願，就是希望能多見一些江湖高人。」

孟小月截道：「你如能與我同行，會早一些償你心願。」語聲一頓，又道：「大姊有幾句知心話，說出來你不要見怪才好。」

小高略一沉吟，道：「好！你請說。」

孟小月道：「我看到你閃避方振遠的身法，雖然十分玄奇，不過，華而不實，而且兩次身法大不相同，顯然是偸學來的，如果眞要和方振遠動起手來，只怕你很難支持過十招以上。」

小高微微一怔，道：「我學的……」

孟小月接道：「很雜，但都不完整，對不對？」

小高點點頭。

孟小月笑道：「那就留下來，大姊姊我的武功，絕不在方振遠之下。」

「你們三大毒人專以役毒傷人……」

孟小月道：「那是爲了方便，取勝容易。老實說，如論眞功實學，我們三人皆有很深厚的底子。一個人如能兼有我們三人之長，放眼當今武林，也算是一流高手了。」

她看看小高，又道：「我們各有特色，郭蠍子的勾魂掌、周蜈蚣的奪命腳，都是當今江湖上極出色的武功。」

小高道：「孟姑娘呢？」

孟小月傲然一笑，道：「大姊的金蛇指也是自成一家。」

小高道：「這些武功，在下從未聽人說過。」

孟小月道：「很少聽到，才能稱作『絕技』。江湖上都傳說我們蠍子、蜈蚣、蛇役毒傷人，對我們眞實的武功卻是了解不多。」

小高道：「這麼說來，三位都是高手了？」

「應該是當之無愧。一劍千鋒董百藥的武功如何，我倒沒見過。」孟小月緩緩說道：「但他和方振遠齊名江湖，大約在伯仲之間。我如收拾方振遠應該不會超過一百個回合，就是蠍子、蜈蚣也不會輸給他。」

小高怔道：「怎麼？在三大毒人之中，妳排名第一？」

孟小月道：「你好像很奇怪，郭蠍子、周蜈蚣都不是好相與的人物，我如制不住他們，他們豈會乖乖聽我的話嗎？」

「我還以爲他們是被……」被什麼就說不下去了。

孟小月卻追着問：「說呀，被什麼？」

「我……我……」小高開不了口，支吾了半天說不出來。

「是不是被我迷住了？」

小高尷尬一笑，道：「對！我一直認爲，他們是被妳的美色所迷，原來，他們是武功不如妳。」

孟小月嘆口氣，道：「我一口一個兄弟的叫你，你連一聲大姊姊，也不肯叫我嗎？」

小高道：「我是孤兒，從小沒爹沒娘，也沒有兄弟姊妹，所以不太習慣叫姊姊……」

「哎！」孟小月格格一笑：「這不是叫了嗎？留下來，我傳你武功，保証是盡心盡力絕不藏私，連壓箱底的本領一股腦兒教給你。」

小高心動了，道：「那要多少時間，我才能學會呢？」

孟小月道：「這就不是大姊姊我的事了，我只能全心全意的教，但你能學多少，卻要靠你自己的天賦了。不過……」

「不過什麼？」

小高實在不願和蛇娘子長處下去，但又忍不住這可學武功的誘惑。

孟小月打量了小高一眼，道：「看你這雄壯的身材及一副聰明相，大概不必太久。」

「不過……」小高終是忍不住武功的誘惑，道：「我只學妳的金蛇指。」

意思是說別的武功我不學，尤其是那些弄蛇役毒的手法。

孟小月明白了小高的意思，嗯了一聲，道：「勾魂掌、奪命脚也不學？」

小高道：「那是蠍子、蜈蚣的看家本領，他們怎會敎給我？」

「這就要你跟大姊合作了，聽我的話，忍受一點委屈，我自然有辦法讓他們把武功傳授給你。」

小高心中忖道：「只等學會了武功，我就離開。」

當下點頭道：「妳不會要我行拜師大禮吧？」

「不會！」孟小月道：「我和郭蠍子、周蜈蚣都是江湖中人，沒有宗派門戶，想把武功傳給誰就傳給誰，不必禮教束縛。不過，人家把多年研究的心得傳授給你，你總得對人家恭敬一些吧？」

「那當然！」小高道：「就算沒有師徒名份，但傳藝之恩、授業之實，我自然會把他們當作師長尊敬。」

孟小月微微一笑，道：「那倒不用了，他們沒有收徒之心，你也不會繼承他們的衣缽。勾魂掌、奪命脚是他們的畢生絕學，將這樣的武功傳給你，希望你日後把它發揚光大也就是了。但是這兩人很怪異，得利用點手段，才能使他們順利授徒。」

「要用什麼手法，只怕在下沒有這個本領。」

「你自然不成，這要看大姊我的了，你只要聽命行事就成了。」

郭蠍子、周蜈蚣極不同意小高加入，兩人雖然拗不過蛇娘子，但一直不表同意。

最使小高不解的是，孟小月並沒有把方振遠加害她的事告訴二人，反而淡化其事，說方振遠已經交了鏢貨。

（未完・六）

八劍揚威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闖八道跨越毒關　拐九折思維之路

上文提要：江青嵐、白玫、聶小紅追逐一紫衣女子，懷疑她是柳瑤姬，闖入她的九宮八卦陣內，三人亂闖，無法脫陣，這女子是柳瑤姬的妹妹瑤瓊，被父親柳清河喝止，知道他們是空空老人、崑崙老人的傳人，熱情招待，探知來意，願意借出「雄黃珠」解毒，江青嵐借珠回熊耳山找冰魄夫人，尚未找到，卻遇上毒宮派的人來……

但這兩個黑衣大漢，從他們衣飾言行，不過是唐門中的下人身份，即使他們平日在山上飛奔慣了，輕功較佳，那也只可以說比一般江湖上的人强些，也不能和自己三人相提並論。

可是如今擺在眼前的事實，這兩人發足狂奔之下，居然快逾奔馬，和自己也相差有限。

心念轉動之際，忽見紅影一閃，聶小紅掠近自己身邊，低聲說道：「嵐哥哥，他們這等迅速奔行，必有深意，是不是爲了使我們無法記下所經之路？我們不妨各自注意一個方向，也許可以發現甚麼可疑之處。」

江青嵐經她一提，暗暗點頭，畢竟是姑娘家心細，一面連忙低聲說道：「聶姑娘說得有理，那麼就請妳和玫妹分看左右兩邊，前面景物，由我注意好了。」

聶小紅給江青嵐這麼一稱讚，芳心自是高興，就拉了白玫玉手，各自注意起來。三人這一留心分顧，果然發現不少可疑之處。因爲自己所經之路，不但山道崎嶇，簡直蔓草掩徑，似有若無，而且曲曲折折，不時的穿林而行，顯是人跡久絕之路。

按說西川唐門，毒名遠播，是江湖上各種毒藥製造販賣的大本營，通往毒宮之路，自然經常有人往來，那會如此迂迴，這就證明兩個黑衣大漢是故意繞道而行。

這一陣工夫，少說也奔了二三十里路程。江青嵐微微吸氣，人如電射，騰身飛落兩人身側，大聲喝道：「毒宮離此還有多少路程？」

兩個大漢見他突然掠近，心頭一慌，左邊一個趕緊答道：「再轉過兩個山彎，就……」

他話聲未落，驀地一個踉蹌，倒下地去！右邊一個驟覩同伴倒地死去，身子打右閃出，倒退了兩步，滿面驚懼的道：「江少俠，你……你……」

話聲未落，也咕咚往後栽倒！

「嵐哥哥，他們怎麼啦？」

白玫滿臉迷惘的和聶小紅站住身子，江青嵐也因兩人的突然死去，大感意外，搖頭道：「誰知道……」

「啊！嵐哥哥，快瞧！他……他們變了。」

白玫目光才往黑衣大漢兩具屍體一瞥，突然又驚呼起來！江青嵐回頭瞧去，誰說不是？倒在地上的兩具黑衣大漢的屍體，此時果然變了，變得異常奇特，方才明明是兩個體格魁梧的壯健漢子，眨眼工夫，衣飾仍然如故，面貌却變得十分蒼老，肌肉陷落，皮膚起皺，已變成了兩個五六十歲的老頭子！

江青嵐在江湖上闖的時間雖然

不多，但奇人異士也碰到過不少，像這等奇事，倒眞還是第一次遇上，口中不期「噫」了一聲，兩道眼神直往兩具屍體上下打量，那知道這一打量，更發現了奇事。

原來這兩具屍體，從面貌輪廓上瞧來，根本就是方才引路的兩個黑衣大漢，一點也沒錯！怪就怪在倒地死去的刹那之間，會突然變得蒼老，以致乍看起來，似乎換了兩人。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難道他們中了某種劇毒？」

江青嵐心中想着，還沒開口，只聽聶小紅忽然說道：「對了！他們方才不是和我們跑得一樣快嗎？」

白玫天眞的道：「聶姐姐，妳是說他們跑死的嗎？」

聶小紅道：「是啊！他們方才不是還說了話？」

白玫睜大眼說道：「那我們不是也跑了路，說了話嗎？」

江青嵐聽得心中一動，連忙問道：「聶姑娘，妳說他們是吃了一種毒藥致死的？」

聶小紅點頭道：「小妹以前曾聽家師說過，武林中有一種毒藥，服下之後，能把一個人數十年的生命，縮短到一時三刻，在這短暫的一時三刻之間，他的功夫，就會比平時增加到幾十倍，直等氣力用完，人就立即死去，屍體也登時變得異常蒼老，因爲他一身精力，全都支付出去了。

「使用這種毒藥的人，中途却不能開口，因爲只要眞氣一洩，就會等不到預定時間，這兩人方才縱躍如飛，身法異常快捷，但開口說了一句話，就突然死去，可見唐天生要他們出來引路之前，一定讓他們服下那種藥物，只是他們自己不知道罷了。」

白玫驚奇的道：「天下當眞有這種毒藥？不錯！唐天生手上有一本『毒經』呢，那就是專門研究毒藥的書啊！」

她說到這裡，忽然把頭微側，沉吟着道：「唐天生要他們吃下這種毒藥，又有甚麼用意呢？就是爲了和我們比賽脚程？」

她這個問題一經提出，當眞使人無可解答。不錯！唐天生無端端的要門下弟子預先服下提聚畢生精力的毒藥，豈是僅僅爲了替三人帶路跑得快一點？

那是平白送兩條命啊！唐天生當然不會如此做法，那麼他一定另有陰謀，這陰謀又是甚麼呢？至少目前一點端倪也瞧不出來。江青嵐劍眉微蹙，忽然想起先前那個黑衣大漢曾說再過兩個山彎，就到毒宮的話，當下回頭說道：「這裡離毒宮已是不遠，我們且趕到地頭再說。」

話剛說完，正待縱身掠出，那知身形才動，突然感到心頭一陣輕微跳動，不由陡然一驚，自己內功已有極深火候，無緣無故，那會有這種現象？難道唐天生和吳贊廷那兩張名帖暗藏巨毒，只要你手指沾上一點，毒氣就會循着經絡侵入內腑？

是了！唐天生要兩個門人服下聚集精力的毒藥，捨命疾奔，原是爲了加速引發毒氣，自己一時大意，竟然中了敵人的暗算。心念疾轉，脚下也立即停下步來，雙目微闔，暗中運氣檢查全身，果然胸腹之間隱隱有了異樣感覺。

白玫因嵐哥哥突然閉目調息起來，心中一慌，急急問道：「嵐哥哥，你怎麼啦？」

江青嵐俊目一睜，射出兩道懾人精光，滿臉憤怒的道：「唐天生鬼蜮居心，竟然不惜以兩個門下弟子的性命暗算於我……」

說話之際，伸手從懷中掏出一碧一金兩張名帖，隨手一彈，震成粉碎。

白玫這多天來，從沒見嵐哥哥生過這麼大的氣，尤其聽說他已經中了唐天生暗算，心頭不由一陣驚駭，懍然的道：「嵐哥哥，你……啊！這兩張名帖上有毒？」

她慌忙從懷中取出三片色呈碧綠的翠葉朱蘭，一齊遞到江青嵐手上，道：「嵐哥哥，你上次中了唐天生的毒，全虧了它，快嚼上一片，就可無事。」

江青嵐笑道：「翠葉朱蘭，天材地寶，妳留着也好備個不時之需，我中毒尚輕，身邊有柳老丈賜借的『雄黃珠』，正好一試。」

白玫經他一提，不由高興的道：「哦！嵐哥哥，不是你說，我倒忘了唐門四寶的『雄黃珠』呢，你快拿出來試試！」

說到這裡，忽然瞧了翠葉朱蘭一眼，又道：「不！嵐哥哥，翠葉朱蘭，不但功能解毒，而且對內腑重傷，也一樣立起沉疴，我還有三片，我們一人帶上一片，不好嗎？」

江青嵐拗不過她，只好取了一片，塞入懷中。

聶小紅知道這種稀世靈藥，極爲難得，本想推辭，但白玫既已遞了過來，也只好取了一片。

這時江青嵐已從懷中掏出「雄黃珠」玉盒，輕輕打開，只覺一陣濃烈無比的雄黃氣味，直鑽鼻孔，胸腹之間煩燥立解。

再一細瞧，原來盒中是一個金線織成的縷花絲囊，囊中貯着一枚拇指大小，黃澄澄的珠子，濃馥雄黃氣味，就是從珠子身上散發出來的。

江青嵐瞧着「雄黃珠」，暗想它既用絲囊盛着，敢情還可以掛在胸前？當下讓白玫聶小紅兩人均過目之後，依然闔好玉盒，收了起來。

白玫瞧他又把玉盒收起，不由噫道：「嵐哥哥，你不是中了唐天生的暗算？怎麼不用『雄黃珠』療毒呀？」

江青嵐道：「據柳老丈見告，無論身中何種劇毒，只要把『雄黃珠』聞上一聞，其毒自解，我方才已經聞了。」

白玫驚奇的道：「啊！原來『雄黃珠』竟有這般靈效！嵐哥哥，你當眞好了？」

江青嵐微笑道：「不然，怎會叫它唐門四寶呢？」

聶小紅道：「聽柳老丈的口氣，其他三寶，像毒袍和琅玕杖，無非仗着淬過劇毒罷了，又算得甚麼？」

說話之間，三人業已循着羊腸小徑，往前走去。剛轉過一座山彎，只見又有兩個黑衣大漢，垂手伺立路旁，瞧到自己，臉上飛過一絲詫異，連忙躬下身去，道：「小的奉掌門人令諭，恭候三位大駕。」

江青嵐不知碧目蟾蜍唐天生又在耍甚麼花樣，但自己身邊，帶着專門尅制毒物的「雄黃珠」，有恃無恐，這就冷冷的道：「毒宮究在何處，還有多少路程？」

只聽其中一個黑衣大漢回道：「萬毒宮就在前面不遠，三位請隨小的來。」

說着，兩個黑衣大漢一齊伸手肅客，轉身往一處密林中走去。

江青嵐目光一瞥，但覺這片密林，枝柯交結，黑影斑駁，並沒路徑，不由心下大疑。何況江湖上又有「逢林莫入」之言，當下向身後兩人使了一個眼色，囑她們小心戒備，自己却緊跟着兩個黑衣大漢身後，大踏步往林中闖去。

他仗着目能夜視，入林之後，正待往四下打量。兩個黑衣大漢早已右手一晃，亮起兩道熊熊火焰，回身說道：「前面是一條甬道，有小的高擧火摺子，替三位帶路，但請放心就是，甬道之中，絕無埋伏。」

他們手上的火摺子，似是特製而成，火力甚强，而且這兩人脚下也並不含糊，說話之間，已走了十來丈遠近。果然這片密林，原是一條進入山腹的甬道，兩邊石壁，窄得只容兩人並行，地勢却逐漸往上。

敢情從前原是一條山縫，經人工開鑿而成。江青嵐踏上甬道，仔細打量，却看不出有甚麼可疑之處。差不多走了一盞熱茶光景，才走出甬道，眼前豁然開朗，這是羣山環繞中間的一大片盆地。

兩邊種着無數不知名的山花，嫣紅姹紫，花氣襲人，蜂蝶紛飛，暖洋洋地，似乎回復到季春三月時光，中間一條白石舖成的大路，直通山脚下一處巍峨莊院。

大路中間，還矗立着一座石建牌樓，上面刻着「萬毒之宮」四個大字，金碧輝煌，十分氣派。

白玫瞧得輕哦了一聲道：「嵐哥哥，你瞧，這地方眞好，比起長恨谷來，不知要好多少呢？」

聶小紅冷哼道：「這地方有甚好的？左右不過是個藏垢納汚之處罷了！」

「哈哈！三位來得倒是不慢，兄弟恭候多時。」

一個沙啞聲音縱聲大笑。

江青嵐目光掠處，只見牌坊下面，轉出一個又矮又胖的人來。

燕山雙傑的老大，鐵算盤姜仁！他被自己一掌震出船外，原來沒有在急流中淹死！

江青嵐微一遲疑，冷嘿道：「原來是姜老大，你倒命長得很！」

鐵算盤姜仁肥胖的臉上，飛起一絲得意的詭笑，勉强的道：「兄弟托江少俠的福，還沒淹死，嘿嘿，咱們買賣人講究一本萬利，這一趟眞是虧了血本，幸好江少俠又送上門來。」

聶小紅瞧着姜仁肥頭胖腦的尊容，已是不耐，聞言冷嘿道：「咱們送上門來，又是怎樣？別說區區一座毒宮，就是龍潭虎穴，也不放在姑娘眼裡。」

鐵算盤姜仁瞇着眼睛，瞧了聶小紅一眼，依然笑道：「那裡！那裡！姑娘和江少俠三位，要是沒有幾手絕活，也不會到熊耳山來了。」

他說到這裡，聳了聳肩膀，嘿嘿笑道：「咱們萬毒宮是不是龍潭虎穴，姑娘以後才知，三位遠來是客，兄弟不過代表家師，恭迎嘉賓而已。」

白玫涉世未深，她見姜仁滿臉堆笑，生得一副老實樣子，不由把他當作好人，這就接口說道：「是啊！我們找唐天生來的，還有那個姓吳的老頭，你叫他們出來，這就沒你的事啦。」

鐵算盤連忙點頭道：「是，是！姑娘吩咐，兄弟自當遵命，家師和敝師伯全在萬毒宮候駕，三位快隨我來。」

說着引了三人，越過牌坊，直向那座巍峨屋宇走去。

江青嵐擧目一瞧，只覺這座毒宮，依山而建，崇樓傑閣，畫棟連雲，覆蓋之廣，不輸侯門。

大門石階兩旁，蹲着兩隻比牯牛還要高大的青石獅子，大有閥閱門第的氣概，只是左邊那一隻，雖然蹲立如故，却似乎齊腰之處，已

被人斬成兩截，劍痕宛然。

這青石獅子，少說在數千斤以上，石質堅硬，體型龐大，有誰能把它一劍砍成兩截？此人功力已是駭人聽聞，何況還在名震江湖的毒宮之前。

江青嵐游目四顧，人已隨着鐵算盤姜仁跨上石階，大門兩邊一排站着八個黑衣大漢，立即挺身肅立。姜仁肥頭胖腦的昂首直入，領着三人穿過大天井，只見正廳前面的階上，巍然站着兩個老頭。

一個身穿一襲綠袍，臉泛青色，兩道碧綠目光，閃爍如電的，正是西川唐門的掌門人碧目蟾蜍唐天生。另一個穿着一襲寬大金色長袍，面如重棗，一部花白連鬢鬍，倒捲耳邊的，是飛天蜈蚣吳贊廷，尤其他那身寬大金袍，似絲非絲，閃閃生光，特別惹眼。

江青嵐心頭一沉，暗想：敢情他身上穿的，就是唐門四寶之一的毒袍了，這就不由多瞧了一眼。

奇怪！他們既然明知自己前來，而且一路上還故施狡獪，何以唐天生仗以制敵的琅玕杖，都沒携帶。哦！連吳贊廷也手無寸鐵。

只聽碧目蟾蜍唐天生仰天笑道：「橫天一劍江少俠居然寵臨寒山，頓使萬毒宮生色不少，老夫迎迓來遲，快請入內奉茶。」

江青嵐見他倒屣相迎，有若多年老友，絲毫沒有敵意，心中方覺奇怪。

白玫却湊近一步，低聲問道：「嵐哥哥，他這麼客氣，我們要不要動手？」

江青嵐知道這位妹子涉世未深，不懂得江湖過節，連忙暗暗扯了她一把，一面拱手道：「小生和兩位妹子專程拜山，有勞老丈遠迎，心實不安。」

說話之間，大家魚貫走入大廳，分賓主坐下。早有黑衣大漢端上茶來。江青嵐只舉了舉茗碗，連唇都未沾。

當然，唐天生擅於用毒，名聞江湖，上次在長恨谷口，只和他對了個面，就身中奇毒，昏迷過去，這回身入虎穴，在他萬毒宮中，端出來的茶水，難保不暗中下毒，如何能夠飲用？

飛天蜈蚣吳贊廷瞧在眼裡，嘿然冷笑了一聲道：「江少俠難道嫌我們待客不恭，暗中做了手腳不成？」

江青嵐被他一語說穿，俊臉微微一紅，敞聲笑道：「江湖上譎風詭波，人心叵測，小生入山之初，差點就中了兩位老丈名帖之毒，藉此一點，使小生已不得不存戒心。」

唐天生聞言哂道：「老夫師兄弟的毒名帖，江湖上視同奇珍，但無人敢於伸手去接，倒也是事實，不過江少俠遠來是客，萬毒宮雖然毒名四播，也不致在茶水中暗置毒藥，這一點，江少俠大可放心。」

江青嵐年輕之人，那肯示弱，不由爽朗的道：「老丈如此說來，倒是小生妄存小人之心了。」

說罷，擧起茶碗，一飲而盡。

「嵐哥哥！」

聶小紅急忙出聲攔阻，已是不及，眼看江青嵐已把一碗茗茶，喝了下去。

唐天生轉過頭來，一雙碧綠眼光瞧着聶小紅道：「姑娘難道還不見信嗎？」

聶小紅理也不理，只關心的瞥了江青嵐一眼，道：「嵐哥哥，我們前來熊耳山，承蒙兩位老丈以客禮相待，有甚過節，咱們不妨明說。」

碧目蟾蜍唐天生呵呵笑道：「姑娘快人快語，老夫正想聽聽三位來意。」

江青嵐喝下茶水，只覺滿口清香，絲毫不感異樣，再一運氣，也並無異樣，心知唐天生所說不假，果然沒有在茶水中下毒，心下一寬，連忙拱手道：「小生兄妹由贛州間關千里，實是爲了向老丈打聽一人而來，不料舟毀巫峽，和……」

唐天生連忙搖手，截住他話頭道：「巫峽之事，老夫已知梗概，事已過去，毋須多說，不知江少俠賢兄妹不遠千里而來，要向老夫打聽的又是何人？」

江青嵐以爲自己三人尋上毒宮，定然免不了一場拚鬥。方才見面之時，唐天生和吳贊廷並沒携帶武器，還可說是故示大方，但此時居然把門下弟子在牛肝馬肺峽死傷多人之事，都輕描淡寫的一句帶過，實在使人大感意外。

碧目蟾蜍唐天生和飛天蜈蚣吳贊廷，在江湖上並不是泛泛之輩，吃了這大的虧，等敵人尋上門來，還如此示弱，豈非怪事？他們這種前倨後恭的態度，當眞使得江青嵐有莫測高深之感！聞言微微一怔，才道：「此事說來話長，那是南怪北殘兩位老前輩的高足崔文蔚夫婦，在棗陽被唐老丈門下劫持，小生當時以爲是千里孤行客所爲，才追上長恨谷去。」

唐天生臉色微微一變，詫異的道：「南怪北殘！這兩人數十年不出，還在世上？」

江青嵐續道：「後來小生和崔兄夫婦見面，說起小生師姐紅線，師姐誤以爲小生被老丈擒來，獨自入川，小生爲恐雙方引起誤會，才追踪尋來。」

唐天生臉色又是一變，碧綠眼神向聶小紅掃了一眼，沉聲道：「紅線？江少俠說的，可是身穿紅

衣，手使鐵琵琶的那個丫頭？」

江青嵐忙道：「老丈說的，正是小生師姐。」

唐天生臉色陰沉，顯得十分難看，冷嘿道：「她來倒是來過，仗着崑崙老人門下，居然硬向老夫要人，老夫是瞧在她師長份上，不與計較，不料那丫頭臨行之際，還把萬毒宮前的一隻石獅子劈作兩半。」

江青嵐聽說紅線姑娘果然來過，不由急急問道：「那麼老丈可知她去了那裡？」

唐天生冷冷道：「江少俠來問老夫，老夫又去問誰？」

他說到這裡，接着又道：「老夫風聞江少俠還是崑崙老人記名弟子，崑崙老人齒德俱尊，望重武林，久爲老夫仰慕，那知江少俠却屢和唐門爲難，如果老夫置之不問，傳入江湖，還當老夫懼怕了崑崙……」

江青嵐聽他言中之意，分明對崑崙老人心存顧忌，但又不肯甘休，是以對自己也舉棋不定，當下沒等他說完，就敞聲笑道：「小生雖蒙崑崙老人列爲記名弟子，但小生乃是崆峒門下，江湖道上，講究一人作事一人當，小生自入江湖，不敢以師門自負，更不敢以記名崑崙門下炫人，老丈大可不必顧慮。」

唐天生點頭道：「江少俠的出身來歷，老夫自然清楚，尤其劍震王屋散人，掌門武林三絕，早已轟傳江湖，博得橫天一劍的美號，不過老夫得提醒少俠，熊耳山萬毒宮，可不是你想像中那麼容易闖得。」

「哈哈！」江青嵐一聲朗笑，倏地站起身來，抱拳說道：「小生專程拜山，自當了斷過節，老丈有何賜教，只管劃出道來。」

唐天生面露詭笑，徐徐擺手道：「江少俠且請寬坐，老夫尚有話說。」

江青嵐只好依然坐下道：「老丈請說。」

唐天生道：「唐門弟子，行走江湖，從沒受人欺侮，說得自大一點，也從沒有人敢輕捋虎鬚，但在江少俠和令師姐紅線手下，傷亡不下十有餘人，這只怪他們平日學藝不精，死而無怨；但老夫身爲掌門，自不能不問，不過老夫爲了不傷崑崙、崆峒和唐門的和氣，老夫倒有一個計較在此，不知江少俠以爲如何？」

江青嵐暗想：原來他老奸巨猾，既怕得罪崑崙、崆峒，又怕江湖上說他膽小，才預設計謀，要自己自動上鈎，這就欠身道：「老丈有何指教，只管吩咐就是。」

唐天生嘿嘿乾笑了兩聲，又道：「老夫在萬毒宮佈有一座『毒陣圖』，只要江少俠三位能夠順利通過，咱們這場過節，就此一筆勾銷。」

江青嵐見他說得如此鄭重，料想「毒陣圖」定然非同小可，但對方既然劃出道來，自己三人，好歹也得闖他一闖，何況自己身邊，還有借來的「雄黃珠」，專尅百毒，區區毒陣，諒也困不住自己。主意打定，方想開口。

只聽聶小紅冷哼道：「毒陣圖又不是龍潭虎穴，嵐哥哥，我們不是還有事嗎？早去見識見識也好。」

白玫接口道：「是啊！不知蘭兒姐姐現在怎麼了呢？我們快到毒陣圖去一趟，才是正經。」

唐天生一雙碧目陡然射出兩道綠光，陰笑道：「老夫這座毒陣圖，雖非龍潭虎穴，也是老夫畢生心血所聚，恐怕比……」

他下面的話還沒出口，忽見一個黑衣大漢匆匆走入，向碧目蟾蜍耳語，低低說了幾句。

唐天生突然臉色大變，微微揮手，等黑衣大漢退出之後，才回過頭來，道：「兩位姑娘豪氣凌雲，自願穿行老夫所設的『毒陣圖』，但江少俠尚未表示意見。」

江青嵐朗笑道：「小生早已說過，聽憑老丈劃道，豈有說了不算之理？」

唐天生臉上微露喜色，點頭道：「如此甚好！」

說着一面向飛天蜈蚣吳贊廷拱手道：「小弟須陪同江少俠三位前去毒陣一走，那雪山來人，敢請大師兄主持了。」

飛天蜈蚣頷首道：「師弟只管前去，愚兄自會擔待。」

唐天生從身邊取出一枚銀鑰，隨手交給侍立身旁的鐵算盤姜仁，一面吩咐道：「姜仁，你前面引路。」

鐵算盤雙手接過銀鑰，唐天生才緩緩站起身來，擺手道：「三位請！」

江青嵐、白玫、聶小紅也跟着站起來。

只聽飛天蜈蚣吳贊廷道：「江少俠恕老夫不送！」

江青嵐因他說得客氣，也就向他拱了拱手，隨着姜仁走出大廳！一行人循着迴廊，穿過數重院落，眼前忽然現出一座白色高牆，這牆足有三丈來高，瞧不見牆內景物，正中却是一個圓洞門，漆着朱紅顏色，不知道的人，一定認爲這是後宅花園的通路。

圓洞門上面，橫着青磚鑿成一條橫軸，上面雕刻了筆力蒼勁的三個古篆，那是「毒陣圖」三字，瞧上去古色古香，十分雅緻，誰知道這三個字後面，却暗藏着歹毒無比的

惡陣！

一行人還沒走近，鐵算盤姜仁早已趨前幾步，用銀鑰打開圓洞門，側身讓大家進去。

江青嵐縱目一瞧，原來牆內花木扶疏，夾道兩邊，種着許多不知名的花卉，香氣撲鼻，在花卉之間，還有許多金色小蜂，飛來飛去，嗡嗡的忙着採花！

中間是一條用青磚砌成的小徑，茸茸青苔，鮮綠可愛，敢情平日極少有人走動。小徑盡頭，是一幢綠色的渾圓怪屋，佔地極大，遠望過去，好像半個西瓜，放在盤上似的，四周包得密不通風，瞧不到一扇門窗。碧目蟾蜍唐天生陪着三人，跨入圓洞之後，就停下步來，用手一指那幢綠色圓屋，說道：「那座圓屋，就是『毒陣圖』了，老夫到此爲止，恕不奉陪，不過在三位未曾入陣之先，老夫瞧在崑崙老人和空空子兩位面上，且約略加以說明。

「『毒陣圖』迂迴曲折，不見天日，只有一個入口，也只有一個出口，從入口進去，除非由出口出來，否則四面牆壁，全是鋼板製成，插翅難飛。『毒陣圖』既然在陣圖上面，冠上一個『毒』字，當然除了陣法之外，尚有各式各樣的毒物……」

他剛說到這裡，聶小紅早已忍耐不住，哼了一聲道：「姓唐的，你用不着危言聳聽，咱們既然來了，自有防身之法。」

江青嵐雖身懷「雄黃珠」，但知道這座毒陣，決非小可，自己三人能否順利進行，實在沒有把握，是以心中一直盤算着毒陣情形，此時見碧目蟾蜍居然肯自動透露秘密，雖然他不會毫無保留，但至少可從他口中聽出一點蛛絲馬跡，這正是求之不得之事。那知聶小紅不明就裡，出言搶白，江青嵐不好出言攔阻，心中却甚感失望。

果然！唐天生聞言之後，陰陰的道：「區區毒陣，自然難不倒身集崑崙崆峒兩家之長的江少俠，老夫就等候三位出陣罷！」

說畢，又嘿嘿地乾笑了兩聲，回身往外走去。

江青嵐忙道：「唐老丈請留步。」

唐天生停步回頭，面露不屑的道：「江少俠還有何事見教？」

江青嵐道：「唐老丈尚未說出入陣門戶。」

唐天生詭笑道：「三位走到陣前，入口之門，自然開啓，這和三位只要通行全陣，走到盡頭，出口門戶自動開啓一樣。」

他邊說邊走，業已跨出圓洞門去。鐵算盤姜仁，依然把朱門門上，並且聽到外面上鎖的聲音。於是這座繁花錦簇，金蜂嗡嗡的花圃之前，只剩下江青嵐等三個入陣之人。

白玫一把拉着江青嵐衣袖，問道：「嵐哥哥，這姓唐的老頭到底是好人還是壞人？瞧他把『毒陣圖』說得那麼厲害，好像還在替我們躭心呢！」

聶小紅披嘴道：「這老魔頭毒名四播，作惡多端，那是甚麼好人？分明估量我們只進不出，逃不過他的魔掌，這才故示大方，我才不信他毒陣圖眞有那麼厲害。」

白玫眨眨眼睛，又道：「嵐哥哥，你說，毒陣圖比柳老丈的甚麼九宮八卦陣，誰厲害？」

江青嵐聽得心中驀然一動，他想起那晚自己和劍山居士柳淸河對榻而眠，柳淸河還談起九宮八卦的變化之理，說得極爲詳盡。當時自己只道他故意賣弄，因爲一個人精研一門學問，有了心得，就唯恐人家不知道，才津津樂道，如今想來，難道他另有深意？

不錯！敢情唐門除了精研奇毒之外，對陣圖一門，也是他們擅長之學，那麼這毒陣圖準是以九宮八卦變化，再加上各種毒物的惡陣無疑。心念轉動，一邊答道：「這毒陣圖到底如何厲害，除了身入其境，無法知道，可惜方才唐天生正要略加說明，被聶姑娘打斷話頭，不然，至少也可聽出點蛛絲馬跡來。」

聶小紅被他說得粉臉一紅，倔強的道：「那老賊鬼蜮居心，詭詐已極，你想從他口中聽得出頭緒來才怪。」

三人說話之間，已循着小徑往前走去。只覺兩邊花香，愈來愈是濃馥，薰人欲醉，使人有春氣盎然，暖洋洋的感覺，根本不像烈日當空的炎夏天氣。這萬毒宮原是羣山中的盆地，當眞可稱得上四季如春。

一陣工夫，三人依次走近綠色圓屋，駐足一瞧，只見這幢碧目蟾蜍自稱畢生心血所聚的毒陣圖，四外渾圓，綠油油的那有甚麼門戶？

江青嵐心頭大疑，暗想唐天生轉彎抹角，出了難題，要自己三人通行毒陣，言外之意，他好像極有把握，自己三人決難順利穿行，那麼他所說的入口門戶，決不會假，何以憑自己的眼光，一點也瞧不出門戶痕跡？

心中想着，腳下不期又跨近了一步，這和圓形怪屋距離，已只有三尺光景了。突然，他腳一落地，耳中聽到一陣軋軋之聲，迎面綠色圓壁，忽地慢慢自動移開，露出一個長方形的門來。

江青嵐微微一驚，尋思光瞧這扇門戶，機關巧妙，唐天生自詡畢生精血所聚的話，確也並沒誇張，心下不由更提高了幾分警惕。擧目瞧去，門內迎面橫着一堵黑色牆壁，裡面有些甚麼，一點也瞧不出來！不！不！黑牆之上，還有白粉寫着的字跡，第一行是：「入陣之前，容爾考慮。」

八個大字後面還有幾行，字體較小，但也看得十分清楚，那是：「入陣之人，有死無生，爾穿行花圃，已吸入花香所含劇毒，此陣前段，特設九折思維之路，容爾考慮，凡衷心自願歸附本門，可由此前進，行至九折盡頭，手拉壁上銀環，自會有人接應，並予解毒之藥，九折之後，即正式步入毒陣矣，愼之！愼之！」

聶小紅冷哼了一聲，偶一吸氣，似乎發覺不對，那一縷眞氣到了胸膈之間，忽然微微一熱，不由脫口叫道：「嵐哥哥，這花圃果然有毒！」

江青嵐聽得吃了一驚，急忙試運眞氣，覺得並無異樣，正待開口！

白玫也已嚷了起來：「聶姐姐說得不錯，我也有點感覺了！」

江青嵐訝道：「咦！那我怎會一點感覺也沒有呢？」

聶小紅道：「你身邊不是懷着雄黃珠？」

「哦！」江青嵐急忙伸手入懷，掏出玉匣，一面道：「那妳們快聞上一聞。」

白玫用手一推，輕笑道：「別忙呀，我們還沒有入陣呢，這時候用不着它。」

說着回頭道：「聶姐姐，妳只要把『翠葉朱蘭』含在口中，就可避毒。」

她自己也從懷中掏出一片蘭葉，放入口中。江青嵐知道這位妹子的脾氣，只好笑了一笑，依然把貯放「雄黃珠」的玉盒揣入懷中，道：「那我們就在門口憩一憩再去。」

聶小紅搖頭道：「不！我想唐天生這時很可能已從複道進入陣去，他如果見我們遲遲不敢入陣，還當怕了他呢。」

江青嵐遲疑的道：「妳們不是中了花氣的毒？」

白玫搶着答道：「這毒很輕，不礙事，我們還是早些入陣罷。」

江青嵐拗不過她們，便領先往綠屋中走去，白玫、聶小紅也緊跟在他身後。三人才一跨入，只聽身後又是一陣軋軋之聲，那道鐵門業已自動閉上。大家只覺眼前一黑，立時伸手不見五指。

這自然是意料中之事，圓頂綠屋四面密不通風，當然不會有甚麼光線，江青嵐早有準備，從身邊取出黑衣崑崙送給自己的特製火筒，打亮之後，遞到白玫手上！因爲屋內正面，擋着一堵黑牆，他們一跨進門，就必須立即左轉，那是一條僅容一人的狹窄甬道。

三人走到盡頭，又必須再由左往右了，那是另外一條狹窄甬道。

江青嵐邊走邊想，這敢情就是唐天生壁上留字所說的九折思維之路了，他讓入陣之人，在未入陣之前，不知不覺毫無戒備的嗅到花香，身中奇毒，使你心懷懍懼。

再在這裡設上思維之路，以生命威脅你降服唐門，充作爪牙，處心積慮，當眞毒辣已極！不錯！看來這樣由左轉右，由右轉左，曲曲折折的甬道，必然共有九折之多。

而且既是叫人家考慮的「思維之路」，想來不會有甚麼機關埋伏，心中想着，人已順着甬道，往前走去！果然這狹窄無比的小巷中間，除了黑暗之外，並沒發現甚麼，三人腳下輕快，一陣工夫便已轉過八條甬道。

這第九條是從右往左的，他們堪堪轉出，瞥見盡頭之處，掛着一盞油燈，燈光慘綠，有如鬼火，使人頓生陰森之感。

白玫瞧得奇怪，口中說道：「這老賊眞是多此一擧，前面八條巷子，黑黝黝伸手不見五指，咱們已走過來了，這裡點上一盞鬼火，又有甚麼用？」

聶小紅道：「唐天生心毒手辣，詭計多端，想必有甚麼花樣。」

她話才出口，只聽江青嵐口中「噫」了一聲，腳步忽然加快。

白玫跟在嵐哥哥身後，因爲這條狹窄小巷，僅容一人通行，她視線被擋，一時不知前面發生了甚麼事故，急忙跟着掠去，一面問道：「嵐哥哥你發現了甚麼？」

江青嵐回頭道：「前面地上，躺着一個人呢！」

「哦！是死的還是活的？」

其實白姑娘這一問是多餘的，江青嵐也是才發現呀！他來不及答話，縱身躍近那人身邊，低頭一瞧，那是一個雙鬢斑白的老頭，身穿一套藍布衫褲，背上面下，仆在地上。

江青嵐心中忽然一怔，只覺此人身形似乎極熟，像在那裡見過！當下立即俯下身去，輕輕替他翻了個身，這一瞧淸面貌，江青嵐不由又是一怔，眼前這個滿面縐紋，氣息奄奄的老頭，不是在九華山麓開設酒樓的洪福是誰？

自己離開九華那天，那座倚林而築的竹樓，已是一片焦土，像他一個失去武功之人，唐天生把他擄來，又是爲了甚麼？心念疾轉，口中不期又是一聲輕噫！

白玫手擧火筒，緊貼着嵐哥哥身後，訝異的道：「嵐哥哥，你認識他？」

江青嵐微微點頭，一面迅速從懷中取出「雄黃珠」，湊近洪福鼻孔，讓他聞了一陣，然後施展離火眞人點穴手法，替他拍開全身經穴。

果然！洪福經「雄黃珠」消解毒氣，又經江青嵐以本身眞氣替他推動經絡，立時呼出一口濁氣，悠然醒轉，一雙神色昏倦的老眼慢慢睜了開來。當他瞧到身前站着的江青嵐，似乎大感意外，揉了揉眼睛，翻身坐起，顫聲的道：「你……你是江公子！」

他敢情年老力衰，又在中毒受困之後，元氣大傷，連說話也有氣無力。江青嵐突然心中一動，自己身邊，不是有「千年參王」，何不給他服上一片？當下點點頭道：「小生正是江青嵐，老人家，你此時奇毒初解，且休息一陣再說罷！」

說着又從懷中掏出「千年參王」，切了一片，送到洪福口中，道：「這是『千年參王』，你快服下！」

「千年參王？」

洪福還當自己耳朶聽錯，他跟隨江南大俠在江湖上闖了多年，自然聽到過「千年參王」這個名稱。這是百年難求的天材地寶，功能起死回生，大補眞元，這年輕公子……

他來不及再想，依言一陣咀嚼，嚥下肚去，陡覺一股熱流遍佈全身，頃刻之間，不但氣血通暢，精神陡振，連在長恨谷外被千里孤行客閉住的經絡，也似乎恢復過來。

他雖然不知道這是江青嵐方才使用本身眞氣，替他拍開全身大穴之功，但他失去的武功失而復得，這是事實。

洪福這一發現，當眞驚喜過望，一個翻身，撲地跪倒江青嵐面前，連連磕頭道：「江公子，你是小老兒的大恩人，你……你受小老兒一拜！」

江青嵐被他這一突如其來的舉動，慌得微微一怔，急忙伸手把他扶住，一面說道：「老丈快不可如……」

他「此」字還沒說出，洪福已老淚婆娑，十分激動的道：「江公子，你……老如此厚賜，小老兒粉身碎骨，難以圖報，可憐小老兒卧薪嚐膽，十五年來，幾次進入長恨谷，只想哭求千里孤行客替小老兒作主，不料反被廢除一身武功，不但使老主人血海深仇無從報復，連老主母的下落，也無從打聽，小老兒眞是生不如死，後來江公子尋來，小老兒認爲有了指望，那知……」

江青嵐初遇洪福之時，心中原懲着許多問題，此時經洪福提到老主人血海深仇和老主母下落不明，心中已然一動。

甚麼？自己尋上長恨谷，他以爲……心急一動，不由急急問道：「老丈，後來呢？」

洪福吁了口氣，道：「那知江公子走後不久，小老兒店中突然來了一批黑衣大漢。」

白玫啊道：「那是唐天生手下的爪牙？」

洪福搖頭道：「是碧目蟾蜍唐天生自己領頭，他們原係路過打尖，那知這老毒物和小老兒打了一個照面，便已認出小老兒來……」

江青嵐點點頭道：「老丈就這樣被唐天生擒來的？他還縱火燒了那幢竹樓，那麼老丈和唐門有仇？」

洪福搖頭道：「小老兒自幼跟隨老主人闖蕩江湖，但從來沒和江湖上有甚麼過節，他……他是逼着小老兒說出老主母下落……」

白玫插咀道：「他既和你沒怨沒仇，逼着你追問老主母下落，又是爲了甚麼？」

洪福歎了口氣道：「那是爲了『辟雷鐲』！」

「辟雷鐲？」江青嵐心頭一震，「辟雷鐲」三字堪堪出口，聶小紅也同時脫口問道：「你說『辟雷鐲』？」

但江青嵐此時對後身聶小紅的問話，可並沒注意，只聽洪福補充着道：「是的！這老賊就是爲了覬覦『辟雷鐲』，才追問老主母下落，哈哈，他那知『辟雷鐲』却在公子手上。」

聶小紅又驚啊了一聲。洪福話聲出口，突然睜目四顧，顫聲的道：「江公子，你……你們也是被老賊擄來的？這……怎麼好？」

江青嵐微微笑道：「老人家你別急，區區毒陣，還困不住小生，只是小生有個疑問，要向老丈請敎，不知你老主人和老主母，究係何人？」

這會，可把洪福給楞住了，他趁着火光，眼怔怔望着這位少年公子，一陣打量，臉上露出迷茫之色，道：「你……你上長恨谷，難道不是爲了江南大俠之事？」

江青嵐搖頭道：「小生上長恨谷，原是爲了救好友夫婦，但那是一場誤會，至於老丈所說的江南大俠，小生確實從未識荆。」

洪福口中哦了一聲，臉色却顯得十分淒然，繼續說道：「江南大俠，就是小老兒的老主人，他……他過世已整整二十年了，公子爺俠義中人，何況又是小老兒的救命恩人……」

他微微一頓，又道：「唉！那事就得從『辟雷鐲』說起。」

江青嵐不由自主的向自己左腕瞥了一眼，暗想原來石嬷送給自己的「辟雷鐲」，果然其中還有許多曲折！當下「啊」了一聲。

（未完・五）

上文提要：李靖解了李世民之危，由秦瓊、敬德、程知節各帶五百精兵，護從而回太原。袁天罡對李靖面授機宜，到長安遇到袁紫烟時如何應付，李靖和張出塵長安之行是暗中活動，瞭解長安城實力……虬髯客的人手已在長安城的道觀隱藏，暗向宮廷偷襲，被袁紫烟、袁寶兒捉了兩個道士，宇文將軍抓了一個，正在審訊中……

俠義奇情中篇連載／臥龍生・文 可飛・圖

袁紫烟

部署防禦毒蟲　審訊供出眞相

黑衣人似是暈了過去，但袁寶兒把黑衣大漢提擲在地上時，黑衣人已清醒過來，挺身而起。

袁紫烟右手一揚，一片彩光閃了一閃，那黑衣人剛剛站起的身子，突然間開始顫抖起來。

袁寶兒微微一笑，道：「從實招來吧！五鬼搜魂大法，不是人可以忍受的！」右手拂動，一陣輕風過處，黑衣人顫抖的身子，忽然停了下來。

只是一陣工夫，黑衣人已痛苦得汗透衣褲。

「好精湛的術法，一出手就解了我的搜魂大法。」袁紫烟笑道：「寶兒妹妹，妳是深藏不露啊！」

「紫烟姐姐誤會了，這個人的武功雖然不錯，但如何能承受搜魂大法的折磨，他已嚐到了痛苦，我想現在他已經知道了厲害！」袁寶兒道：「大概可以招供了，一旦把他弄死了，小妹就很難再找一個人來，因爲，所有的敵人全都撤走了。」

借審問犯人，兩人交手一招，彼此已心中有數。

袁寶兒退後了兩步，低聲道：「姐姐請問案情，我想他們還有援手，這一次只是試探一下宮廷實力，下次再來，可能就是大舉來犯了！」

袁紫烟點點頭，一掌揮去，黑衣人身上的衣帽片片碎裂，現出本來面目，果然仍是道裝劍手。

「你們是虬髯客的屬下？」袁紫烟冷冷說道：「不想再吃搜魂大法之苦，就據實回答我的問題！」

黑衣人眞的怕了，點點頭，道：「是大王的屬下。」

「大王就是虬髯客了？」袁寶兒接道：「說不通啊！爲甚麼你們都穿道裝，虬髯客可不是出家人？」

「我們是七絕道長的部屬，住在長安城中七八年了！」黑衣人道：「城中的道觀內最爲安全，官府中人想不到的，所以，師父就讓我們穿上道裝，分頭住入長安內外六座道觀之中。」

「你們的師父是……」

「七絕道長，」黑衣人打斷了袁紫烟的話，接道：「師父是大王的屬下，也是他的好朋友……」

忽聽哎喲一聲，黑衣人突然倒在地上。

袁寶兒怒道：「大胆匪徒，竟敢殺人滅口。」舉步一跨，人已飛入院中。

但見夜空寂寂，那裏還有人踪。

袁紫烟臉色冷肅，看着緩步入室的袁寶兒，道：「人呢？」

「走了，如若他隱身在十丈之內，絕對逃不過小妹的耳目。」袁寶兒道：「十丈之外，就非小妹能

力所及了。」

「這個人不是死於刀劍、暗器之下，」袁紫烟道：「看來虬髯客手下能人不少！」

「也不是死於術法襲殺之下，任何術法，都無法逃過紫烟姐姐的感應。」

袁紫烟怒氣稍消，點點頭，道：「倒要查個清楚！他是死於甚麼樣傷害之下？」

袁寶兒快步走了過去，雙目中射出兩道冷電一般的光芒，光芒在黑衣人身上轉動一陣，突然伸出纖巧的玉指，在黑衣人身上捏起一條黑色的蝎子，道：「是毒蝎螫死的！」

「那是深山大澤中生長的毒蝎，但體積小了一些。」袁紫烟道：「怎會在長安城中出現？」

袁寶兒微微一笑，道：「人養的囉。」

兩人借機，鬥了一招術法，現在，又開始比學問見識了。

「但牠怎會爬到了這黑衣人的身上呢？」

「不是爬過來的，」袁寶兒道：「早就藏在這黑衣人的身上，也許他知道，也許不知道，這毒蝎是用葯物控制，在一定的時限內螫人注毒，還是用術法控制及時傷人？小妹無法知曉，要研究一下，才能給紫烟姐姐回報。」

袁紫烟的目光何等的凌厲、尖銳，袁寶兒述說之時，她早已瞧得清清楚楚了！笑一笑：「最重要的，是對方有一個善役使各種毒物的高人。」

「是！這個人控制了這些黑衣劍手的生死。」袁寶兒道：「當然也可以役使這些毒物對付敵人。」

「也可以役使這些毒物，潛入宮中。」袁紫烟道：「傷一些王妃、夫人，造成宮中的恐怖、驚慌，就影响皇上調度兵將的判斷了。」

「也影响到宇文將軍的拒敵部署，」袁寶兒道：「姐姐如要徹底對付敵人，就該主動出擊。」

「宮中的安危呢？」

「小妹負責。」

「好！妳要多少人手？」袁紫烟道：「我將宇文將軍派給妳。」

「蕭雨將軍已帶了三十二名武士在此，再派一位副統領，帶六十名武士入宮，」袁寶兒道：「皇后的昭陽宮爲防守重點，集中各院夫人、妃子、才人於此，以免力量分散，如此應該可以應付了，不過，皇上那邊，小妹就無法照顧了，要姐姐費心了。」

「請皇上也來昭陽宮中吧！各院夫人和才人、妃子盡集於此，他們也無法逍遙自在。」袁紫烟道：「我們也不能在皇宮內苑中和敵人決戰，我要設計把他們阻殺在宮門之外，寶妹妹擔負起保衞內宮的責任，紫烟就可以放心對付他們了。」

提到皇上，隋煬帝已帶着宇文成都走了過來。目光一掠袁紫烟，突然放快脚步奔了過來，道：「朕找了妳三天三夜都沒找到，卿家到那裏去了？想煞朕了。」竟然張開雙臂，抱了過去。

袁紫烟沒有閃避，却輕輕歎息一聲，道：「皇上，强敵當前，就要殺進宮了，你還有心情抱我呀？」

「如非這場戰亂，朕那有機會抱住卿家！」

「皇上，紫烟只不過三天沒有見過聖駕……」

「一日不見，如隔三秋，何況三天不見卿家，朕已找遍了長安宮廷各院，如非這場殺伐逼近宮廷，卿家只怕還不會現身，朕要緊緊抱着妳，不再放妳走了。」

這番話，聽來雖然猶帶稚氣，但却充滿痴情、迷戀。

袁紫烟有些感動了，早已冰冷的心，又開始活動起來，忖道：「他雖縱情酒色，不理朝政，但對我却是極盡遷就，一片痴情，如今危機已到了長安之中，我眞能棄置不顧嗎？」

女人心，海底針，可眞是無法捉摸呀！袁紫烟討厭隋煬帝糾纏不休，讓她心煩，用起隱身法藏了起來，她術法高强，一旦施出，就算隋煬帝從她身側經過，也看不到她。

隋煬帝跑遍了三宮六院，找不到袁紫烟，而她却原來一個人躲起來在仔細考慮，是否該回歸自然，再上深山。

這紅塵間的男歡女愛，酒色徵逐，實在讓她煩厭了。

虬髯客如若晚來一個月，袁紫烟很可能重返深山，人事既非，整個天下大事，就完全改變了。

偏偏在袁紫烟思索離去時，虬髯客帶着人馬殺入了長安，這大概叫機緣吧，虬髯客來得機緣不巧。

隋煬帝訴說出思念之苦，袁紫烟又動了惻隱之心，畢竟隋煬帝是第一個和她上床的男人，迫在眉睫的事，如何能棄置不管。

於是，袁紫烟決心留下來，保衞隋朝的基業，準備和虬髯客作一番生死之鬥了。

「皇上，」宇文成都眼看袁紫烟緩緩推開隋煬帝，道：「屬下要請示國師，如何迎戰來敵。」

「對，對！你們要討論大事，成都，請向國師討教吧。」隋煬帝退開三步，坐在一張木椅上，準備一側旁聽了。

他實在是個聰明絕頂的皇帝，心知此刻不宜多言，大難已逼近在宮廷之外，皇帝的一句話，就成爲

最後的裁示，成敗的結果，就落在了他的頭上，何不讓袁紫烟去作決定呢？她自己決定的事，自然會全力以赴。

站在一側冷眼旁觀的袁寶兒，也看得不得不佩服了，忖道：「皇上平日不理國事，但他面對緊急事件的處置方法，却是人所難及，一下子閃出事外，把拚命退敵的事，全交給袁紫烟了。」

「突然間，湧出了上百的劍手，」宇文成都道：「個個劍法高强，幾乎鬧得屬下應接不暇，此事當非偶然，國師有以教我嗎？」

「他們隱身在長安城內城外道觀之中，而且，住了很久，所以熟悉長安形勢。人有數百之衆，單是這一股力量，就非常可怕，必得早些消滅不可。」袁紫烟道：「不過，還未查出領導這批人的首腦，現在何處？」

「除了這批人之外，一路精兵，已近長安，駐紮在五十里內，朝發夕至，」宇文成都道：「隨時可以向長安展開攻擊。」

「將軍是否已有拒敵之策？」

「時間太急迫了，國師，防守長安的禁衞軍，積弱已久，難再派上用場，新軍雖成，尚未完全訓練，宮衞勇士只有數百人，人數太少，勉可作保衞皇宮之用。」宇文成都道：「屬下爲此焦慮不安，只有向國師求救了，如能給屬下一年時間，新兵成軍之後，長安城兵精糧足，就不畏强敵、大軍的攻勢了。」

豪氣干雲的宇文成都，已被這次突發的事件，驚擾得亂了方寸。

他親眼目睹過袁紫烟的術法，是唯一可以不藉外力，而能夠幫助他的人，才肯向袁紫烟求助。

她是國師的身份，此事就算傳揚出去，也不會有失他大將軍的身份。

「將軍，」袁紫烟的目光掃掠過隋煬帝，道：「要我爲你拒擋敵兵呢？還是要幫你保衞宮廷？」

語氣中留露出胸中的塊壘，而且談話的對象直指宇文成都，對大隋朝的基業和皇上的尊嚴，都未涉及、關注。

宇文成都猶豫了一下，低聲道：「請皇上聖裁。」

「朕不解用兵打仗的事，你和國師決定吧。」

「成都想請國師拒擋城外大軍，不過，却無法調動大軍隨行，以助國師，但成都個人願爲前驅……」

「將軍如能調動大軍出城迎敵，也不會邀請紫烟出馬了，不勞費心，我只帶蓮兒、巧兒兩個小婢隨行。」

目光一掠隋煬帝，接道：「皇上，保重龍體，宮中安全，我已責成寶兒負責，宇文將軍也請留下，放手在宮門外面截殺强敵，這一戰一定要肅清長安城內隱藏的妖道劍手。」

「卿家果然不會置朕不顧。」想到高興處，隋煬帝仰天大笑起來。

「寶貴妃？」宇文成都滿腹狐疑的望着袁紫烟，道：「肯和屬下合作嗎？」

是質疑也是求教。

「宇文將軍放心，紫烟姐姐下了令諭，妾妃怎敢違抗。」袁寶兒道：「將軍要我如何配合，但請吩咐一聲就是。」

「寶貴妃的術法、技藝，不在紫烟之下，是可託大事的人，將軍可放心的請她擔當重任。」

「那就請寶貴妃率宮廷全軍，成都恭候差遣。」

「不用如此費事了，我和紫烟姐姐不同，她是國師，我只是臨危受命的一個嬪妃罷了，紫烟姐要我以保皇上皇后爲主，我們就宮牆爲準，宮牆之外，由將軍負責。」袁寶兒道：「進入宮牆，就由我負責逐殺。」

「多謝寶貴妃，要成都如何遣派人手，還請吩咐！」

「蕭雨副總統領，和其統帥的三十二名宮衞，請留在這裏，將軍再派一位副總統領，率六十名勇士入宮，內宮地方大，我要設立一些傳警的崗哨。」

「是！成都派田當、凌雲兩位副總統領，各率三十二名屬下入宮，向寶妃請命，他們和蕭雨常年搭檔，三人的默契良好，彼此也私交極篤。」

「那就多謝將軍了。」袁寶兒回目一顧隋煬帝，笑道：「各院夫人，和皇上喜歡的嬪妃才人，大都集中在昭陽宮中，你就在昭陽宮中飲酒作樂吧！不過，千萬不要纏我，這是玩命的時刻，紫烟姐令出如山，我可不敢馬虎，醜話說前面，皇上，你可要多體恤妾妃呀！」

隋煬帝有點害怕袁紫烟，却一點也不怕袁寶兒，高聲嚷道：「不行，對陣殺敵，也有空閒，敵人未來之前，陪朕喝兩杯，有何不可？」

袁紫烟目光轉動，發覺宇文成都已悄然退下，袁寶兒却被隋煬帝反詰得瞠目結舌，不知如何回應。

放縱、愛女色的隋煬帝，已感覺到安全得到保障，伸手一把，竟把袁寶兒攬入懷中。

「皇上！」袁紫烟有點火了，語含忿怒的說道：「强敵環伺在宮院之外，大軍隨時會殺入長安城來，你就不能分點心於國事安危之上嗎？」

「朕是憐愛寶妃呀！她如此嬌

柔，揮劍對敵於戰陣之上，叫朕如何安心？」

「皇上，甜言蜜語，無法退敵大軍。」袁紫烟道：「輕憐密愛，也無法阻止刺客殺入宮中，你是寧願花下死，做鬼也風流，但是難道就不替皇后和衆院夫人想想嗎？放了寶兒吧！讓她佈置一下拒敵的陣勢。」

這番話說得太重了，但袁紫烟一點也無愧咎之色，她已準備隨時離去，這番下山，拯救萬民的志願未能實現，反而糾結在私人的情慾恩怨之中，心中煩惱透了，已不再留戀宮廷和人間的繁華生活，想回到深山古洞去了。

隋煬帝也看出了苗頭不對，袁紫烟眞要翻臉，若是她甩手一走，就無人能阻擋已逼近長安的大軍。

只好認輸了，放了袁寶兒，道：「朕只是開個玩笑，卿家又何必認眞呢？」

「這不是開玩笑的時候了。」袁紫烟道：「寶兒是衛守宮廷的主力大將，別把她再當作嬌嬌弱弱的小女人去折騰，此番諫言，是我最後一次，此後絕不再招惹皇上煩心，巧兒、蓮兒，我們走！」

說走就走，三人聯袂向外行去。

「已是萬家燈火時分，天亮再走也不遲啊……」

「皇上，軍情緊急呀！別再想人間至樂，左擁右抱的床上事了。」袁寶兒道：「紫烟姐姐很辛苦，宇文將軍也有着敵人來勢太快的壓迫感。」

「是啊！朕也在擔心吶，紫烟只帶兩個女婢，如何拒擋敵人數萬大軍呢？」

「她是人間的女神，自有拒敵奇術，」袁寶兒道：「皇上如能早作未雨綢繆之計，就不會有今日的危險了！」

隋煬帝呆了一呆，道：「寶兒，今日的處境眞的會有危險嗎？」

袁寶兒心中忖道：「原來皇上也很怕死，整日追逐酒色，只是爲了逃避，倒要嚇他一嚇，看看他反應如何。」

心中念轉，歎口氣，道：「我寶兒可是無法和紫烟姐姐相比，紫烟姐是人間奇才，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術法精湛，武功高強，我只會幾招莊稼把式，對付一般敵人可以，如是碰上武功特別高强的人，我是應付不了的，皇上可要見機而行，發覺我應付不來，就早些逃走才好。」

隋煬帝微微一怔，道：「卿家不是精通術法嗎？」

「稍通術法，只望遇上的都是不通術法的人，妾妃就可以應付裕如了。」

談話之間，田當、凌雲，已各帶三十二名武士走了過來。

「卿家和他們研商一下防守之策，朕不打攪了。」站起身子，直入後宮而去。心中似是有些害怕了。

袁寶兒却微微一笑，回頭望着田當、凌雲道：「兩位請把帶來的人手，分佈昭陽宮院的四週，由蕭雨將軍統一指揮，兩位跟隨着我，救應全局。」

凌雲、田當躬身覆命，把帶來的人手交付蕭雨，退到袁寶兒的身側。

袁寶兒色絕人寰，田當、凌雲是早已聽過了，但却沒機會見到，現在，玉人就在身側，那裏能忍得住，四道目光一齊投向了袁寶兒。

果然是瞟一眼就能讓人動心的美女。

寶兒之美，和袁紫烟大不相同。

袁紫烟如來自天上的仙女，不食人間烟火，她美極了，但却美得高貴，美得端莊，美得讓人不敢妄生非份之想，不敢生出侵犯的意念。

但袁寶兒却大大不同了。

她是人間的美女，是美與媚交錯而成的組合，讓男人心動，讓男人萌生出佔有的罪惡心，侵犯的衝動感。

田當、凌雲都是頗爲自負的男人，但也看得心中悸動了。

袁寶兒當然知道田當、凌雲在看她，已看得心旌搖搖，却假裝作不知道，任他們飽餐秀色。

事實上，何止是田當、凌雲，能夠看到的宮衛都在看。

這等絕世姿容，人間尤物，不看的才是傻瓜。

不能再讓他們看下去了，袁寶兒已感覺到，田當、凌雲已看得鎖不住心猿意馬，再讓他們看下去，兩人恐難自禁，要動手動脚了。

袁寶兒被皇上任意蹂躪近年之久，踐踏了她的身軀，也揉碎了她的心，痲木了她的感情。

她不在乎讓人多看幾眼，因爲，男人的那種激動神色，使她生出了一種報復的快感。

但不能讓田當、凌雲動手，寶兒的心態，也不是很在乎讓男人摸一把，但是他們不同，他們一動手，兩人都犯了砍頭的死罪。

皇上不會放過他們，宇文成都也不會饒過他們。

擧手理一下鬢邊的散髮，緩緩轉過了臉兒。

看得更清楚了，寶貴妃的臉上還帶着動人的微笑。

但也使田當和凌雲在意亂情迷中覺醒過來。

想到了皇上，也想到了觸犯的

殺頭之罪，立即垂下頭去，道：「叩見貴妃娘娘。」

一撩袍角，準備跪下去了。

「不用行此大禮，」袁寶兒伸出了纖巧的玉手，攔住了凌雲、田當，道：「兩位將軍和刺客交過手嗎？」

「交過手，」田當道：「力搏五十招，沒有分出勝負。」

「除了劍術精奇之外，」袁寶兒道：「還有什麼陰險的招術？」

其實，這些事袁寶兒都知道，用不着問兩人的。

但想多給兩人一些飽餐秀色的機會，這些話題最適合了。

「音樂，好像是一縷簫聲，」凌雲道：「很低沉，隱隱可聞。」

這一下，眞的引起袁寶兒的興趣了，微笑說道：「凌將軍，仔細想一想，是不是簫聲？」

「聽不眞切，」凌雲道：「但我能確定有一種樂聲傳來，簫聲、笛聲，我無法認定，也許它根本不是管樂……」

「簫聲的成份最大。」田當道：「我也聽到過那種聲音，遠遠的傳來，似斷若續，是簫聲，但不是竹製的洞簫。」

「不錯，簫，有銅簫、鐵簫、也有玉簫，」袁寶兒笑容如花的說：「樂聲傳來，必有其因，兩位慢慢的想，樂聲配合着什麼？」

「對！有一種細微聲音混合在樂聲中。」田當沉吟了一陣，道：「是一種很奇怪的聲音。」

入港了，袁寶兒柔聲說道：「是不是一種蟲飛的聲音？」

「好像是一種小蟲飛動的聲音！」

「飛動！」袁寶兒吃驚的道：「你是說一種毒物，在音樂聲中飛動？」

「沒有看到毒物……」凌雲道：「只聽到一種羽翼劃空的聲音，偶而在聽賞中出現，沒有人受到毒物的傷害，所以，也無法判知他是什麼東西。」

「這是一次試習，等他們決心入侵了，就可能大擧施展，這就非常可怕了，」袁寶兒道：「我要通知皇上、皇后，各院嬪妃早作準備，兩位也要和蕭將軍研究一下如何防範，以免武士們傷在那些毒物之下。」

「寶貴妃，完全不知是什麼毒物，如何防範呢？」田當道：「還望寶貴妃給予明示。」

「我也只是猜測，能夠飛行傷人的可能是毒蜂、血蠅之類，我要妃嬪們防範的辦法，是躲在蚊帳之中，當然，要想辦法加强蚊帳的靭度，」袁寶兒道：「要她們在室中燃起宮燈、火炬，使毒物無所遁形，易於消滅，但守在宮外的武士，就沒有這些設備了。」

「明天，可以召集長安城中的名手巧匠，趕製三兩百件防範毒蜂的衣服，人各一件，並不太難，但今夜只好暫由宮中借出一些蚊帳，作爲防護了。」

「還有一種奇毒蝎子，是深山大澤中的品種，毒性奇烈，螫人必死……」

「這倒不必畏懼，蝎子行動緩慢，易被擊斃。」田當道：「擔心的是飛行毒物，牠們來勢快速，不易防範。」

「但毒蝎亦不可輕視，牠們帶在刺客身上，可能在交手中，移放在你們身上。」

「這，這就有點可怕了，」田當道：「這麼說來昭陽宮院四週也要點燃百盞以上的紗燈了。」

「這倒容易，我吩咐他們準備，三位請自行分配一下拒敵任務，以全力保護昭陽宮爲重點，最重要的是別讓人衝進了昭陽宮中。」

「我們全力以赴，」蕭雨道：「屬下想把此事通知宇文總統領，要早作防備，宮牆外攔殺的力量保持强大，他們進入內宮的機會就減少了。」

「寶貴妃，」田當突然提出了一個問題，道：「袁國師只帶了蓮兒、巧兒兩個女婢，要抗拒訓練精良數萬大軍，這個仗怎麼打法？」

袁寶兒道：「這大概是一次最奇怪的戰爭了，我不知道紫烟姐姐如何打，不過，我可以告訴諸位，她絕不會敗。」

「不敗就是勝了，國師眞能打勝？」

「三位將軍，我是說不會敗，大軍無法推進攻擊長安，但袁國師要不要擊潰對方，我就不知道了。」

言下之意，勝負似是全控在袁紫烟的手中，三個人怎麼想，也想不出有一種獨拒數萬之敵，又有取勝的本領，不禁聽得瞠目結舌。

「袁國師身具奇術，不能以平常人視之，我也無法和三位將軍說個清楚，但我保証袁國師會拒擋住强敵，不能攻進長安。」

蕭雨、田當、凌雲無話再問了，三個人分頭辦事，袁寶兒也通知各院夫人、女嬪、皇后，準備應變之物，把自己瓊花院中兩個宮女，派守在皇上、皇后的身側，她們名叫彩虹、飛燕，也跟着袁寶兒練了一點武功、術法，只不過不像巧兒、蓮兒，明目張膽的練，只能在暗中偸練。

袁寶兒入宮之後，一直不想把自己暴露得太多。

（未完・十九）

上文提要：浪子包天被燕雙雙迷得暈頭轉向，把奪神珠之事忘得一乾二淨，燕雙雙轉過來又變成水無情，向張夢月迷惑，看得宋小飛、吳小雲胆戰心驚，這証明二人都是陰亦陽的化身，二小利用他變男、變女之際，先向浪子說明眞相，要他防範，但他仍被迷隨燕雙雙而去，雙煞則帶張夢月去見水無情，二小尾隨其後，直至一神秘黑森林……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豆腐大俠

闖入東西廂救人　破獲神仙居淫窟

所幸二俠久走江湖，經驗老到，在暗中已得知通行暗語，緊跟在雙煞身後不遠處，有驚無險的進入森林深處的核心地帶。

林內別有天地，一座華麗的建築赫然展現眼前。

牆高三丈，色呈粉紅，裡面的景象一無所見，只知前面五人入門而去，却弄不清究竟進入那間房。

房屋四周的戒備更嚴密，牆上有明樁，牆下還另有暗卡，形成一道天羅地網，飛鳥不渡，蚊蚋難入。

更令人憂慮的是，還有五名武林高手不停的來回巡邏，其中二人正是黑白雙煞——白煞白毛與黑煞黑炭。

另外三人則是惡名昭彰的三鬼——追魂鬼馬艮，奪命鬼牛魁以及討債鬼金山。

論功力，講修爲，二俠有信心能殺出一條血路，强行闖入，但如在神鬼不覺，不驚動燕雙雙、水無情乃至陰陽老怪的情形下，將雙煞、三鬼放倒，却幾乎不可能。

二人默察片刻，覺得從前門混入的機會等於零，只好躡手躡足的繞向後面去。

不料，甫至屋後，便有了情況。

「甚麼人？」

「異鄉人。」

「異鄉之人何處來？」

「天上來。」

「天上有幾顆星？」

「一百單八。」

「地上有幾條河？」

「大河小河數不清。」

「長江長。」

「黃河黃。」

「黑龍江上好安營。」

「松花江上好紮寨。」

好長的切口，幸好宋小飛早先已牢記在心，故而對答如流，沒有露出馬脚來。

切口絲毫不差，二人大模大樣的向前行去，猛可間，前面丈許處，一株合圍大樹的後方冒出一個獐頭鼠目的彪形大漢。

大漢手上提着一盞燈籠，近前一看，發出一聲驚咦，道：「咦，神仙居好像沒有你們這一號人物。」

百花公主吳小雲隨機應變道：「是啊，我們是從外地來的。」

大漢追根究底道：「來神仙居何事？」

豆腐大俠宋小飛含糊籠統的道：「公幹。」

「可否說清楚一點？」

「此乃機密大事，歉難奉告。」

「可有主人的令牌？」

「有。」

「請取出來瞧瞧。」

「成！」

成字出口，宋小飛探手入囊，取出來的自然不可能是令牌，而是一塊豆腐，乘其不意，攻其無備，以巧妙的打穴手法，連點了大漢三處要穴，當場彷彿木頭人兒似的僵立在地，再也無法言語行動。

宋小飛好快的身手，式行「一鶴冲天」，化作一縷青烟，僅一眨眼的工夫已上了牆頭。

「甚麼人？」

「異鄉人。」

一邊答話，一邊找尋，當豆腐大俠看清楚發話之人就隱身在一隻大木箱後方，站立在屋頂時，一塊豆腐立告電射而出。

快！準！那人還沒有弄清楚是甚麼回事，整塊豆腐便已變作豆腐雨，兜頭蓋面打過來，整個身子頓成馬蜂窩，連一聲慘叫也不會留下，便匆匆忙忙的向閻王爺報到了。

吳小雲的動作也不慢，幾乎是同一時間，三丈開外，拐角處，也將另一人放倒在地，咽喉處插着一朶牡丹花，心口上另外再加三朶黃菊花，早已一命嗚呼，魂歸離恨天。

牆上耳目已除，這才有時間觀察眼前的景物。

下面是個不大不小的四合院，約莫有三十來間房子，四面燈火通明，可就是沒見有人走動，根本摸不透張夢月、包大膽、燕雙雙、水無情等人身在何處。

* * *

當然有人，人在東廂，西廂。

東廂裡鴉雀無聲，似是好夢正酣。

西廂內則有打情罵俏之聲傳出。

男聲是浪子包天。「啊！紅羅紗帳鴛鴦被，還有龍鳳花燭，眞像是洞房花燭夜。」

女聲是燕雙雙。「本來就是我倆的洞房花燭夜。」

「雙雙，妳當眞要嫁給我包大膽做老婆？」

「這種事豈能兒戲，如無嫁你之意，何必佈置這麼好的新房。」

「雙雙，妳對我太好了，從今以後包某的這條命就交給妳了，不論是上刀山，下油鍋，只要好妹妹一句話，我包大膽絕不會皺一下眉頭。」

「浪子，別盡說儍話，須知今宵一刻值千金。」

「是啊，今宵一刻值千金，是不該浪費時間。」

「對女人，你是專家，對吧？」

「那裡，只是稍有心得，不敢以專家自居。」

「且說今夜的節目該如何安排？」

「好安排，剝掉衣服，抱上床，先調情，後辦事，一戰，再戰，三戰，直至神魂顚倒，天昏地暗，樂透，爽透，爬不起來爲止。」

「好，就這麼辦，今夜全聽你包大膽的。」

果然，西廂之內很快便傳出一陣寬衣解帶的聲音。

在燈光的反射下，宋小飛跑到東廂屋頂上，可以依稀看到兩條赤裸裸的人影。

但，不一時便告消失，顯然浪子包大膽已將千嬌百媚抱上了床。

「哇，雙雙，妳的身材好美啊，該大的地方大，該小的地方小，簡直是天生尤物，上帝的傑作。」

「浪子，你也不賴，肩闊胸厚，虎背熊腰，正是女人心目中的好伙伴。」

「來，咱們先享受一頓香舌大餐。」

「好啊。」

「然後再吃一頓雙乳大菜。」

「沒問題。」

「再下來是全身按摩。」

「全依你。」

「最後再攻城掠地，戰一個妳死我活。」

「在床上，你是主角，一切由你全權作主。」

話至此處，再無下文，無疑正以動作代替了言語。

包天是行家，懂得娛樂對方，也知道享受自己，僅一瞬之隔，屋內便傳出一連串奇奇怪怪的異響。

有褻言。

有穢語。

有尖叫。

也有嚶嚀。

聲音愈來愈大，話語也愈說愈髒，簡直不堪入耳，顯然包大膽與燕雙雙已短兵相接，展開一場劇烈的肉搏戰。

小飛、小雲隱身東廂屋頂已久，早已被他們的言詞激得怒火衝天，百花公主惡狠狠的道：「包大膽這小子眞不是東西，八成已將此行的任務忘到九霄雲外去了。」

豆腐大俠亦有此同感，道：「姓包的性好女色，本來就不是正經貨，這一雙狗男女乾柴碰上烈火，正好湊成一對，那還會想到爭奪魔戒神珠。」

「如此看來，奪珠大事必非親自動手不可？」

「事到如今，捨此別無他途。」

「現在？」

「燕雙雙欲仙欲死，此刻不失爲是一個下手的好時機。」

「可是，兩個狗男女都赤條條的，這……」

「不要緊，妳在外面把風即可，本俠獨自闖進去。」

說到就做，毫不拖泥帶水，雙雙翻身一躍而下，悄沒聲息地落在

院子裡。

然而，宋小飛並未直奔西廂，而是撲向東廂。

吳小雲看得一呆，小聲道：

「小飛哥，走錯方向了。」

「沒有，本俠覺得應該先把夢月救出來才是。」

「你知道張姑娘藏在那裡？」

「找找看嘛，說不定就在東廂。」

二人接踵而行，尚未到達東廂，西廂那邊又有了情況，第一回合的惡鬥似已鳴金收兵。

浪子包天的聲音道：「雙雙，怎麼樣？還滿意吧？」

千嬌百媚嬌喘道：「好極了，深淺快慢拿捏得恰到好處，時間不長不短，正好盡興，不愧爲是久經雲雨的行家。」

「這只是前哨戰，好戲還在後頭。」

「想必一定更刺激，更精彩，更過癮！」

「那當然，如瘋如狂，如醉如痴，咱們現在就開始吧？」

「浪子，你不累？」

「笑話，包某有過五關斬六將的實力，如今只是小酌而已。」

「別猴急，且讓我去處理一些雜務。」

「要多久？」

「頂多半個時辰。」

「到時候一定要回來啊。」

「放心，今夜是咱倆的洞房花燭夜，良宵苦短，自當倍加珍惜。」

「好，包某擦亮寶刀，等妳。」

「再見。」

「回見。」

機會錯過了，二俠未敢輕舉妄動，忙不迭地彈身飛上一棵大樹，將身形隱起。

不久，便見千嬌百媚燕雙雙從西廂的側門步出，直接進入北正房。

雲鬢散亂，衣裳不整，大戰之後的疲態仍在。

燕雙雙所謂的有雜務待理，原來是換衣服。

令人納罕的是，她居然換上了一身男裝。

而款式、顏色恰恰與水無情所穿者一般無二。

面孔則仍是千嬌百媚本人，並無異樣。

忽見燕雙雙運起一口眞氣來，全身的關節隨之「卡巴！卡巴！」的響個不停，身子也開始轉動，轉到背向二俠的方向去。

小飛、小雲有目共睹，燕雙雙的肩在變寬，腰在變粗，身材也高了不少，從背影看，與水無情完全一樣。

沒多久，又轉回原處，奇怪的事情發生了。

明明是千嬌百媚燕雙雙。

現在却突然變成了大衆情人水無情。

這事太離奇了，匪夷所思，二俠以爲是自己眼花看錯了人，但，一看，再看，三看，却絲毫不差，確是水無情無疑。

毫無疑問，燕雙雙變成水無情。

但不知水無情會不會變成了陰陽老怪？

二俠正尋思間，水無情整理一下衣服，行至一面大鏡前照一照，似乎對自己易容的本事很滿意，發出一個會心的微笑，隨即舉步離去。

行沒三步，忽然發現屬於燕雙雙的魔戒仍戴在自己手上，與他此刻的身份不符，略作遲疑後，立即取了下來，小心翼翼的放在一幅字畫後面，一處設有機關的秘密所在。

諸事完畢，這才邁開輕快的步伐，從房內側門步出北正房，往東廂那邊走去。

這種事千載難逢，時間尤其寶貴，小飛、小雲一點也不敢躭誤，水無情的背影甫消失，便急如星火般一瀉而下，潛入屋內。

有樣學樣，掀開字畫，初看一無所見，細看之下才發現有一個五寸見方的暗門，下方另外還有一個與牆壁同色的暗鈕。

豆腐大俠毫不考慮，伸手就按。

孰料，暗門封閉依舊，動靜全無。

吳小雲緊張兮兮的附耳道：「用按的打不開，乾脆用扭的試試看。」

「剛才姓水的到底是用按的還是用扭的？」

「好像是扭的。」

「怎麼扭？」

「水無情背向而立，根本看不清。」

「那該怎麼扭？」

「只好亂扭。」

事實上也只能這樣，除了左旋右轉的亂扭一通外別無良策。

連扭數次，始終不得其門而入，宋小飛乍然想到了一件事，驚呼一聲：「糟了！」

這話突如其來，吳小雲摸不着頭腦，愕然道：「甚麼糟了？」

「姓水的很可能是去找夢月。」

「小飛哥說張姑娘人在東廂？」

「大概錯不了。」

「神珠關係重大，夢月名節危殆，這可如何是好？」

「二者皆須兼顧，只有分頭行事。」

事情急如燃眉，顧不得吳小雲是否同意，宋小飛話一出口，便轉身撲向東廂。

* * *

東廂的佈置比西廂更好，羅帳、喜燭、鴛鴦被不算，還擺着十二盆鮮花，吊了十二盞燈籠，益增三分喜氣，比一般平常百姓家的洞房更華麗，更氣派。

新房內有一位新娘子，果然正是張夢月。

頭戴鳳冠，肩披霞帔，穿着一身大紅衣裳，正經八百的坐在床上，在等候新郎水無情的到來。

等啊等，盼啊盼，大衆情人終於吹着口哨，踏着輕快的步伐走進新房。

張夢月睹狀大喜，嘟呶着小嘴，佯作嗔怒道：「怎麼現在才來，讓人家等得好心焦。」

水無情輕聲細語道：「本公子麾下人手衆多，有些事必須妥爲交代，免得他們前來打攪，掃了咱們的興。」

「這是那裡？」

「神仙居。」

「神仙居？神仙居住的地方？」

「不錯，只有神眷仙侶夠資格居住。」

「這樣說無情哥哥是金童？」

「夢月妹妹自然就是玉女。」

「金童配玉女。」

「玉女配金童。」

「好姻緣。」

「好夫妻。」

二人一拉一唱，妙語如珠，把洞房花燭的氣氛營造得十分溫馨和歡樂。

水無情邊走邊說，行至切近時，伸手拉住了張夢月的玉手，一面端詳，一面猛拍馬屁道：「瞧瞧這一身新嫁衣，鳳冠霞帔，錦衣繡鞋，比公主更高貴，比仙女更神氣，是從那裡弄來的？」

「是小妹叫你手下的人去辦的。」

「辦得好，辦得好。」

「無情哥哥喜歡嗎？」

「本公子更喜歡你脫去衣服的模樣兒。」

動口不足，繼之動手，一手摟住張夢月的楊柳細腰，另一隻手更老實不客氣的準備替她脫衣服。

水無情慾火中燒，恨不得馬上成其好事，張夢月却一點也不急，輕輕巧巧的避開來，一本正經的道：「無情哥哥別急，小妹有幾句話要說。」

「有話就說吧，本公子在聽。」

「我問你，我們是否要結爲正式夫妻？」

「當然是正式夫妻，騙你不得好死。」

「既是正式夫妻，就得一切照規矩來。」

「甚麼規矩？」

「首先要叩謝天地，拜見公婆。」

「本公子父母雙亡，無人可拜，我看就免了吧。」

「起碼應該大宴賓客，以昭鄭重。」

大衆情人尋思一下，爽快的應諾道：「這一點沒問題，可以照辦。」

「現在就辦？」

「今夜來不及，明天補辦。」

「打算請那些人？」

「雙煞，三鬼，手下嘍囉。」

「我娘家的人也要請。」

「這恐怕不妥吧。」

「有何不妥？」

「東張自命不凡，目空一切，叫他們來，說不定會橫生枝節，彼此不歡而散。」

「最低限度應該請兩個人。」

「那兩位？」

「一個是豆腐大俠宋小飛。」

「另一人呢？」

「百花公主吳小雲。」

「這兩個傢伙孤芳自賞，自以爲了不起，不一定能請得到。」

「來不來隨他們的便，只要無情哥哥把話傳到就可以了。」

「傳話沒問題，本公子一定負責傳到。」

語音一頓，忽又改口說道：

「現在，咱們可以入洞房了吧。」

如今就在洞房內，水無情所謂入洞房，實則是急着想上床辦事，說着說着，又動起手來，準備幫她脫衣服。

張夢月不爲所動，退後數步道：「還有一件事很重要，非辦不可。」

水無情一怔神，道：「那件事比入洞房還重要？」

「人家可是黃花大閨女，不能就這樣隨隨便便的嫁給你，好歹總得給小妹一件像樣的禮物吧。」

「這簡單，妳想要甚麼，黃金？珠寶？美玉？翡翠？」

「我要魔戒神珠！」

魔戒神珠四字一出，水無情臉色爲之大變，沉吟一下，道：「魔戒很扎手，好妹妹能不能換一件？」

張夢月以極端肯定的語氣道：「不行，神珠本來就是我們張家的東西，夢月志在必得。」

「但是，已被燕雙雙得去，並不在本公子手中。」

「你可以去搶、去偷、去騙呀。」

「燕雙雙技深若海，智謀過人，談何容易。」

「無情哥哥的意思是說打不過燕雙雙？」

「那倒不見得，本公子自信略

勝一籌。」

「那就搶回來吧，先父爲此已丟了一條命，不能白白的便宜了這個賤人。」

一塊肥肉本已含在口中，可就是吞不下去，水無情只好答應下來，道：「好吧，爲了妳，不論付出多少代價，水某保証會把神珠奪回來獻給妳，好妹妹，今宵一刻値千金，別再浪費寶貴時間。」

話畢，未得張夢月同意，主動將她的鳳冠霞帔取下來。

正待採取進一步的行動，張夢月早已退到一邊去，不肯就範。

大衆情人水無情好不惱火，道：「夢月妹妹，我們已經是夫妻了，何必忸忸怩怩。」

張夢月肅容滿面的道：「沒錯，小妹是答應要嫁給無情哥哥，但此刻只有夫妻之名，不能有夫妻之實。」

「要甚麼時候才能有夫妻之實？」

「等奪回神珠，宴請親朋以後。」

「要這麼久？」

「僅一夜之隔。」

「這一夜可難熬啊。」

「來日方長，不必急在一時。」

＊　＊　＊

東廂，舌劍唇槍，各不相讓。

西廂，包打聽鬼迷心竅，色胆包天，仍自痴痴地等候燕雙雙，打算二度春風，再遊巫山。

北正房，吳小雲的情況最急迫，累得滿頭大汗，費盡心力，迄未打開暗門，取得神珠。

宋小飛最忙碌，既躭心張夢月的一生清白毀在水無情手裡，又關心吳小雲這邊的進展，不停的兩頭跑，累得汗如雨下。

這時，又從東廂跑進了北上房，一照面便說：「小雲，現在的情況如何？」

百花公主臉色沉重，語氣中充滿無奈。「想到的方法都試過了，左左右右的不知轉了多少遍，始終摸不到頭緒。」

「試過你的百花功嗎？」

「還沒有。」

「値得一試。」

「用小飛哥的豆腐功成功的機會可能更大。」

「對，一齊施展，威力必然更大。」

「請！」

「請！」

這一聲「請！」並非客套，而另有玄機，宋小飛請字出口，一塊巴掌大小方方正正的豆腐已自閃電般射向那道暗門。

跟狗皮膏藥一般，不偏不倚的貼在暗門上。

吳小雲的鮮花緊隨在後，奇準無比的插在豆腐的正中心。

豆腐是軟的，鮮花是嫩的，但從二俠手中射出却堅硬如鐵，兩股剛猛的內力隨之洶湧而出。

兩股暗力相加，威力倍增，硬生生的迫使那道暗門凹進去三分。

二俠睹狀，緊繃的臉上終於露出笑容，也才有工夫談到別的事情。

「小飛哥，張姑娘那邊的情形怎樣？」

「應該說是夢月有意拖延，故意提出一些苛刻的條件。」

「那些苛刻的條件？」

「最重要的一條是，夢月要求以魔戒神珠作爲訂情之物，否則就不跟水無情同榻而眠。」

「奇怪，夢月妹子被招魂扇所迷，怎會這樣？」

「本俠也百思不解，依春風得意樓的情形判斷，理當採取主動才是。」

吳小雲打出一朵鮮花，道：「問題究竟出在那裡？」

宋小飛擲出一塊豆腐，道：「大概只有一種解釋。」

「如何解釋？」

「招魂扇的魔力已經消失。」

「可能嗎？」

「可能！」

「小飛哥何敢如此肯定？」

豆腐大俠振振有詞的道：「任何物事皆有極限，夢月中魔扇已久，說不定魔力已自然消失，或者在來此的途中，經冷風一吹，也有失效的可能。」

百花公主頷首道：「嗯，小飛哥的研判有道理，本公主亦有此同感，如非張姑娘神智恢復，怕不早已投入水無情的懷抱之中。」

謎固是解開了，緊張的情勢並未疏解，因爲招魂扇仍在大衆情人手中，隨時都有故技重施的可能，毀了張夢月一世的清白。

就在這樣急迫的情勢下，二俠拚足全力，希望能在極短的時間之內打開暗門，取得神珠，以解夢月之厄。

豆腐一塊接一塊的猛拋。

鮮花一朵接一朵的激射。

一塊比一塊的強勁！

一朶比一朶剛猛！

皇天不負有心人，清清楚楚的看到，鐵門一分分一寸寸地凹進去，已經扭曲得變了樣兒，出現一條一指多高的隙縫。

從隙縫中望進去，果見魔戒神珠就在伸手可及之處。

但是，手指伸得進，手掌却進不去，僅數寸之隔，依然拿不到神珠。

宋小飛好不惱火，照準那條隙縫連發三塊豆腐，東西雖軟却附着有強大內力，立將那隙縫墊高撐大

，輕而易舉的將魔戒取到手。

室內彷彿點起一盞明燈，光芒四射，璀璨奪目。

吳小雲睹狀大喜，但又不免有點犯嘀咕，眉頭一皺，道：「以前，你見過神珠嗎？」

「曾遠視，並未近觀。」

「該不會是假的吧？」

「應該不會。」

「最好是試試看。」

「本俠亦正有此意。」

那知，甫將魔戒戴在手上，正欲一試神威，突聞門外有人喝問道：「甚麼人在裡面？」

「異鄉人。」

「異鄉之人何處來？」

「天上來。」

「天上……」

話至此處，來人已跨步而入，宋小飛認得他，正是三鬼中的老三討債鬼金山。

金山自然也認得宋小飛，臉色大變，脫口驚呼道：「宋豆腐，是你呀？」

宋小飛蓄勢待發道：「不錯，是本俠。」

「你潛入神仙居，意欲何爲？」

「討債。」

「討甚麼債？」

「血債。」

「誰欠你血債？」

「燕雙雙、水無情、陰陽老怪，以及替他們搖旗吶喊的蝦兵蟹將。」

「宋豆腐，這筆債可能永遠討不回來了。」

「此話怎講？」

「足下黃土就是你的葬身之地。」

「哼，就憑你討債鬼還不配。」

「媽的，配不配很快就可見分曉，廢話少說，咱們功夫上見眞章。」

「殺！」

「殺！」

討債鬼金山動作好快，隨着這兩聲殺，一把金光閃閃的鬼頭刀已握在手中，「撥草尋蛇」、「龍飛鳳舞」、「橫掃千軍」，三招快攻，連成一氣，殺氣騰騰的殺上去。

他快，宋小飛更快，甫進三步，招未遞滿，一道强光已自豆腐大俠戴在右手中指的魔戒神珠上電射而出。

神靈之珠，光芒四射，碎金斷玉，無堅不摧。這四句果非虛語，閃光過處，鬼頭刀變成無用之物，立告四分五裂，化作一堆破銅爛鐵。

討債鬼金山嚇傻了，戰戰兢兢的道：「宋豆腐，你把神珠偷走了？」

宋小飛揚眉瞪眼道：「不是偷，是物歸原主，神珠本來就是本俠的東西。」

金山色厲內荏的道：「神仙居藏龍臥虎之地，插翅難飛，有種別逃，看本居主人如何收拾你們。」

話是說得很體面，實則在自找下台階，餘音未落，便舉步開溜。

豆腐大俠當然不答應，暴喝一聲，道：「站住，本俠還有話要說。」

「有屁快放，有話快說。」

「話只有一句，要你去見一個人。」

「見誰？」

「閻王！」

討債鬼金山聽得一呆，還沒有想到該如何逃生保命，已被神珠的光芒困住。

這事簡直令人不可思議，强光如刀似剪，無堅不摧，貫穿討債鬼的心臟不算，復在身後的一棵大樹上轟出一個大窟窿，可憐的金山臨死之前連半句遺言都來不及說便匆匆忙忙的向閻羅王報到去了。

魔戒威力如神，二俠精神大振，互望一眼，直往東廂闖。

＊　＊　＊

東廂內，水無情好話說盡，張夢月就是不肯陪他上床辦事，心知事出有因，必是中了招魂扇的魔力已失，當即故技重施，取出招魂扇，衝着張夢月連煽了幾下。

好厲害的招魂扇，僅霎那工夫，張夢月便面泛桃紅，眸中充滿了水樣的柔情，情不自禁的投入了水無情的懷中。

大衆情人睹狀好不得意，親了一下夢月的香唇，道：「我們現在已經是夫妻，對不對？」

「對呀，早在春風得意樓時人家的心就已經嫁給你了。」

「要不要等到明天再共枕而眠？」

「這太生分了，理當及時行樂才是。」

「現在就……」

「一切全依無情哥哥的。」

「那就脫吧。」

「你也脫。」

「脫！」

兩個人都猴急得很，說脫就脫，馬上付諸行動。

孰料，剛將外衣卸下，外面突然傳來一聲慘叫，是討債鬼金山斷氣前發出。

張夢月機伶伶的打了一個冷顫，道：「這是甚麼聲音？」

水無情慾火中燒，故作輕鬆狀道：「管它，咱們睡覺要緊。」

「小妹是怕……」

「怕甚麼？」

「怕有人前來搗亂。」

「神仙居乃龍潭虎穴，誰敢太歲頭上動土？」

（未完・廿三）

上文提要：史水樂一心希望金蟬能為他生一子一女，不料却生個肉球出來，氣餒之餘見其妹金娘子是個生育的好娘子，便與金蟬商議，將金娘子留下配他為妻，讓金蟬抱回金娘子與李兆元所生之兒子歸她夫婦所有，金蟬深知自己不會生育，樂得有個兒子，所以同意。金娘子在史水樂細心呵護下也沒意見，一年後終於生下麟兒，史水樂如獲至寶，從此將金娘子奉為皇后似的侍候……



俠情輕鬆技擊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一女成名萬骨枯

代師太迎戰和尚　小玉兒大顯神威

史水樂道：「提他們幹什麼呀？」

金蟬道：「妹子，我以為妳一人快馬加鞭去，比較更妥當。」

金娘子道：「為什麼？」

金蟬道：「水樂如果也去，這兒誰來照顧李兆元？你姐夫隨時有危機，急援就靠水樂了！」

金娘子想了一下，道：「也罷，我會獨自出趟門，非把我女兒帶回來不可。」

金娘子性子急，立刻命人去準備。

她這是出遠門，快的也要半個月，慢了就很難說了。

金娘子拉過他的兒子史天生，慈母之愛流露出來。

「天生呀，在家乖，娘親去把你姐找回來。」

史天生五歲多，他怔怔的道：「什麼姐？」

金娘子道：「就是比你大的姐姐呀！」

「我還有姐呀？」

「你有個十分可愛的姐姐，叫……叫……生玉……」

她也不知如何為小玉兒冠個姓氏了……姓金，不妥；姓敖……也不妥；姓史吧，此刻更不宜。

不適宜也就不再說了。

* * *

一切準備就緒，金娘子最不忘的便是那冊小冊子，那正是「混元一氣通天功秘笈」。

那史水樂一副依依不捨的抱住兒子送到渭水河。

看上去這是一對感人的夫妻，也是惡郎中與金娘子二人這幾年共同生活的表現。

看上去他們眞的幸福極了。

金娘子幾乎與史水樂是揮淚而別。

* * *

峨嵋山的猴子多，上山的人怕遇到，然而誰也免不了碰上羣猴阻路。

峨嵋山的花菓多，上山的人切莫伸手去摘花，因為如果有人摘花，就會有猴子發吼聲。

猴子為什麼要吼叫？因為猴子知道，花落之後會生菓子，菓子是猴子最愛吃的，猴子護花也正是為了獲糧食。

這件事誰知道？

峨嵋山出家人都知道。

這幾年有個帶髮修練的女孩子更知道，這女孩子已經長大了，她應該十一、二歲了，但看上去似個成熟的姑娘。

是的，這小姑娘正是小玉兒。

小玉兒已經走出脫凡師太修練的石洞，而脫凡師太却又把自己緊緊的關在石洞中。

脫凡師太只交代小玉兒一件事

，就是不許她下山，只要小玉兒不下山，一切隨她在山中跑、跳、碰也沒人管。

小玉兒的兩個師姐自從小玉兒出關以後，她二人再也不敢欺侮小玉兒了。

* * *

有兩隻老猴子分別坐在小玉兒的身子兩邊，小玉兒甩動着兩條髮辮，道：「猴呀，有人進山來了吔。」

兩隻老猴四下看，吱吱叫起來。

小玉兒笑了笑，道：「我忘了，你們看不到，我是聽到的，快了，你們快看到了。」

兩隻老猴還點頭吶。

小玉兒手中拿着生菓，一邊吃一邊轉身躲在斷崖後，她細聲細氣的對兩隻老猴，道：「快來了，快來了！」

小玉兒身子剛躲好，遠處山道上果然一騎過來了。

馬背上坐着一個人，一個俏麗的女人。

這女人身披大紅外罩，有兩把尖刀插腰間，頭上插一朵馬櫻花，緊身襖褲翠綠色，足踏一雙小蠻靴，坐在馬背上果然英姿不輸大男人。

這女人非別人，金娘子來了。

金娘子趕了五天路，逶逶迤迤的走了千里遠，她這時進入峨嵋山，心情是緊張中帶興奮，不知道她的女兒如今什麼模樣了。

* * *

金娘子一邊拍馬山中行，一邊四下觀看，忽然間奔來幾十隻猴子攔住她的去路。

金娘子尖聲叱，拍馬只顧向前行，於是，有兩隻猴子往馬背上跳，金娘子的尖刀拔出來了。

金娘子揮刀嚇猴子，山崖上小玉兒喝叫了。

「喂，別殺牠們呀！」

金娘子抬頭看，只見十幾丈高處站着個小姑娘。

金娘子睜眼看，還有老猴同那姑娘站在一起。

這時候羣猴又把金娘子圍起來了。

金娘子揮刀逼退羣猴接近她，一面高聲呼叫。

「喂，小姑娘，妳下來呀！」

斷崖上小玉兒道：「妳收起刀，拿些吃的餵牠們，牠們就放過妳了。」

金娘子一聽，立刻把一袋乾糧打開來拋向地上，果然羣猴立刻爭相撲過去。

金娘子抬頭一笑，道：「小姑娘，妳下來呀！」

她話聲甫落，忽然斷崖上的小玉兒頭下足上直往下面落下來了。

看上去好像是失足滑落下來，嚇得金娘子大吃一驚，立刻下馬躍去。

金娘子人尚未到，小玉兒已落在地面上了。

小玉兒仍然未站穩，她斜着滾出五丈外狠狠的撞在山壁上。

只不過，她却被撞得吃吃笑。

金娘子跑上去：「妳……撞痛了……」

小玉兒拍拍身子，笑道：「我很好呀！」

忽見兩隻老猴也躍過來了。

金娘子伸手拉小玉兒，反引起老猴的齜牙咧齒叫。

小玉兒低叱道：「別吵，她是好人。」

兩隻老猴眞聽話，立刻不再叫了。

小玉兒笑問道：「施主，妳騎馬只能到此地，再往山中去，妳得走路了。」

金娘子的雙目一直盯緊了小玉兒看。

小玉兒離開她的時候，是從關帝廟被白樹人搶去拋出廟牆外的，那時候小玉兒還不到三歲。

小玉兒問了兩句話，金娘子根本未聽到。

金娘子忽然開口問：「小姑娘，妳今年幾歲了？」

小玉兒眨動大眼睛，道：「我幾歲？」

「是呀！」

「我……也不知道自己幾歲！」

金娘子道：「妳怎麼連自己年紀也不知道？」

「年紀有什麼關係呀，妳不是來問我年紀的吧？」

笑笑，金娘子道：「我是來找脫凡師太的。」

小玉兒雙目一亮，道：「妳找誰？」

「峨嵋大師，脫凡師太。」

小玉兒道：「妳找……」

她下面的話還未說出口，附近傳來一聲怒叱，道：「妳是什麼人，找我們師太何事？」

聲音甫落，一條灰影飛一般的落在二人附近。

小玉兒立刻對來人道：「大師姐！」

「妳一邊站着。」

小玉兒道：「我站一邊，妳問她。」

「廢話！」

來的正是脫凡師太大徒弟了緣尼姑。

了緣尼姑上下看了金娘子，道：「妳要幹什麼？」

金娘子道：「我找脫凡師太。」

了緣不高興的道：「我問妳找師太做什麼？」

金娘子道：「見了脫凡師太我

自然會說。」

了緣嘿嘿一笑，道：「妳大概是來找麻煩的吧！」

金娘子怔一怔，道：「我怎會千里迢迢來找麻煩？師父，請帶我去見脫凡師太吧！」

一邊直眨眼的小玉兒道：「我師父她老人家……」

「住口，這兒師姐在，妳多什麼口？」

了緣叱喝住小玉兒不再說下去，轉而對金娘子道：「妳不說出找俺師父做什麼，妳休想上山！」

金娘子道：「師父，這是峨嵋的什麼規矩呀？」

了緣嘿嘿一笑，道：「不是峨嵋規矩，是妳欠缺禮數，知道嗎？」

「什麼禮數？」

「妳這人怎麼了？還要我再加以說明嗎？」

金娘子想了想，道：「師父，請妳說明！」

了緣咬咬牙，道：「說了便不值銀子了，銀子……妳還要不要我再解釋呀？」

她還用手比了個銀子的樣子。

金娘子哈哈一笑，道：「知道了，知道了。」

她反手入懷，立刻摸出一錠銀子，笑往了緣的手中便塞過去了。

「師父，小意思，請笑納！」

了緣的手握住銀子，却又開口了。

「施主，妳算是什麼，俺出家人不貪財呀，妳怎麼拿這東西來，太……太……不好意思了……」

那錠銀子在她話未完已入了她的懷。

只不過了緣並未引着金娘子往山中走，她仍然攔在山道中。

金娘子道：「師父，勞駕了！」

她的意思是可以走了，然而了緣却搖搖頭。

金娘子一楞，道：「師父，又是什麼不對勁了？」

了緣道：「妳這施主是怎麼了，剛剛拉妳上路，怎麼又不通了？怎麼一步一推裝迷糊呀！」

金娘子道：「我話已說，打點已有，還有何事呀？」

了緣的手互拍，道：「眞叫人無奈，老實說，江湖上想見我師父的人，誰不知道來者不拒呀？」

「什麼來者不拒？」

「來見的人就一定接見，只不過妳抬頭看。」

金娘子道：「看什麼？」

了緣道：「半山峯中幾座殿，香火需要錢，那麼多修行的，每天也得塡肚子，一應開銷少不了什麼呀？全靠俺們師父去張羅，去求取，想想看，俺師父的時間便是銀子呀，怎的空手去見呢？」

金娘子道：「銀子我……」

她只說了一半，立刻便又笑了。

她以爲只要能找回女兒，別的還計較什麼？

金娘子立刻又取出兩錠銀子，笑道：「說的也是，這兩錠銀子我是孝敬脫凡師太的。」

了緣伸手又接過，她吃吃笑了。

小玉兒笑道：「施主呀，妳眞的不少銀子吔。」

金娘子眼一亮，她似乎看出小玉兒有些像她的女兒，只因爲小娃三歲到十二歲，那種變化太大了。

笑了，金娘子道：「我有花不完的銀子，哈……」

「眞的呀？」

「我從不欺騙人！」

但她在心中可着惱，她以爲峨嵋出家人就像山前的猴子一樣，都是那種貪得無厭的一副嘴臉，令人看了討厭，那些猴子們……

附近的猴子不敢接近，因爲牠們怕了緣尼姑，便隨在小玉兒身邊的兩隻老猴也躲得遠遠的。

* * *

有了銀子，了緣當先往山中走去。

金娘子伸出一手，道：「小師父，我可以拖住妳嗎？」

小玉兒當然不知道這女人正是她親娘，見金娘子伸手過來，便笑笑，道：「好呀！」

她把手交在金娘子手掌還蹦跳着。

* * *

峨嵋深山，氣勢不凡，蒼鬱茂林，斷崖巉壁，金娘子原本走得很平穩，却不料前面的了緣師父却越走越快。

金娘子知道這尼姑存心試探自己武功，便也加把勁往前追去。

她還拉着小玉兒。

雙方撒開脚步跑，一口氣便是五七里。

仔細看，雙方的距離拉大了。

金娘子以爲自己有個小玉兒才跑不快，不料小玉兒便在這時候反把金娘子往一條小山道拖去。

金娘子道：「走錯了！」

小玉兒道：「妳跟她……我師姐走才會上當！」

金娘子道：「妳師姐會騙我？」

小玉兒道：「我師姐已經騙過人了……」

「她騙了誰？」

小玉兒道：「有個官爺叫花正剛，他從很遠很遠的地方來找我師父，我兩位師姐却向人家索銀子，還帶那官爺入山見我師父，不料我兩位師姐串通好了，等到了金頂大殿前，大師姐奔進後殿，然後又出來告訴人家，師父沒交代一句便雲

遊去了，害得那官爺只得空嘆息。」

金娘子一聽火大了。

「那位官爺只好走了？」

「是的，我師姐還故意問那官爺從哪兒來的，那官爺說長安城。」

小玉兒頓了一下，又問：「長安城在什麼地方？」

金娘子道：「比我的還遠，一千多里呀！」

小玉兒當然也忘了，姓花的官爺乃是「梅花槍」花正剛是也。

至於花正剛又爲什麼來找脫凡師太，誰也不知道，當年小玉兒由白樹人與丁香二人帶在小船上偷走了回京的莫少白百寶箱，還眞令莫少白急壞了。

那時候脫凡師太在官船上，小玉兒也騙過脫凡師太，她偷走了百寶箱！

金娘子問小玉兒，道：「小師父，妳怎麼不落髮？」

小玉兒道：「光頭好難看，我才不落髮呐！」

「妳師父答應了？」

「師父說我不宜落髮，所以免了。」

金娘子道：「妳帶我往甚麼地方去？」

「去見我師父呀！」

金娘子一喜，道：「脫凡師太在甚麼地方？」

「一處幽靜的山腹中！」

金娘子道：「我如果跟妳師姐去就會上當了！」

她頓了一下，又道：「小師父，妳是甚麼時候上山來的呀？」

小玉兒道：「喲，好多年了吧！」

「怎麼來的？」

「跟我師父來的！」

「妳師父從甚麼地方把妳帶來的？」

「我不知道，但很遠的地方！」

「妳知道妳姓甚麼嗎？」

小玉兒道：「我呀，我也弄不清楚……忘了！」

金娘子道：「妳總會有個名字吧？」

小玉兒道：「我師父不給我法號。」

金娘子急問：「妳師父她們叫妳甚麼名字？」

「小玉兒，我叫小玉兒。」

金娘子全身一震：「玉……兒……」

她猛可裡拉過小玉兒上上下下仔細看。

「唔……有些像……妳……」

小玉兒却指着對面斷壁道：「快到了，妳跟着我過了這山溪！」

她掙脫手，疾奔而去，金娘子馬上啣尾追！

金娘子發覺這小玉兒的身法眞快，如果放盡力氣追，只怕也追她不及。

小玉兒攀山崖比個猴子還要快，轉眼之間小玉兒已站在一個洞口外了！

她回頭向金娘子招招手，然後指指山洞那塊大石板！

金娘子喘着大氣上來了。

「妳好快的身法呀，小玉……」

小玉兒笑道：「我常同山猴們玩耍呀，牠們也輸我！」

她轉到洞口處大聲呼叫了。

「師父，師父！」

洞中傳來低沉聲音，道：「小玉兒。」

「師父，是我呀！」

「小玉兒，可是有人同妳來嗎？」

「師父，有吔，我可以進去嗎？」

「轟」石板推開了，只見脫凡師太滿面光彩的走出洞口站定！

脫凡師太冷冷的看着金娘子，道：「施主妳是……」

金娘子忙上前，打躬又作揖，道：「打擾師太清修，眞是罪過！」

脫凡師太道：「甚麼事？」

金娘子未說先落淚，她還抽噎着，似是受了不少的委屈！

脫凡師太道：「施主休難過，有話慢慢說！」

金娘子半帶無奈半悽惘，伸手拭去眼淚，再看看一邊的小玉兒，道：「師太，我本是塞外人，我姐妹二人江湖行，有一年我中了大喇嘛熬杰的迷惑而失身於他，才生下一個娃兒，那熬杰見是女的，他拋下我母女去找別的女人，他一心想要個男的，可是……天不從他願，三年後他又找上我，叫那神偷白樹人偷我的女兒，唉……」

她把一切經過說一遍，更把熬杰與白樹人二人同歸於盡之事也說出來。

脫凡師太木然的道：「就知道會有這一天！」

她看看小玉兒，道：「妳是怎麼知道的？而且竟在八年之久才找來。」

金娘子道：「我只能說無可奈何，師太，如果妳老不相信，渭河邊還住着白樹人的女人她叫丁香。」

脫凡師太道：「是要去問個明白。」

脫凡師太對小玉兒又道：「小玉兒，我帶妳下山去玩玩。」

小玉兒拍手叫起好來了。

她還不知道金娘子說的那女孩正是她自己。

她上前拉住師太，又道：「原以爲師父尚在坐關呐，眞巧，師父功德圓滿了！」

脫凡師太道：「金頂大殿有事嗎？」

小玉兒心中樂了。

她平日被兩個師姐戲弄欺侮，初時還揪她的髮辮子，這幾年兩個師姐合起來也打她不過，所以很少再敢找小玉兒的麻煩。

麻煩雖然不找她了，但師姐的威風令她無奈何！

要知道峨嵋門規最厲害，長幼之間有一定的禮數，小玉兒也不敢亂了規矩。

但此刻脫凡師太這麼一問，小玉兒的俏嘴嘟起來了。

「師父，前些時長安來了個官家人，他遠道來找師父，可是兩位師姐騙人家說，師父雲遊去了！」

淡淡的，脫凡師太道：「也是我交代她們回絕來客的！」

小玉兒道：「可是大師姐還收了人家不少銀子呀！」

脫凡師太眉一皺，道：「可知是長安甚麼衙門官差？」

小玉兒道：「好像那人叫甚麼花……正剛……的……」

脫凡師太雙眉一挑，道：「莫少白的跟班，難道……」

她對小玉兒吩咐道：「快去，找妳兩個師姐來見我，她們也太過份了！」

小玉兒一聽便高興了。

小玉兒一聲「是」，拔腿就往峨嵋半山的「萬年佛殿」奔去，她這麼一高興，跑得就好像一陣風一樣。

金娘子就看得吃一驚。

* * *

脫凡師太望着小玉兒去後，她這才對金娘子道：「她確實有些像妳，只不過……」

金娘子興奮的道：「師太，金娘子終身感激！」

脫凡師太淡淡一笑，道：「只不過妳還不能認她！」

「爲甚麼？」

脫凡師太道：「且等我去了寶雞，找那白樹人的女人加以証明，她若說小玉兒是妳親生的，那時候妳們母女才能相認。」

金娘子點頭，道：「應該的，師太吩咐我同意！」

脫凡師太道：「小玉兒天資一等一，她已學了我不少絕招，有一天，如果眞的跟了妳去，答應我引她走正路！」

金娘子道：「師太不說，我也會引她上正途！」

脫凡師太點點頭，又道：「且等我那兩個徒兒來了，咱們再定奪！」

金娘子道：「如是師太到寶雞，萬望卓賜舍下。」

脫凡師太淡淡一笑，道：「小玉兒並非我門中人，她開始就不願落髮，就知道她的命運不在佛門。」

金娘子道：「可是師太仍然盡授絕學，小玉兒何幸呀，她會終身感謝的。」

脫凡師太道：「我不會白傳武功，將來若有用到她，我仍然會找她！」

金娘子道：「應該的，應該的。」

便在這時候，三條人影箭脫弦般往這面奔來。

奔在前面的正是小玉兒，她似乎要賣弄，也可以說是逗弄她兩個師姐，忽然她拔身蹤躍，空心觔斗連着翻，一口氣落在脫凡師太與金娘子二人面前來。

金娘子只一看，眞是又驚又喜，只這麼輕功稍露，金娘子已自認差遠了。

隨後而來的了緣與心緣兩尼姑，雙雙併肩走上前，那了緣尼姑當先開口。

「師父，妳今天出關呀？」

脫凡師太冷冷道：「長安有人來？」

「三天前過午不久，師父。」

「何事？」

「又是那花正剛，他來邀師父助拳。」

「助甚麼拳？」

「巡撫衙門的莫老爺轉任南陽知府，怕路上不平靜，再一次請師父出馬。」

那心緣立刻接道：「姓花的送來大禮，其中一包銀子，現在放在後殿。」

脫凡師太笑笑，道：「送入香庫中，我今要前往長安，山上妳們小心了。」

了緣笑了。

她冷冷的看看小玉兒，心中在想，有得妳瞧的！

那心緣也笑，她與了緣乃一個心態。

不料，脫凡師太對小玉兒道：「小玉兒，妳跟隨師父下山去。」

小玉兒拍手笑，道：「好吔，我跟師父去玩！」

脫凡師太道：「不是去玩。」

一怔，小玉兒道：「不是玩去呀？」

脫凡師太道：「帶妳去見妳娘去！」

小玉兒一驚，道：「我娘，我娘在那兒？」

金娘子幾乎忍不住落淚了。

她上前伸手拉住小玉兒，道：「小玉兒，妳娘好想妳喲，快跟我們回家去！」

「家？家在甚麼地方呀，我要找我娘！」

脫凡師太說走便走，她只淡然的對小玉兒瞧了一眼，似乎並未有甚麼失落感。

小玉兒由金娘子拉着往山下走去。

小玉兒回頭看那木然而立的兩位師姐，她還扮了個令人啼笑皆非的鬼臉。

兩個尼姑楞然了，一時間她們也不知說甚麼好了。

她二人甚至連一句道別的話也沒有。

* * *

前往峨嵋山的一條山道，當人們由山下進入山區的時候，有個三岔路口。

也不知甚麼人的腦筋動得妙，就在這三岔路口的正中央開了一家客棧。

金娘子也曾在這客棧中打過尖。

從山上騎馬下來的脫凡師太等三人，她們人尚未到，便聽得客棧中一聲好長的哈哈笑。

「師太，終於還是被花某等到妳的俠駕了。」

脫凡師太坐在馬上一看，果然是曾在咸陽幹過莫少白的捕頭的花正剛。

「梅花槍」花正剛迎上去，他爲脫凡師太攏住馬。

那花正剛再看脫凡師太後面的金娘子與小玉兒，他只知道小玉兒也住在峨嵋山上面。

脫凡師太不開口，她下馬便往那家野店走。

客棧的老板當然認識脫凡師太，他在門口往裡面叫：「爲住持備素齋呀！」

店內傳出回應聲：「備素齋呀！」

花正剛拴好馬，他對老板吩咐：「要最上等的，快……」

脫凡師太進入客店中，她坐在正中的一張椅子上，小玉兒便靠着金娘子坐下。

花正剛對金娘子點頭一笑，道：「夫人是……」

金娘子道：「姓金，塞上人氏。」

花正剛道：「與師太是……」

他在盤問金娘子，因爲他是負有任務的。

一如上次莫少白自咸陽回京一樣，不能有任何差錯，他當然要先摸清金娘子底細。

不料金娘子四兩撥千斤，輕描淡寫的便應付過去了。

* * *

四人飽餐一頓，花正剛低聲問脫凡師太，道：「師太，上一次妳出了大力，把咱們莫老爺的百寶箱送了回去，眞是功德無量。」

脫凡師太道：「那已是多年的事了。」

花正剛道：「只不過師太雖然把百寶箱送回去，但其中唯一的一件東西失踪了。」

他這只是試探之詞，但脫凡師太却淡然一笑，道：「是不是有個小小玉佛像呀？」

花正剛立刻點頭，道：「對，對，一尊小玉佛像，師太是不是……」

脫凡師太道：「當時小玉兒喜歡那件小玉佛，我便取過來，如今小玉佛仍在小玉兒脖子上掛着。」

脫凡師太也會說謊。

小玉佛原本就在小玉兒的身上，那是白樹人與丁香，他們在高原上的韓家祠堂中分贓，白樹人才把這小玉佛送了小玉兒的。

脫凡師太爲了身份，她不想叫人懷疑她偷竊了小玉佛背上的如麻般武功秘笈。

如今不但她已閉關研究成功，便小玉兒也習過！

小玉兒聽師太說，便立刻把小玉佛取出來。

「你看，是這個嗎？」

花正剛一看，雙目一亮，他幾乎欲伸手搶了。

「小玉兒，妳願意把這小玉佛交還莫大人嗎？」

小玉兒道：「我聽我師父的話……」

花正剛笑了。

「眞是乖女兒，不知將來誰有福氣了。」

脫凡師太對小玉兒道：「東西是人家的，妳就取了下來物歸原主吧！」

小玉兒眞聽話，立刻把小玉佛取下來。

只不過當花正剛把玉佛接到手上一看，他的心中一沉，因爲玉佛背後的細小字跡有兩行模糊了。

他不敢對脫凡師太質問，仍然一笑收起來。

「小玉兒，我會補償妳的，妳喜歡甚麼我弄來送妳。」

小玉兒却搖搖頭：「我不要，我要找我娘去了！」

花正剛才不管小玉兒找甚麼娘親，他只注意把脫凡師太請下山，更把小玉佛找回去，他便功德圓滿任務成功了！

* * *

四人吃過飯，花正剛還把多了的一匹馬交與小玉兒騎上，這樣，四個人便盡快趕路了！

小玉兒也有馬騎了，她高興得直叫。

她叫，門外也有東西吱吱叫。

小玉兒笑了。

她對脫凡師太，道：「師父，牠們追我來了！」

脫凡師太道：「妳就是喜歡同猴子在一起，妳應該同妳的兩個師姐好才對。」

小玉兒道：「她們欺侮我，猴

子不會。」

她說完便奔出客棧外，果然，山路那面來了上百野山猴子，小玉兒只一出去，斜刺裡過來幾個老猴王。

這些猴子似乎知道小玉兒要離開峨嵋山了，一個個流露出可憐相。

幾個小猴子吱吱叫，老猴子抹眼淚，可知小玉兒與這些峨嵋山野猴的感情如何的深厚了。

小玉兒用手揮，叫猴子們快回山，不料兩隻老猴走上前，伸出猴手去拉小玉兒。

小玉兒搖搖頭，道：「我要去找我娘，暫時不再回來了，猴呀，你們快回去吧！」

小玉兒似乎快流淚了。

這光景看得金娘子也感動，江湖上有多少人物不如此地的野猴呀，牠們才是眞情流露。

花正剛道：「眞妙，猴子也通靈。」

脫凡師太重重的道：「峨嵋靈秀之氣，萬物皆受其靈性，這已是遠近馳名了。」

花正剛忙點頭，道：「是，是。」

四個人翻身上了馬，那脫凡師太突然仰天一聲怪嘯，只見所有的大小猴子一隻隻的發足狂奔。

牠們直往山林中奔去了。

脫凡師太吼退羣猴，小玉兒就吃一驚，她至今才發現，原來山林中的野猴子們一樣害怕脫凡師太。

金娘子很注意小玉兒的舉止，她的心中在激動，因爲她等着小玉兒站在她面前叫她一聲娘了。

小玉兒的童年眞多變，是好是壞天註定。

小玉兒先是被敖杰抱到流石谷，把她的一身皮肉帶骨頭浸泡在特製的獨門葯水裡，弄得一副筋骨比鋼筋鐵骨還要紮實幾分。

敖杰尚未開始傳她「混元一氣通天功」，小玉兒便又被白樹人抱去。

小玉兒在白樹人與丁香二人身邊過了幾年，她當然也學了白樹人與丁香二人的許多怪招。

小玉兒幫着白樹人偷入莫少白的寶庫，更在船上摸走莫少白的百寶箱。

小玉兒絕想不到她還上了峨嵋山，這麼一住又是好多年過去了。

這一切小玉兒從未去多想，但金娘子在想。

金娘子也正爲小玉兒慶幸，因爲她相信小玉兒已是武林奇葩，人中之鳳了。

金娘子忍不住臉上有了笑容。

四人直奔寶雞，這一路上金娘子對小玉兒眞是噓寒問暖，照顧得無微不至。

這光景看在脫凡師太眼裡，心中多少帶點不自在。

脫凡師太心中明白，人各有志，不能相強，小玉兒上得峨嵋之後便反對落髮，只此一件，脫凡師太便知道小玉兒不是佛門中人。

只不過小玉兒的武功根基好，人又聰明伶俐，忍不住便把自己的幾手絕活全授給了小玉兒，當然，這還包括莫少白的玉觀音背上刻的武功。

* * *

金娘子心中高興，她不時的看着小玉兒。

脫凡師太也一樣，她雖然孤傲至極，却也免不了心中酸酸的。

脫凡師太心中明白，小玉兒八成就是金娘子的女兒，兩人站在一起，細看起來還眞帶着幾分神似。

小玉兒是她自白樹人與丁香二人處帶走的，如今小玉兒親生之母找來，如果不答應讓金娘子帶回，只怕自己理虧，傳揚江湖，有損清譽。

* * *

四人之中只有「梅花槍」花正剛滿臉自在而笑口常開，他竟把脫凡師太又請下山來了。

只要脫凡師太到了長安，東去南陽府的山路上保証太平無事。

於是，這一路上花正剛招待吃住全部選最好的。

* * *

這一天四個騎馬的過了劍閣，脫凡師太看看遠處渡口，道：「咱們走了一半路了。」

花正剛道：「師太，今夜是否再趕路？前面河道多，如果師太累，咱們再轉回去住劍閣。」

脫凡師太道：「不，老尼姑順便赴個約。」

花正剛道：「赴約？」

「不錯，三年一次約鬥，這已經快三十年了。」

花正剛一聽，心中緊繃繃的不自在，怎麼這老尼姑吃飽了沒事做，找上門去赴約比鬥？

她會同什麼人比鬥？

花正剛明白，似脫凡師太這樣人物，正常不足，乖張有餘，讓她有這樣的脾氣的人，必有重大原因。

花正剛不敢出口攔阻，他只有順從。

於是，脫凡師太又開口了。

「劍閣附近有座三清觀，裡面住着個老雜毛，哼，提起來我就生氣。」

金娘子道：「道士是怎麼惹師太不快？」

脫凡師太咬咬牙，道：「我已經不快三十年了。」

忽然間，脫凡師太撥馬往西。

西面有個小山坡，一時之間看不出小山坡那面有什麼惹人注意的地方，然而……

四騎繞過山脚下，忽見一座三進大院的道觀，古趣盎然，寶刹莊嚴的座落在一片蒼松翠柏中。

隱隱然有鐘聲傳來，看不到什麼人跡在附近。

就在四人緩緩策馬登向青石台階往半山上去的時候，忽然一聲洪鐘般的大笑傳來。

「哈……」

笑聲立刻引得四人停下馬來。

脫凡師太指着一處竹林，叱道：「呂不愚，我來了。」

金娘子三人抬頭看，只見一團灰影似大鵬鳥般一躍五丈遠直往這邊飄飛過來。

這人的跳躍姿式十分惹人稱奇，小玉兒就忍不住的拍手叫好了。

「好吔。」

脫凡師太叱道：「不許叫！」

小玉兒吃一驚，以手掩口不出聲。

於是，那團黑影站在四人前方的山道青石板上。

「哈……稀奇呀，稀奇！」

這人一副好身段，臉白晰，骨架大，雙目烱烱如電，背插一把青銅劍。一綹鬍子灰白色，他笑起來還像是瞇瞇眼的娃娃面。

脫凡師太叱道：「稀奇什麼？」

那道人收住笑，指着金娘子三人，道：「妳這次來赴約，竟然帶着幫手來，三十年來第一次，怎不稀奇？」

脫凡師太叱道：「呂不愚，你別胡說。」

「別叫我呂不愚，我乃三清子。」

「你本來叫呂不愚呀！」

「我出家以後早忘了呂不愚三個字了。」

「可是我以爲你凡心仍在，爲何不能叫你呂不愚？」

三清子嘆口氣，道：「隨妳叫吧。」

脫凡師太仰天一聲梟笑，道：「未交手我先勝一仗，哈哈……」

三清子冷冷道：「他們跟來作甚麼？」

脫凡師太道：「他們只作壁上觀。」

三清子道：「脫凡，妳多此一舉。」

脫凡師太道：「不，我要你今天敗得很慘！」

三清子笑道：「每次妳來，免不了如此一句話，貧道聽了不下十遍，膩了！」

脫凡師太冷冷道：「你馬上就會知道。」

三清子道：「咱們就別浪費時辰了。」

「嗆郎」一聲起處，三清子反手拔出青銅劍，只見他振臂平抖，立見名家風範，有氣吞河嶽之勢。

不料一邊的花正剛急忙伸手攔，道：「點到爲止，最好別動劍呀。」

脫凡師太冷冷道：「退下……」

花正剛無奈何的往後退，三人也急忙下了馬。

脫凡師太下馬，她拔劍，但劍却拋給小玉兒。

小玉兒接過劍，脫凡師太已對三清子道長道：「呂不愚，你如今已不夠格同我較量，由我這俗家徒兒接你幾招。」

三清道長一楞，頓足道：「可惡，可惡，妳欺人太甚了。」

脫凡師太見三清道長發火，她反而得意的哈哈大笑，她好像很喜歡看三清道長痛苦。

三清道長厲聲道：「脫凡，想當年我就是氣妳不過才出家，妳至今仍然如此對待我，氣死我也！」

脫凡師太收住笑，臉現一副黯然的道：「誰逼你出家呀，你出家我不也出家了？哼，這一輩子你我都沒好過，以後有得瞧。」

三清道長道：「誰怕誰，我寧清靜無爲，不娶桀傲之妻，妳找我打架我奉陪，可是，妳今天竟然叫這麼個女娃同我交手過招，太過份了！」

脫凡師太冷冷一笑，道：「只要你能打敗她，我脫凡從此不再找你痲煩。」

三清道長看看小玉兒，他實在不能相信面前這女娃有什麼了不起的能耐。

小玉兒已抖着劍吃吃笑了。

三清子忽然反手插回青銅劍，他對小玉兒招招手，道：「小姑娘，咱們來比一趟拳脚如何？」

小玉兒笑了。

「你要比拳脚呀，不比劍了？」

金娘子忙奔上前，道：「小玉兒，比拳脚好，不用再比劍。」

小玉兒却看着脫凡師太，道：「師父，妳說比什麼好呀，我聽師父的。」

脫凡師太大爲高興，小玉兒還是聽她的。

「小玉兒，一切奉陪，下手別心軟。」

小玉兒把劍又交回脫凡師太，她笑嘻嘻的走到三清子面前，道：「道長，你出招吧。」

三清子氣得臉色煞白，他不出掌。

「太不像話了！」

三清子抬頭看向不遠處的道觀，他引頸一聲長嘯，聲震山林，刹時間從道觀中奔來四個中年道士。

脫凡冷冷道：「呂不愚，你幹什麼？」

三清道長冷冷地道：「她太嫩

了，不夠格同貧道對掌，我叫我的四個徒弟中任何一人同她玩幾手。」

脫凡師太叱道：「呂不愚呀，你打算把咱們之間的恩恩怨怨流傳到下一代嗎？這關他們何事？」

三清子道：「是妳先出歪點子，休怪我了。」

脫凡師太道：「我命我的小玉兒接你幾招，生死是不論的，你若能打死小玉兒，這一仗你勝了，脫凡從此不來你的三清觀，而你却叫你的徒弟代打，太不夠光明了。」

「眞不講理吔。」

「已經三十年不講理了。」

「妳蠻橫如昔。」

「我有蠻橫的本錢。」

三清子大怒，他指着身邊一個徒兒，道：「不了子。」

「徒弟在。」

「過去，同這女娃對幾掌。」

那不了子身材高大，站在小玉兒面前比小玉兒還高出一個半頭。

但他吃驚的對三清子道：「師父，她太小了，徒兒下不了手呀。」

冷冷的，三清子道：「全力一搏，這女娃還等着同爲師過招呢。」

不了子幾乎笑出聲，道：「什麼話呀，太過份了！」

他低叱着，大剌剌的站在小玉兒面前，道：「小施主，妳乾脆出掌打我幾掌，我不回手就是了。」

小玉兒吃吃的一笑，道：「這幾句話也正是我要說的話，你出拳吧！」

不了子猛一怔，旋即哈哈一笑，道：「妳要我打妳？」

「不錯，而且我不會還手。」

不了子看向三清子，道：「師父，她瘋了。」

三清子也怔住了。

「脫凡，妳還笑呀，妳玩什麼詭計？」

脫凡師太道：「你心寒了，是嗎？」

三清子大怒，指着不了子吼道：「打，出拳要重，不必留情。」

不了子見師父發了火，他不敢再多說，挽起衣袖握緊了拳，他把拳頭在小玉兒面前晃了幾下，道：「小姑娘，妳拿樁站穩了。」

小玉兒吃吃笑，道：「你們男人都囉嗦。」

她這話令脫凡師太很高興，她還直點頭。

於是……

不了子來一個前腿弓後腿繃，左拳往後拉，那右拳「呼」的一聲直往小玉兒的身上打去。

「蓬！」

小玉兒被打個正着，只不過小玉兒連閃晃也沒有，她笑笑，道：「你爲什麼只用三成力道呀，不過癮！」

她此言一出，不了子回頭看向三清子。

三清子也楞住了。

他突然大吼：「再用力打。」

不了子暗中咬牙，把力道用了十成，「轟」的一聲直搗過去，只聽得「噗」，他又打個正着。

小玉兒只是笑，她仍然未閃動。

「你應該拳脚交加才是呀。」

不了子大怒，他雙拳加雙脚直往小玉兒連踢帶打好一陣猛揍。

小玉兒笑了。

「過癮，過癮，嘻……」

不了子額上冒汗水，看得衆人也吃驚，他們怎知小玉兒歡迎有人在她身上用力的揍。

「別打了！」

三清子喝退不了子，他沉聲對脫凡師太道：「哼，這女娃習過西域功夫，她當然不怕打。」

脫凡師太愉快的道：「休講些不相干的話，呂不愚，你怕了嗎？」

三清子怒叱道：「那就叫他們在劍術上過幾招吧，這樣才令妳愉快。」

脫凡師太哈哈笑了。

她把長劍再抛向小玉兒，道：「小玉兒，妳以一對他們四個，別叫爲師失望。」

小玉兒接劍「颯颯颯」抖閃中，她指着四個三清子的徒弟，笑道：「你們四個一齊來，可得小心受傷喲。」

這話出口，簡直是沒把不了子四人看在眼內，眞叫欺人欺到家門來了。

三清子冷冷道：「你們出招，四象陣也正好使出來。」

那「梅花槍」花正剛早已目瞪口呆了。

他幾曾見過這種功夫，不怕挨打呀，難道已是金鋼不壞之身了！

花正剛心中吃驚，不了子四人已發動四象陣了。

但見四把長劍相互對稱一上一下直往小玉兒圍殺過去，那眞的相當凌厲而有窒人的威力。

小玉兒抖然旋出手中長劍，便在一陣金鐵撞擊中，突聞小玉兒大吼：「大屠龍！」

但見漫天劍影交叉紛飛，小玉兒的頭晃動之下，只聽得兩個中年道士抛劍捂面而退，另兩個急急的往後退。

只一招呀。

小玉兒一招之間擊退四個中年道士，使在場的幾個人怔住了。

（未完・十一）

上文提要：湯堯奉師命殺徐小珠，湯不忍下手，被夏侯蘭揭穿，幸小熊將他們夫婦救走。湯和四小都是好友，也協助救出李悔和小郭，李悔被苗奎廢了武功，魚找徐世芳救治，魚順問他和夏侯心的積怨，徐說夏侯未找到金礦便失踪，湯爲師辯護：據師父夏侯心說被徐施襲擊昏送回中原，獨吞金礦。徐雖是湯的岳父，湯仍辯至反目離去，還不知誰是誰非……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司空羽・文／可飛・圖

霧夜快刀

爲金礦反目成仇　論資源老少動粗

「在三十里外鎮上大通客棧等你，如七日不來，恕我不能再等，要去處理俗務了。」

魚得水正要留他，徐世芳道：「由他去吧！此人心地不錯，但他一身殺氣，似乎會對你不利的。」

魚得水卜占術不低，他是知道的。他以爲人類的思想和境遇有關，在某一情況之下，才有某種思想，這不能說他們是好人或壞人。

站在他師門的立場，他當然要爲師父說話。

那是師父親口說的事，而今徐世芳承認當年二人同行去邊陲找過金礦，稍有不同的是一個說是被徐施襲，使他失去了部份記憶。

另一個則說，在未找到金礦之前，夏侯心就自動失踪了。

魚得水以爲徐前輩不會說謊。

湯堯當然也相信他自己的師父不會說謊。

湯堯走後，徐世芳爲李悔再次檢視了一下，道：「老夫不信任湯堯，並非懷疑他個人的人格，而是對他的師門不信任。」

「前輩，他已經走了！」

「走了還可以回來。」鄺眞似對這女婿也不信任了。

「小子，相信你的卜占術不比老夫差多少，你不以爲他一身殺氣，包藏禍心嗎？這可不是鬧着玩的。」

「前輩，不會的。」

「不怕一萬，只怕萬一，小熊和小郭你們兩個在一里外嚴密監視，要把自己藏好才不會被人家暗算了。」

小熊道：「遵命！」

「注意，如果發現湯堯去而復返，或發現其他武林人物朝這邊而來，要立刻回來且發出訊號。」

小郭道：「發甚麼訊號？」

「狠嗥！」

小郭道：「小熊，咱們又變成狠哩！」

二人走後，徐世芳道：「小子，你能找到我們，足証你也有道基，占卜術不過是騙人而已。」

魚得水道：「皮毛而已！」

「我們夫妻行踪極隱秘，你能找來，足証你很有一套，你們是哪一宗哪一派，先說說看。」

魚得水道：「前輩，是不是先救人復功更重要些？」

「我剛爲她服下大量的葯，這種葯必須力量開始發作後再動手復功才有用，早了還不大好呢！」

「是的，前輩，道教有十宗對不？」

「對，那是仙宗，屬最上乘，其次是金液宗、然後是聚玄宗、長淮宗、葆和宗、調神宗(別名房中)有人誤認爲房中術或採陰補陽即爲此宗。南宮宗(此宗和科醮宗略似

，和鬼仙打交道，重法術，符咒、罡令，遁世密法，蝦形蛻化，蒼益宗、健俐宗及科醮宗等。」

「前輩屬哪一宗派？」

「南宮宗！」

徐世芳若非南宮宗，不大可能在死前靈魂出竅，轉世投胎這還是其次，他也不可能招來陰魂驚走了大敵。

「小子你的師門是何宗派？」

「聚玄宗。此宗的法門是：遣慾、澄心、化氣、育神、明造化之妙，知返還之機。」

徐世芳道：「修道學仙，往往有人嗤之以鼻，甚至以異端視之，即使唐代呂純陽(洞賓)成道，史蹟斑斑可考，大多數人也以爲是故事神話。」

「是的，前輩，唐宋時期，北七眞，南五祖之後，張三丰最顯著。張紫陽開南派，得道於宋神宗年間。王重陽開北派，得道于金世宗大定。明清得道的有伍冲虛和柳華陽，所以後人稱爲『伍柳仙踪』，又陸潛虛開東派，得道於明穆宗隆慶年間，清朝李涵虛開西派，得道於清咸豐年間。」

「小子，你懂得不少，出乎老夫意料。」

「仍然是皮毛，前輩。」

「差不多了吧，老頭子！沒有人護法成嗎？」

徐世芳道：「好在我們的法門不同，在運功進行中不怕干擾，隨時可以中止，只是怕受者受傷。」

魚得水道：「前輩，晚輩可以護法呀！」

「不，我們三人一起來，效果會更好！」

「這當然，可是沒有護法者的確危險。」

徐世芳閉目一算，道：「小子，你卜一下，湯堯在何處？有否到那大鎮上所說的客棧中去？」

魚得水閉目一算，道：「去了，還在客棧中。」

「你再算算，他有無包藏禍心？」

魚得水道：「有一點，但此氣不盛。」

「小子，你並不比老夫差。我們開始吧！」

復功的方法大同小異，唯一不同的是，魚得水必須以栽接術，把他的陽氣自她的下竅中輸入。

這是其他復功法中所沒有的。

然後由二老在魚得水背後把大量眞元輸入。

再由魚體內自李悔下竅內輸入。

這樣會對李悔產生一種信心，好像是這些眞炁都是由魚得水給她的，這是一種心理作用。

心理治療古代就已經有了。

這樣必須作到「神交形不交」才行。

二人對面互擁坐於床上，姿勢完全和男女居室的「古樹盤根」姿勢相同，下體似接不接。要絕對不涉遐思，更不能「走馬」(洩身)。

這樣大約兩個時辰之後，李悔渾身臭汗，通體震動，這是緊要關頭，二老全力以赴。

只要再有半個時辰，即可大功告成了。

只不過這時忽然傳來了狠嗥聲。

魚得水大驚。

他可以聽出小熊和小郭的口音，這是暗語。

二老也十分焦急，這顯然是有人朝這兒來了。

只不過二老知道，在這緊要關頭，多一會就有一會的効果，救人救活！殺人殺死，只有冒險繼續行功。

他們希望兩小能擋一擋或者誘開敵人。

小熊見湯堯向茅廬方向疾掠，急忙現身。

湯堯微楞，道：「二位在此幹甚麼？」

「四下看看，這山上風景甚美，湯大俠你……」

湯堯道：「回去一想，好友的愛人有難，無論如何我不能袖手不管，就算別人懷疑我也在所不計了。」

小熊道：「其實有他們三人也夠了！你有此意也對得起魚老大了。」

「不，李悔的情況不同，只許成功不許失敗！」

小郭道：「老湯，我要告訴你一件事。」

「甚麼事？」

「剛才我發現一條人影，小巧、蓮足，輕功頗高，向那邊飛掠而去，會不會是你的老婆徐小珠？」

湯堯一楞，但立刻想到兩小的花梢太多了。

他不信徐小珠會來此。

當然，他的岳父母在此，小珠來此也有可能。

「小珠能來此更好，他們父女可以團圓，也能助一臂之力……」

說着向前走去。兩小一攔。

湯堯道：「你們要幹甚麼？」

「老湯，咱們何不在此聊聊？」

「我沒有時間陪你們，我以爲我的確要盡一份心力。」

小郭道：「老湯，你最好別去。」

「爲甚麼？」

「連你的岳父母都不信任你。」

「我能諒解他們的。」

「那你又何必去討人嫌？」

「我是非去不可。」

兩小各自手托兩枚火器，像荔枝那麼大。

小熊道：「很抱歉！老湯，你如果硬闖，就嚐嚐這玩藝的滋味。」雙方相距約十步左右。

湯堯和他們一起時，知道這幾種火器的威力和性能。

它的爆炸力中等，但要用力摔才能爆炸。

湯堯道：「不好意思吧。」

小郭道：「那就請你到鎮上客棧中納福去吧！」

湯堯攤攤手，下山而去，繞了個彎子又上了山。

兩小畢竟沒有他精，還以爲這火器把他嚇跑了呢。

現在，湯堯站在後窗外。

他看出，這是最最緊要的檔口，他只要一出手，兩老再厲害也要完，當然，魚得水和李悔也完了。

完的人太多了，他不忍下手。

第一，他愛自己的妻子小珠，兩老是小珠的父母。

他的師父要他除去兩個人，一是魚得水，一是徐小珠。

經過幾番天人交戰，他決定對付魚得水。

師命不可違的原因，也並不是僅僅因爲他是他的授業恩師，夏侯心對他確已超越了父子的親情。

就在這時，他輕輕進入後窗中。

這當然瞞不了二老，徐世芳一收手，酈眞也撤回手來，魚得水也知道來了人，卻不知是誰。

就在他收回手，又向李悔幾個要穴上連拍數掌時，幾乎同時，他已中了一掌，人未倒下，已被挾起來穿窗而出。

二老爲何不攔截？

其實並非不攔截，而是他們才倉卒收手，尚未躍起。

人在這情況下是虛脫狀態的。

這已經不錯了，換了別人，必然走火入魔。

眼睜睜地，看着魚得水被劫走了。

李悔還不知道，因爲她在自行調息。

* * *

魚得水坐在椅上，被點了兩個穴道。

湯堯站在一邊，正面站着夏侯心。

這景象使他痛心，惶惑不安。怎會發生這事呢？他們是莫逆之交啊！

「湯堯，我死不足惜，李悔和二老呢？」

「放心！他們都很好。」

「你對師門很忠！」

「就難免對朋友不義了，這是很難兩全的。」

「爲什麼？」

湯堯喟然道：「我抉擇了太久，才作此決定，家師交下兩件任務，一是除去小珠，一個是你……」

「我們二人對你們如此重要？」

「當然，你是『四絕』後代中最有成就的一人，而且家師估計，你藏了拙，是個危險人物。」

「就算藏拙，我也沒有害過別人！」

「那是沒有辦法的事，你和徐氏二老很親近，他們又是家師的仇人，除非他們能說出那個金礦的地點。」

魚得水喟然道：「名繮利鎖，害人至深，像令師這等高人，也不能免俗，眞是令人扼腕。」

夏侯心道：「心有未甘而已。」

「可是徐前輩說，昔年你們到邊陲去探礦，在未找到金礦之前，你就忽然失踪了。」

「他的話可信嗎？我失踪了他卻安然無恙！」

這一點魚得水也想不通。

「如你還能活着，去問問他們夫婦，知不知那個金礦確實地址，如果知道，他又怎麼說呢？」

「當然是你失踪之後他才找到的。」

「我卻以爲，他八成已發現了金礦就在附近，爲了獨吞，才向我施襲，且使我失去了部份記憶。」

「我以爲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魚得水道：「湯堯，令師之事我不願置評，對於你，我不能不感到惋惜與絕望，我們的交情都不可靠，世上還有什麼是至情？」

湯堯慨然道：「這是有原因的。」

「這原因我已經沒有興趣聽了。」

「我還是要說，說出來我才痛快！」湯堯道：「我是棄嬰，家師撿回我撫養，八歲那年，我得了傷寒，你是知道，這病很難治，而且會傳染，家師見我冷得厲害，就赤裸摟抱着我，使我暖和，我身上發燒，他就以他深厚的內力使身體冰涼，使我涼快，日夜照料我三個多月……」

魚得水很感動。

「另有一次重病，家師爲了必須有人肉作藥引子，就在他的大腿上割下一塊肉……」湯堯跪在師父面前，潸然淚下。

「起來吧！過去的事就不必再提了。」夏侯心道：「其實你也大可不必說這些，你說什麼，他還是以爲你對不起他的。」

魚得水道：「夏侯大俠把我弄來又是爲何？我們有仇嗎？」

「我們有沒有直接的仇恨！說了你也不信，你師『梅花操』創始人梅鐵骨與我也有仇，他死了你來償債。」

魚得水道：「此事在下卻未聽說過。」

「你有否聽說過並不重要。」

「不知家師與你有什麼仇恨？」

「說起來也是爲了那金礦之事，我把徐世芳向我施襲，獨吞金礦之事告訴梅鐵骨，他反斥我含沙射影，出口傷人，動手之下，三百招內我失了一招。」

「這是多久的事？」

「十幾年了！」

湯堯道：「魚得水，如你能說出金礦的地點，家師就可以饒你一命，得水，你說了吧！」

「不要說我根本不知此事，而且金礦之事我還是第一次聽說，就是知道，我也不會說出來。」

湯堯道：「你太不聰明了！」

魚得水道：「你也太不瞭解你師父了，你以爲我說了他就不殺我了嗎？哼！殺得更快！」

夏侯心道：「魚得水，聽說你頗有道基，你算算看，你的命是否該絕，五行有沒有救？」

魚得水道：「我沒有什麼道基，但對你的身手，並不怎麼服，如你能解我穴道，讓我接你二十招……」

「狂妄！你以爲你能接下我二十招？」

魚得水道：「也許不能，但接不下人家二十招，死了有何遺憾，如果連二十招的機會都不給人家，你殺了一個晚輩，不以爲是終生的污點？」

夏侯心「嘿嘿」冷笑，道：「好利的一張嘴！」

「總要佔到一個理字吧！」

「好！我就給你這次機會，能接下二十招，你可以揚長而去。」

「接不下二十招，我會自絕於此！」

湯堯是十分矛盾的，師恩不能不報，朋友之義又不能不顧，但兩者又必須放棄一項。

夏侯心上前爲他解了穴道。

魚得水以爲，二十招固然難不倒他，但他絕對不能相信夏侯心在二十招後會讓他大搖大擺而去。

他先試試眞炁，通暢無阻。

他爲李悔復功，並未損耗內力，主要是把二老的眞炁轉導入李悔體內，二老元氣却是大傷。

現在，他必須試試看，憑自己的本領能不能逃走。

他施出了「吞雲吐霧」絕技，也就是「造霧」。

夏侯心既會「造雲」，自比他高些。

夏侯心大笑一陣道：「小子，這不是班門弄斧，巫門鬼歌嗎？你死於此也就沒有怨言了。」

魚得水不出聲，他必須全神貫注地「造霧」。

有所謂：仙人道士非有神，積精累氣以成眞。

「積精累氣」可以成眞，眞即爲效果。

所以雲、氣是修練者的功夫到了火候，吞雲吐氣，或造雲造霧都是順理成章的成果。

魚得水已陷入霧中。

也可以說，整個大廳已被濃霧籠罩。

魚得水正是要借霧遁，逃出此山。

但只聞「呼呼」聲傳來，大霧突然越來越薄。

不久，大廳中又可以視物了。

原來是夏侯心張口猛吸，雙手不停地抓煽，又把魚得水的霧吸入體內，等於破了他的「造霧」功。

「哈……」夏侯心道：「還有什麼本領都使出來吧！」

魚得水道：「我願意在你的雲中接你二十招。」

「即使不在雲中，你也未必能接下我的二十招吧？」

魚得水道：「老實說，雲和霧差不多，人在霧中或雲中的感受是差不多的，只不過造雲比造霧稍難些而已。」

「算你內行！」

「我也想見識一下造雲的絕技。」

「好，我就讓你見識一下。」

夏侯心雙袖交拂，大約十來下之後，每拂一袖，袖內便排出白氣，那正是成爲雲的原料——氣。不一會，大廳之外就有一片淡淡的雲了。

就在這時，魚得水自後窗疾射而出。

人在造雲時，就和在打坐調息或閉關差不多。

在精氣神皆集中之時，不可能立刻作激烈之反應和動作，就像一個人熟睡之後驚醒，總要有一段朦朧時刻。

也就是一段調息的時刻。

等到夏侯心收了勢追出，魚得水已去遠了。

湯堯有沒有看到呢？

他的確未看到，因爲他在全神貫注地看看師父「造雲」。

但是，夏侯心並不去追，却並非要任他逃去。

他的心腹「聾駝」西門狂却追了下去。

「聾駝」不是全聾，也不是很駝。

只不過有些聾或有點駝，那就有些不便了。

不論是練武功或輕功，都會受些影響。

因此，在三十里外才追上了魚得水。

魚得水聽說過此人，心頭暗驚

，道：「你就是西門狂？」

「對，人稱『瞽駝』！」

「來抓我的？」

「不敢那麼托大，你魚得水不是有『一把抓』的綽號嗎？」

「那不過是抓小嘍囉！」

「我在你的心目中是什麼？」

「是一位和『四絕』齊名的人。」

這話西門狂聽起來很受用，道：「小子，你得跟我回去，我既已追出，不能空手而回。」

魚得水道：「何必傷了和氣？」

「你是主人要的人，什麼叫傷了和氣？」

魚得水道：「改日我陪西門大俠玩幾招。」

「怎麼？你以爲今天你走得了？」

魚得水道：「那也只好試試了！」

西門狂出了手，魚得水不願炫耀，却也不能敗陣。

拖久了又怕夏侯心追來。

即使是湯堯追來，他也要認，湯堯在西門狂面前，是不敢徇私放水讓他拍拍屁股走的。

況且，湯堯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人，還言之過早。

「蓬蓬蓬」兩人連接三掌，魚得水退了一步。

只不過西門狂也不好受，每接實一下，就感到反震力奇大。微瞀的視覺，的確也吃點虧。

五十招之後，雙方不分勝敗。

六十招後，魚得水開始失招挨打。

七十招之後，每三四招又挨一兩下。

百招之後他已挨了三十餘下，只不過被打的人並未慘呼狂叫，打人的人却「雪雪」呼痛，好像拳頭和掌脚腫了似的。

每擊中對方一下，骨痛如裂，又欲罷不能。

總不能被人家譏笑爲打人被累倒吧！

「梅花操」就是這麼一門功夫。

非但用挨打來消耗對方的內力，還可以吸收對方耗損的內力約超過三分一收爲己用，眞是絕透。

所以往往是打人者越打越不支。

被打者越來就越有精神了。

按西門狂的功力，絕對不該如此，一來是魚得水藏拙，二來是未把「梅花操」放在心上，自然是輕敵。

輕敵是兵家大忌，又稱爲驕兵。

等到發現不大妙時，那就已經遲了。

「瞽駝」十分窩囊，他的身份比「九龍治水」龍氏兄弟還高，結果如此，自是恨魚得水入骨。

最後魚得水又借霧遁了。

＊　＊　＊

魚得水趕回二老處，李悔和兩小還在。

李悔喜極而泣道：「得水哥，你逃回來了！」

「僥倖！妳怎麼樣？」

「本來，當時差點走火，幸兩位前輩再次助我才渡過了難關，已完全恢復了，而且還收我爲徒。」

「那太好了，我要好好謝謝二位老人家。」

這工夫徐氏夫婦走進來，道：「謝什麼，我們的女婿不成材，差點爲我們作下憾事，所以我們就收李悔作義女了，你不就是我們的乾女婿了！」

魚得水跪拜下去。

小熊對小郭道：「小郭，好像到目前爲止，還沒有人認我們爲義子？」

「是啊！我有時照鏡，覺得自己長得還不賴嘛！」

小熊道：「如果我的臉不馬，你的臉也不是三角型，咱們也算是帥哥哩！」衆人捧腹大笑。

鄺眞道：「魚得水，談談此行吧！」

魚得水說了一切，當然要把自己說得含蓄些。

徐世芳道：「不好，他們來了！」

魚得水一算，果然大敵已臨。

原來是夏侯心主僕故意疏忽讓他逃走。

然後再暗暗跟踪找到徐世芳夫婦。

魚得水本來也該想到這些的，只不過他總以爲夏侯心不會如此奸詐，這工夫外面傳來一陣敞笑。

徐氏夫婦走出茅廬，鄺眞道：「原來你也不過是個跟屁蟲而已，夏侯心，你來得正好！」

夏侯心道：「我不能不來。」

「對，你是應該來的。」徐世芳道：「你對魚得水說過，昔年去探礦，是我要獨吞，向你施襲？」

「難道不是這樣的？」

「你是說我找到了金礦發了大財？」

「應該是如此。」

「你看我像個發了大財的人？」

「有所謂：淸官騎瘦馬，有錢不絜掛，你要裝窮，誰也沒有辦法。小頑童，我對你的身份也很懷疑，你說實話吧！」

徐世芳道：「你不必找藉口，出手吧！」

夏侯心道：「你們兩個一齊上吧！」

徐世芳道：「還是由本人先試試看吧。」

夏侯心亮刀，徐世芳撤劍。

二人才不過打了十五六招，二

人身子上下四周就出現了雲和霧。雲與霧乍看是分不大清楚的。

漸漸地，雲、霧愈來愈濃。

雲和霧混在一起，兩人在雲霧中交手，外面的人只聞金鐵交鳴，却不見人影，偶爾只能看到淡淡的影子。

鄺眞當然很緊張。

魚得水低聲道：「鄺前輩，晚輩出手如何？」

「那還不如我出手。」

「不然，晚輩出手就不會使他有任何藉口。」

鄺眞道：「小子，你要小心！」

魚得水一上，草中竄出一人，正是「瞽駝」西門狂。

上次二人並未分出勝敗，今天他們必須全力一搏。

正因爲魚得水被西門狂接下，鄺眞撲了上去。

夫婦二人雙戰夏侯心，五十招內看不出勝敗。

這工夫「九龍治水」也出現了，由李悔及兩小接下。

老實說，以李悔等三人的實力，接下「九龍治水」還差了些。

徐氏兩老在百招後佔了上風。

雲越來越薄，夏侯心的刀焰也越來越弱。

這工夫忽然有人負手站在三丈外，道：「夏侯大俠要不要援手？在下上與不上，可謂舉足輕重。」

夏侯心道：「尊駕是……」

「單于飛！」

「試問，尊駕的接手目的何在？」

「分享金礦的利潤，但不堅持多寡。」

夏侯心道：「好！動手吧！」

單于飛道：「徐世芳，如果你們所付的股份比例好些，在下當然就會協助兩位了。」

「呸！」徐世芳不屑地唾了一口。

單于飛道：「既然如此，在下就與夏侯大俠合作了……」挺身一上，向徐氏夫婦狂攻三招。

單于飛上次被車秀扭傷了足踝，已傷及脚骨，好了之後有點微跛，當然會有影响的。

只不過，他的身份極高，確是舉足輕重。

加上他，夏侯心的頽勢就不明顯了。

絕對沒有想到，夏侯心雖在頽勢中，却仍然不領情，突然同室操戈，向單于飛攻出一掌。

這一掌用了八成力道，而且事出意外。

「蓬」地一聲，單于飛踉蹌退出雲霧之外。

「夏侯心！你恩將仇報！」

「單于飛，你是個首鼠兩端的貨色，我夏侯心就是自知會死在這兒，也不會要你插手，再說，你也不配！」

的確，以單于飛的身份，和這三人動手，低了一級有餘。

人生在世，自知之明是十分重要的。

有很多人，並不能確知自己的份量，以致招人輕視厭惡。

單于飛挨了這一掌，心知還差一截。

剛才還是在夏侯心守多攻少之下挨掌的，還比他高明多多，他發下狠話道：「夏侯心，走着瞧！」

夏侯心道：「我却以爲，下次你最好別在我的面前晃來晃去！」

單于飛悻悻而去。

夏侯心道：「徐世芳，你是說你們沒有發現金礦？」

「當然沒有。」

「但我不信！好在此事不久便知，我們走。」

他一撤，「瞽駝」和「九龍治水」龍氏兄弟也退了。

徐氏二老有點喘。

鄺眞道：「還是夾着尾巴跑了！」

「不然！他絕非不敵，至少我們也奈何不了他。」

「那他爲何要走？」

「當然有他的打算，保存實力也試試我們的實力。」

魚得水道：「前輩，金礦之事……」

徐世芳道：「到屋中來談吧！」

衆人入屋，鄺眞弄了茶點來，徐世芳道：「確有金礦之事。」

衆小不由精神一振。

魚得水道：「前輩並未開採？」

「沒有。」

「爲甚麼？是不是人力不夠，或者不大值得開採？」

「錯了！正好相反。」

「這話怎麼說？」

「正因爲太多也太純了，不知該用於何處，才一直沒有動它，想不出用處，要那麼多的金子幹甚麼？」

衆小不由同時怔住。

這論調是很少有的。

衆小却是第一次聽到這種怪論。

金子會用不着嗎？

大則國庫開支造福子民，小則錦衣玉食，個人享受，窮的、富的、貴的、賤的，那一個不愛黃金，如果有人說不愛黃金，算不算矯情？

怎麼會不知用於何處呢？

魚得水道：「前輩是說，那金礦中的純金，到處都有，俯拾皆是，要多少就有多少？」

「對！」

「不知用於何處何地？」

「大明江山危在旦夕，需大量

軍需……」

「明祚已亡，不談也罷！」

「前輩，據晚輩所知，明朝還有不少宗室中有爲之士，可以繼起對抗清廷，怎能說……」

「老夫還是這麼說，明祚已亡。」

魚得水道：「連滿清名將功臣多爾袞，對明朝衆多起而反抗的宗室中人都感到頭痛而不敢輕估，前輩怎能如此武斷？」

「老夫看穿了明朝，必然亡國。」

小熊忍不住了，道：「徐老頭，請你收回『必然亡國』四字。」

徐世芳道：「老夫一生料事，很少失誤，爲甚麼要收回？」

「你要是甚麼都知道，爲甚麼夫妻分手這麼多年，竟不知你老婆在何處？」

「那是我們夫妻事，外人最好少管閑事。」

小郭大聲道：「徐老頭，我看你是一塊茅坑的石頭——又臭又硬，難怪夏侯心懷疑你……」

「小子，下面的話最好打住。」

「怎麼？怕講？」

「捕風捉影的話還是收回爲妙！」

小郭要說，魚、李兩人眼色阻止。

小郭可不管那一套，道：「有謂：心正不怕影兒斜。如果你們心地光明，別人誣你爲盜爲娼，也大可不必光火，昔年你和夏侯心同去探礦……」

魚得水大聲道：「小郭！」

小郭故意裝着沒有聽見，續道：「夏侯心說是你向他施襲，你却說他是自動失踪，雙方各說各話，局外人不能不懷疑……」

「懷疑甚麼？」鄺眞厲聲叱叫。

小郭道：「老太婆，你別張牙舞爪地唬人，我是長大的而不是唬大的，我不能不懷疑夏侯心失踪，就是被人施襲而弄到中原，且使其失去記憶的！」

鄺眞一閃而至，撩出一掌，把小郭砸到院中去了。

小熊奔到院中一看，小郭口鼻淌血，昏迷過去。

顯然內腑已受了傷。

小熊厲聲道：「老太婆，妳不配作魚老大的義岳母，你是野人，你簡直是高山洞人。」

李悔到院中看了一下，回來對魚得水說了。

魚得水道：「義岳母何必和他一般見識。」

「怎麼？你是說他愛說甚麼就可以說甚麼？」

「只要光明正大，管他說甚麼，於我何干？」

「我辦不到，你要是也和他有一樣的想法，你可以走。」

魚得水道：「義岳父母成全之恩不能忘，但觀點南轅北轍，甚難相處，晚輩這就告辭了……」

鄺眞道：「要滾就滾，我們也落得個清閑。」

小熊大聲道：「他娘的！妳是誰呀！敢對我們魚老大如此無理！妳以爲妳的年紀大就一定比人強？不見得吧！不信你接魚老大百招，妳未必是他的敵手！」

鄺眞本性就狂烈，又在邊陲金窟中住了這麼多年，更是狂放不羈，厲聲道：「魚得水，要試嗎？」

魚得水來到外院中，先爲小郭服了藥，托起小郭，道：「前輩別和他一般見識，晚輩等人就此告辭了……」

魚得水一行人下了山，李悔道：「得水，雖然他們對我們有恩，不可或忘，但對二老的論調……」

「他們對明廷有成見。」

「金礦在他們手中，我實在不放心！」

「有甚麼不放心的。」

小熊搶着道：「要是落入滿人之手……」

魚、李兩人也不能不這麼想，兩老今天的態度有點曖昧。

他們當然還不能懷疑兩老曾向夏侯心施襲，却也不以爲夏侯心全是誣賴兩老，胡說八道的。

李悔道：「不過他們迄今不取黃金，似可信賴他們的操守。」

小熊道：「這可不一定，他們不搬黃金，也可能全部拱手讓人，要是讓給壞人，那後果就難說了。」

魚得水道：「你們先不要杞人憂天。」

* * *

李悔的武功並沒有完全恢復。可見苗奎下手很毒，二老爲她復功也功虧一簣。

因爲在二老處對付「九龍治水」龍氏兄弟等人，全力施爲時，就試出來了，用力過度，差點虛脫。

她對魚得水說了，魚要找機會爲她補救。

這等於後遺症，但要完全恢復總是比第一次恢復武功要容易些。

在途中，曾有兩次在極爲隱蔽之所全力爲她補救，似乎都沒有多大效果，魚得水十分懷疑。

小熊道：「會不會是徐老頭留了一手？」

「不要胡說！」魚得水道：「他爲甚麼要這樣？」

「反正他們不和我們站在同一立場上，就要削弱我們的實力，李悔是魚老大的人，他要削減魚老大的實力，使李悔的功力不復，也有其作用。」

魚得水道：「這就不對，果眞如此，他們二人在我們三人爲李悔恢復武功時，要對我們不利，那就太容易了。」

「不然！」小熊道：「最初，他可能想籠絡我們，爲其所用，後來小郭揭了他們的瘡疤，以爲我們不信任他們，已經不可靠了，才出手傷了小郭！」

小郭道：「小熊說得很有道理，我總以爲那一對夫婦不大對勁！」

李悔道：「看年齡當然不對勁！可是徐世芳是死後轉投胎而導致童體而有老人聲音的。」

小熊道：「有一件事我一直想問，又不敢問。」

李悔道：「現在問甚麼都無所謂了！」

小郭道：「我知道他要問甚麼。」

李悔道：「那你就代他問問看。」

小郭道：「小熊，是不是要問，一個小童之身體和一個老女人在床上如何作那件事……」

魚得水手一揮，道：「不可對長輩如此不敬！」

小熊不敢說下去了。

只不過兩小的表情上，似乎仍然在說：他們既爲夫妻，而且也不過五十左右，難道他們一點也不需要？

或者也可以自他們的表情上看出，一個八九歲的身子和五十歲的老女人身子，那件事如何進行？

* * *

四人在一大鎮上住入客棧。

絕對未想到，這家客棧兼營賭場，就在後面，有極大的後院，建了七八間屋子，所有賭具，幾乎應有盡有。

好久沒有進賭場了，不要說兩小，連李悔也有點手癢了。

「魚老大，咱們去玩玩！」小郭先提議。

魚得水道：「這兒只怕沒有賭場。」

李悔道：「玩玩嘛！不一定要大賭場！」

魚得水道：「如果咱們要去，就不僅是玩玩！」

小熊道：「怎見得這兒就沒有大賭場？」

魚得水道：「咱們要去就要贏，要贏就不是雞零狗碎的，贏了就要獻給明軍作糧餉所需。」

「當然，當然。」大家一致同意。

小郭道：「當然也要留點給自己花用……」

李悔道：「我們爲了不招搖，最好易容一下。」

魚得水道：「應該如此。」

李悔道：「而且四個人分四路，不要一起進入，這樣就更不會惹人注意，總之，我們目前的目標很大。」

四人在這賭場中巡視了一匝。

有牌九、痲將、骰子、寶，以及「撲克」。

仔細一看，場主似是滿洲人。

滿洲人目前是新貴，有所謂「從龍子弟」身價不凡。

魚得水找了一桌牌九坐下來。

這一桌賭得大些，却是一揭兩瞪眼的兩扇牌九。

這也只好遷就了。

一般來說，高明的賭客是不欣賞兩扇牌九的。

魚得水押了三四次，末門讓出了位置。

魚得水押了四次輸了三次，第五次推出五萬兩，衆人矚目，因爲前此最大注也不過一萬五千兩。

莊上是個中年男子，很文靜，一看即知是滿人(衣著)。枱面上放了一柄大刀，吞口是金的。

這是武林中獨一無二的兵刃——金刀客莫浪。

「好好好！」莫浪道：「這位兄弟好大的氣派，押了五萬，其他各門可也別太小家氣了……」嗓音有點細。

「出門」押了七千，「天門」約兩萬之譜。

莊上立刻增加賭本爲十萬兩。

這一次魚得水以「蛾」一對贏了。

贏的五萬沒有收回又押上了，計十萬。

莊上立刻又要增加賭本一下子變爲五十萬。

似乎莊家有點火氣了。

「出門」及「天門」却沒有再跟着增加賭本。

他們都以爲參與這場賭，算是平生中的大事。

莊家打出骰子，一看是「五在手」，不由臉色一變。

這很明顯，他似想控制骰子。

要假賭，第一步必須先控制骰子。

似乎他未能有效地控制骰子，骰子出現他不需要的點子。

莊上十分惶惑，似乎以前未失過手。

這次魚得水又以「大銀」一對贏了。

最後又是一連兩次，魚得水贏了七十多萬兩。

這工夫「出門」以「蟻語蝶音」道：「魚得水，咱們作個交易……」

魚得水看到，只有「出門」嘴皮子動了一下。

他道：「甚麼交易？」

「若你能把莊上的銀子贏光，在下包醫李悔的經脈不暢……」

(未完・廿六)

廣西玉林牌

金裝 正骨水



玉林
YULIN

購買時請認明
廣西玉林牌才是正貨

隆重介紹最新配方第二代產品“金裝正骨水”，效力更上一層樓，質純清澈，滲透力特强，搽後不污染衣物。

玉林牌金裝正骨水，曾兩度榮獲國家頒發優質獎。對骨折、脫臼和跌打扭傷，運動後肌肉疲勞，風濕酸痛均有特效。搽後能迅速鎮痛，消腫去瘀和旺盛局部血液循環，促進新陳代謝，消除疲勞，加速痊癒。



總經銷：仁泰公司 電話：5713173 國貨公司•葯行有售



首烏酒

首烏汁

烏髮駐顏•健脾和胃
滋養補血•强腎壯身





經銷處：中慶國產葯品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北角健康東街25號
電話：5632251-4



中國健靈減肥茶

Chinese Kipling Keepfit Tea

特選中國名茶，
貴重藥材提煉，
純粹天然製品，
宮庭御醫秘方，
不須節食挨餓，
更無腹脹肚瀉，
既可品嘗甘露，
兼能袪脂減肥。

功效：
清除內熱虛火，
固腎活血養顏，
加速脂肪代謝，
常飲降脂減肥。

宜利藥品公司
宜利天然保健品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沙田火炭坳背灣街26號－28號
富騰工業中心1814室
電話：(852) 6015715
傳眞：(852) 6918344

M&A CO.
M&A NATURAL HEALTHCARE PRODUCTS CO. LTD.
ADD:FLAT 1814, FO TAN IND. CENTRE,
26—28 AU PUI WAN ST., FO TAN, SHATIN, H.K.
TEL：(852) 6015715
FAX：(852) 6918344